

秘鲁共产党文集

第1卷：1968-1987



全世界无产者编辑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变侵略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



贡 萨 罗

目录

1968- 了解马利亚特吉
1970 年 - 拉丁美洲：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辉煌前景
1973 年 - 马克思主义、马利亚特吉和妇女运动
1974- 关于民族问题
1975- 让我们重新夺回马利亚特吉并重组他的政党
1976- 论党的建设
1976- 农民问题与革命
1976 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
1976 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1977-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8 年 - 反对宪政幻想，争取新民主主义国家
1979- 为新国旗
1979- 发展日益壮大的人民抗议活动！
1979 年 - 关于我们历史的三个篇章
1980- 我们开始推倒围墙，展开新的黎明
1980- 我们是发起者
1980- 走向游击战！
1981——献给英勇战斗的人民！
1981- 我国人民的武装斗争万岁！打倒反动骗局！
1982- 让我们开展游击战吧！
1982- 毛主义。马列毛主义论
1985- 不要投票！而是扩大游击战，为民夺权！
1986 年 - 单一文件。El Frontón、卢里甘乔和卡亚俄的闪亮战壕战俘的要求。
1986- 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我们！
1986 年 - 英雄主义日
1986 年——开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
1987- 提升、捍卫和应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1987- PCP 和 PCE 之间的协议
1987 年——为党为革命献出生命
1987 年 - 荣耀归于英雄主义日！

附录

1987- 贡萨罗主席的哲学研讨会 (笔记 1987)
1966 年——毛主席，有思想有行动的人
1973- 什么是官僚资本主义？
1984 年 - 给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的两封信
1985 年 - 给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的信

1968 年 - 了解马利亚特吉

1968 年在秘鲁阿亚库乔的瓦曼加-圣克里斯托瓦尔国立大学举行的会议

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交谈已经三年多了。当时我们谈到了教育的问题，并就这个重要的问题分享了我们的想法。这是与你交谈的绝好机会。今天，我们再次有机会与大家交谈，但情况有所不同。

我们将谈论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谈论他思想的现实性，而我被指派去解决的这项任务本身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至少对我来说不是。首先，我们认为必须以尊重的态度接近马利亚特吉，其次，我们必须从清晰和准确的角度接近他，否则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理解他思想的现实性和丰富性。

当然，马利亚特吉的肉体已经死去多年，但他的思想依然鲜活，就像在 1930 年代一样。它仍然充满活力，仍然流行，仍然是秘鲁的前景，而还活着的人的其他想法确实已经死了。

很难在一个小时内说完马利亚特吉的所有想法，因此我们想集中讨论几个具体问题，并强调面对这位伟大的秘鲁人的形象应该做些什么。首先，我们坚持马利亚特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们不会讨论详细的日期或其他现在不感兴趣的事情。我们将探讨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思想现实所提出的核心问题。

了解马利亚特吉

在试图默默地埋葬他之后，关于马利亚特吉的文章很多。当然，我们也看到马利亚特吉被高度评价，以迷惑他，系统地试图扭曲他，试图用毫无意义的迂腐来“改善”他。关于马利亚特吉，首先有人说他不是被定罪和供认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也没有得到马列主义的支持。

马利亚特吉自己说过。他是一个被定罪并供认不讳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所畏惧，干净利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马利亚特吉具有无产阶级地位。他直截了当地站在被剥削者一边。马利亚特吉亲身感受到了我们国家被剥削群众的感受，不幸的是，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将自己的感受转化为行动，并将文字付诸实践。马利亚特吉有一个世界观。他有一个意识形态，他多次说他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他构思并坚持它，他的论文以当代世界为基础。不从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出发，就不可能认识事物，就不可能认识社会和世界。

马利亚特吉是马列主义者。如果我们回顾他的作品，马利亚特吉告诉我们，在本世纪（他在 1920 年代左右发表讲话），列宁主义是一种新形式，是当时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阶段。马利亚特吉然后发现他与马克思和列宁有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他称自己为被定罪并供认的马列主义者。第三，马利亚特吉有一种工作方法，一种分析方法，一种无可替代的理解任何事物的方法。马利亚特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他的作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问题，我们说得非常清楚，就是马利亚特吉的无产阶级立场，马列主义思想滋养着他，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指导着他。

以这三点为基础，理解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这个形象是可行的，但谁不能理解马列主义，就不能理解马利亚特吉，也不是因为缺乏启迪或智慧而无法理解他。而是因为他不在同一边，也没有同样的脑光，也没有使用同样的手段。那一定很清楚了。

我们要立足于事实，从马利亚特吉的阶级立场出发，从他的马列主义思想出发，因此也必须从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出发。任何不以上述三种观点关注马利亚特吉的人，都无法理解他的思想，并且会在很多情况下善意地扭曲它，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像那些羽毛般的黑客，非常恶意地扭曲它。

马利亚特吉是一位伟大的拉丁美洲马列主义者，我们必须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在整个拉丁美洲，没有一个马列主义者可以在任何方面与他相提并论；真正的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是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高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更大的高峰。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在我国境外更受赞赏。在我们国家，他不那么受欢迎，不那么受尊重，甚至鲜为人知，这是一种耻辱。马利亚特吉是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尊重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人民中被剥削的人，而不是其他人，因为他是插在他们心中的一把刀，他们无法将其拔出，他们也无法把它拿出来。

马利亚特吉不仅仅是一个只知道四五个公式的复读生，而是更多、更深刻、更马克思主义者。他把马列主义引入我们的现实并将其与我们的现实融合，他把它带入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土壤中化身，在化身、介绍、渗透到我们的国家与马列主义的过程中，他用一个仍然流行的思想来启发我们。马利亚特吉在他著名的“关于秘鲁现实的七篇解释性文章”（*Siete Ensayos de Interpretacion de la Realidad Peruana*）中对我们国家的解释仍然是一份不可动摇的文件。

在马利亚特吉身上，我们看到了他的掌控力，马克思主义者和和蔼可亲的掌控力，能够将马列主义的普适现实与我们革命前辈的具体现实融合在一起。很少有人拥有这种品质，而马利亚特吉拥有这种品质，这种品质过多而宏伟，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谁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在我国的发展；不了解秘鲁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他能称自己为革命者吗？不幸的是，那里有许多知道马利亚特吉思想的革命者仍然害怕它，这是一种合理的恐惧，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可以找出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不是。这就是他们害怕马利亚特吉的原因。马利亚特吉的七篇论文仍然是秘鲁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

马利亚特吉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以及对我们秘鲁现实的唯一正确观点，为我们提出了七种精湛的解释。许多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试图从 Don Victor Andres Belaunde（编者注：秘鲁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反动立场抹黑这本小书，但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

不朽之书

马利亚特吉的小书《关于秘鲁现实的七篇解释性文章》仍然鲜活，而 Don Victor Andres Belaunde 的那本书只有极少数人阅读（主要是出于对历史的好奇。）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马利亚特吉在那本小书，在这本小册子里构成了我们国家人民战争的愿景。马利亚特吉对我们的经济进行了分析，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不了解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就不可能了解一个社会，除非我们了解剥削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经济、政治经济。其他一切都是捏造的（编者注：西班牙语单词“engendros”）。他告诉我们关于秘鲁的什么？他非常具体地描述了它；秘鲁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他在他对我国经济进程的规划中展示并证明了这一点。马利亚特吉还概述了秘鲁的社会阶级及其历史发展，换句话说，他陈述了今天秘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

马利亚特吉不仅勾勒出我国的剥削关系，不仅仅是社会阶级的勾勒，他还制作了一张描述秘鲁思想演变的示意图。例如，他谈到了文学问题，我们必须充分研究这个问题，以了解秘鲁的文学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它是如何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的。马利亚特吉将马列主义与我们国家的具体现实相融合，从而呈现出现实中最好的、最深刻的意义。这种对秘鲁现实的分析是继续从理论上推进他巧妙地开始的工作的基础。没有人能够认真反驳马利亚特吉的理论论点，他们最多只能提出表面轮廓，但他们无法在他如此年轻的时候如此迅速地设计和建造这座建筑。

很多人说“七篇文章”只是新闻工作，认为它们只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甚至有一个——仅仅提到他的名字，Ravines [编者注：他在马利亚特吉死后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污染了我们周围的空气——他像这样声称事情：“人们对马利亚特吉有什么看法，如果他只是一个轻浮的记者，为什么人们对马利亚特吉如此喧嚣。”那个人对马利亚特吉一点也不了解；当然，他怎么可能理解马利亚特吉，因为他是那些偏离马利亚特吉道路的人之一（就像一个脱掉他的球衣的球员，然后去帮助对方。）因为他们缺乏无产阶级。马利亚特吉的构想和方法，那件衬衫对他们没有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暴露在阳光下，东西会失去颜色并变成淡黄色。

因此，问题不在于外部，而在于三件小事，关于马利亚特吉的三件基本事情：他的阶级立场、他的意识形态和他的方法。谁站在我国的无产阶级、农民和被剥削阶级一边，谁就能理解马利亚特吉；谁不采取这种态度，不采取这种阶级立场，谁一只脚站在被剥削者一边，另一只脚站在剥削者一边，谁小心翼翼地站在被剥削者一边，但内心站在剥削者一边，谁就不能够理解马利亚特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里看到这么多垂涎三尺的无赖。然而，他们的唾沫永远达不到马利亚特吉 30 多年前达到的阶级的高度。

马利亚特吉是无产阶级的战士

我们想继续谈另一点，它与上面的一点不能脱节。它们像一张纸的两面一样绑在一起，密不可分。我指的马利亚特吉是一位无产阶级战士，一位伟大的人物，一位非凡的思想家，也是一位非凡的组织者，是我国第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战士。我们还必须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从欧洲来到我国。他带来了新的想法和新的任务，一个使命：在秘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他的使命，他完成了它。他为社会主义不懈努力，为社会主义而生，为社会主义而努力，为社会主义而死。在任何时候，他都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地位，脊髓直立，没有扭曲的关节。稍微研究一下，就会在马利亚特吉中找到一份工作计划，这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某种组织发展。首先，他致力于筹备工会工作，他以经典工会主义的创造者之一的身份出现。在他之前，该国已经有工会斗争，但马利亚特吉为无产阶级工业工会主义奠定了基础。马利亚特吉是秘鲁工人总联合会 (CGTP) 的创始人。CGTP 是马利亚特吉的作品。他是它的思想家，它的，有机地建立了它，构思了它的基础和组织特征。

无产阶级首先需要的组织之一是工业和贸易中央联盟的结构。马利亚特吉非常理解这一点，但他不仅理解，因为马利亚特吉不是那种理解了某事就轻松地享受自己清醒的人，相反，他觉得有必要完成这种理解要求他完成的任务。他完成了 CGTP 章程和平台的所有准备工作。任何宪法，无论它是什么，都有两个连续的部分，两个要素共同构成任何组织或机构。首先，意识形态部分，即思想的动力、纲领的形成、协议要点的构成、章程的重要性等，第二部分，严格来说，组织机构的构成。这点马利亚特吉理解得很透彻，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马利亚特吉是 CGTP 的创始人。

秘鲁工人总联合会 (CGTP)

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制定章程的过程中，马利亚特吉制定了一个阶级自觉的、无产阶级工人工会章程，该章程仍在等待实现。这很讽刺，但更讽刺的是，它证明了在他之后将某些人强加于我国工人工会运动中的迷失方向和混乱。如果你阅读 CGTP 章程，首先你会发现某种介绍，马利亚特吉说的方向，它阐述了无产阶级如何看待当今世界，一场无法掩盖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他用非常精确的语言清晰地阐述了创建工会组织必须遵循的阶级意识形态。那么，马利亚特吉是做什么的呢？

马利亚特吉阐述了该工会组织有机构成的一般基础，但他并没有做得如此细致以致于窒息它，而是在一般路线和允许人民发展和主动性的基本点上。我们不能告诉人们，“下梯子时，先用右脚下”。我们必须允许他们的主动性、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这样他们才能理解问题，这样他们才能学习，而不是永远“未成年”。他想到人们并不总是需要某种导盲犬，因为人们并不盲目。马利亚特吉非常了解这一点，这就是他为该组织绘制总体基础的原因。此外，当马利亚特吉谈到工会问题时，他提到了任何章程中都没有的可怕想法。今天的章程唯一有利的区别是它们是用质量更好的纸张印刷的。

马利亚特吉阐述了斗争的方式，并向我们讲述了罢工。为什么马利亚特吉以这种方式阐述事情？因为在组织中也要跟他们讲斗争的手段和策略，按照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有斗争的形式。

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读到我们国家今天的报纸，例如 *La Prensa*，它声称罢工是一种糟糕的方法，不充分，一种只适合极端主义煽动者的方法。*La Prensa* 想要驯服无产阶级，希望它永远不罢工，而是诉诸国会（议会制）妥协，它假装盗窃的受害者与小偷讨论赃物。在任何斗争中，重要的、根本的是要看斗争的手段是什么，斗争的方式是什么，能够动员群众、动员群众争取的根本要求是什么。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因为通过积极的动员，人们睁开眼睛，理解并摆脱冷漠和返祖现象，并继续产生将要进行斗争的人（他们的领导人）。因此，群众运动非常重要，因此最好在 CGTP 章程中强调这一基本点。马利亚特吉还解决了宣传和煽动问题。人们需要用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话。他们不需要别人代替他们说。人民可以说花言巧语，可以不文雅，可以用词有误，但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人们说出他们的感受、他们所看到的、他们需要的，并坚持不懈地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奋斗到底，不管失败，因为人们可能遭受的任何失败都是暂时的，所有的失败，每一个和他们每个人；马利亚特吉也负责这一点，当我们阅读章程时，他谈到了宣传和鼓动。

如果我们研究从马利亚特吉去世以来的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就会看到整个问题是如何不被理解的，以及反动派如何每天对我们大喊大叫。然而，我们找不到表达工人声音的日报，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问题，马利亚特吉是如何提出来的，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如果我们对 CGTP 章程中提出的正确建议做这个小总结，那么我们就会看到马利亚特吉拥有的非凡能力和解决方法。马利亚特吉非常理解这个问题：“只要他们有组织，人民就是无敌的。”列宁，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凡的，他说：“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但只有当他们像钢铁一样组织起来，按照自己的原则团结起来。”

农民组织

马利亚特吉提出，人民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思想政治立场，其次要打造自己的有机结构。

但马利亚特吉不仅负责组织工人，马利亚特吉的伟大工作还不止于此，他还看到了另一件事：他深入了解我们的国家，发现我们国家有农民。马利亚特吉不仅研究他们，而且了解他们的作用，了解他们的历史使命，以及压迫他们的是什么。马利亚特吉说，在秘鲁，有些农民被封建制度压垮了。这种封建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大庄园和农奴制，那种该死的剥削欲望，靠别人的劳动过活。马利亚特吉明白这一切，并指出了根本原因、弊病、根源，历史根源是在我们国家仍然盛行的封建主义。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半封建的，那是一座压倒秘鲁农民的大山。秘鲁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而土地的问题概括为如何征服那块土地。土地怎么可能被征服？马利亚特吉提议组织农民，他是第一个在正确的观念下播种农民的人，从无产阶级的角度为之奋斗，不屈不挠地组织农民。马利亚特吉有一部很少有人阅读的深刻著作，因为许多人认为它是简单的政治著作，而不是科学著作。有些人患有巨大的失明。马利亚特吉开始解决农民问题并提出有机形式，他在他的作品“土著问题草图”中进行了分析，该作品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

马利亚特吉分析了我国农民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在那里提出了组织农民的形式。马利亚特吉呼吁组织农民工会，成立农民联盟，建立能够动员农民的组织。马利亚特吉明白，没有组织，人民就会非常软弱，无法战斗。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提出了建立工农联盟的必要性，这是任何革命进程的最基本原则之一。

马利亚特吉指出了这一点并更进一步。他提出了两件非凡的事情；对于权力，列宁说：“革命的问题就是权力的问题。”这是根本，一切都指向征权力，保留权力或维持权力。有人认为，马利亚特吉是一个畸形的人道主义者或一个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马利亚特吉走得更远，他说在组织农民问题上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找出农民的武器，组织农民的革命武装力量。现在，别告诉我我在提倡这个：我只是在谈论马利亚特吉，而马利亚特吉提议武装农民作为组织他们的必要形式之一；他不仅提出了这个建议，而且还提出需要成立苏维埃，这是最正确和最适用的，从头到尾，完全和绝对，除了我们可能会有的小恐惧。这就是马利亚特吉提出的建议。

党

马利亚特吉解决了我们国家的政治问题。他很清楚，无产阶级有工会、工人联盟、工人武装等有机形式。好吧，马利亚特吉知道，如果没有大脑指导，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件事就毫无意义。于是马利亚特吉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在我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任何研究秘鲁思想问题的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但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些卡洛斯·塔皮亚之流 [编者注：同一个人，1990 年代 - 现在 - 是一位收入丰厚的光辉道路主义者，一个反动派] 说马利亚特吉不是秘鲁共产党的创始人，那马利亚特吉创立的是秘鲁社会党，“因为马利亚特吉是一个观念丰富、精神充沛的人，所以马利亚特吉不分宗派，不狭隘，思想非常绅士”。这似乎是对马利亚特吉的防守，但实际上这是对马利亚特吉最糟糕的进攻。马利亚特吉什么都接受，除此之外，这就像在告诉他：“你是个坏人，到头来，你才 35 岁就崩溃了。”

有些“捍卫者”我们最好告诉他们，不要为我辩护，因为你在击沉我，这就是我们需要告诉这些“马利亚特吉的捍卫者”，他们谈论一个非宗派的马利亚特吉，以及充分和民主的，充分到混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程度。马利亚特吉创立了秘鲁共产党，起初并没有这样命名：它被命名为社会党。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拉维内斯先生说，“我们可以用文件和其他一切来证明这一点”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他 [马利亚特吉] 创立了社会党而不是共产党。“我创立了共产党”悲惨的 Ravines 说道。

但这是错误的。确实，马利亚特吉创立了社会党，但隶属于第三国际，服从 1919 年列宁规定的原则。那又如何呢？马利亚特吉创建了一个社会党而不是共产党，但是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那些认为这个党不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人真的是无知吗？马利亚特吉起草了它的组织章程，它的出生证明。马利亚特吉在场。马利亚特吉还撰写了党的计划。我们必须参考 Martinez de la Torre [编者注：传记作者和马利亚特吉的亲密战友] 的作品中找到的文件，其中我们找到了马利亚特吉自己编写的程序，即秘鲁共产党 (PCP) 的程序。那个怎么样？他不创建党，却创建那个文件？这是否意味着国际的那些人不知道？他们说它不是他创造的，而是隶属于国际的。他没有创造它，而是写下了它的构成章程。简而言之，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从我们手中夺走马利亚特吉的巨大形象。

马利亚特吉奉献了他的一生和不懈的工作来完成他认为是自己的职责，参与了秘鲁社会主义的斗争。但他不仅是参与者，还是发起人。从此，社会主义在我国有了亲缘关系，有了理想。我们正在重新发现马利亚特吉的形象。

我们是马利亚特吉的合法继承人

我们想谈谈马利亚特吉的现状。但首先我们必须谈谈马利亚特吉的敌人。你已经知道他英年早逝，享年 35 岁；他的工作大部分仍有待完成，他为自己的实际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的工作有许多起起落落：公开的重罪、不为人知的背叛、试图在他的阴影下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者。当然，它也有一些人一直为它辩护，有些人今天想回到他的形象，回到他的来源。随着马利亚特吉的身体死亡，某些分子、某些人、某些我甚至不想在这里提及其名字的黄鼠狼，作为高举马利亚特吉旗帜的人出现，其明确目的是系统地背叛和歪曲他的思想，并在行动中背叛他们声称收到的遗产。这些自称为马利亚特吉继承人的政治行为如何？他们的做法是什么？通过他们的行为，你将认识他们。他们今天的行为方式，他们明天将采取行动，并在 1969 年更有理由地采取行动。在文字上，他们对马利亚特吉赞不绝口，他们在报纸上写了一个又一个专栏，以表达对他的敬意。他们呼吁举行大规模和受欢迎的轻松工作，表面上是为了提高马利亚特吉的形象。在马利亚特吉的名字背后，他们假装隐藏了他们在我们国家的多年背叛，超过 30 年。他们是久经考验的背叛者。有谁能提高马利亚特吉的形象，认出他，而不跟随他的想法？这绝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成为马利亚特吉的追随者，因为他们不像 Amauta [编者注：El Amauta 指的是老师马利亚特吉] 认为这个国家是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他们以非常松散和无耻的态度认为，秘鲁是附属国？他们怎么能成为马利亚特吉的追随者呢？这些先生们说，在他们的海报上，在他们随处可见的文件中，他们声称马利亚特吉的思想仍然流行，仍然真实，具体，马利亚特吉的经济分析在我们国家仍然是现实，但秘鲁社会是半封建和半殖民地。让我们重复马利亚特吉所说的话？马利亚特吉说，秘鲁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随着帝国主义的深入渗透，秘鲁的半殖民地性质将进一步恶化和巩固。让我们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自马利亚特吉时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渗透是否增加了？明确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它已经渗透了更多。如果帝国主义渗透得更多，马利亚特吉说的是否应验了呢？他告诉我们，随着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进一步渗透，我们将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也就是说，我们肯定会失去我们的主权。例如，马利亚特吉提议建立工人和农民阵线并建立苏维埃。这些自称是马利亚特吉追随者的人在宣扬什么？他们鼓吹资产阶级。工农呢？他们不在他们的计划中，除了极少数他们从他们的耳朵里拉出来，虚假地代表真正的工人。但是这些所谓的追随者怎么说呢？我们应该参加选举，通过选举我们将赢得权力。这些是什么样的追随者？我自己参考马利亚特吉的文件。这些先生们能被称为马利亚特吉的追随者吗？不，他们是马利亚特吉的烟民，马利亚特吉作品的纵火犯。他们烧了很多香，目的是用灰烬覆盖圣人，给他涂上焦油，这样就没有人能够看到他过去和现在的真实情况。大量的轻松工作，大量的空谈，在出卖他的思想的同时提升了这个人的形象。他们经常提到马利亚特吉，却否认他的革命愿景。这些是马利亚特吉的追随者吗？不，他们是人贩子，是马利亚特吉的敌人。他们想减少马利亚特吉的庆祝活动，仅纪念他的死（编者注：Las Romerías al Amauta。秘鲁的修正主义团体每年向马利亚特吉的坟墓运送鲜花和烛光）。非常有症状。他们庆祝他的死是因为他们庆祝他死了，明白吗？我们什么时候应该为他的出生感到高兴，就像世界上的伟大人物一样，没有人庆祝列宁死的那一天，但所有人都庆祝列宁活着的那一天。我们因他们的行为而更了解他们。我们绝不能接受这一点。我们必须与所有反对马利亚特吉的人作斗争，他们否认他。但不仅马利亚特吉有这些敌人。

那些“取代”马利亚特吉的作品

他也有隐藏的敌人。那些不停地说：“马利亚特吉是哪一年写的？1928 年？啊！”，他们说，“那是四十年前！40 年来，世界历史科学取得了很大进步。调查方法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对秘鲁历史的研究在考古学、共和国历史和印加帝国历史上都取得了进步，“这些东西已经进步到“超出了马利亚特吉的范围”。这些取代者的隶属关系与马克思的改良剂相同。这些“小取代者”连自己狭隘的思想都取代不了。他们是骗子、假货、人贩子。这些人做什么？他们有积累数据的习惯：资产阶级典型的知识丰富。数据是资产阶级的概念。他们认为，数据越多，解读能力越好，越能理解国情；这当然是荒谬的。那不是问题所在，这不是积累数据的问题，因为我们根本不仅仅是计数机；问题出在解释上，马利亚特吉称

之为“解释的七篇”，而不是数据积累的七篇。而解释的问题是阶级立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问题。实际情况是，他的取代者尚未掌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知识问题。发生的事情是，这些取代者想要对秘鲁进行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头脑中带有资产阶级概念，这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消化的辣椒罐，这就是事情变得模棱两可的原因：“秘鲁是半资本主义的，秘鲁是半殖民地的，秘鲁是新殖民地的，但秘鲁同时是半封建的，同时它是资本主义的。”但是秘鲁到底是什么？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缺乏统一的思想，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他们可能有很高的智慧和才智，但他们缺乏基础。这就像建造一座有屋顶但没有地基的房子。他们没有阶级地位，所以不能走得更远。他们离题，对这个国家或当今秘鲁社会的一个阶段做出宏大的解释方案，清晰而精彩的方案，但他们无法触及问题的症结，因此最终谈论秘鲁有奇怪的阶级状况或好奇的联盟。秘鲁没有什么奇怪的，社会一点也不奇怪。

社会是有法可依的，不遵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些法则的。对于这些朋友，对于那些假装有战胜马利亚特吉的先生们，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了解问题所在，向他们展示当他们在头脑中保留资产阶级制度的同时试图理解马利亚特吉时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们永远不会成功。

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是秘鲁的资本主义特征，因为马利亚特吉认为秘鲁是半封建的，这是正确的。他们声称马利亚特吉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说当我们是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半封建的；发生的情况是，在这些人的思想深处没有辩证机制，他们认为除非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否则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概念已经被取代了：列宁由这些想法制成“土豆泥”，但有些人仍然使它复活。

有些人声称已经取代了马利亚特吉。这种改善包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是这样或那样的，或者革命必须具有这种或那种性质的深思熟虑的文件在哪里？那是另一个问题，因为马利亚特吉说秘鲁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民族民主的、人民民主的，但马利亚特吉的后继者说，不，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最后，还有另一组扭曲者，他们摘录或删减了马利亚特吉作品中的小句子，然后开始进行奇怪的心理阐述，马利亚特吉某处说了一些关于宗教的事情，他对宗教、关于神话有自己的看法，但随后有些人擦他们的带着喜悦的手，他们从未做过任何田野工作的柔软的手说：在内心深处，马利亚特吉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个为秘鲁受难和痛苦的人道主义者。

马利亚特吉清楚地阐明马列主义是普遍的。取代者抓住了他的一句话，他说秘鲁的革命不会被追踪或复制。马利亚特吉将马克思主义列为普遍真理，并将该普遍真理转移到我们的现实中。这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马利亚特吉试图在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者计划中挤压现实，这正是 Victor Andres Belaunde 先生所说的。不，马利亚特吉没有那样做。马利亚特吉不是一个愚蠢的人。马利亚特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以科学家的身份理解事物，虽然他有一种反大学的情绪，但这是因为他反对我们国家死板、陈旧和封建的大学，而不是反对他所建立的人民大学。闪耀着他的思想。

反动派假装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马利亚特吉，甚至有人说马利亚特吉是民粹主义者[笑声]，民粹主义者说马利亚特吉在秘鲁发展了亲农思想，马利亚特吉没有发展无产阶级的观念，而是从农民的角度来看的观念。那是一个谎言和严重的歪曲。马利亚特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农民的观点，因为如果他有农民观点，他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而不是别的。

学习和传播

我们革命者必须对马利亚特吉的思想得出什么结论？首先，研究和传播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为什么要学习马利亚特吉？因为在我们国家很多人谈论他，但很少有人阅读他的作品。让我们回顾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读过马利亚特吉写的 10 本小册子？严格来说，我们知道他的政治主张吗？我们熟悉他的反帝观点吗？我们想过多少次反帝观点的问题？我们对马利亚特吉的问题思考了多少？不多。

马利亚特吉是一个在我们国家闪耀的人：没有其他人如此伟大。他们假装平衡什么数字？对 Riva Agüero 先生，那个从未成为一个始终如一的法西斯主义学徒？唐·维克多·安德烈斯·贝朗德也未能提出一致的想法。Belaunde 是一个肤浅的人，今天被认为是一个思想家。他关于圣奥古斯丁的作品并没有超越纯粹的江湖骗术，它是没有实质的空壳。我们必须传播马利亚特吉的思想。我们为马利亚特吉四十周年做了什么？我们深入研究过他吗？基层座谈会、七篇文章座谈会吗？我们是否尝试过应用马利亚特吉所说的并按照他的路线来从这个角度理解该国的现状？我们是否拿起了灯笼，以便能够看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没有这样做。具体来说，这是我的建议。我认为，要开展纪念七篇文章四十周年的活动。我们该怎么做？现在，至少通过讨论。其次，在我看来，我们还有另一项任务：保护正在受到公开和暗中攻击的马利亚特吉的问题。

马利亚特吉是一种光源，我们不能允许它被关闭、被诽谤，我们不能允许它通过有色眼镜来看待，所以我们将被迫看到黑色是红色，所以他的基本思想会被扭曲。我们不能允许这样，我们必须捍卫马利亚特吉，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马利亚特吉将继续被抛弃。那时我们会遵循反动派的同样政策：反动派所做的就是带走马利亚特吉，用铁链锁起来把他关进监狱，然后试图压制他的想法。

我们必须释放马利亚特吉，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也无法解放自己。当然，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解放所有人的问题。第三，我认为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马利亚特吉，我不假装取代或超越马利亚特吉，我不想被归类为取代者，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马利亚特吉，把他的思想，他的方法，他的资源作为基础，并解决这些问题。例如，我们如何根据 1928 年的论文分析 1968 年的秘鲁经济？如果对文学、土地问题、妇女问题和其他问题做同样的事情，那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种责任，我们知识分子必须履行它，工人和农民也必须履行这一责任，因为我们发现他的作品中有许多部分以简单明了的语言提到了他们。总之，马利亚特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我们历史上的其他人物如图帕克·阿马鲁齐名。

马利亚特吉的榜样

马利亚特吉是我国的历史人物。哪怕是最近的一个，他也已经拥有了完美的过人历史维度。他是这个国家的思想家。没有其他人。反动思想家被马利亚特吉矮化和击败。

我们必须这样做。如果能再多几个像他这样的人该有多好！因为我非常相信，像马利亚特吉这样的人并不是每天都在诞生和锻造，而是偶尔。他的姓氏可以由他的亲戚保留或不使用。这里重要的是例子。我们必须把他的榜样作为榜样，作为我们国家革命的领路人，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还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有人说，谁也无法阻止历史，它可能会暂时偏离一点，但不会更多。因此，马利亚特吉是我们的榜样，但榜样是什么？马利亚特吉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榜样，不多也不少。我们不会让他变大。马利亚特吉不希望我们提升他，也不希望我们剥夺他的优点。如果说他是革命家的榜样，那就是剥夺他的无产阶级姓氏；如果我们从他身上拿走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马利亚特吉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理论家

[编者注：西班牙语“Un Teoriquito Pequeñito”或小理论家]这是什么意思？我研究马利亚特吉是为了了解其中的内容，我看到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我在马利亚特吉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理论发展，一种对我们问题的马列主义分析，一位秘鲁和拉丁美洲的伟大理论家。

我们必须效法那个榜样；我不是建议我们必须与他平等，而只是建议我们走他的路。例如，我可以做一点序言。例如，我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按照他的观点做一些事情，这样做我会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理论家，但我在他的道路上，如果我们将我们可能在同时达到的所有微不足道的真理结合在一起并沿着马里亚特吉的道路，它就变成了一条巨大的真理之河。谁对此负有更大的责任？知识分子。但不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的国家和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知识分子，还需要革命的知识分子。这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说我们要和被剥削的工农群众联系起来，他的回答是光明的、准确的、非常现实的。他说得非常具体。如果一个人想成为革命知识分子，那么就必须将自己与群众融为一体，与他们一起工作，像他们一样感受，像他们一样思考。但这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必须放下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业，我们必须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做的反思，将我们带到第二部分。在马里亚特吉身上，我们看到了实干家，一个实干家，即使当他遇到一些个人问题，比如他的家庭、他的健康时，他总是把这些问题放在他的主要任务之后。

马里亚特吉非常稳定。他为工作牺牲了一切，因为他明白工作的重要性，因为他是一名战士，谁不是战士，就不是马列主义者。

我们必须遵循他的道路，真的，一个字接一个字，很难遵循他的道路，但我们必须遵循它。

我觉得有些思路已经理清了，尽量去掉所有的修饰和花言巧语，保留本质的，综合的，概要的，大纲的，所以，还有一些思路，特别是需要拥护马里亚特吉的思想，捍卫它并以他为榜样。我们人民的命运危在旦夕。要么我们推崇马里亚特吉的思想，要么这个国家就不会前进。

1970 年 - 拉丁美洲：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辉煌前景

Bandera Roja 第42 号, 1970 年5 月

☆毛主席语录☆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世界政局进入新纪元：毛泽东思想（今天的毛主义-编者注）在这个标志下，我们目睹了过去几年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民族解放斗争势不可挡，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壮大起来，全世界（包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爆发了激烈的革命风暴，动摇了整个陈旧腐烂的人剥削人的制度。

世界的四个角落今天都在燃烧

人民战争星火燎原。革命的烈火正在蔓延，永远吞噬旧世界，使一切反动派陷入绝望，为全人类开辟新的、更近的希望。

拉丁美洲是北美帝国主义的“后院”

帝国主义通过半殖民地政策，更加凶猛地向拉丁美洲国家渗透，加速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压迫和摧残人民群众，主要是工农。

通过他们的全球反革命战略，帝国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加强”他们的傀儡政权和走狗政权。因此，通过经济、媒体的集中化和使用政治诡计，通过资助、培训和发展反动军队，武器装备和镇压机器的现代化，暗杀手段的完善，物资储备的增加。

上述种种都是为了发动一场血腥的反革命战争，企图用“群众反对群众”。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让软弱和唯利是图的反动政客继续掌权，还要让那些腐败和野蛮得多、随时准备大肆屠杀人民的军事指挥官和首领继续掌权。

在帝国主义者眼中，法西斯主义政权和警察国家在维护他们的利益以及对人民战争的暴力镇压方面提供了更大的“稳定性”和“效率”。在过去的十年中，军事“军团”直接被帝国主义及其“中央情报局特工”控制，使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处于法西斯主义的鞭子之下。我们共产党多次指出这些帝国主义计划的预防性质。修改某些结构的真正目的是使它们适应它们的半殖民地计划，假设它们在游击队爆发和扩散之前对它们更有“生产力”，因此旨在“防止武装斗争，遏制人民战争的狂风暴雨。”

暴力镇压一直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使用的主要武器。只要有游击活动的迹象，他们就会疯狂地发动自己，尽快彻底摧毁他们。

他们对群众和爱国阶级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对伤员和俘虏的游击队员实行“不留活口”的政策。他们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和被俘战士的野蛮凶残证据是持续的，包括他们大屠杀的方法和改进的中央情报局酷刑和肉体毁灭技术。

反动派主要在城市提倡和维持犯罪分子和堕落分子的秘密集团，他们在反动当局的公开支持下，造成成千上万爱国者和进步人士的惨死。

拉美各国人民最终要面对的人民战争，其发展将面临极其严酷的条件。它必须克服历史上最困难的条件。但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也不是无敌的。（我们的人民将为彻底埋葬所有剥削者做出贡献。）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修正主义者，摆出他们的奸诈反革命面孔，作为洋基帝国主义的主要帮凶，谎称和煽动他们“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实际上，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屈服、奴役和崇拜。因为他们一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勾结那些腐朽垂死的地主官僚旧国家，一边号召对群众进行暴力镇压。因此，在他们令人厌恶的头目指挥下，拉丁美洲的修正主义者进行了连续持续的反革命活动，无耻地背叛和破坏革命和人民战争。

在拼命争取合法“利益”的过程中，他们不惜对马列主义政党和革命暴力发动最迅猛的攻击。修正主义者为敌人提供了“服务”，并在武装行动取得成功的措施中提供了“服务”。当他们无法从外部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时，他们会在虚伪地支持示威之后自我介绍或渗透到他们的队伍中，以夺取领导权并在政治谈判中利用游击队争取“合法性”。

拉丁美洲的经验证实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行动及其“坚决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谬论的破坏性影响。许多革命[干部和领导人]在警察的“感谢”中被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提供的信息杀害。只有人民会根据这些战士的鲜血来评判他们。

随着 1959 年古巴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卡斯特罗主义运动的活动，拉丁美洲受到部分小资产阶级“第三位置主义”的错误和有害影响。

第三位置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妄图代替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夺取无产阶级的支配权的翻版。第三位置主义者和他们的“理论家”散布他们所谓的拉丁美洲革命的“特殊性”，猛烈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今天的毛主义]，鼓吹它已经过时，以及人民战争的普遍规律。

小资产阶级第三位置主义者用资产阶级政治代替无产阶级政治。他们否定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相信小资产阶级英雄集团及其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行动。他们对武器表示敬意，拒绝在群众（尤其是农民）中进行长期而系统的政治工作，支持游击队“focos”来拍卖流浪武装。他们培养自发性，不考虑政治条件和群众主观意愿（凌驾于群众良心之上）而发动军事活动。

第三位置主义的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先锋努力将他们推向冒险主义，使他们从失败走向失败，并遭受惨痛的损失。

所有革命者都有义务和需要研究和系统地研究[我们人民]迄今为止积累的经验。斗争的继续需要它。扼杀革命的最好方法是勾结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把革命引向失败的最好药方，就是把它引上小资产阶级的第三位置主义的道路。这些都是用无数战士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例如，在委内瑞拉，小资产阶级第三位置主义者错误地分析了条件，（起初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局限于动员小资产阶级。他们进行城市游击行动，实行自发性，依靠孤立分子的斗争。他们无法将革命工作与工农运动联系起来，以及城市中反动派展开的暴力镇压，迫使他们放弃了城市。后来，有的自甘堕落走上“合法”道路，接受让步，有的爬上山去农村继续斗争。

修正主义者迫于形势而加入了这些团体，成为战士的政治腐蚀剂，并最终像拉丁美洲的其他情况一样，在谈判中提供游击队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以换取他们的“合法”承认。到头来，他们懦弱地背叛，把自己放在反动派的尾巴上，喊着“民主与和平发展”、“参与选举”等愚蠢口号。

卡斯特罗对第三位置主义者的支持，就像在拉丁美洲的其他情况下发生的那样，以他们服从他的方向为条件，或者是那些为该目的而成立的伪组织，即外部“领导中心”，违反了马列主义原则即革命是由每个国家的人民在他们的主要工作人员“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另一个例子是哥伦比亚的情况。那里出现了武装斗争，以回应美国有史以来对人民最残酷的镇压之一。反动行动以“暴力”为化身，有系统地杀害了数千名爱国者，并使哥伦比亚血流成河。

在哥伦比亚，修正主义者和第三位置主义者们扮演着与委内瑞拉相同的角色，前者无耻地破坏和背叛革命，后者则带领游击队走向失败。在维塞拉叛国和反动军队的猛烈打击之后，这些团体解体了。一些堕落为盗贼，而另一些则试图组织后来被称为“马奎塔利亚和埃尔帕托的独立共和国”。他们孤立于广大人民群众之外，无法扩大影响，也无法通过动员群众来壮大自己。因此，他们很容易成为反革命的猎物。

在过去的几年里，游击斗争在哥伦比亚重新兴起，但这一次表现出更大的倾向，将斗争定位于人民战争的无产阶级观念。只要这一立场在哥伦比亚推进和领导斗争，就会为他们的人民取得胜利。这将对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巨大贡献。

在秘鲁，1965年开始活动的游击队团体在第三位置主义的有害影响下分散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幻想这样做会分散敌人的力量。他们变成了流浪的队伍，与农民群众几乎没有联系，他们利用了第三位置主义的金科玉律：“时刻不信任，时刻安全，时刻警惕”，实质上就是：对农民群众的不信任和蔑视。

同时，库斯科游击队采取被动防御的战术，一寸一寸地保卫自己的领土，拒绝主动防御，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贯理念，也是各国人民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他们还在山区建造了自己的“营地”，远离了天真地认为自己是坚不可摧的[对敌人火力]的大量农民聚集的中心。

玻利维亚游击队事件是拉美小资产阶级第三位置主义者活动的典型，也是卡斯特罗主义最重要的冒险主义行为之一。作为自发性的崇拜者，他们更信任“声望”，而不是群众的政治动员工作，扭曲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概念，并将希望寄托在游击队以外的后勤保障基地，而忽视了全靠自己努力的马列主义路线。

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西班牙语 ELN 的首字母缩写）的失败以及切格瓦拉和佩雷多兄弟的死亡，意味着拉丁美洲小资产阶级第三位置主义的彻底破产。此外，这是修正主义者背叛和卡斯特罗鼓吹虚假支持的明显例子。

错误的政治方向，以及由此产生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孤立群众、缺乏革命观念和放弃革命工作，导致一些第三位置主义者在城市中从事恐怖活动，使自己落入这种虚假的方法。然而，其他人正以痛苦和血腥的经历为代价，越来越接近人民战争的道路，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今天的毛主义]的道路。

无产阶级“不仅需要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也需要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军事路线；没有正确的军事路线，就不可能运用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拉丁美洲的马列主义者[毛主义者]政党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们沿着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努力准备人民战争，敢于进行人民战争。

由于马列主义者[毛主义者]党的正确定位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大影响，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宝贵教导深入人心。扎根群众，对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基本思想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认识：人民的战争、人民的军队。

认清人民战争的道路，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拉丁美洲的马列主义者[毛主义者]坚持深入农村，在农民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奠定革命战争的基础。

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者们，是拉美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这样的党，以不可战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义]为武装，才能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光荣的共产党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毛主义者]党。在我们党内，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总是在两条截然相反的军事路线之间进行斗争。我们党懂得成功捍卫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为战胜当代修正主义错误理论和小资产阶级第三位置主义而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特别是，目前与取消派的内部斗争使我们党处于最佳状态，使我们更接近人民战争的光辉现实。我们共产党致力于随着秘鲁人民斗争的发展为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作出贡献，坚定地站在拉丁美洲兄弟党一边，并设想秘鲁人民战争将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胜利作出更大的贡献。

只有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包括小资产阶级第三位置主义分子在内的一切修正主义分子，彻彻底底地抹黑他们，才能真正坚决地反帝反封建。

要大力摧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铲除它在拉美的毒害。我们必须优先考虑无产阶级的政治，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义]，以及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路线。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武装战士、武装群众。1960年代的十年是马列主义在拉美乃至全世界的胜利舞台，70年代的新十年将带来世界革命的更大胜利。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让我们热烈欢迎新的十年。前景是辉煌的。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打倒小资产阶级军国主义！

1973 年 - 马克思主义、马利亚特吉和妇女运动

秘鲁共产党 - 中央委员会 - 原作者为 Catalina Adrianzen。她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秘鲁安第斯中部城市华曼加创立并领导了人民妇女运动。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Adrianzen 领导了该党在妇女中的工作。在秘鲁共产党发动了秘鲁的持久人民战争之后，Adrianzen 在库斯科地区指挥了武装部队。1982 年，她因涉嫌对一家农业合作社发动纵火袭击而被捕。她在监狱中遭受酷刑，这给她留下了情感创伤，导致她在精神病院被关押了数年。后来她离开秘鲁，流亡瑞典定居，并在那里读大学。 - 1975 年 4 月

目录

一、妇女问题与马克思主义

1. 女性“自然缺陷”论

2.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妇女运动

3. 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

二、马利亚特吉和妇女问题

1. 妇女状况

2. 妇女斗争的历史背景

3. 妇女运动

4. 妇女解放

三、在马利亚特吉之后发展妇女运动

1. 当前的马利亚特吉相关

2. 重上马利亚特吉之路

一、妇女问题与马克思主义

妇女问题是人民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天它的重要性更大，因为动员妇女的行动正在加强；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必要而富有成效的动员，但它是由剥削阶级推动并为剥削阶级谋福利的，它是分裂和束缚人民斗争的一个因素。

在我们现在发展的这个妇女群众政治化的新时期，其基础是妇女在该国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必须认真关注妇女问题，包括学习研究、政治融入和一贯的组织工作。一项需要牢记马利亚特吉的论点的任务，该论点教导说：“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反动派、中间派或革命派，因此她们不可能在同一场战斗中并肩作战。在当今的人类全景中，阶级比性别更能区分个体。”这样，从一开始，科学地理解妇女问题的需要无疑就要求我们从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概念出发。

1、女性“自然缺陷”论

几个世纪以来，剥削阶级一直坚持并强加“女性自然缺陷”的伪理论，这为女性在剥削继续盛行的社会至今所遭受的压迫辩护。这样，犹太男人的祈祷：“赞美归于上帝，我们的主和所有世界的主，因为他没有使我成为女人”，而犹太妇女则祈祷“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了我”，清楚地表达了古代世界对妇女状况的蔑视。这些思想在希腊奴隶社会也占主导地位。著名的毕达哥拉斯说：“有一个好的原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有一个坏的原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甚至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宣称：“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某种性质上的缺陷”，“女性的性格具有自然的缺陷”。

这些提议一直延续到罗马奴隶社会的末期和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更加蔑视女性，将女性归咎于罪恶之源和地狱的等候室。特土良声称“女人，你是魔鬼的门。你说服了魔鬼不敢正面攻击的人。上帝的儿子因你的过错不得不死去；你应该永远穿着丧服和破衣烂衫”；和希波的奥古斯丁说“女人是一头既不稳定又不稳固的野兽”。在这些人受到谴责的同时，其他人则以女性自卑和服从为由审判；因此，使徒大数的扫罗宣讲“男人不是从女人身上取出来的，而是女人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和“正如教会服从基督，女人也要凡事顺服丈夫。”而在数百年后的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也进行了类似的宣讲：“男人是女人的头脑，正如基督是男人的头脑”和“事实是，女人注定要活在男人的权威之下，她自己没有权威。”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女性状况的理解并没有太大进展，因为孔多塞指出了它的社会根源，他说：“有人说，女性……缺乏正义感，她们服从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她们的良心……这种差异是由教育和社会存在造成的，而不是由自然造成的”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写道：“我为你们这些女人感到难过”和“在所有习俗中，民法的残忍都加入了大自然对妇女的残酷对待。她们被当作低能儿对待”；法国大革命的先进思想家卢梭坚持认为：“所有女性的教育都必须相对于男性的教育……女性被迫屈服于男性并忍受他的不公。”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一直延续到帝国主义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反动；它与基督教的立场相结合，并重申了约翰福音第23章所认可的古老论点：“上帝和大自然赋予了女性各种家务，这些家务完善和补充了委托给男性的难事。”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剥削阶级是如何自始至终鼓吹“女性自然缺陷”的。他们坚持唯心主义观念，重申独立于社会条件的“女性本质”的存在，这是反科学的“人性”论点的一部分；但这种所谓的“女性本质”，永恒不变的本质，也被称为“不足”，以表明女性的状况及其受压迫和庇护是她们“与男性相比的自然劣势”的结果。有了这个伪理论，它的目的是维护和“证明”女性的顺从。

最后，方便指出的是，即使像德谟克利特这样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对女性存在偏见（“熟悉逻辑的女性：一件可怕的事情”；“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思考邪恶”）。为女性辩护是基于形而上学或宗教论证（夏娃意味着生命，亚当意味着土地；以男人为原型，女人比他完成得更好）。即使是资产阶级，当它还是一个革命阶级时，也只是把女人当成男人来看待，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存在。

2、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妇女运动

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妇女纳入劳动，为妇女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样，随着她们融入生产过程，妇女将有机会更直接地加入阶级斗争和战斗行动。资本主义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个熔炉中，女性群众，特别是劳动妇女取得了进步。

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最先进的一次，是女权主义行动的一大养料。妇女与群众一起动员起来，参加公民俱乐部，开展革命行动。在这些斗争中，她们组织了一个“革命共和主义妇女协会”，并通过Olimpia de Gouges，于1789年要求发表《女权宣言》，并创办了像“Thé Impatient”这

样的报纸来要求改善她们的状况。在革命进程的发展过程中，妇女赢得了对长子权的压制和对男性特权的废除，并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继承权和离婚权。她们的战士参与带来了一些成果。

但是，一旦伟大的革命行动停止，女性就被拒绝进入政治俱乐部，她们的政治化受到压制，她们看到自己受到指责并被敦促返回家中，她们被告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允许女性放弃她们的性别成为男性？大自然告诉女人：做一个女人。你的家务是照顾婴儿、家庭细节和母亲的各种挑战。更糟糕的是，随着拿破仑发起的资产阶级改组，根据《民法典》，已婚妇女回到了丈夫的个人和财产领域，成为资助人；她们否认质疑家长身份。已婚妇女与妓女一样，丧失了公民权利，被剥夺了离婚权和财产转移权。

在法国大革命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妇女的进步和挫折是如何与人民和革命的进步和挫折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妇女运动和人民斗争的利益一致，前者如何成为后者的一部分。

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也表明，关于妇女的观念如何遵循与政治过程相似的过程；一旦革命高潮被打击和停止，关于妇女的反动思想就会重新出现。博纳尔德认为：“男人对女人就像女人对孩子一样”；孔德，被认为是“社会学之父”，提出女性气质是一种持续的婴儿期，这种生物学上的婴儿期表现为智力弱点；巴尔扎克写道：“女人的命运和她们唯一的荣耀就是让男人心动。女人是一种通过契约获得的财产，一种移动的个人财产，因为拥有物值得一个头衔；总而言之，正确地说，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所有这些反动的意识形态在拿破仑的下面的话中得到了综合：“大自然希望妇女成为我们的奴隶……她们是我们的财产……；女人不过是生育孩子的机器”；女性生活应该以“子女、厨房、教堂”为导向，这是希特勒在本世纪赞同的口号。

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三项原则，承诺伸张正义，满足人民的要求。很快它就显示出它的局限性，它的原则宣言不过是形式上的宣言，同时它的阶级利益与群众的利益相对立；苦难、饥饿和不公正继续盛行，除非以新的形式出现。针对这样的秩序，乌托邦主义者发起了尖锐的、毁灭性的批评，尽管由于历史条件，他们无法触及罪恶的根源。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谴责资本主义下妇女的处境。代表这一立场的傅立叶指出：“一个历史时代的变迁，总是可以由女性的进步来决定的……女性解放的程度构成了普遍解放的自然路径。”

面对这一伟大的主张，值得反驳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关于女性的思想，当今天有人试图将无政府主义传播到四大风口时，请记住他的想法，将她们作为革命愿景和后果的例子。蒲鲁东认为女性在身体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如男性，从数字上看，女性的价值是男性的 $\frac{8}{27}$ 。所以对于这个英雄来说，女性的价值不到男性的三分之一；这不过是其作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根源。

在整个19世纪，随着她们越来越多地融入生产过程，妇女继续为自己要求加入工人工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进行斗争。这种参与的一个例子是路易丝·米歇尔，她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一名战士。但妇女运动总体上将自己定位于选举权，争取妇女投票权的斗争，以追求一种错误的想法，即在获得投票和议会立场后，她们的权利将得到尊重；这样，女权主义行动就被引向了议会痴呆症。然而，值得记住的是，投票不是免费获得的，而是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初，妇女公开和坚决地为获得它而斗争。争取女性选票的斗争及其成就再次表明，虽然这确实是一次胜利，但这并不是真正改变妇女状况的手段。

20世纪意味着女权主义经济行动的更大发展，女性工人大量增加，女性雇员也增加了强大的专业队伍；妇女进入所有活动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大战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将数百万女性纳入经济以取代被动员到前线的男性。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妇女的动员、组织和政治化；从1950年代开始，女权主义斗争以更大的力量再次开始，并在1960年代被放大，并具有广阔的未来前景。

总之，通过妇女的经济融入，资本主义为她们的经济自主奠定了基础；但资本主义本身并不能赋予女性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它决不能解放她们；这在整个资产阶级的历史中都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即使

在其最先进的革命，即 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也只能进行形式上的权利宣言。再者，后来资产阶级革命进程和 20 世纪的发展表明，资产阶级不仅没有能力解放广大妇女，而且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关于女性状况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反动。事实上，它证实了女性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迫，即使它以多种方式伪装和描绘。

3、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

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将人类视为一个社会关系的集合，随着社会进程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绝对反对“人性”是社会条件框架之外永恒不变的现实的论点；这个命题属于唯心主义和反动派。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意味着克服机械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无法理解人类作为现实转化者的历史社会特征，因此非理性地依赖形而上学或精神条件，例如费尔巴哈的情况。

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历史产生的具体现实一样，它也不接受“女性本质”的论点，它只是对所谓“人性”的补充，因此重申了女性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更严重的是，因为唯心主义和反动派所理解的“女性本质”与男性相比是一种“不足和劣等的本质”。

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女性和男性一样，不过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集合，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历史地适应和变化。妇女是社会的产物，她的转型需要社会的转型。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关注妇女问题时，是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角度，从科学的观念出发的，确实是可以完全理解的。在对妇女及其状况的学习、研究和理解中，马克思主义从财产、家庭和国家的角度来处理妇女问题，因为纵观历史，妇女的状况和历史地位与这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从这个角度具体分析妇女问题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是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指出父权取代母权是妇女屈服的开始，他写道：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保留下来，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而转到她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而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下划线是我们要注意的。）

恩格斯的这段话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基本论点：妇女的状况在财产关系中、在对生产资料行使所有权的形式中以及在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中得以维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点极为重要，因为它确立了对女性条件的压迫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形成、出现和发展为根源，因此其解放与上述权利的破坏有关。为了对妇女问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这篇伟大的论文开始，今天，所谓的革命者甚至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假装女性受到压迫，这种压迫不是由私人财产的形成和出现引起的，而是由作为性别机能的简单分工引起的，这种分工将不那么重要的家务交给了女性，使她沦为家庭的一部分。尽管进行了种种宣传和努力，将其描述为革命性的，但这一提议只是用资产阶级的提议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立场，而资产阶级的建议本质上只是所谓不变的“女性本质”的变体。

发展这个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出发点，恩格斯教导了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关于这一点，他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并且：“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所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起源.....下划线是我们要注意的。）

在确立私有制维持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并认可对妇女的压迫之后，恩格斯建立了三种基本婚姻形式与人类进化的三大阶段的对应关系：野蛮时代和群体婚姻；野蛮和对偶婚姻；文明和一夫一妻制，“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发展了关于女性在历史上多变的社会状况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论点；指出女性状况如何与私有财产、家庭和国家密切相关，国家是使这些关系合法化并通过武力强加和维持这些关系的机构。

恩格斯系统化的这一科学命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上妇女状况分析的产物，最初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这些提议的准确性和现实性，是工人阶级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基础和出发点。对妇女问题的理解。让我们做一个历史回顾，让我们来说明恩格斯和经典所阐述的内容。

在原始社会，以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自然分工，男女在自发的平等和女性参与社会群体决策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生活；后来，女性受到尊重和体谅，受到恭敬甚至特权待遇。一旦财富开始增长，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推动父权取代母权，女性开始退居幕后，地位下降；这种情况的回声传到了伟大的希腊悲剧人物埃斯库罗斯的时代，他在他的作品《和善女神》中写道：“不是母亲生下了被称为她的儿子的东西；她只是存放在她体内的幼芽的奶妈；生孩子的是父亲。女人把生殖腺当作一个奇怪的储藏室接受，如果上帝喜欢的话，她会保留它。”

因此，在希腊奴隶社会中，女性的处境是屈从、社会低人一等和被蔑视的对象。关于她们，据说：“奴隶完全没有深思熟虑的自由；女人有这种自由，但是以一种软弱无能的方式”（亚里士多德）；“最好的女人是男人谈论最少的女人”（伯里克利）；以及调查公共事务的丈夫的回答“这不是你的事。闭嘴以免我打你.....继续编织。”（阿里斯托芬，利西翠姐）这些话包含什么现实？希腊的妇女永远是少数；在她们的监护人的权力下，无论是父亲、丈夫、丈夫的继承人还是国家，她们的生活都在持续的监护下度过。她们得到了嫁妆，这样她们就有饭吃，不会挨饿，在某些情况下，她们还可以离婚；对于其他人来说，在专门当局的控制下，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沦为厌恶女性主义者。当没有直系男性继承人时，妇女可以继承，在这种情况下，她必须嫁给父系中最年长的亲属；这样她就不会直接继承，而只是一个继承人；都是为了保全家产。

罗马也是一个奴隶社会，妇女的状况可以更好地理解它源于财产、家庭和国家。在塔奎尼乌斯统治之后，一旦建立了父权制，私有财产和家庭（氏族）就成为社会的基础：妇女将继续受制于遗产和家庭。她被排除在每一项“有男子气概的工作”之外，在公共事务中她是“小人”；她没有直接被剥夺继承权，而是受到监护。罗马法学家盖乌斯 (Gaius) 在这一点上说：“监护权是为了同一监护人的利益而设立的，以便他们被推定为继承人的妇女不能通过遗嘱从他们那里夺走遗产，也不能通过转让或债务使其贫穷。”强加于妇女的监护权的世袭根源因此被清楚地暴露和确立。

十二铜表法之后，妇女属于父系氏族和属于夫妻氏族的事实（也严格出于保护财产的原因）产生了冲突，这些冲突是推进罗马“合法解放”的基础。“sine manu”婚姻出现了：她的财产仍然依赖于她的家庭监护人，而她的丈夫仅获得对她人身的权利，并与“家长”共享，“家长”对他的女儿保留绝对的权威。家庭法庭出现，以解决父亲和丈夫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这样，妇女就可以向父亲申诉与丈夫的分歧，反之亦然：“这不再是个人的问题。”

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即使受到监护，她也参与继承），以及父系和夫妻氏族对女性及其财产的权利之间的冲突，尽管有法律限制，但罗马女性在其社会中的主要参与仍在发展：设立了“中庭”，这是房

子的中心，它管理着奴隶们的工作，对孩子们进行教育，并影响他们直到相当晚年。她分担配偶的工作和问题，并被视为他的财产的共同所有人。她参加政党，在街上她被优先通行，甚至领事和治安法官也是如此。格拉古家族的母亲科尔内利亚的形象反映了罗马女性在社会中的分量。

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国家取代了氏族之间的争论，并承担了妇女、离婚、通奸等纠纷，这些纠纷在公共法庭上审理，废除了家庭法庭。后来，在帝国统治下，女性监护权将被废除，以响应社会和经济需求。妇女获得固定的嫁妆（个人遗产），既不归还给宗亲（父母亲属），也不属于丈夫；这样她就获得了独立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到共和国末期，母亲们被赋予了对孩子的公认权利，由于父亲的不当行为或他被置于监护之下而获得对孩子的监护权。

公元 178 年，在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皇帝的统治下，财产和家庭的进程迈出了一大步：孩子被宣布为母亲的继承人，而不是父辈；这样，家庭就建立在血亲关系的基础上，母亲在孩子面前与父亲平等，孩子也被视为妻子的孩子，并且根据上述情况，女儿继承了与其男性兄弟姐妹相同的继承权。

但是，国家在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将她们置于国家的监护之下并限制她们的行为。在女性社会崛起的同时，罗马发起了一场反妇女运动，借用她们的低人一等，并援引她们“性的低能和脆弱”来合法地贬低她们。

在当时的罗马，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比在希腊要好，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尊重，甚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加图所说：“到处都是男人统治着女人，而我们统治着所有的男人，也被我们的女人统治着。”罗马历史上有杰出的尊贵女性，从萨宾、到卢克丽霞和弗吉尼亚，再到科尔内利亚。对女性的批评，不是作为女性，而是作为同时代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和第二世纪末发展起来；尤维纳利斯以这种方式责备他们：好色、暴食、献身于有男子气概的职业以及他们对狩猎和运动的热情。

罗马社会承认妇女的某些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但不向她们开放民事活动，更不用说公共事务，她们“非法”开展的活动受到限制；出于这个原因，罗马主妇们（“失去了她们古老的美德”）倾向于寻找其他领域来发挥她们的能量。

在奴隶制的没落和封建主义的发展中，考虑女性的处境必须牢记基督教的影响和日耳曼人的贡献。基督教对妇女的压迫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教父中，有一种明确地贬低妇女的态度，他们认为妇女低人一等，是男人的仆人和罪恶的根源。对于已经说过的话，让我们加上天主教会金口圣若望的谴责：“没有野兽像女人一样具有破坏性。”在这种影响下，根据罗马立法取得的进步起初受到了削弱，后来又被否定了。

以战争为基础的日耳曼社会由于女性体力较弱而使女性处于次要地位；然而，她们受到尊重并享有使她们成为配偶伴侣的权利。让我们记住，塔西佗 (Tacitus) 就这个主题写道：“在和平与战争中，她与他分享幸运；她与他同生，与他同死。”

基督教和日耳曼主义影响了封建主义下妇女的处境。妇女对父亲和丈夫处于绝对依赖的境地；到了克洛维一世国王时代，“她一生都在承受重压”。妇女的生活完全服从于封建领主，尽管“作为男人和孩子的母亲的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她的价值随着生育能力的增加而增加，是一个自由男人价值的三倍，当她不能再生育后代时，她就失去了这个价值：女人是一个生殖子宫。

就像在罗马发生的那样，同样在封建制度下，我们看到女性状况的演变，这是封建权力的限制和王权的增加：世俗从领主转移到国王；世俗成为监护人的负担，但监护的服从被保留了下来。

在封建主义形成的动荡时期，妇女的状况是不确定的。由于主权和财产权，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明确规定，妇女的状况随着社会的突发事件持续变化和提高或降低。

首先，她们被剥夺了私人权利，因为妇女没有公共权利。直到 11 世纪，武力和武器直接强加于秩序和维持财产：对法学家来说，封地“是负责服兵役的土地”，妇女不能拥有封建权利，因为她们不能用武器保卫它，也不能服兵役。当封地变成遗产并且可以继承时（根据日耳曼规范女性也可以继承），女性继承被承认；但这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状况：女人只是一种工具，通过它可以转移统治权，就像在希腊一样。

封建财产不像罗马那样属于家族财产，而是君主、领主的财产，妇女也属于领主；是他选择了她的丈夫。正如它所写的那样，“女继承人是一块土地和一座城堡：求婚者争相争夺这个奖品，当她的父亲或领主将她作为奖品送给任何男爵时，这位年轻女子通常只有 12 岁或更小。”女人需要一个“保护”她和她的权利的领主；因此，一位勃艮第公爵夫人向国王宣布：“我的丈夫刚刚去世，但哀悼有什么好处……？给我找一个有权势的丈夫，因为我非常需要他来保卫我的土地。”在这种形式下，她的配偶对女人有很大的婚姻权力，他不加考虑地对待她、虐待她、殴打她等等，而她的唯一义务就是“合理地惩罚她”，这与今天纠正孩子所要求的一些法规相同。

盛行的好战观念使中世纪骑士重马轻妻，领主们纷纷宣扬：“该参加比武时征求女人意见的骑士该死”。当妇女被命令时：“进入你的公寓，粉刷和镀金；坐在阴凉处，喝酒，吃饭，编织，染丝绸，但不要打扰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用剑和钢铁战斗。沉默！”中世纪的领主世界就是这样贬低和抛弃他们的女人的。

13 世纪见证了文艺女性运动的发展，她们从南到北的旅行增加了她们的声望；与那个时代的骑士精神、爱情和强烈的玛丽安主义有关的同一个人。它并没有像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的那样对它进行深刻的修改，这本书中有大量关于女性历史的信息；有用的数据，当然，除了其作者的存在主义概念之外，因为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状况的不是观念，而是维持这种状况的经济基础。当封地从基于兵役的权利转变为经济义务时，我们看到妇女的状况有所改善，因为她们完全有能力履行金钱义务；这样一来，领主与封臣结婚的权利就被压制了，妇女的监护权也被取消了。

这样，无论单身还是丧偶，女性都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在拥有一个封地时，她管理它并履行她的行政职责，甚至指挥它的防御，参与战斗。但封建社会和所有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一样，要求妇女在婚姻中屈从，夫妻权力依然存在：“丈夫是妻子的监护人”，被鼓吹；或者正如波伏娃所说：“一旦婚姻圆满，一方和另一方的财产就因婚姻而共有”证明婚姻监护是正当的。

在封建社会中，就像在其他由剥削者、奴隶制或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中一样，关于妇女状况的描述已经在过去被统治并在现在被统治了；但我们必须强调，只有在贫穷女性的境遇中，我们才能看到面对婚姻权力时不同的、更柔和的境遇；这种情况的根源必须在于大众阶级妇女的经济参与以及缺乏巨额财富。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封建主义走向瓦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况给妇女的状况留下了印记。足以强调的是，在市民的开始和发展过程中，妇女参与了各州议员的选举；这显示了女性的政治参与，以及对家庭财产的权利的存在，因为未经妻子同意，丈夫不能转让不动产。然而，专制立法很快就会束缚这些规范，以阻止资产阶级坏榜样的传播。

这种历史性的论述，例证了恩格斯和经典关于女性状况的社会根源及其与财产、家庭和国家的关系的论点，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其必然性，更清楚地看到其现实性。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需要坚定地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并将其应用于理解妇女问题，参与其解决，并持续毅然决然地拒绝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命题的歪曲和所谓的优越发展，这些发展只是试图在这方面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代替无产阶级的概念，让前进中的妇女运动迷失方向。

揭露了妇女的社会状况及其与财产、家庭、国家的发展历史轮廓之后，剩下的就是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待妇女解放问题。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认为，机器的发展将妇女和儿童纳入生产过程，从而增加了被剥削的人手的数量，破坏了工人阶级家庭，使妇女在身体上退化，并使她们在物质和道德上陷入苦难的剥削。

分析工作中的妇女和儿童，卡尔·马克思写道：“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变成了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机器从一开始就扩大了，不仅是剥削人力资源，也是资本的真正采石场，而且还扩大了其剥削程度。

“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资本论》第一卷，第 441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1956-1983 年。粗体字为原文斜体字。在西班牙文版转为网页版过程中，粗体字已丢失。西班牙语原文引自《资本论》第一卷，第 394-395 页。经济文化基金，1966。）

继续他精湛的分析，马克思自己向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是如何利用女性的美德和义务来谋取利益的：“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资本论》第一卷，第 441-442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1956-1983 年。此注释文本参考资料为：《十小时工厂法案。艾释黎勋爵 3 月 15 日的演说》1844 年伦敦版，第 20 页。西班牙文上述引述卷和版本的注释 57，第 331 页。）

但是，正如资本主义将妇女纳入生产加剧了剥削一样，在这一过程的同时，它也为妇女的斗争和维权提供了物质基础，是争取妇女解放斗争的起点；因为正如恩格斯在《起源》中所教导的那样……：“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下划线是我们要注意的，下划线丢失。）显然，资本主义以其自身的未来利益为未来的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创造了将在其发展过程中摧毁它的阶级：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她们的经济参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又推动了**女性的政治化**。我们已经强调了法国大革命如何推动妇女的政治和组织发展，以及如何通过团结、动员和迫使她们战斗，为妇女运动奠定了基础；我们还看到了女权主义的要求是如何通过革命的兴起而实现的，以及当革命进程受到束缚和倒退时，她们的权利是如何被废除的，她们的成果是如何被扫地出门的。然而，尽管妇女参与法国大革命具有所有积极方面，但与工人阶级妇女政治化所代表的重大进步相比，由此产生的妇女政治化只是初级的、有限的和非常小的。这种政治化意味着什么？当资本主义大量将女性纳入经济过程时，它把她们从家庭内部夺走，主要是吸引她们从事工厂剥削，使她们成为产业工人；通过这种方式，女性被锻造和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先进和最新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妇女通过加入工会斗争开始了她们激进的政治化进程（这一点所暗示的巨大变化在我国具体体现在工会斗争中秘鲁女工、农民和教师的转变中）。一个女人达到了更高级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持续地为无产阶级观念在意识形态上开发和塑造她，最后她通过她最好的代表将自己融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从而达到了更高级的斗争形式和政治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以各

种形式和由工人阶级通过其政治先锋队组织和领导的斗争战线为人民服务。这种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产生的政治化过程及其产生的新型女战士，在许多光荣的女战士身上具体化，她们的名字被载入史册：路易斯·米歇尔、娜·克鲁普斯卡娅、罗莎·卢森堡、刘胡兰和人民和无产阶级铭记的其他人。

对于昨天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女性的政治化是她解放的关键问题，经典作家对此给予了特别关注。马克思教导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71页，1868年。）对于列宁来说，妇女的参与对革命更为紧迫和重要：“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中可以看到，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1页，1918年。我们的重点，可能有下划线。）

因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革命斗争的特定社会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日益尖锐化，更加明确地提出并要求妇女政治化；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预见到工人阶级需要做好准备的未来战斗时，呼吁为：“17. 取消对与男子相对而言的妇女政治权利的一切限制。在战争和物价飞涨使广大人民群众忐忑不安、尤其是使妇女关心和注意政治的时候，向群众说明实行这种改造的特别迫切性。”（《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8卷，第209页，1916年10月底—11月初。）他提出，“我们必须在妇女群众中充分开展系统性的工作。我们必须教育那些我们设法使她们摆脱被动的女性，我们必须吸收她们并武装她们进行斗争，不仅要教育在工厂和家庭劳作的无产阶级妇女，还要教育农民妇女和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她们也是资本主义的受害者。”（[《蔡特金论妇女解放》（Zetkin-Sobre la emancipación de la mujer）中回忆列宁的部分，书籍元数据不详。](#)）列宁用这些话要求妇女政治化，争取她们的政治权利的斗争，需要向群众解释妇女参政的紧迫性，需要与她们一起工作，教育她们，组织她们，为她们做好准备。各种形式的斗争；最后，他强调将自己定位于职业女性；但不要忘记农民妇女的重要性，不要忘记被剥削的各个阶级或阶级的妇女，因为所有人都可以而且应该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斗争。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妇女的政治化，认为妇女的斗争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上个世纪倍倍尔说“妇女同工人一样，都是被压迫者”（[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也是为什么1879年的社会党代表大会宣布男女平等和为之奋斗的必要性，重申革命女权主义者的团结一致与妇女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或者正如今天的（编者注：1949-1976年的）中国宣称的那样，遵循毛泽东的论点：“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原文为粗体，《北京评论》1972年，第10期](#)）

这使我们考虑**如何才能实现妇女的解放**？恩格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和普遍存在剥削压迫的社会，证实了男性之间存在着苦难、不平等和屈从，并强调了妇女问题，他指出，“男女在婚姻方面的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些。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他继续说：“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化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恩格斯的这一说法是断章取义的，与《起源》中的类似断言无关.....帮助一些人，伪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者，延伸他的想法，声称女性仅仅参与经济过程足以解放他们。恩格斯提出，让女性参与生产是一个条件，它是女性为解放而采取行动的基础，这就要求在社会上结束吸收和消灭女性的家务劳动。对恩格斯来说，这意味着摧毁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基础上发展大生产。我们再说一遍，把恩格斯的这个论点弄清楚是件好事，因为今天有些人试图隐藏在这部经典著作中，以

扭曲马克思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并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宣扬妇女浅白而简单地参与经济进程，掩盖妇女压迫的根源，即私有财产，并避免在破坏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生产。

与其他情况一样，预见到这种扭曲，经典作家分析了女性参与资本主义开始的生产过程是否能够使男女真正平等的问题。毛泽东在 1950 年代再次给出简洁有力的回答：“**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列宁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妇女的处境，并将其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一项分析使他确立：“从很久以前起，在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过程中，西欧各次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曾提出要废除这些过时的法律，要求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可是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最先进的共和国，都没能实现这个要求，因为，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保留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保留资本的权力，那么，男子就会有特权。”（《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189 页，1919 年 9 月 23 日。）

“苏维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在诞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在有关妇女的立法方面实行了最彻底的变革。苏维埃共和国彻底废除了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我指的就是专门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把她们置于不平等的甚至往往是受屈辱的地位的法律，即关于离婚、关于非婚生子女、关于女方要求子女的生父负担子女抚养费的权力的法律。”（同上，第 190 页。）

从这个比较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让工人阶级与农民结盟的革命才能认可男女之间真正的司法法律平等，甚至进一步加强这种平等。然而，正如列宁自己教导的那样，这场由革命发起的真正的法律平等只是为男女生活中的完全平等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开始：“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清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21 页，1919 年 6 月 28 日。）

“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钝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而斗争（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同上，第 21 页，原文中有斜体下划线。）

因此，列宁和毛泽东回答了马克思主义预期中的机会主义歪曲和伪发展，后者今天试图歪曲恩格斯的论点并混淆工人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将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视为一场持久但终将胜利的斗争：“这是一个要求根本改造公共设施和社会风气的长期斗争。但是斗争的结果一定会是共产主义取得完全胜利。”（《迎接国际劳动妇女节》，《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04 页，1920 年 3 月 4 日。）

上述本质上表明，革命妇女运动和工人阶级为建设新社会而进行的斗争之间存在着斗争的同一性；此外，这有助于理解列宁呼吁女工发展革命赋予她们的制度和手段的含义：“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同上，《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第 192-193 页。）

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的解放、政治化和状况的中心论点；我们最喜欢通过引用经典来转录的立场，因为这些立场还没有被充分了解，除此之外，因为它们是由作者自己巧妙而简洁地表达的，这让我们摆脱了假装给他们新编辑的任务，在看到他们满舱满载的现实之后更是如此。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在妇女问题上企图歪曲立场，也需要传播经典本身的文字。

最后，必须指出，即使只是顺便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提出的是妇女解放的论点，而不是从引用的引文中可以理解的妇女解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通过历史对女性状况的分析表明，她受到监护，对男性处于顺从的境地，这使得女性在与丈夫或与其有关系的男性属于同一阶级的同时，发现自己对丈夫处于自卑的境地，法律祝福、神圣化和强加的自卑。与这种历史上低估的情况相一致，我们看到有必要要求她的权利在资本主义下实现与男人的形式平等，以及如何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才能建立和实现真正的法律平等。男人和女人，虽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如列宁所说，生活中的充分平等将随着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这些简单的观察显示了将妇女解放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这一论点的确定性。虽然妇女解放论在历史上表面上是资产阶级论题，但其背后隐藏着因性而导致的男女对立和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掩饰；今天，我们看到妇女解放日渐暴露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其目的是通过将女性群众与人民运动分开来分裂人民运动，主要是反对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指挥下妇女运动的发展。

二、马利亚特吉和妇女问题

50 年前，马利亚特吉以其敏锐的历史远见，认识到妇女问题在该国的重要性及其前景（“第一个女权主义者的颤抖潜伏在秘鲁……”）；除了在他的著作中发现的许多其他贡献外，他还用他的两部作品 [《妇女与政治》](#)（西班牙语《马利亚特吉全集》第 14 卷。）和 [《女权主义要求》](#)（[《马利亚特吉选集》](#)，第 74-80 页。）来解决这个问题。回到这个源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从中我们可以找到秘鲁工人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问题是马利亚特吉工作中鲜为人知和研究的方面。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教导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不调查和分析其原因，就无法研究社会生活：家庭的组织，妇女的状况；”在研究新生的秘鲁妇女运动时，他说：“对我们时代的伟大情感敏感的男人不能也不应该觉得自己对这场运动格格不入或漠不关心。妇女问题是人类问题的一部分。”

因此，让我们记住，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从政治出现之初就开始关注妇女的处境，通过其伟大的代表确立了他们对妇女的地位，并为妇女斗争提供了战斗支持，1926 年，纺织工人和司机与 A. Field Co. 女工的团结就是明证。

引起如此准确关注的女权主义发展是什么？该国妇女的状况发生了显着变化，尤其是在本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农妇的状况变化得更慢，而她的姐妹转为工人和专业人士的状况则经历了更快、更深刻的变化。显然，女性在我们社会中的存在一直在更广泛地占据地位。

上个世纪，Clorinda Matto de Turner、Mercedes Cabello de Carbonera 和 Margarita Praxedes Muñoz 的行动和文学作品强调了女性在数百万农民、工人和其他女性的背景下的存在，她们虽然匿名，但却受到来自封建根源的严厉社会压迫。19 世纪的秘鲁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很小，当她被允许接受中等教育时，所遵循的教育规范将为她制定一个缩减的课程，与上一个小学的男性课程相当，再加上一些中学课程。放弃女性教育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虽然有私立机构倾向于或准备学生进入大学，但直到 1928 年，利马国立女子学校才在利马开办；到那时前，首都还没有这样的学校。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末，一些女教育家对女性教育感到担忧，提出革新：要求克服“教育她们只是为了结婚，这让人认为这是她们人生的唯一目的”的错误观念。她们的教育决不能掌握在修女手中，她们已经抛弃了这个世界，无法培养出优秀的女性，我们需要结束这样一种误解，即在家外工作的单身或已婚女性会在社会上堕落；与此同时，她们要求并创建新的教育中心。Teresa Gonzalez de Fanning 在这方面表现出色。

同样，大学教育对她们关闭，她们在大学的存在直到 1890 年代才被注意到，直到 1908 年，女性才获准进入大学攻读学位并从事这些职业。因此，在教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妇女的贬低和她们的社会排斥。然而，随着 20 世纪的变革，女性越来越有可能从事专业学习和工作，其中大多数人找到了教师工作。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女性的职业才出现多元化。上世纪初屈指可数的大学毕业生，几乎达到了目前全国大学毕业生的30%。

但真正意味着深刻、激进和影响深远的变化是让女性参与工厂生产。秘鲁妇女的无产阶级化始于本世纪，伴随着机器的引入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在具有特定条件的环境中看到，马克思所描述的情况以及我们在上面引用的情况，随着妇女作为工人的生产性结合，无产阶级政治化的进程向秘鲁的女性群众开放。妇女开始参加工人工会，妇女加入争取工资、八小时工作日和工作条件的斗争；她们与其他工人一起参加人民斗争，反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物价上涨，从而发展了她们的思想认识，最终该国妇女在革命斗争中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激进分子。

秘鲁妇女的政治发展进程与她们参加劳动的同时，为本世纪前三分之一的国家阶级斗争提供了重大成果，其中我们必须强调农业工人为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的斗争的里程碑在瓦拉尔、巴兰卡、帕蒂维尔卡和瓦乔，五名女工于1916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用她们的鲜血印证了她们的坚持。正如我们在1919年5月强调她们参与反对物价上涨和高生活成本的重大行动一样，女工组织了一个妇女委员会以引导她们的支持行动，并同意“呼吁所有妇女，不分阶级，配合她们**捍卫秘鲁妇女权利**的行动”；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妇女在25日的会议上面对警察，在克服警察的血腥镇压后，她们宣布了以下结论：

“利马、周边城镇和农民的妇女于1919年5月25日星期日在海王星公园举行了大型公开会议，考虑到：”

“再也不能容忍生活用品和住宅租金的高昂成本以及所有生活必需品使人们陷入苦难境地；秘鲁妇女以及所有文明国家的妇女都了解她们的生活参与解决影响他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任务；”

“已经同意：”

“1. 将5月4日在Alameda de los Descalzos举行的人民会议的结论作为自己的结论。”

“2. 如果不接受这些结论，则宣布所有行业的女性全面罢工，将日期留给降低生活成本的男性委员会自行决定”（Martinez de la Torre《秘鲁社会史马克思主义解释笔记》第一卷，1947年，利马。丢失的下划线是重点。）

索科罗·罗霍(Socorro Rojo)展开了妇女斗争史的另一篇章，反对桑切斯·塞罗(Sanchez Cerror)独裁统治为捍卫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而发动的迫害、镇压、监禁和血腥政治。

在所提到的斗争中，除了将妇女政治化，或者更严格地说，作为正确观点的指标之外，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些斗争中，女性群众的行动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这是她们自己的利益，并与工人阶级的斗争直接团结和支持，工人阶级是她们的阶级。

综上所述，秘鲁妇女在本世纪和上世纪末走过的道路以她们广泛参与生产和在扬基帝国主义推动的官僚资本主义下以及她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为标志，尤其是在大学。这些是该国第一个女权主义动力将孵化的基础，马利亚特吉描述的这种现象如下：“女性的劳动。真正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是那些工作的女性，那些学习的女性。女权主义思想在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女性中盛行：教授、大学生、工人。它在大学课堂上为自己的发展找到了有利的环境，每天都吸引着更多的秘鲁妇女；以及在工会中，工厂妇女以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参加和组织。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者的女权主义，有点迂腐，有点世俗。对于这类女权主义者来说，女权主义只是一种文学运动，只是一种时尚运动。”（《女权主义要求》；丢失的下划线是重点。）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利亚特吉阐述了秘鲁无产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为任何想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发展它的人确立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总路线。让我们从这个立场来看看基本问题：

1、妇女状况

从秘鲁无产阶级的角度研究妇女问题的出发点，要求牢记马利亚特吉在该国代表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一个落后和受压迫国家的物质条件上的应用，一个应用使他科学地呈现了我们社会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特征，其中自 1928 年以来，民族民主革命已经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更高阶段仍在等待中。这是马利亚特吉思想的实质和指导；从这些考虑出发，我们必须处理他制定的所有问题和政策，其中包括与妇女问题相关的内容。

因此，马利亚特吉从秘鲁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征出发，来判断女性的处境。这本身就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过时的“女性本质”理论，该理论将女性置于一种源于她们发挥作用的社会结构的情况或条件中，并强调女性处境的动态变化特征，他指出，在社会地位和对女性的观念方面，工作对女性的条件具有转变作用。以下段落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和其他观点：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没有实现女权主义，那么它已经不由自主地为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道德和物质前提。它将妇女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和经济因素，每天更密集、更广泛地利用她们的工作。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的思想和精神。女性通过工作获得了对自己的新概念。在古代社会，女性注定要结婚、无所事事或从事体力劳动。今天，女性注定要从事工作。这一事实改变并提升了女性在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对于秘鲁无产阶级来说，很明显，是社会赋予了妇女她们的条件，而不是某种作恶的本性；女性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正是工作使女性的地位和观念发生了巨大飞跃。这是马利亚特吉主义者的出发点，同时它反对生物决定论将女性简化为简单的繁殖者，并反对玫瑰色的神话，这些神话背信弃义地帮助维持对她们的压迫：“在现实中捍卫家庭的诗意是对女性奴役的捍卫。它远非使女性的角色高贵和尊严，而是贬低和削弱它。女人不仅仅是母亲和女性，就像男人不仅仅是男性一样。”（两段引文出自《女权主义要求》，丢失的下划线是重点。）

马利亚特吉发展了女性状况的社会根源论点，阐述了拉丁女性和撒克逊女性之间的差异，确立了封建背景与气质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每个女性的差异：“**拉丁女性生活得更谨慎，激情更少。她没有那种追求真理的冲动。尤其是西班牙妇女非常谨慎和务实。**”Waldo Frank 准确地为她下了令人钦佩的准确定义：“西班牙妇女——他写道——是爱情中的务实主义者。她认为爱是为天堂创造孩子的一种方式。在欧洲没有比这更感性、更不多情的女人了。作为一个女孩，她很漂亮；新鲜的希望染红了她的脸颊，放大了她的黑眼睛。对她来说，婚姻是她所能向往的最高境界。一旦结婚，这种与生俱来的春天的娇媚在她身上就像一个季节一样消失了：在一瞬间，她变得明智、肥胖和母性。”（《标志和作品》，Waldo Frank 的 Rahab。）

谈到西班牙妇女，自然而然地延伸到拉美妇女，也延伸到本国妇女，可见古今封建背景所产生的女性心理仍未克服。但除此之外，在分析帝国主义与美洲被压迫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马利亚特吉强调了扬基帝国主义统治给女性心理留下的疏远心态：“limeña [土生土长的利马 - 英文译者注] 资产阶级与扬基帝国主义资本家亲近，甚至在乡村俱乐部、网球场和街头与他们的低级雇员在一起。扬基帝国主义者可以在没有任何种族或宗教不便的情况下与克里奥尔人结婚，而且她更愿意与一个入侵的种族结婚。在这方面，中产阶级妇女也不会感到任何顾忌。能够诱捕格雷斯公司或基金会雇用的扬基帝国主义的 huachafita 对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满意。”（反帝国主义观点。）

因此，将我们社会中的女性状况典型化为对女性的农奴制，作为其根源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背景得以确立，抛弃了所谓的“女性自然缺陷论”所支撑的所有解释

在此基础上，马利亚特吉继续对属于不同阶级的秘鲁妇女进行物质分析；他巧妙地描绘了职业女性：“如果青年大众如此残酷地被剥削，无产阶级妇女将遭受同样或更严重的剥削。直到最近，无产阶级妇女的劳动仅限于家庭的家务劳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她们进入了工厂、商店、企业等的竞争……因此，我们可以在纺织厂、饼干厂、洗衣店、集装箱和纸板箱工厂、肥皂厂等等看到她们，在那里，她们从事

与男性工人相同的工作，从操作机器到最卑微的工作，收入总是比男性低 40%到 60%。在女性训练自己从事工业工作的同时，她们也渗透到办公室、商业住宅等活动中，总是与男人竞争，这对工业企业有很大的好处，工资明显减少，利润立即增加。在农业和采矿业中，我们发现无产阶级妇女与男子展开坦率的竞争，无论我们往哪里看，我们都会发现大量被剥削的妇女，她们在各种活动中提供服务……在我们的社会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不得不提出具体的保卫要求。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最大兴趣的纺织工会，尽管不完全如此，已经不止一次地罢工，目的是强迫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资本家根本拒绝执行这些规定；我们有一些资本家（例如工人 Tizon y Bueno 先生的“朋友”）毫不犹豫地将女工怀孕这一事实视为“冒犯”，并因此“冒犯”她而被解雇以避免遵守法律规定。在饼干厂，对妇女的剥削是卑鄙的。”（[《秘鲁工人总联合会 \[CGTP\] 致该国工人阶级的宣言》妇女问题一节；在马里亚特吉的领导下编辑的文件，西班牙语《意识形态和政治》，第 144-145 页。》](#)）

这是一个有效的描述吗？是的；从本质上讲，工人的处境保持不变：在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中遭受最广泛的剥削，其中一些部门确实令人恐惧；使用女性劳动力以降低工资，因为她们的工资低于支付给男性的工资；无产阶级的虚假“朋友”不履行保护妇女的法律和隐藏的反工人立场。当前也需要支持女工的成就。

同样，马里亚特吉继续调查土著农民妇女的状况，他说她们和她们的孩子一起有义务“为业主及其家人以及当局提供无偿服务”；他们悲惨的处境和社会地位有一个根源：大庄园和农奴制。

至于小资产阶级，除了指出这一阶级女性的苦难外，对小学教师的分析帮助马里亚特吉确定社会意义、与人民的亲近以及她们对全职教学的奉献如何改变她们的态度和在他们内心如此开放的精神可以“很容易地表明一个新社会国家的缔造者的理想”，因为：“他们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她的生活，她的贫穷，她的工作，她融合在一起献给无产阶级群众。”他建议向他们讲话，因为“在他们的队伍中，先锋队将招募更多更好的元素。”

2、妇女斗争的历史背景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马里亚特吉来说，工业化将女性融入工作，并由此改变了她的处境和精神。他指出，与经典作家一样，双重情况暗示：“当妇女在资产阶级民主领域的解放道路上前进时，作为交换，这一事实为资本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成为男性工人的有力竞争者。”（[同上宣言，第 144 页。](#)）另一方面，他指出法国大革命包括妇女运动的一些因素，他为平等主义者领袖巴贝夫的形象辩护，他认为巴贝夫是“女权主义要求的主张者”他引用了以下清晰的话语：“不要对这种不值得被蔑视的性别强加沉默……如果你在共和国的任何事情上都不指望女性，你就会让她们成为君主制的爱好者”和“这种男性暴政一直想掩盖的性别，这种在革命中从未无用的性别。”

并平衡法国大革命对妇女解放的贡献，他在[《妇女与政治》](#)中说：

“然而，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一种男性政治平等的制度，而不是女性。人权本来可以被称为男性的权利。与资产阶级相比，女性与政治的疏远远比与贵族的疏远……资产阶级民主是完全男性的民主。然而，它的发展最终必须非常有利于妇女的解放。资本主义文明为妇女提供了提高能力和改善生活地位的手段。

因此，资产阶级对妇女的所作所为是准确定位的：它能为妇女的发展提供条件，但不能解放妇女。马里亚特吉非常清楚这一点：尽管有这种限制，资本主义如何随着它的发展为女性打开各种活动的大门，包括政治，尤其是在 20 世纪，以至于它成为了这一点的象征。发展这一说法，马里亚特吉本人为许多著名女性辩护，并指出且证明了许多女性对诗歌、小说、一般艺术、斗争和政治所做的贡献。因此，他教导我们如何评判不同阶级的女性和名人，指出她们的优点和缺点，并在每个个案中展示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突出她们对提高妇女地位的贡献。

3、妇女运动

一个中心点和今天非常重要的一项是马利亚特吉主义者关于妇女的一般问题的建议，以及他关于妇女运动的论文，该主题的三个部分值得注意：女权主义；妇女和组织的政治化。

关于女权主义，马利亚特吉认为它在我们中间“既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任意的”出现，而是与妇女参与体力和脑力劳动相一致；在这个观点中，他主要强调女权主义在外出工作的女性中蓬勃发展，并指出妇女运动发展的适当环境是大学课堂和工会。然后，他提出了将我们定位于这些战线的指示，以推动妇女动员。尽管必须确定，这种取向绝不意味着轻视农民妇女；因为我们必须记住，马利亚特吉认为农民妇女是我们进程中最重要阶级，所以毫无疑问，农民妇女也是动员的前线，甚至更多，是整个妇女运动和无产阶级想要达到的主要来源。

在 *Feminist Demands* 中，马利亚特吉提出了妇女运动的本质：“如果所有女性没有聚集在一个单一的妇女运动中，没有人应该感到惊讶。女权主义必然有几种颜色，各种倾向。在女权主义中，可以区分三种基本倾向，三种实质性的颜色：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和无产阶级女权主义。这些女权主义中的每一种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要求。资产阶级妇女将女权主义与保守阶级的利益统一起来。无产阶级妇女将她的女权主义与革命群众对未来社会的信念。阶级斗争——一个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断言——反映在女权主义舞台上。妇女和男人一样，是反动派、中间派或革命者。她们不能，因此，所有人并肩作战。在当前的人类全景中，阶级比性别更能区分个人。”

这是我们妇女问题的本质，是整个妇女运动的阶级特征。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如此，因为妇女组织再次得到推动；许多团体出现了，这些团体通常保持沉默或隐藏支持他们的阶级特征，即他们所服务的阶级，并宣扬妇女的统一以反对男子要求她们的权利，好像要为所有团结的妇女服务，而不是阶级的区别，对于所谓的社会转型“人道主义，基督教和团结一致”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一些阶级立场不明确或混乱的中间模式。实质上，问题是确定每个妇女团体、组织、阵线或运动所包含的阶级根源，划定立场，确定她们为谁服务，为哪个阶级服务，以及她们是否真正站在人民一边。

这些问题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要根据谁的原则、什么样的阶级标准和方向来建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妇女运动？马利亚特吉在这里的立场是精辟而简洁的“女权主义，作为一个纯粹的想法，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对他来说，革命本质上意味着无产阶级；那样，真正为人民和革命服务的整个人民妇女运动，就必须是坚持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而今天在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就是坚持马利亚特吉的思想。

关于妇女的政治化。马克思主义者经典一贯重视这一点，因为没有它，就不可能发展妇女的动员和组织，没有这些妇女，我们就不可能与无产阶级并肩争取她们的解放。以他的榜样为榜样，像马利亚特吉这样的秘鲁工人阶级指出了妇女政治化的重要性，并强调其不足或缺乏会引起反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很少或根本没有受过政治教育，妇女在当代斗争中不是一股革新力量，而是一股反动力量。”（世界上生活的人物和方面。）

这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必须问自己：这种政治化意味着什么？对于共产党的创始人来说，这意味着妇女要坚定而积极地参与阶级斗争，将她们与人民的利益一起动员起来，将她们融入组织，让她们自己独立学习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这一切都是一部分无产阶级的，由无产阶级评估和领导的。综上所述，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将妇女纳入政治，纳入阶级斗争。

关于妇女组织。马克思主义教导说，为了面对敌人和为阶级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组织起来；这一原则适用于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强大的人民，因此也适用于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成功战斗的妇女。

作为一个“被定罪并供认不讳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利亚特吉创造性地应用了这些原则。正如上文提到的 CGTP 宣言中的建议所示，他非常重视组织女工：

“所有这些压在被剥削妇女身上的‘灾难’的累积都无法解决，除非立即组织起来。就像工会必须建立青年干部一样，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妇女部门，我们未来的女激进分子将在那里接受教育。”

当马利亚特吉在他的指导下，上述联合会的章程准备在执行委员会层面组建常设妇女委员会时，他表现出同样的担忧。不幸的是，这些方向并没有正确地付诸实践；它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官僚工会职位，称为“女性事务”或类似的名称，即使它完全退出，也没有有机地容纳工会的妇女部门，因此它仍然是一项悬而未决的任务。

后来，在 1930 年 3 月，共产党批准了以下动议：

“第一，建立一个临时书记处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在党的直接控制下。

第二。成立临时书记处，在党的领导和控制下组织劳动妇女。

第三。两个秘书处都将努力争取立即组织男女青年，对他们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作为他们入党的准备阶段”（Martinez de la Torre，同上，第二卷；我们的重点。）

马利亚特吉的论点因需要关注妇女组织而具体化，即使在最先进的政治层面也是如此；他的立场表明，妇女的组织归根结底是在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和控制下组织她们的问题。这些建议让我们自问，关于每个妇女团体、有机体、阵线或运动：妇女是为哪个阶级、如何组织起来的以及为了什么组织起来的？请记住，只有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才能圆满解决这些问题，即为了阶级和人民。

这三个问题：女权主义、妇女政治化和妇女组织，以及马利亚特吉确立的论点，必须始终如一地研究和应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真正的大众妇女运动。

4、妇女解放

在这一点上，就像在经典中一样，马利亚特吉也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下，“妇女在通往解放的道路上取得了进步”。然而，在这种制度下，她甚至没有达到完全的法律平等。出于这个原因，一个始终如一的妇女运动寻求走得更远，在这条道路上它必然要加入无产阶级的斗争。这种理解导致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说：“妇女运动似乎与革命运动紧密相关；”并且虽然诞生于自由主义，但只有革命才能实现女权主义：

“诞生于自由主义的子宫，女权主义尚未能够在资本主义进程中运作。只有现在，当民主的历史道路走到尽头时，女性才获得男性的政治和法律权利。而且它是俄国革命明确而明确地赋予了妇女平等和自由，一个多世纪以来，巴贝夫和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者一直在呼吁，但没有成功。”（女权主义诉求）

因此，在建设新社会的同时，新女性将会出现，她们将“与目前正在衰落的文明所形成的女性截然不同”。这些新女性将在革命的熔炉中被锻造，并将被旧的剥削制度所扭曲的旧类型女性置于历史的幕后，这个制度现在正在为女性的真正尊严而沉沦。

“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个人主义制度的同时，女性的奢华和优雅也会衰落……人类将失去一些奢华的哺乳动物；但会获得更多的女性。未来女性的服装将不再那么张扬和优雅。昂贵；但这个新女性的条件将是有尊严的。女性生活的轴心将从个人转向社会……总之，一个女人会更便宜，但会更有价值。”（妇女与政治。）

除了这些基本思想之外，马利亚特吉还特别关注与女性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离婚、婚姻、爱情等；他以巧妙的讽刺对待他们，并对他们采取尖锐的批评立场。然而，作为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而是把他们作为主要问题。这样做就是忘记了主要斗争和根本目标，同时也散布了革命斗争的混乱和迷惑。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和阐述了马利亚特吉关于妇女问题的思想中心论点，出于与处理马克思主义者在该主题上的立场时相同的原因，我们在其中使用了大量引文。

三、在马利亚特吉之后发展妇女运动

1.当前的马利亚特吉相关

综上所述，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马利亚特吉在妇女问题上所持的论点，是马列主义在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具体情况下一贯适用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一般来说，没有分歧，即使没有公开遵守，至少通过沉默表明接受这样的结论。然而，问题不在于马利亚特吉的思想是否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于：他的思想与现在有多大关系？在这个主题上，虽然表达了对马利亚特吉的明显认可，并且为了不攻击他巨大且仍在增长的声望，但一些人质疑其当前的相关性，他们提到 40 多年已经过去，并错误地和背信弃义地提出需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以超越它”。

分析这一点会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国家在妇女问题上一直坚持的一些立场，即使只是顺便回顾一下。因此，著名且有争议的思想家唐·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 (don Manuel Gonzales Prada) 在他 1904 年的作品《教会的奴隶》(Slaves of the Church) 中处理了这个问题，这部作品现在收录在《奋斗的時刻》(Hours of Struggle) 中。在那里，虽然表达了重要的概念，例如：“只有研究了妇女的社会和法律状况，我们才能很好地了解人们”，“男人的道德高尚是由他对女人的观念来衡量的：对于无知的人对于野蛮的男人来说，女人只是女性；对于思想家和有教养的男人来说，她是大脑和心脏”“正如我们继承了父亲的姓氏，我们承载了母亲的道德修养……”“原动力，社会的伟大推动力，不在广场上或在革命圈子里喧闹地发挥作用；它在家庭中发挥作用”这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妇女的重要性上；另一方面，他表达了诸如“妇女的解放，就像奴隶的自由，不是由于基督教而是由于哲学”这样的观点。“在新教国家中，女性的提升是如此有把握地发生，以至于已经预见到完全的解放”，“奴隶和农奴的个人尊严归功于高贵而柔弱的人的努力，天主教女性只有通过男性的积极行动才能获得解放”和“在思想之战中，没有比爱更强大的盟友了。”

由此可见，冈萨雷斯·普拉达对女性解放的贡献总体上是积极的。他指出并谴责了对妇女的压迫、她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妇女的解放。虽然对他来说问题的根源是在女性中盛行的天主教，但他相信在资本主义下有可能实现解放，并将问题集中在个人身上；然而，他的想法总体上代表了对研究该国妇女问题的这一主题和其他主题的积极贡献。

近 30 年后，当我们看到 Jorge Basadre 提议时，这些想法变得更加突出：“Gregorio Marañón 要求女性的基本角色是爱”而男人的基本角色是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小男孩更喜欢和士兵一起玩，这是斗争、努力、至高无上的冲动的象征；而小女孩更喜欢玩洋娃娃，早熟的母性……由于对自然的支配，克里奥尔女人的魅力，即使不是混血儿，也不同于其他纬度的女人，因为它们具有适当的味道，如水果或蔬

菜...虽然，另一方面，男人的最高优势在他们的思想中，并且由于美国人的思想仍然受到欧洲的坚决影响，美国的荣耀已经失去或减少了...美国臭名昭著的美丽女性可以，在另一方面，在任何地方提高利息。”

（秘鲁：问题与可能性，第 XI 章。这里的立场显然是反动的，因此没有必要发表评论。）

如果说在巴萨德雷，统治阶级向我们讲述其本质是爱的“女性本质”，那么他们在 1940 年也通过 Carlos Miro Quesada Laos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下所示：

“女人在现代生活中的角色是多方面的。现在已经不再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禁止她工作的时代。恰恰相反。今天的女人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她已经证明了她可以行动和男人一样高效……因此，她有责任学习，为未来做好准备。如果在这些家务中女性与男性分担责任，那么在其他方面，她们将永远比男性做得更好。发生的事情是，女人为生活贡献了许多她与生俱来的东西。她有母亲和护士的双手……这就是女性气质，感谢上帝，尽管是 20 世纪的战争和战争，她们永远不会失去革命性的理论。“慰藉”这个词唤起了女人……造物主造人之后……把她放在他身边做他的伴侣，给他刺激，让他的生活甜蜜……首先她必须服从她的父母，然后她的老师，后来是她的丈夫，并且总是尽职尽责。”（三个会议，利马 1941 年。）

有了巴萨德尔，剥削阶级推迟了妇女的工作。Miro Quesada 有了新的要求，他们提升并要求女性的工作。但在内心深处，两者都是基于“女性本质”。但这些想法不仅出现在这个领域；不正确的立场也出现在自称革命的著作和杂志中，甚至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她们身上读到如下概念：说到“生活感”，她们参与“社会变革”，我们理解这意味着女性，“能够消除她们存在的问题，因为生活感将存在于每个人通过意志和努力能够为她/他的邻居提供的利润中。”在试图勾勒出恩格斯关于家庭发展的论点之后，考虑到“妇女与社会”这一主题，他说：“我们拥有女性低人一等的神话。由此产生了解放女性的需要……她的解放只有在社会经济结构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时才会发生。因而强调了解放，却不强调其社会背景，一直含糊不清、不严谨，最终集中在如何规范“两性关系”以适应新的意识形态。如果女性与男性平等或必须平等，基础这种关系将是：

- a) 将妇女从宗教异化中解放出来……，
- b) 在不服从对男性主动性的偏见的情况下行使选择配偶的权利……
- c) 不要将妇女解放理解为自由恋爱的同义词……并且（幸运的是！）

d) 女人与男人平等，她不能通过声称自己的女性状况而与政治保持分离……爱情，作为社会变革的起点，应该成为青年（男人和女人）努力建设的动力一个没有压迫或不公正的平等世界。”

在出版故事《失业者之墓》时，这个圣诞故事轻而易举地传播了“女人的慷慨”和“男人的自私”，是“女性本质”的奸诈版本：“后来两个鬼魂变成了沉默，各怀心思。女人在她的过去，男人在他的未来。女人在想必须做的事，男人在想为他做的事。一个慷慨，一个自私，总是被束缚他们的额头，总是在他们的良心深处挣扎。”（Mujer 杂志第 1 期和第 2 期；虽然没有日期，但它们是在 1960 年代印刷的）。显然，穆耶尔的思想，尽管有着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姿态，却巧妙地暴露了资产阶级背景，绝没有表达无产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

这个总结告诉我们什么？冷酷的事实是，问题绝不是提出立场的时间框架，也不是“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的问题，而是核心的是提案所依据的阶级立场基于。我们已经看到了在马里亚特吉之前的立场，即 Gonzalez Prada 的立场，尽管比马里亚特吉早了大约 30 年，但它包含了许多积极因素；以及与马里亚特吉同时代的公然反动的巴萨德雷的立场；最后两个后来的立场，在马里亚特吉之后 30 年，Miro Quesada 的立场，它更新了一些标准但仍然是反动的，以及 Mujer 杂志的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色彩下，尽管它被呈现给我们作为革命性的和为妇女解放服务的。

结论是什么？正如我们所说，问题是立场所基于的阶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是关于妇女问题的立场。在我们工人阶级最伟大的倡导者马里亚特吉的帮助下，无产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得以确立。他在这个问题上确立了无产阶级政治路线的基础，他的立场是完全最新的，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处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的其他问题上。因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发展人民妇女运动，从接受其当前相关性开始，坚定不移地坚持马里亚特吉的思想。

2. 重上马里亚特吉之路

秘鲁妇女和无产阶级妇女的斗争有着 50 多年的悠久传统，以她们的鲜血为印记。同样，女权组织由来已久；尽管如此，组织秘鲁妇女的进程在 1960 年代开始扩大，预示着一个辉煌的前景，虽然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前景。

目前，我们有许多不同规模和层次的组织，更重要的是，老种子正在发芽，我们已经看到了真正的人民妇女运动的迹象。今天，我们有一个已经存在了五十年的全国妇女委员会，在陈旧过时的“女性本质”理论的熏陶下，一个“妇女运动”，坚持女权主义，旨在从对男性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在 Sinamos 的指导和控制下，在其“妇女参与”的概念下，在 Sinamos 的指导和控制下，在其“充分参与民主”的一部分，这掩盖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和由此而起的对妇女的压迫；它歪曲我们的历史并使用卑鄙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宣传“1968 年革命进程开始，寻求政治平等和积极参与的妇女的真正解放”，结论是：“我们必须创造各种各种形式的妇女组织”，充斥着狡猾和阴险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还有一个秘鲁妇女全国人民联盟，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组织，像往常一样，建立了一个完全致力于为政权服务的通敌机构。

妇女群众的这种增加和组织加强需要对妇女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查并对现有或正在形成的组织进行阶级分析，以便阵营可以定义自己，以便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建立两者关于妇女问题的路线：帝国主义和中产阶级指挥的反革命路线，以无产阶级为指挥和中心的革命路线。这将有助于人民妇女运动的组织发展，这必然要求其建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相互竞争的阶级的相似和冲突利益的表现中得到释放。当然，不能忘记的是，在每条生产线中，根据围绕每条生产线分组的类别，在操作上存在变化和差异。从那里开始，问题包括建立两条相反的线，并在每条线内确定线的变化和细微差别；确定每条路线的指挥位置，并根据每条路线所代表的阶级，赋予每条斗争路线以革命或反革命的性质。

因此，所有暴露出来的东西都使我们认识到有必要“重走马里亚特吉在妇女问题上的道路”，以便为人民妇女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服务，该运动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在广大妇女中发起的运动，以下特点：

1. 坚持马里亚特吉思想；

2. 群众的自觉组织；

3. 服从民主集中制。

构建这样一个运动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1、思想政治建设，必然要有纲领；

2. 组织建设，我们可以通过组建核心或积极分子小组来服务于广大妇女群众——工人、农民、专业人士、大学生和中学生等——他们将致力于妇女政治化，通过斗争动员她们，组织她们坚持政治斗争，与无产阶级的方向和政治相协调。

为了总结这一对研究和理解妇女问题的贡献，有必要抄写一份原则和纲领宣言，该宣言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我们中间流传，这些文件在强调其作为正在进行的项目的特征的同时，可以作为为讨论正在进行的人民妇女运动的思想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用的基础。

1974 年 - 关于民族问题

贡萨罗主席在秘鲁阿亚库乔 Humanga 教师工会组织的会议上的讲话，1974 年

当代秘鲁社会

我们社会的性格。

秘鲁社会革命进程的特点。

官僚资本主义

我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

官僚资本主义内部的三条路线。

国家的当代情况

当前政权发展的条件。

该政权的计划和特点。

可见，分析秘鲁社会的特点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对它没有清晰的理解，我们就无法理解和充分解释我们今天所处的过程。因此，如果不了解当代秘鲁社会的特点，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具体问题和当前的政治形势，例如教育法或矿业法。不幸的是，人们对这个国家问题知之甚少，而且最近国家就此事发起了严重的虚假宣传活动，情况变得更糟。

当代秘鲁社会的特征

秘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们的国家在上个世纪独立了。150 多年前，我们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我们生活在这个大都市的奴役之下，根本没有政治独立。另一方面，在 19 世纪初，秘鲁是一个封建国家，我们的社会基本上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当然，有贸易和初期的工业模式，但经济基础是封建主义。这个社会是建立在属于少数人的大庄园（编者注：大农场或庄园）的基础上的，基于这种财产，存在着奴役。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为了拥有一块土地，不得不为领主和其他人提供劳作等个人服务，包括家政服务。

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那里的规范是完全陈旧的旧生产方式和政府模式的实践。在 19 世纪初，该国有两个问题，经过一些细微的修改，这些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第一，土地问题，封建主义问题，基于大庄园财产的农民奴役问题；二是国家主权问题（我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争取独立的斗争提出了这两个问题。主权问题出现在议会辩论中，其中提出只有将土地移交给农民才能确保独立，玻利瓦尔关于领土财产的法令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独立只意味着打破与西班牙的枷锁。此后不久，该国发现自己被英国控制和统治。这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力量统治了整个拉丁美洲。英格兰的统治对我们国家有什么重要性？独立前，我们是封建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虽然保留了封建基础，但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尽管存在解放固有的问题，我们还是成为了共和国。英国在国内引入了更高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模式，从根本上说是在与肥料鸟粪（编者注：海鸟粪便）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中。结果，由于英国带来了商品并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封建主义的破坏得到了推进。另一方面，英国开始控制该国并引入了殖民化进程。英国的统治导致了变化的开始：朝着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迈出了一步。

在二十世纪，美国 (US) 在 1920 年代左右取代了英语在美洲的统治地位并成为主人。因此，我国认为自己被另一个世界强国帝国主义强权所统治。美国来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拥有发达的垄断体系和集中美国经济的大公司。它已经是一个正在拉丁美洲甚至亚洲部分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大国。

在扬基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我们的社会进一步演变为半封建的性质。然而，它并没有被完全摧毁。它继续生存。以同样的方式，在英国统治下（尤其是在与智利的战争之后），在一种与大垄断企业联系在一起并依赖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下，封建主义的破坏得到了重大推动。除了保持其半封建性质外，我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一个被统治的国家，即使宣布了政治独立，在经济、外交、文化和军事事务上仍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使秘鲁宣布的政治独立成为一种形式。

综上所述，自十九世纪以来，秘鲁社会从封建社会演变为半封建社会，从殖民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三个强权统治和剥削了我们：首先是西班牙，直到 1821 年（尽管它继续统治了数十年）。然后是英国，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统治着我们。英国人甚至为我们捏造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组织了更好的国家机器，以期更好地以其微妙的统治来征服我们。这是一种微妙的统治，但不亚于前一种统治。最后，继续压迫和剥削我们的美国，一个不管怎么说（关于“独立”）的帝国主义，都在各个层面上统治着我们。

当我们还是一个殖民国家时，我们有两个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在英国统治下，我们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比现在还不发达），有两个问题：土地和民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奴役在该国继续存在。在美国统治下的二十世纪，我们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疑比以前进化得多），但国家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土地和民族。土地问题是因为封建剥削方式仍然存在并控制着我们整个社会。因此，我们的不科学和迷信的心态，我们的一般意识形态，以及我们的社会政治关系，仍然有许多封建的方面。民族问题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在许多方面受到压制。

因此，从十九世纪到今天的民族历史，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相继统治下的封建和殖民地阶级斗争，演变和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两个基本问题仍未解决：土地问题和国家问题。

秘鲁社会革命进程的特点

在确定秘鲁社会的特征时，出现了一个问题：革命变革的道路是什么？具体来说，秘鲁革命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已经确定，今天有两个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将衍生出民族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案。整个民族问题与秘鲁社会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性质有关。因此，为了让秘鲁社会发生变化，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

土地问题，解决它的前提是要扫除半封建制度，不扫除它，土地问题就解决不了；

民族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扫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因为不扫除这种半殖民地统治，民族问题就解决不了。

因此，如果不消除半封建主义和半殖民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改变秘鲁社会（尽管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些）。此外，今天（编者注：统治阶级）所宣布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在 1, 919 中，我们听到了类似的警笛声。因此，在科学上称为秘鲁革命的秘鲁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就是彻底摧毁半封建主义和半殖民主义。这是秘鲁革命第一阶段的两个任务。这就是说，秘鲁革命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它必须消灭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统治。因此，秘鲁革命必然是民主的和民族的。从科学上讲，秘鲁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民主，因为它会破坏民族的封建关系；和民族，因为它会摧毁扬基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在当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秘鲁社会，只有民族民主、反封建、反帝的革命空间。

让我们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分析一下秘鲁革命的性质。国家（土地和民族）的两个问题，在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世纪没有今天这样的帝国主义，没有能够领导革命的国际工人阶级，我国也没有发达的工人阶级，而今天，我们有一个胜利的工人阶级（编者注：the 十月革命，中国等），在我们国家，我们有一个有着悠久斗争历史的工人阶级。这些都是我国革命进程中很重要的区别。

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我国的资产阶级本有能力领导转型进程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但他们没有。然而，在我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有农民的伟大斗争、英勇斗争和持续的起义，有动员和学生斗争，有工人阶级的强大行动。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开始传播并应用到我们的现实中。乔斯·卡洛斯·马里·特吉这个非凡的人物出现了，他作为“思想家和活动家”的不懈努力标志着历史的里程碑。1928 年，马利亚特吉创立了秘鲁工人阶级的共产党 **Communit Party**。这一时期决定了我们革命的根本变化，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和在斗争中形成的工人阶级的存在下，无法再领导我们国家的革命进程。

因此，工人阶级得到了突飞猛进和发展，除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之外，它是唯一能够带领秘鲁革命取得胜利的阶级。国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两个时期：

本世纪初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能够完成的旧资产阶级革命；和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民主革命，或新型资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是国家唯一的历史前景。1928 年后，无产阶级实现了政治组织，取代了资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历史领导地位，成为唯一能够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阶级。因此，在 1928 年之后，国内革命、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毁灭，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无产阶级为了发挥其历史作用，必须与农民团结成一个坚实的工农阶级联盟，因为占多数的农民虽然不领导革命，但却是主要力量。

我们坚持的立场是，在国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领导运动，否则就没有民族民主革命。否则，让我们不要直接或间接地自欺欺人，我们就是在为阶级的敌人服务。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还有其他论点与我们所解释的相反。例如，有一篇论文指出秘鲁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最危险的。如果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革命就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农民才是主要力量。这个论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革命的道路。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有两条革命性的道路：

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从城市到农村，这是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比如旧俄国走的道路，或者今天的法国必须走的道路；和

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从农村走向城市，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通过民族民主革命所走的道路，越南等国正在走的道路今天。因此，国家是半封建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仅是拜占庭式的讨论，因为如果我们对社会的特征有误，我们就会在革命的过程中犯错，因此革命不会胜利。

秘鲁社会的资本主义特征的论点一直并继续得到托洛茨基主义和与其接近的立场的支持，然而，修正主义开始支持这种典型化，以加深对政权的投降。

官僚资本主义

这个问题对于理解秘鲁社会很重要，忽视它是严重政治错误的根源。官僚资本主义的论点可以在经典著作和马里亚特吉那里找到，尽管他使用了另一个术语。

我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帝国主义在落后国家推行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一种，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落后国家的，不管它是半封建的还是半殖民地的。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历史过程。

旧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考虑法国；到十八世纪末，它还是一个封建国家，有 20 到 2200 万农民，而工人只有 60 万左右（从中可以看出它有过封建时期）；它基于各种形式的奴役。然而，在法国的封建内部产生了新的生产形式、制造业和资本主义形式，并且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力量、越来越大的经济权力，包括政治影响力。我们问：法国是一个被另一个国家征服的国家吗？不，法国是与英国争夺全球霸权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它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它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使它以这种方式发展。那个时代有帝国主义吗？不，帝国主义是本世纪的。存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例如英国，法国正在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到了十九世纪，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

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的情况如何？美洲解放开始时（1810 年），欧洲国家已经强大，而拉丁美洲国家只是最近才开始建构他们的民族，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而且，这些国家在独立后不久就落入了一个强国，即英国的统治之下；因此他们的资本主义将在英国统治下发展，一种依赖资本主义。因此，与欧洲进程相比，存在众所周知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差异。

另一方面，在拉丁美洲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开始越来越多地与统治国家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这些弱小的资产阶级不再像欧洲人那样独立发展，为国家利益服务，而是演变为被征服的国家正如我们本世纪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资产阶级依赖于帝国主义列强（英国或美国），他们甚至相信自己会变成富人和发达的中产阶级。

后一条道路是在秘鲁采取的道路。正如我们所见，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扬基帝国主义取代了英国的统治地位。

官僚资本主义内部的三条路线

官僚资本主义在其过程中发展了三条路线：农村的地主路线，工业的官僚路线，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第三条路线，也是官僚路线。这并不是假装只有这些。

它通过征收土地法在农村引入地主路线，这些法律的目的不是摧毁封建地主阶级及其财产，而是通过为农民购买和支付土地的方式逐步发展它们。工业中的官僚路线旨在控制和集中工业生产、商业等，将它们更多地置于垄断手中，目的是支持更快速、更系统的资本积累，损害工人阶级和其他人的利益工人自然会受益于最大的垄断企业，进而受益于帝国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所遭受的强制储蓄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我们在工业法中所看到的那样。意识形态中的官僚路线包括通过大规模传播来塑造人民的过程，特别是在为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政治观念和思想方面。教育的一般规律就是这条路线的集中体现，这条路线的一个不变的就是它的反共，它的反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

这三条路线构成了官僚主义道路的一部分，与人民的革命道路民主道路相对立。前者捍卫封建财产，后者则主张破坏封建财产，反对没收买地；如果前者承认并加强帝国主义工业产权，后者则否认它并为没收它而斗争；如果说前者是为了在思想上征服人民，那么后者则是在思想上武装人民。如果前者攻击马克思主义，后者则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解现实的唯一科学工具来指导自己。因此，它

们是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本世纪的国家历史就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史：官僚道路，即资本主义服从帝国主义，民主道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道路。某些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为了理解官僚资本主义，研究和分析 1960 年代的十年是非常有益的，在这十年中，封建主义的破坏过程更加深入；在此期间，农业中的工业和资本主义关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大发展；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因此，一场强大的工会运动发展起来，在特定时刻把地方和老板当作人质；农民运动也有一个高潮，1963 年下半年像火药一样从中部向南方蔓延；学生运动迅速兴起。综上所述，群众斗争经历了这一政治斗争时期的伟大经历。

于是，政党政治达到了顶峰，一方面反动政党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和斗争，导致了 1967 年和 1968 年所谓“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另一方面左派发展了活跃的政治生活，其中引发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后来重新走上了马里特吉的道路，以此作为发展革命的条件。

另一个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非常重要的事件是游击队问题：1965 年爆发了游击战，包括这个地带。该国的游击运动是国家进程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必须强调的主要问题，因为由于宗派主义，有时它被认为只是一个组织的经验，而不是秘鲁人民的经验。这是一场与国家政治进程密切相关的运动，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经验，需要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分析，以吸取有益的教训。

不了解 1960 年代的具体情况，就不可能了解 1970 年代以来我们的处境和前景。有一件好事：最近几年，秘鲁知识分子开始明白研究 1960 年代十年的必要性。只有了解了这个时期，才能更好地在思想上武装起来，才能了解当前的形势。

官僚资本主义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我们明白，帝国主义强加给落后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主导道路是什么？通过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将武装起来并有能力与国家的资本主义特征及其政治派生论点作斗争。

为了总结这一主题，我们将处理以下问题：有人认为，认为官僚资本主义在国内是无视其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他们说它暗示国家是隐蔽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无视我国和落后国家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正是因为官僚资本主义不过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帝国主义道路，没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就没有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提出官僚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提出国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提。

国家的当代情况

目前的制度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让我们回到 1960 年代末。发生了什么事？经济问题：1967 年货币贬值、信贷冻结等引发经济危机。另一方面，群众斗争高涨，工农斗争激烈，我们每天都看到类似十年头一年的特点开始出现；群众运动的未来兴起指日可待。在政治上，统治阶级政治组织之间和内部的对抗和分裂；议会和行政部门之间著名的争论。此外，选举临近，为国家的许多问题创造了契机，即使是有争议的政党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急于获得选票，“拖出了他们的脏衣服”。我国在意识形态上经过了深刻的思想论战，极大地厘清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此外，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该国的具体情况，马里特吉的道路开始重新走上正轨。除了上述情况，我们还必须强调两种情况：

1、国家的经济形势，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再按老路继续发展，促使其持续深化。它需要开辟更广阔的道路，以便以帝国主义形式推进这一进程；使用以前的形式它无法前进。我们不能忘记，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土地问题，甚至还有土地法：贝尔特兰项目、Prez Godoy 和 Belaunde 的法律。另一个问题：在工业问题上，普拉多第二届政府的法律现在不够充分，再次提出建立工业园区的必要性，优先考虑国家在规划中的作用等。有贝兰德 1967 年的计划到 1970 年，指出有必要改变该国的社会状况，以建设一个“新的、民族的、民主的和基督教的社会”。总之，官僚资本主义的进程需要自我加深。

2、国内有所谓“代议制民主”，但议会制不能满足剥削者的需要；人民群众相对轻松地前进，使剥削阶级处于困难的、虽然是暂时的处境。因此，他们需要取代代议制，即议会制。这是我国才有的典型案例吗？不。1960年的十年意味着拉丁美洲所谓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脆弱性、议会制的危机，以及因此需要用它来取代反应更有效的国家模式。

综上所述，官僚资本主义深化的经济必要性和议会制的脆弱性，在指定的条件下，向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提出了为国家建立新政治机构的必要性。因此，当前的政权产生于深化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需要。

该制度的计划和特点

现在有一个很少被谈论的社会经济计划。综上所述，它确立了：需要通过工农的努力来重振官僚资本主义，前者通过工业法实现，其他则通过土地法实现。同时，它提出了国家直接和原始的行动，为私人资本开放投资条件；其资金必然来自帝国主义，资金不足，必须从根本上从自身资源中生根发芽。该计划清楚地说明了它与该国官僚资本主义进程的联系；这部剧每天都与贝朗德的剧本联系在一起，并与这个国家的整个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

经济计划和社会动员之间很深，这是另一回事，不是很清楚。该政权批准其基本措施（在农业、工业和教育方面），已经进入组织阶段。今天和不久的将来，我们在该政权推动的组织、动员和参与中发展。必须将社会动员与经济进程联系起来理解；该政府表示，如果没有社会动员，它将无法完成其社会经济计划，并建议社会动员有一个基础，即参与财产所有权。最近，该政权的代表谈论社会财产：这有什么用？在参与财产所有权的诱饵背后，这种财产用于动员群众为官僚资本主义谋福利。因此，社会动员的基础是社会参与。

这种社会动员有什么用？社会动员是政权手中强化观念、开辟“非资非共”即传播思想的政治工具。在传播其思想时，它力求“避免外国的、异国情调的思想深入人心”；他们指的是什么想法？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过程是为了避免群众认识马克思主义，从而把群众绑在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上。因此，动员是一种组织手段，从财产形式出发，将群众引导到垂直权威中。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社会动员；这是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计划服务的制度的杰作。经济计划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推进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所谓的社会动员。

由此我们得出：当前国家的政治形势是围绕发动群众的问题展开的，现在和不久的将来我们都在这个关头进行，就是：谁来动员，怎样动员群众。政府假装按照他们的设想搬家；他们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该政权旨在组织农民群众。19400号法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它旨在用所谓的CTRP组织工人。“民族主义者，革命参与主义者”；他们在学生中创建了一天诞生第二天消失的组织。这一切都表明了组织工农学群众的意图，揭示了组织层面的斗争。

然而，尽管政权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宣传和努力，群众的斗争仍在继续和发展；为什么？因为正是这种制度导致了群众生活条件的恶化。为此，不管他们怎么叫嚣是“极左”在动员群众，煽动群众，但可以肯定的是，群众是围绕自身利益动员起来的，并且捍卫自己的利益。有意识的。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导致群众斗争的尖锐化，而组织问题是在政权组织进攻之前面临的严重困难之一，同样也是无法施加其全面控制和控制的问题。将不得不更多地诉诸于系统性的镇压（其中有许多而且正在迅速增加的例子）。

总之：该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包括在组织上，都表现出法西斯主义的特征。该政权的措施，正如他们的领导人所表达的那样，他们的组织方式，他们对代议制政权的态度，他们对待公民自由的方式，只表明一件事：放弃民主自由主义和代议制并坚持法西斯主义。sinamos [贝拉斯科政权设立的准军事小组]的首领说，我们处于革命前时期，所有政权和政治组织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都已失效。

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和组织方面采取的措施确实证明了它们正在为社团主义制度奠定基础。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不同层次的组织，老板、工人和国家都应该参与其中。组织中的三个部分，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定义为公司。这是自 1920 年以来一直支持社团主义的人所提出的方式，也是今天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所支持的方式。

因此，当前的政权是一个具有法西斯倾向的意识形态取向的系统，并且正在为社团主义系统奠定基础。据说这是另一篇论文。很清楚。有论点说这还不确定，有人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完成革命阶段的革命资产阶级政权；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没有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基础的立场。另一个论点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权，它正在实施改革。什么是改革？改革是人民通过斗争争取到的让步，或者如列宁所说，是革命的副产品。土地法、工业法或教育法是否对人民做出了让步？这足以说明本文的矛盾之处。

最后：当我们解放自己时，我们有两个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封建主义问题和外国势力控制问题。许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进步了。今天的人不是昨天的人。我们认为，在这么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有两个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由此看来，我国的改造过程科学上叫做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所有辩论都对发表意见的人开放，而不是对保持沉默的人开放。” 何·卡·马利亚特吉

“当真正着手澄清理论和行动，并且只引入明确的想法和动机时，论战是有用的。” 何·卡·马利亚特吉

1975- 让我们重新夺回马利亚特吉并重组他的政党

PCP - 中央委员会 -1975 年 10 月

在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诞辰 80 周年和建党 47 周年之际，共产党向伟大的创始人和领袖致敬，号召自己的战士、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听从党的号召。我们的时代并准备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让我们夺回马利亚特吉并重建他的政党！

一、阶级斗争产生的马利亚特吉的思想。

马利亚特吉的思想是秘鲁工人阶级的政治表达，是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在阶级斗争之外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要很好地理解它，就必须将它与国际上和我国的斗争联系起来。

全球阶级斗争。马利亚特吉生活的时代，用他的话说，帝国主义正在经历“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帝国主义战争以控制市场和原材料来源的资本主义”。那时，他生活并战斗，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痛苦之中，阶级斗争正在赋予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权力的权力。

从 1914 年到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世界，这场“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在奸诈的旧修正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反对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以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垄断资产阶级的世界。

然而正如列宁所预见的那样，战争孕育了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于 1917 年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旧俄罗斯的沙皇政权。十月革命开辟了了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世界纪元。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预测，十月道路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设定了一般规范：需要共产党领导革命，需要革命暴

力推翻旧的既定秩序，需要安装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迈向未来的无阶级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教导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不可否认的现实。

十月革命影响了全世界。欧洲的根基动摇了，无产阶级发动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斗争是马利亚特吉本人在他的《世界危机史》中推广的例子，但是当群众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时，却缺乏必要的共产党来领导他们，反而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十月革命不仅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还激发了殖民地反帝运动；东方被中国革命震撼，“亚洲觉醒的最广泛和最深刻的标志”，我们自己的美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的成熟。工人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共产党并获得了政治影响力。

意识形态上，资产阶级思想危机更加严重，在全球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一扫而光，革命工团主义得到完善，马克思主义进入了马列主义的新阶段。

马利亚特吉直接作为一名工人阶级战士经历了这一过程，他关注并分析了世界级的斗争以了解我们国家的革命。他的准确预见是这样说的：“阶级斗争充斥着世界危机的第一层”；“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最相关的事件超越了所有限制。它的舞台是五大洲”；“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不是党的专政，而是工人阶级的专政”；“马列主义是帝国主义阶段的革命方法”。

a) 秘鲁社会的阶级发展和斗争。现代工业从 1895 年在秘鲁发展起来，并在 20 年代的十年内完成，这十年标志着扬基帝国主义统治下官僚资本主义的动力。这种工业化发生在一个半封建社会，其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北美帝国主义的影响，北美帝国主义取代了英国的统治。这样，官僚资本主义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状况的发展，并强调了秘鲁社会的整体发展。这种理解对于解读 20 世纪秘鲁的阶级斗争至关重要。

在前一种情况下，秘鲁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增长，而且在增长。采矿、纺织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综合起来，它意味着一个新阶级的出现和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的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日和其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斗争，并发起了一场工人运动，在工会主义路线下建立了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直到成立了工人总联合会秘鲁工人，这项任务正是在马利亚特吉的领导下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决定了其党的成立，连同马利亚特吉的行为和工作；就这样，秘鲁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以“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为目标，在该国开创了一个新阶段，即无产阶级通过其领导的民主民族革命。派对。

农民继续旧的斗争，也为“耕者有其田”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捍卫自己的土地免遭封建地主和垄断企业的侵占，他们的斗争持续持续，面临着秘鲁国家及其镇压机构的“武装回应”。我们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伟大行动中见证了他们的战斗精神，特别是在普诺。小资产阶级，例如雇员和学生，也与他们的敌人进行了斗争；这种主义的斗争和组织员工的要求，如大学改革，是人民广泛斗争的例子。

在剥削者阵营中，合法的民事当局，即为扬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表现，掌权并成为经济进程的轴心，取代了与英国联系更紧密的“地主贵族”。法制主义意味着根据自由主义模式重塑秘鲁社会和政治，这在宪法秩序和立法中可以看出，例如 1920 年的教育法和其他措施。就这样，19 世纪中叶出现的秘鲁资产阶级成为了买办资产阶级、秘鲁社会进步的轴心和国内剥削阶级的领袖。

前者体现在思想领域。一方面，统治资产阶级抨击统治地主的思想体系，其表现之一就是本世纪初教育领域的维拉兰-德乌斯图亚之争；批评一向温和不冷不热，也是对北美模式的宣传。但是，虽然这发生在剥削者阵营，发生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工人阶级的结果，但民主思想体系正在成熟，它慢慢地将自己确立为从无产阶级的角度理解我们的社会，正是通过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理论和实践，他反映并系统化了秘鲁人这三十多年的生活，并通过直接和艰苦地参与阶级斗争而得以实现。

b) 马利亚特吉的思想是秘鲁阶级斗争的政治表现。马利亚特吉的生活有着清晰而准确的轨迹，作为一个新型的人，一个“演员和思想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生活从“一个明确而充满活力的野心：参与

以建立秘鲁社会主义。”在他 35 年的生命中，在 1918 年“厌恶克里奥尔政治”时，他说，“我坚定地把自己定位于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而战；从欧洲回来，在那里，与许多人不同，他感觉并变得更像秘鲁人，他持续地宣传马列主义，组织群众，特别是工农，并通过建立共产党来完成他的工作。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是工人阶级的战士，是秘鲁无产阶级的主要演员，他在理论和实践中，通过言行，在阶级斗争的白热化中成长和发展，主要是在我国；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我们革命进程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激进分子，成为秘鲁阶级斗争的高潮和综合，在我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表达中，总结了 30 多年的阶级斗争由我们的工人阶级和我们的人民进行斗争。

简而言之，马利亚特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主要是由无产阶级发动的，他是无产阶级的最高政治表现。

二。马利亚特吉 A "CONVICED AND CONFESSED" 马列主义者

30 多年前，敌人试图否认马利亚特吉的马列主义者地位，该运动在 1960 年代末有所增加，并且在今天继续公开或秘密地助长。否认他的马克思主义人条件就是剥夺他的工作和行动的任何基础，目的是破坏无产阶级的斗争，摧毁无产阶级的党，束缚革命。因此，政治问题很重要，再次重申和澄清马利亚特吉的马列主义者立场，让我们回想一下，他宣称自己如此“被说服并供认不讳”。

如何回应那些指责他的人？路只有一条，众所周知：看马利亚特吉在马克思主义者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地位；也就是说，要记住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的论点，因为通过看清他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就会理解共产党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者基础。

a)马利亚特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他从每个社会产生自己的哲学开始；用他的话说：“每个文明都有自己对世界的直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心态，这些构成了它的本质和灵魂……思想源于现实，然后影响它、改变它。”因此，哲学是一种社会产物，它不能在产生它的物质基础之外被理解，但它也对那个基础产生反应。他认为哲学过程面对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并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础，以及支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但这还不是全部，对马利亚特吉而言，与经典一样，哲学具有阶级特征，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征服权力或捍卫已被征服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哲学遵循产生它的阶级的方向；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就必然要走资产阶级的道路和发展。因此，对他而言，哲学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哲学是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哲学的顶峰；他准确地指出：“但这种从属关系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或他的哲学的任何奴役，根据众所周知的一句话，马克思将右侧朝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概念辩证地诞生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观念的对立面。”但即使多次重申马克思主义者哲学的辩证性质，它也冲击了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和对立斗争，而没有陷入机械的陷阱，明确地确立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无论是一个还是以其他为主，视具体情况而定。辩证法的巧妙运用正是马利亚特吉理论和实践的标志之一。

特别重要的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是“对当今社会进行历史解释的一种方法”；他的命题将基础，即所有社会的支持，视为一套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由机构和组织按照法律和法定秩序整合，上层建筑最终形成思想体系，这是关键。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与恩格斯'相同的基地和上层建筑的准确描述。他认为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性，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产生，尤其是由阶级斗争塑造的，正如他通过提及工人阶级所建立的那样。他还在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一种作为开拓者履行必要历史规律的能力；从中他表达了这样的话：“历史希望每个人都以最大的行动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只有那些能够用自己的资源在不屈不挠的战斗中赢得胜利的人才能取得胜利。”

最后，谈到人类，他认为人类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事物，也是每个经济过程中的主要事物，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就是巨大的历史力量；反映在工人阶级中的群众被动员起来朝着一个目标，朝着一个现代神话前进，用他自己的话说：“无产阶级有一个神话：社会革命。它怀着热情和积极的信念朝着这个神话前进。”

这些基本的建议，或许，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所提出的吗？而这些不正是马利亚特吉哲学立场的基础吗？这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不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吗？总而言之，马利亚特吉坚持马克思主义者哲学，他是通过直接参与阶级斗争而达到这一点的阶级斗争。任何想将其视为抽象冥想或学术著作的人都不会在马利亚特吉那里找到哲学，但任何人都会发现它是阶级斗争中用于发现我们革命规律和指导我们人民的政治的武器的人。

b)马利亚特吉和政治经济学。他首先将经济和政治联系起来，旨在建立经济基础，教导说：“如果不寻求和观察经济事实，就不可能理解秘鲁的现实”，“经济事实同样是所有其他阶段的关键”共和国的历史”和“经济学可能无法解释一种现象的全部及其后果。但它可以解释其根源。”他将经济学、剥削的社会关系视为政治过程的根源；但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分析了经济学的政治功能，以找到支配一个国家阶级斗争的规律；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历史上遵循的方向、农业生产关系、工业化和其他经济术语，在我国特别开展了一项任务，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目标：建立秘鲁革命的一般规律。

在马利亚特吉看来，帝国主义值得特别关注。但除了其经济性质外，他还强调了其反动的政治性质，指出“一旦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到来，与自由竞争阶段相对应的整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不再有效”。这个伟大的论点与列宁提出的相同。关于帝国主义，他还强调了经济危机的尖锐化：“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在这个垄断、托拉斯化和金融资本的阶段，危机会更加剧烈地表现出来”；他认为危机是系统固有的，不能归因于暂时性问题，就像今天石油价格上涨最多只是一个触发因素一样。他同样设想了帝国主义之间为扩大市场而发生的冲突，他说：“伟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可避免地致命地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市场和原材料的斗争不允许它们有任何基督教兄弟会。它无情地推动它们扩张”；并进一步强调了大国之间的争论：“因此，除了行动帝国之外，我们还有胚胎帝国。与旧帝国并肩作战的是年轻的帝国主义，他们反对世界和平。这些表现出比前者更具侵略性和可恶性的语言。”如果我们考虑当前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它们表面上的裁军和缓和政策，这些话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在日内瓦讨论的限制海军武器，似乎不止一个和平主义者作为走向裁军的一步。但历史经验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告诉我们，在采取许多这样的步骤之后，世界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战争。这些关于帝国主义的论点不仅精彩，而且非常及时。

但经济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他还分析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他敏锐地分析了拉美国家，尤其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他展示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是如何与帝国主义列强联系在一起并作为其发展的，例如秘鲁扬基帝国主义。他看得很清楚，帝国主义不允许落后民族发展民族经济，不允许独立的工业化；如何在他们的半封建基地之上安装垄断资本主义，与封建地主联系起来并产生“商业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受帝国主义控制的资产阶级，对他们来说，它是国家资源的中间掠夺者和人民的剥削者。他提出了以下关于拉丁美洲共和国的论点，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些共和国的经济状况无疑是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同样的程度，因此帝国主义的渗透，他们经济的这方面必须变得更加尖锐。”这些论点都实现了吗？即使是对美国最多余的观察也确实证实了扬基帝国主义施加的半殖民地统治。此外，马利亚特吉关于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点必须与毛泽东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论点联系起来理解，并在考虑到拉丁美洲的具体情况的情况下加以理解。

在对待落后国家的经济时，他还强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计划将他们的经济转嫁给他们，促进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以适应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和政治需要。问题来了，我们今天不是在二战后看到类似的东西吗？然而，让我们记住，这些计划已经并将继续与民族运动相悖，因为正如马利亚特吉所观察

到的，他们“试图重组和扩大对殖民地国家、未完全进化的国家、原始国家的经济剥削”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和欧洲本身……人类中文明程度较低的部分为文明程度较高的部分工作……但是他们计划科学地重组对殖民地国家的剥削，将它们转变为顺从的提供者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长期消费者，遇到了历史难题。这些殖民地国家急于争取民族独立。”岁月和现实证实的话，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

最后，关于政治经济学，让我们回顾一下他关于合作主义的论文：“工团主义进入一个国家的程度，合作主义的进步也进入了一个国家”和“合作社，在自由竞争的体系中，甚至与国家的某些支持，不是反对，相反，对资本主义企业很有用。”那么让我们问一下，合作主义能否像它假装的那样与反工会攻势同时发展，甚至在提倡社团主义工会主义时更是如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像我们这样的政权内，合作主义除了官僚资本主义的补充之外还能起到其他作用吗？根据转录的想法，答案显然是：不！让我们记住，只有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合作主义才能为工人阶级和为人民服务。为了完成这一点，让我们记住他的教导，即帝国主义在经济过程中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并且代表和捍卫资产阶级，它认为自己甚至被迫进行“国有化”；所以问题是看谁从国有化中获益，而这取决于哪个阶级控制权力。有鉴于此，谁从现任政府的国有化中受益？

b) 马利亚特吉和科学社会主义。他首先区分了旧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和战斗社会主义，指出区别在于前者“想通过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合作来实现社会主义”，而后者，马克思主义者，“想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没收无产阶级的政权。”事已定，他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站在列宁的追随者的立场上，在列宁的追随者中，他承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宣称自己是马列主义者。

对马利亚特吉来说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点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其症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显现，他认为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平行增长和集中”；这样，帝国主义特征的垄断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秩序的质疑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危机的根源。为了深化这个问题，他强调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工业借助机器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伟大的工业企业”，而且由于政治和社会形式是由支撑它们的基础决定的，他得出结论：“这些工业的扩张新的生产力不允许旧的政治模式继续存在。它改变了国家的结构，要求改变政权的结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不再与巨大变化和扩大的经济力量的组织相适应。那这就是民主陷入危机的原因。民主的典型机构是议会。民主的危机就是议会的危机。”

在这里，我们有一篇与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反动特征的论文密切相关，马利亚特吉基于此将法西斯主义理解为政治反动，作为一种国际现象，不仅在意大利也不只在帝国主义国家存在，而且在像西班牙这样的落后国家也可行，法西斯主义通常将“祖国的所有不幸都归咎于政治和议会制”；法西斯主义表达了“统治阶级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其制度的充分保护。普选权和议会是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所有国家的反应都是按照煽动性和颠覆性的节拍组织起来的。”（巴伐利亚法西斯主义者称自己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其动荡的训练中，法西斯主义大量使用了反资本主义的散文……）”；作为“民族主义和反动的神秘主义”，它通过夺权和镇压“教导独裁和暴力的方式”，使用二十一点和蓖麻油，但尽管持续时间长，“它似乎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加剧当代危机，破坏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

对马利亚特吉而言，正如他在其作品《当代场景》的“法西斯主义生物学”中所教导的那样，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政治过程，“多年来不想称自己为政党或作为政党发挥作用”，其社会构成是异质的，并且在其中“国旗掩盖了学说和纲领中的所有违禁品和模棱两可的地方……他们想垄断爱国主义。”但在这种“破坏法西斯统一的矛盾”中，矛盾总是在发展，首先要面对“两个对立的灵魂和两种对立的心态。一个极端分子或反动分子提议将法西斯革命纳入意大利王国的法令。在它看来，新自由主义国家必须被法西斯国家所取代。而修正主义部分反而要求或多或少地进行广泛的政治整顿”；一种矛盾，倾向于第一种倾向，因此并没有停止存在，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发展：一种倾向提议扫除“圣巴塞洛缪之夜法西斯政权的所有反对者”，而另一些倾向则“更多知识分子，但同样是世界末日……邀请法西斯主义彻底清算议

会政权”与此同时，“整体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勾勒出法西斯国家的技术，它几乎将其视为工人工会或公司的垂直信任。”因此，法西斯主义得到了巧妙的呈现，甚至在其矛盾中也得到了本质上的分析。

此外，在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中，马利亚特吉进一步代表了英国作家 HG 威尔斯所表现出的“改良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的典型态度，然而一个被一系列‘对民主的怀疑’和对改革的不安情绪所折磨的人”墨索里尼政权：“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是一场灾难，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破产和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后果和结果。作为坚定的进化论者，威尔斯无法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在历史。他必须将其理解作为一种特殊现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改良主义而言，法西斯主义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危机的结果，而是“例外”、“灾难”，这就是今天在我们国家的一些人如何看待它，只不过是行军中的恐怖，看不到它是“历史逻辑中可能出现的现象”，原因是：垄断企业向帝国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质疑。让这篇论文帮助我们摒弃被宣传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改良主义观念，对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正确和必要的认识。

马利亚特吉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其他问题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和党的作用。对此，他坚持认为：“革命是痛苦的孕育，是当下的血腥诞生”，“权力是通过暴力征服的”，“权力只有通过专政才能保存”，从而指出了革命暴力的作用；其中“无产阶级除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之外，并没有在政治上进入历史；在那一刻，它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即用人类努力获得的要素，无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建立一个优越的社会秩序”，它指出工人阶级的作用。判断西班牙的政治弱点：“在俄罗斯，除了人民的深刻鼓动之外，还存在一个革命党，由一个聪明的行动者领导，具有明确的愿景和目标。这就是今天西班牙所缺乏的.....共产党还太年轻，还只是一种鼓动和宣传的力量”，这凸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文如上所示，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吗？谁能说这些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提议没有实质性的对应？谁能证明这样的立场不是《马列主义》经典所坚持的立场呢？显然，马利亚特吉的论点是坚定而明确地建立在无产阶级概念的基础上的，这是不容歪曲或否认的。那些假装否认马利亚特吉的马克思主义者立场的人的依据是什么？简单明了的简单分析，缺乏任何现实性，最重要的是，缺乏坚实的阶级立场，脱离了我们的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共产党创始人对马克思主义者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揭示了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正确和公正的思维方式。它们以《马列主义》为基础，显示了马利亚特吉在理论和实践上参与阶级斗争的思想的成熟，以及他在与我国的老修正主义及其欧洲代表和类似分子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得出的认识。

三、马利亚特吉确立了秘鲁革命的总政治路线。

什么叫马利亚特吉确立了秘鲁革命的总政治路线？实际上，他制定了我国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确立了我国革命的道路。该声明意味着它的有效性，并且必然需要重走马利亚特吉的道路，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通过有组织的先锋队推进我们社会的革命变革，这是唯一能够发挥这种领导作用的阶级。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实质性的问题，或明或暗；我国的命运取决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立场。

a) 秘鲁社会的特征。让我们从共产党创始人的话说起：

“资本主义在像我们这样的半封建国家中发展；有时，在达到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时，与自由竞争阶段相对应的整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不再有效。帝国主义不容忍国有化的经济计划任何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和工业化，它都将其作为商品和资本的市场，并作为原材料的来源。它迫使这些国家进行专业化，单一种植（在秘鲁，石油、铜、糖、棉花），遭受永久的痛苦制成品危机，这种危机源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因素对国民生产的这种僵化决定。”

在属于党纲第三点的这些话中，确立了我们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第一个，半封建主义，“当然不能在封建秩序的制度和政治或司法形式的存在中寻求。秘鲁在形式上是一个共和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存在于我们的结构中农业经济”马利亚特吉说。我们今天看到它，尽管岁月流逝，因为它仍然存在，并且发展了新形式的半封建根源，无酬劳动形式，家庭义务和延期工资，个人特权，旧大庄园的维持和融合以及 *gamonalismo* 的优势，在新的条件和冠冕堂皇的词的掩护下。半封建主义，在过去几年受到严厉的攻击，已经发展成为不言而喻的真理，自从阶级斗争本身，随着我们多次看到的农村爆炸，自 1960 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土地改革和反革命行动，展示了秘鲁社会的半封建基础。

对于半殖民地主义，马利亚特吉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上继续被帝国主义统治，但在政治上是独立的；此外，他还坚定地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南美国家是“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被殖民的”。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遭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日益增长和多样化的渗透。近年来，半殖民地状况受到质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肯定秘鲁已成为殖民地，因为当人们将这个国家称为“新殖民地”时，就是在肯定这一点；当有人提出我们是“新殖民地”但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府”统治时，这种肯定达到了极致。

引文提出，资本主义在秘鲁发展，但它是主要受北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允许国民经济和独立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但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从属于帝国主义大都市，它不容忍真正为我们国家服务的国民经济，也不容忍独立的工业化。因此，马利亚特吉并没有否认该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具体说明了我们的资本主义类型；生活在垄断和政治反动时代的半封建国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加剧了我们的半殖民地状况；资本主义产生了与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买办资产阶级。总之，毛泽东眼中的官僚资本主义。

这是马利亚特吉对秘鲁社会特征的有效和当前的理解。后来的研究和研究只是证实和具体说明了我们的创始人所坚持的准确论点。

b) 秘鲁革命的两个阶段。马利亚特吉从国家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状态出发，分析了革命力量，得出两个基本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虽然后者是主要力量，占多数，支持半封建主义的重量，但前者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此外，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出现，农民才能发挥其作用：“社会主义学说是唯一能够为本土事业赋予现代建设性意义的学说，将其置于真正的社会和经济舞台上，并提升到现实和创造性政策的水平，以一个阶级的意志和纪律来完成这项事业，这个阶级现在正在我们的历史政治进程中出现：无产阶级。”

加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是小资产阶级，它“在秘鲁一直扮演着非常次要和迷失方向的角色”，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下，“随着其组织和方向的繁荣，它似乎注定要采取革命的民族主义态度”这些是革命的推动阶级，在某些条件和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马利亚特吉称之为“左资产阶级”。这就是四个阶级联合起来瞄准革命的目标：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由创始人本人撰写的共产党纲领的两个著名段落中，定义了秘鲁革命的阶段并具体说明了其特征：

“国家经济的解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群众的行动，与世界反帝斗争的团结一致才能实现。只有无产阶级的行动才能首先激发并随后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资产阶级政权本身无法实现的民主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已经完成，革命在其目标和学说上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斗争行使权力和制定自己的纲领，在这个阶段完成组织和发展自己的任务。捍卫社会主义秩序。”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秘鲁革命的问题及其巧妙浓缩的阶段：毛泽东所说的新型民族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28 年以来我们所处的阶段，但还没有完成或结束，以及未来的无产阶级阶段；同一个革命过程的两个不间断的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混淆它们的性质和内

容。马利亚特吉的这一伟大论点，经过广泛的辩论和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理解我们革命规律的基本真理。

但如果这是根本性的，那么工人阶级，而且只有工人阶级通过其政党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只有在民族民主革命内部进行准备和组织，才能发展无产阶级第二阶段。因此，民族民主革命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不可能完成，更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反革命和社会社团主义否认这个伟大的真理，并声称在我国，旧国家的武装力量正在完成革命的第一阶段，甚至，他们声称，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这个关键问题将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区分开来：第一批人与马克思主义和马利亚特吉认为，无产阶级，而且只有无产阶级“可以首先激发并随后完成资产阶级政权无能为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去发展和实现。”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必须坚持和打击反革命论点，把矛头对准宣扬反对马利亚特吉论点的社会社团主义修正主义，它是我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支队，其努力只是为了它与美国超级大国的勾结和冲突为了统治世界。

c) 反封建斗争。土地计划是我们国家的基础，综合起来，它是封建主义问题及其两个要素：大庄园和奴役；这就是为什么，正如马利亚特吉所说，秘鲁的农业问题是封建主义的破坏，封建主义的关系从上到下，从底层到上层建筑都在污染我们的社会。农村斗争的原动力一直是土地问题，1960年代的三项土地法并没有摧毁它的基础，今天的农民斗争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分析土地问题时，党的创始人强调了社区和大庄园所面临的斗争；他展示了经济和社会的优越性，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共同体赋予了广大农民抵抗封建地主掠夺的力量，是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活酵母。回顾农业劳动制度，他强调了隐藏在看似资本主义形式背后的封建剥削关系的存在。这些问题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我们必须好好寻找，才能发现隐藏在所谓土地改革的表面和所谓“破坏封建主义”背后的模糊的半封建本质。

考虑到秘鲁和拉丁美洲农民的普遍斗争，马利亚特吉提出了农民的口号：“耕种者土地，无偿征用”，他们的动员要求“工农武装起来征服和征服”。捍卫他们的利益。”那样，必须没收土地来消灭封建制度，只有武装的工农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打破封建制度，消灭大庄园，废除农奴制度。我们不能忘记，秘鲁的法律统治着土地关系，废除了农奴制已有150多年，但实际上却保留了底层的封建制度。

因此，反封建斗争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动力，是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本身的基础。

c) 反帝斗争。秘鲁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是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国家。“它是在惰性的本土地层和西方文明的冲积沉积物上建造的。”那样的话，“印第安人的问题就是四百万秘鲁人的问题。这是秘鲁四分之三人口的问题。这是大多数人的问题。这是民族问题”马利亚特吉观察到，他补充说：“一项真正的国家政策离不开印第安人，它不能忽视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是我们民族形成的基础。压迫使印第安人成为文明的敌人。它实际上取消了他们作为一个元素进步。那些使印第安人陷入贫困和沮丧的人，使民族陷入贫困和沮丧的人……没有印第安人，就不可能成为秘鲁人。这个真理首先应该对纯粹的民主自由资产阶级的人有效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因此，印第安人的问题是150多年来被秘鲁国家和整个共和国的政策所忽视的大多数人的问题；这是在五分之四人口的利益之外行事的问题。正如我们的创始人所说，用瞄准统治我们的帝国主义大都市的眼光看待和行动。深入挖掘这个问题，马利亚特吉指出，印第安人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因此，民族问题是建立在土地问题之上的，是决不能割裂开来的，这是严格按照这些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我们自己群众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所证明，并无可争议地表现在我们革命的性质上。

在此基础上，共产党的创始人分析了我国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阶级和反帝斗争；他指出，拉美资产阶级“对自己拥有的权力感到足够自信，因此不太关心国家主权”，以及与帝国主义有共同利益，并补充说：

“虽然帝国主义政策……不是被迫的为了诉诸武装干涉，在军事占领的情况下，他们将指望资产阶级的绝对合作。”这样，秘鲁“商业资产阶级”的关系及其相对于帝国主义的立场就得到了澄清。谈到我国，在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时，马利亚特吉提出了“与真正愿意与封建主义残余和帝国主义渗透作斗争的左翼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可能性，定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立场民族资产阶级；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明确指出，随着外国统治的增加，小资产阶级将继续发展“革命的民族主义立场”。

另一方面，指责那些将反帝国主义提升到“一个纲领、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本身就是目的并自发地领导的运动的水平，由于我们不知道的过程是什么，是否社会主义或社会革命”，并揭露了他们的论点“我们是左派（或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反帝国主义的”，马利亚特吉牢记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始终如一地反帝，指出：“对我们来说，反帝国主义不构成，也不能单独构成一个政治纲领，一个能够征服权力的群众运动”他总结道：“总而言之，我们是反帝国主义者，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是革命者，因为我们将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的制度，注定要取而代之，因为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履行了与世界革命群众团结一致的职责。”

因此，反封建和反帝的斗争作为两个不可分割的问题混合在一起，并且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前提是建立工农联盟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起点。革命统一战线。

d) 统一战线。看到社会性质和革命以及反封建反帝斗争的基本问题，就出现了社会改造的工具问题，即“革命的三个关键杠杆”：统一战线，军事问题和党。

1924年5月1日，马利亚特吉写道：“自从我加入这个先锋队以来，我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热情的统一战线宣传者。”很少有人来划分我们自己”，以及许多在为班级服务时悬而未决的共同任务。他是统一战线的一贯捍卫者，他要求将其作为一种团结行动，具体而实际，适用于那些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混淆的人，“必须感到自己被阶级团结团结起来，通过与共同对手的共同斗争联系在一起，联系在一起以同样的革命意志和同样更新的热情”；在认识到“倾向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在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人类军团中是不可避免的”之后，他要求：“重要的是这些群体和倾向知道如何在具体现实面前相互理解所以他们不会像拜占庭人那样在相互开除教会和前忏悔中崩溃。他们不会通过传教士的教条争吵的大表演来疏远群众与革命。他们不使用他们的武器或者把时间浪费在互相伤害上，而是在与旧的社会秩序、它的制度、它的不公正和它的罪行作斗争上。”

这些话作为当前的命令在今天回响着，要求团结起来履行共同的“历史职责”，发展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播种、传播和革新阶级思想，把工人从自称代表他们的虚假机构；与镇压和社团主义攻势作斗争，保卫组织、新闻和阶级论坛，为农民的权利和利益而斗争；“历史职责”，我们的道路将在其履行中相遇并加入。”

在此基础上，马利亚特吉提出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战线，可以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并在一定条件和条件下团结起来。“资产阶级左派”，我们现在称之为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武器；但它只能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由无产阶级领导，不能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来发展。在这条战线上，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与其他阶级结成联盟。“但无论如何，它将给予无产阶级充分的批评、行动、出版和组织自由。”那里有统一战线政治和独立阶级政治，这是党绝不能放弃的。

另一方面，马利亚特吉强调，当面临革命威胁时，资产阶级也会形成统一战线，「但只是暂时的，只有在准备好对革命进行明确的攻击时。之后，每个资产阶级团体都试图恢复其自主权……资产阶级内部存在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对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压制的对立”；这样一来，资产阶级集团必然会被自身内部矛盾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所打破。

这些为现实所验证的论点也要求克服今天被严重概括的宗派主义，牢记“群众要求团结”，并时刻注意这些相关和专横的话：“高尚、崇高和真诚的精神革命认识到并尊重他们的努力和工作在任何理论障碍之上的历史团结。宗派利己主义和不理解的特权属于没有视野或翅膀的卑微精神，属于教条主义的心态，他们想要在僵硬的环境中石化和固定生活公式。”

今天，我们的国家生活在社团主义的攻势之下，这是一种反动的攻势，它像所有此类攻势一样，根据需要使用政治欺骗和镇压；而在人民阵营中，宗派主义和霸权主义分而治之，共同联合行动，一天比一天更必要、更紧迫。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为统一而斗争，因为“反动政策最终将导致左派的两极分化。它将激起所有无产阶级力量的融合。资本主义的反攻将实现工人阶级的本能做不到：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我们正在与法西斯政府作斗争，该政府进行了全面的社团调整，在激烈的煽动和大肆宣传“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之后，它混淆了理解并放弃了意志，欺骗性地使用反动的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双重策略，在人民自己的队伍中产生动摇并加剧和解右翼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并应用马利亚特吉的以下建议：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意识形态好战时期。代表新生力量的人不能与代表保守或倒退力量的人一起参加音乐会或被混淆，甚至不能随便或偶然地混淆。历史深渊将他们分开。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对历史没有共同的直觉。”

“我认为我们必须团结那些相似的人，而不是那些不同的人。我们必须更接近那些历史想要团结的人。我们必须支持那些历史想要团结的人。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协调。”只有具有准确而有效的历史意义的情报。”

还有：“我是一个革命者。但我认为，在思想清晰、立场明确的人之间，很容易达成理解和相互欣赏，即使是在彼此冲突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在互相争斗的时候。随着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政治部门是另一回事：平庸的改良主义、驯化的社会主义或法利赛人的民主。”

f) 军事问题。马利亚特吉关于军事问题的论点没有太多提及，而且据信他从未对如此重要的问题进行过阐述；相反，在他的作品中，马利亚特吉对革命暴力、战争和军事组织的重视是值得注意的。早在 1921 年，他就写道：“不存在有节制的、均匀的、温和的、平静的、平静的革命”；1923 年：“权力是通过暴力征服的……只有通过独裁才能保存权力”；1925 年：“反应是保护的本能，是过去的痛苦，而革命是痛苦的孕育，是现在的血腥诞生”；并在 1927 年：“如果革命需要暴力、权威和纪律，那么我支持暴力、权威和纪律。我接受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接受他们所有的恐怖，没有懦弱的保留。”因此，革命暴力的论点是他思想的永恒主题，这些论点被机会主义所掩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坚决而果断地提出来。

但这并不是他对革命的全部理解，革命被设想和定义为持久的：“革命不是政变，也不是起义，它不是我们在这里称之为任意使用革命的那些东西之一革命要经过许多年才能完成，往往有革命力量占优势和反革命力量占优势的时期交替出现。只要冲突的一方不最终投降，只要它不放弃战斗，它就没有被打败。它的失败是暂时的，但不是彻底的。根据对历史的这种解释，反动，白色恐怖……只不过是阶级斗争中的插曲……革命中忘恩负义的一章。”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之前的正确立场，对革命必将胜利的不变的信心；在这里，我们有必须指导我们的论点。

此外，马利亚特吉确立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他从政治的弱点推导出军事战线的弱点，军事力量也是政治的产物：“因为，这样一来，就像在世界大战的其他地方一样，在其他重要方面，政治因素、士气因素、心理因素比纯粹的军事因素更重要。”所以，战争跟随政治。作为我们的创始人，他明白革命产生了一支有自己任务的新型军队，不同于剥削者的军队：“红军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新案例，它是一支感受到自己的军队的军队。作为一支革命军队的角色，它不会忘记它的目标是保卫革命。任何具体的和

军事上的帝国主义情绪都必须从它的灵魂中排除。它的纪律、它的组织和它的结构都是革命性的。”正如毛泽东教导的那样，我们这里有革命产生的新型军队，只有在党的绝对控制下才能出现。

最后，马利亚特吉特别关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革命和亚洲的中国革命，强调它们的民族民主性质、农业根源、农民的作用和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同时同时突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背叛或贩卖革命的相反作品。

他从“耕者有其田”的基本前提出发，提出武装工农去征服和保卫它，武装工农群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他强调它的发展是一场农民革命，从农村开始，在“革命行动”中发展，在 *montoneras* [安第斯山脉 - Trans. 的群众武装团体] 中，士兵和军官以“有机统一”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在他们的血管里循环着同样的血液”；在蒙托内拉斯，他们以同样的团结关系加入了群众：“同样的身体、阶级关系存在于蒙托内拉和工农群众中。蒙托内拉斯只是最活跃、好战和最有活力的部分群众。”显然，当马利亚特吉写下 1920 年代苏联游击队在西伯利亚与反动派作战的那些话时，他想到了我国和拉丁美洲的蒙托内拉斯；在此过程中，他向我们描述和揭示了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本质关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游击队作为“群众中最积极、好战、最有活力的部分”、“群众的组成部分”的状态并且永远不会与他们分开。

这几点构成了马利亚特吉关于军事问题的思考，以及他的基本论点，即农民起义不能靠自己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是在旧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但是今天，在帝国主义时代，恰恰是在我们的美国，“资产阶级不知道如何或不想完成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在那里“西班牙征服者的近亲后代，它不可能夺取农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它对应于无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通过从农村到城市的持久战，带领农民群众走向灭封建制度。

g) 无产阶级党。“政治斗争需要建立一个阶级政党”菲律宾共产党章程第三条说。这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阶级斗争要求无产阶级将他们独立组织为一个政党，以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目标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样，党是我国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是我国无产阶级出现、发展和成熟的结果。它是我们历史逻辑发展的需要，是阶级存在的需要，是工人阶级存在的需要，因此，决不能认为它是多余的，恰恰相反，它是实现进步的主要和不可或缺的工具。工人阶级夺取权力和建设新的秘鲁社会，只要有阶级存在，而无阶级社会尚未实现，就需要工人阶级。

共产党“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承担着指导和领导实现其阶级理想的斗争任务的政治力量”由马利亚特吉本人制定的纲领说；关于社会构成，“具有严格阶级性的工农组织是我们努力和宣传的对象，是斗争的基础”上述法案的第三点说。共产党是秘鲁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正如纲领所说，我们对马列主义有明确的界定和坚持，即“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方法”，“它作为斗争的手段”；而它的社会结构旨在将最优秀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纳入其队伍。

党不是也不可能是选举机构，而是夺取政权的组织；虽然它可能能够利用选举，但它的权力并不植根于选举。马利亚特吉分析了德国的情况，清楚地界定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如本案所示，一个政党的权力并不严格取决于其选举和议会实力。普选可能会减少他们在议会中的选票，而不会触及其政党政治影响……社会党是一个拥有超过一百五十票议会选票的阶级政党，足以保证他们组织内阁，但并不授权他们将银行家和实业家排除在这个内阁之外，除非它选择了一条革命的道路。”这样一来，对马利亚特吉来说，党不是选举产生的，也不能遵循“议会痴呆症”，议会制与社团主义组织模式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因此，对党来说，问题是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组织体系”，打造成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以推翻社会统治秩序战争机器，正如我们的创始人提醒我们的那样：“历史告诉我们：所有新的社会国家都是在先前社会国家的废墟上形成的。从逻辑上讲，在一个社会国家的诞生和另一个社会国家的死亡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的危机时期。”

再一次，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利亚特吉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的完成，是他直接参加阶级斗争的实现，是他为无产阶级作出的伟大贡献和服务，在我们当代史上 30 多年的斗争中，维持了 PCP 的出现和发展。在

为我们党的建设做出贡献的过程中，马利亚特吉为它提供了我们在宪法法案和党纲中找到的思想政治基础。在其三个基本论点中：集体诉讼的背景和发展、反帝观点和原住民问题纲要；以及马利亚特吉的全部作品，其中我们注意到七篇论文、世界危机史、让秘鲁秘鲁化等等，在每一篇中他都提出并解决了革命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将马利亚特吉的著作理解为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基础的一部分。

我们的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以他的加入第三（第三）国际的论文为党的斗争画上了句号，这是一个必须牢记的重要文本：

“党的共产党员坚持第三国际，并同意努力从组成党的团体中获得同样的支持。我们采用的意识形态是革命的和好战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接受的所有方面的学说：哲学，政治的和社会经济的。我们认可的方法是正统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方法。我们不仅反对，而且通过一切手段和一切形式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和倾向。”

“党是一个阶级党，因此拒绝任何暗示与其他阶级的政治力量和组织融合的倾向。党认识到，在国情范围内，现实会强加给我们契约和联盟，通常是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但无论如何，它将为无产阶级赢得批评、行动、出版和组织的自由。”

在这里，我们有一份由马利亚特吉编辑的文件，他本人于 1930 年 3 月 1 日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并于随后的 3 月 4 日获得批准；这份文件足以推翻今天不值一提的反党言论。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利亚特吉的话：“政党不是从一些学术小委员会中诞生的”，党“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和平一致的学院”；但是党是在群众的阶级斗争中锻造出来的，在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前进的，因此，除了马利亚特吉留下的红线及其与非无产阶级路线的长期曲折斗争之外，就无法理解它的历史。公开或秘密地浮出水面，反对马利亚特吉的想法。

h) 群众路线。除了所有已经暴露的内容，我们还看到在所有这些建议的底部有一个立场，即群众路线，这是马利亚特吉思想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但鲜为人知。在这里足以强调的是，马利亚特吉认为当代充满了大众的存在，正如他所说，大众是当今的主要演员。工人阶级有一个神话，一个目标——社会革命，一个无产阶级以“积极而强烈的信念”坚持和前进的目标，与资产阶级的怀疑主义和颓废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群众为确保他们胜利的“最后的斗争”而战，他说：“尤金波蒂埃的歌曲（国际歌）中的句子获得了历史的解脱：'这是最后的斗争！'俄罗斯无产阶级迎接世界无产阶级的这种普世呼声。群众的战争呼喊和希望，已经在罗马、米兰、柏林、巴黎、维也纳和利马的街头听到。一个时代的所有情感与他们同在。革命群众相信他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斗争。”

大众，历史的主要参与者，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以“情报专家无法找到……大众会找到”的方式定义世界历史；群众由无名英雄组成，真正的英雄是马利亚特吉所钦佩的：“工厂、矿山、田野的无名英雄；社会革命的无名战士。”利益一致的群众面对资产阶级相互矛盾的利益；群众“为创造新秩序而努力”，我们必须为他们服务和解释，因为个人和领导人的评判标准是“他们能够为革命群众服务和解释的能力”。

然而，马利亚特吉始终强调，群众归根结底是基层群众，即工农：“革命的力量始终在于工农联盟，即工农群众联盟”他谈到墨西哥革命；在他们面前，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更多地相信利用酋长之间的矛盾和对抗的可能性，而不是将群众带向明确的革命政治的可能性”，墨西哥的斗争总是“通过大规模动员”来镇压反革命。工农革命群众。”这些和其他提议显示了马利亚特吉对群众的明确立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群众斗争中是活生生的：“马克思生活在全世界无数被他的学说激励的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

所说的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者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我们重申，领导者的规模是通过认同革命阶级的利益和为他们服务，主要是为无产阶级，阶级这会产生一种新型的“思考和行动”的人。对于革命者的行为，马利亚特吉要求考虑到个人思想中的阶级斗争：“颓废和革命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也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良心……是一个人的战斗舞台两种精神之间的斗争，对这种斗争的理解，有时，几乎总是逃脱……但最终一个或另一个精神占上风。另一个仍然被勒死在竞技场上。在谈到英雄时，他说：“英雄总是在流血和撕裂的情况下到达目标：只有通过这个代价，我们才能为他的英雄主义付出全部代价”，注意到斗争总是留下痕迹；最后说：“今天和昨天一样，如果没有个人决心抵制监禁或流放，就无法改变政治秩序”，“对于革命者来说，监狱只是与工作有关的故事。”

马利亚特吉的群众路线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在今天，当基本问题变成了一场规模日益扩大、日趋激烈的斗争时。今天，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记以下几点：“群众要求团结。群众需要信仰。他们的灵魂拒绝那些否认和怀疑的人的腐蚀声音、溶解和悲观的声音。他们寻求乐观和亲切的声音那些肯定和相信的人的声音，年轻而富有成果。”

i)马利亚特吉系列的其他方面。以上，证实了马利亚特吉关于秘鲁革命的总政治路线的基本观点；但这不是他的全部工作。共产党的创始人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并在我们秘鲁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中，为工会和工业工会、工人、女权主义者、青年、教师和知识分子团体的工作制定了具体的政治路线，和其他工作战线。这些具体政策是在群众工作的各个战线上形成阶级路线的基础；他们的问题还在于重走马利亚特吉的道路，并根据阶级斗争的现状发展它。

j)马利亚特吉确立了秘鲁革命的总政治路线。很明显，马利亚特吉将秘鲁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经验系统化，通过他在阶级斗争中的直接理论和实践参与确立了秘鲁革命的总政治路线，以及具体的政治阶级路线在群众工作的各个方面。所有这都可以被认为是马利亚特吉的道路，秘鲁革命的道路，我国革命的一般规律以及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动的一般规律，允许建设我国新社会，社会主义是向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马利亚特吉的道路有一个轴心：共产党，没有它就没有人民的革命或真正的成功。需要共产党这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样工人阶级才能领导，因为只有它，通过它的先锋队，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并在工农联盟的支持下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秘鲁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可以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阶段。

因此，我们革命的决定性问题，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是重走马利亚特吉的道路，并在当今群众的阶级斗争中发展它，为工人阶级、人民和革命服务。

四、夺回马利亚特吉并重建他的政党为工人阶级、党和革命服务。

a)马利亚特吉的道路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

马利亚特吉的道路出现在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阶级斗争中；它必须与盛行思想的反动制度作斗争，并与否认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阿普拉进行艰苦的斗争。共产党的成立是激烈斗争的产物，在马利亚特吉的道路上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所进行的斗争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党内，他努力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

很快，几乎是在他死后不久，一整套机会主义路线就形成了，背信弃义地开始谈论马利亚特吉的“无产阶级化”和“进步”；而党外的“阿普里斯塔批评”则将马利亚特吉贴上“知识分子化”和“欧化者”的标签，其暗藏的目的是否认他的路线并摧毁党。到1940年代初期，人们对马利亚特吉的马克思主义者基金会提出了质疑，虽然虚伪，但他们承认其卓越品质。后来，德尔普拉多和他的公司虽然称自己为“马利亚特吉的门徒”，却把他塑造成一个“无害的偶像”，他们在放弃他的道路的同时用乳香包裹着

他。这就是否认和质疑马利亚特吉及其道路的整个时期的演变过程；然而，马利亚特吉的红线继续存在于阶级斗争中，主要是工人和农民，以及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动，他们高举马利亚特吉的旗帜，在党内继续为寻找马利亚特吉的道路而斗争。

b) 夺回马利亚特吉之路。1960年代的十年，以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震撼国际共产主义世界，在我国产生了影响，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著作和中国共产党与兄弟党进行的非常重要的斗争。同时，我国的1960年代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群众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农民运动。这个国家经历了官僚资本主义的深化，并且还在继续；工人们开展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加强了对工会的参与；农民自发地发扬光大，大多以自己的行动征地，一波未平一波的征地浪潮震动了整个国家。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师生，越来越多地参与人民斗争。与此同时，民主自由主义的议会秩序陷入危机，美国其他地区及其政党、反动政党也进入了争夺地位和特权的激烈斗争。这面临着需要完成两项任务的反应：深化官僚资本主义，以国家为主要经济杠杆，以及秘鲁社会的企业重塑，以克服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危机。这些是当前法西斯政权崛起的条件和原因，以及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赋予它完成的任务，当他们看到群众斗争的兴起所带来的质疑其秩序的危险时，其中有一章是游击斗争，其中包含了人民未来的重要教训。

在这些条件和尖锐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际行动得到发展，秘鲁马列主义者们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明智的教导，为夺回马利亚特吉的道路和重建他的党而斗争。1964年1月，菲共开除普拉多等修正主义集团，在党的漫长道路上树立了里程碑；这样在第四届会议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迈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步。另一个进步点是1965年11月举行的第五届会议，会议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我们社会及其革命的理解上，使我们更接近马利亚特吉的路线。夺回马利亚特吉和重建他的政党的其他重要时刻是共产党对伪装成左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的成功斗争，其高潮是1969年1月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次活动中，共产党从《党的团结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利亚特吉的思想和以马利亚特吉为基石的总政治路线；重组，正如所批准的那样，意味着重组人民战争党。这就是如何完成长期寻找马利亚特吉思想的过程，开启了“重走马利亚特吉道路”的阶段，其中一个阶段是党的重建，作为一个基本和必要的问题。

然而，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一直在进行。当前法西斯政权的崛起及其反革命纲领通过产生取消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了我们的队伍，该路线旨在危险地反对党本身的生命。这场斗争的里程碑是：以反对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为特征并号召与它作斗争的三中全会，以及证实取消派失败并确立政治地位的“论重建”三中全会。、组织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为党的职能的重构。这样一来，马利亚特吉党就可以更好地完成其历史使命。最后，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在“全面夺回马利亚特吉的道路，开展以党为中心的群众工作”的口号下，正式将夺回马利亚特吉的道路作为重建的决定性问题，综合起来，总的政治路线，我们必须围绕其应用和发展完成马利亚特吉党的重建。

综上所述，作为秘鲁革命总政治路线的马利亚特吉的道路，是在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马利亚特吉强加的无产阶级红线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多年来它所采用的路线。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区分三个时刻：

- 1) 马利亚特吉道路的出现和党的成立；
- 2) 寻找马利亚特吉之路；
- 3) 夺回马利亚特吉的道路和重建党。三个瞬间，是我们党40多年的历史，是秘鲁无产阶级的历史，是当代秘鲁阶级斗争的历史。

c) 马利亚特吉思想的相关性。我们看到了1960年代马利亚特吉的思想是如何越来越坚定地确立自己的地位；然而，在我们仍然生活的那个时期，国内外对马利亚特吉的兴趣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我们在两个层面上看到了对马利亚特吉的否认：一些人攻击并否认马克思主义者马利亚特吉思想的基础，而另一些

人则否认其相关性。那些质疑其马克思主义者基础的人争辩说，支持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非理性的唯心主义和西方哲学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主要是欧洲。马利亚特吉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点一旦提出，这些观察就无需进一步分析；只需重申马利亚特吉基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征就足够清楚了，并指出那些指责它的人有一个中心论点：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在一个产业工人很少的国家发展。这个起点揭示了一个不可接受的机械位置；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需要发展到 19 世纪中叶欧洲所达到的水平，而在这个物质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它发展起来生机勃勃，遍及五大洲。落后国家的革命者，那里有大量的农民和相应减少的工业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一种指导他们行动的工具，并根据其原则将其与特定的革命条件相结合；就这样，马列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及其民主革命的具体情况融为一体。因此毛泽东思想无可争议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秘鲁共产党的创始人。马利亚特吉还将马列主义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并分析了拉丁美洲的类似国家；并直接参与了我国的阶级斗争，他得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创造性地运用普遍原则，因此，他的许多想法与毛的建议有相似之处。事实证明，随着岁月的流逝，马利亚特吉思想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者。发生的情况是，那些没有防备的人会被他使用的不熟悉语言迷失方向，再加上忽视我们拉丁美洲的情况，更根本的是，从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立场出发。

那些质疑马利亚特吉相关性的人声称，虽然他确实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但他的立场在 40 年前就已经落伍了。这些人忘记了后来的研究和研究并没有否认而是恰恰相反地证实了马利亚特吉的论点；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完成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更不用说发起无产阶级革命了，马利亚特吉的思想和他的道路，他在秘鲁革命中的总政治路线仍然是完全流行的，正如四个十年过去了，甚至更多的是在 1960 年代的伟大斗争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重走他的道路的需要。

c) 夺回马利亚特吉并重建他的政党。谈到这一点，在了解了马利亚特吉的上述思想（在他的秘鲁革命之路中在政治上具体化）之后，我们必须重申的第一件事是，马利亚特吉是秘鲁无产阶级的最高政治表现。另一方面，马利亚特吉之路将近 50 年的发展表明，它的旗帜是工人阶级的旗帜，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得到了明确证明，无产阶级的成功取决于牢牢地抓住它们并携带它们前进，而它的失败在于放弃或低估它们。除了共产党帕蒂之外，没有任何秘鲁阶级或政党能够展示出如此积累的经验，也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证明的如此高大的旗帜。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重走马利亚特吉之路；这意味着让工人阶级指挥革命，建立唯一始终如一的革命阶级的领导地位，以领导将摧毁现行社会秩序的进程；发展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这样它就可以发挥其参谋长的作用，没有它就没有革命；同时坚持将马利亚特吉作为工人阶级的集中政治表现；综合而言，就是为争取秘鲁革命中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这样，马利亚特吉就成为秘鲁人民的旗帜，被剥削群众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的基础，以及我们民族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

重走马利亚特吉的道路就是重建共产党，他的党；致力于其思想政治建设，发展其创始人给予的基础，同时通过重新调整组织到政治来为其组织建设而战。总而言之，今天重建党就是通过夺回马利亚特吉推进党的重建，并以发展人民战争为目标。

坚定道路、坚定目标的共产党，在建党 80 周年和建党 47 周年之际，高举无产阶级红旗，向全国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宣示：在目前的反革命攻势和群众斗争持续发展的前景下，我们的职责是在群众阶级斗争的风暴中做好准备，以夺回马利亚特吉和重建他的政党，为工人阶级、人民和革命服务。

- 1 关于党的建设
- 2 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建设
- 3 马克思、恩格斯和党的建设
- 4 列宁与新型政党建设
- 5 毛泽东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党的建设。

关于党的建设

总结 100 年工人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主席*在 1948 年写道：

“要革命，就必须有革命党。没有革命党，没有建立在马列主义者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革命作风基础上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就是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战胜法西斯侵略的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发展了新型革命政党。随着这种革命政党的诞生，世界革命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变化之大，变化之大，难以想象。老一辈人都是风雨兼程的……随着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我这个事实还不够清楚吗？”（毛泽东，文选，第四卷，284 页。重点是我们党）

在这里，我们浓缩了党的问题；它的必要性和作为新型政党的建设，它建立并为世界革命和每个国家提供准确的方向，因为它为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而发挥作用。

需要考虑三个问题：

- 1) 党的必要性，即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
- 2) 党的建设，这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建设党的问题，在这个国家，工人阶级，而且只有它通过自己的党，才能领导民主民族革命；和
- 3) 内部斗争，即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自己的问题，是维持党的团结和凝聚力的斗争。

这三个问题要求我们思考：一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席系统化的伟大教导；第二，我国党的建设；三是我国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建设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新的阶级兴起，也是历史上的最后一个阶级。共产党宣言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将人类带向新世界、共产主义社会、无阶级社会的纲领。这是在党内实现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所有人都必须走过的纲领和道路。阶级没有其他道路，人类没有其他道路。世界历史很容易证明这一点。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国际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顽强前进，都是这条必然道路的一部分。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一条在未来 50 年或 100 年内将在伟大的惊天动地的斗争中决定性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和党的建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概念，即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了我们不能放弃的坚实真理，例如：理解和改造世界的阶级斗争原则；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无产阶级专政和旧社会经过长期历史过程进行革命改造的必要性等。而且，有时还不够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他们的论点，即必须将工人阶级政党建设为其阶级利益而战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在与具有深刻资产阶级本质的旧无政府主义概念的艰苦斗争中，他们能够在 1864 年和 1872 年的国际章程中确立：

“在反对有产阶级的联合力量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除非它把自己组织成一个与有产阶级建立的所有旧政党截然不同的政党。”

“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政党对于确保社会革命的胜利及其最终目标：消灭阶级……是必不可少的。”

“鉴于土地和资本的领主总是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捍卫和延续他们的经济垄断并征服劳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重大职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发点是，工人本身必须作为一个阶级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是“每一个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从属于的伟大目标”。他们提出，工人阶级有必要将自己组织成一个政党，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夺取政权，然后实现其目标，实现其历史目标：消灭阶级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者或压迫者的新社会。

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提出，工人阶级将自己组织成“一个与所有旧政党不同并反对的政党”。这是因为工人阶级自组织成政党后，以其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为依托。因为它有自己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提出，使共产党人“指出并突出全体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不分民族”，其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经过的地方，他们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始终保持阶级意识，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废除私有财产”。（马克思和恩格斯，第6卷，第497-498页）他们以这种方式提议建立一个“独特而对立的”政党，以服务于革命所要求的阶级团结，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为了确保革命的成功，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是必要的。国际的成员试图通过宣传、讨论和组织来建立这种统一……”

除了无产阶级党内斗争的发展之外，他们还设想了与其他被压迫阶级相联系的革命舞台。马克思指出，在德国，工人阶级革命将取决于“第二次农民战争”的支持，而恩格斯则坚持认为：“在一个农业国家，以反资产阶级的名义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是庸俗的。工业无产阶级却只字不提封建贵族对农村工人的父权制‘棍棒剥削’。”因此，列宁会说：

“虽然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但马克思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推动农民民主能量的策略上。”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进行了伟大而激烈的斗争。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与无政府主义作斗争，直到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公认的工人阶级概念并支持其政治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面对巴枯宁和他的集团的阴谋，他们“用最极端的马克思主义掩盖自己，他们的打击不是针对现有政府，而是针对不接受他们的正统和领导的革命者”，他们“渗透到组织的队伍中……并在开始时试图接管领导；当他们的计划失败时，他们试图破坏它”；谁“组织……他们的小秘密教派”；他们“在他们的报纸上公开攻击所有拒绝服从他们意志的分子”；他们“在任何手段面前，在任何不忠、谎言、诽谤、恐吓和背叛面前都不会退缩，这些都对他们同样有利。”（马克思和恩格斯，Vol.23, P.459）总而言之，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在其冠冕堂皇的激进左翼主义的幌子背后隐藏着右倾本质，反对经济主义，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后来，他们开展了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特别是在德国，反对右倾倾向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因为它否定阶级原则和资产阶级对政治纲领的歪曲。与之前的斗争一样，这是为了捍卫团结而进行的，要求“我们应该有勇气在更重要的事情的祭坛上放弃眼前的成功”。教学中的自我批评和对错误的严肃评判以及应着重突出的地方，指出了斗争和分裂的根源：

“至于其他的，过去黑格尔说过，一个党以接受和抵抗分裂来显示它的胜利。无产阶级运动必然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人被困住而不再前进。这是无产阶级团结实践在各地进行的唯一原因，党的不同团体在他们之间进行生死斗争，就像在最严重的迫害时期的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教派一样。”

这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的必要性、党在斗争中的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问题。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那些多次被遗忘的经典创始人的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这些问题，他们的庞大任务就没有理由和依据。但是，非常有必要重申的是，自工人阶级的科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它就提出并解决了党的问题。发生的事情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领域一样，这种关于党的必要性、党的建设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已经发展起来，综合了后来国际工作的伟大经验列宁和毛主席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努力。

列宁与新型政党建设

二十世纪给我们带来了作为资本主义最后和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列宁重新确立了老修正主义者企图摧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革命理论，并将其提升到马列主义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发展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有何启示？列宁意识到他们已经到了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重申党改造社会的必要性。他的伟大观点体现在：

“给我们一个革命者组织，我们将彻底撼动俄罗斯。”

对列宁来说，改变世界需要一个党，党有一个纲领，用他自己的话说，“包括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组织 and 这场斗争的领导，其最终目标是为人民夺取政治权力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

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列宁认识到无产阶级组织的必要性，而无产阶级的组织正是他们的力量所在，列宁提出了以下原则，这是任何共产党人都不能忘记的：

“无产阶级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之外别无武器。无产阶级因资产阶级世界内部的无政府竞争而分裂，被为资本服务的强迫劳动所压垮，持续陷入最彻底的苦难深渊，残暴和堕落，只有当它通过马克思主义者原则在意识形态上的联合通过组织的物质统一来确保自身时，才能成为并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使工人阶级军队中的数百万工人具有凝聚力。在这支军队面前，俄罗斯贵族衰败的力量和国际资本主义衰落的力量都将无法维持自己。每天，这支军队都将扩大其队伍，尽管曲折和倒退，尽管有机会主义的空话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傀儡，尽管对落后的循环精神进行了愚蠢的颂扬，尽管金属丝和知识分子的流动 n 无政府主义破产。”（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415 页）

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的秘鲁人必须注意这些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宝贵的话语。我们在其中重申：首先，争取权力的斗争需要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构成了它的唯一武器。其次，尽管剥削造成了种种困难，但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思想统一的基础，并通过加强组织队伍来巩固它，无产阶级将立于不败之地。第三，反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军队，反动势力将无法在任何国家掌权，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也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掌权。第四，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将越来越多地联合起来反对当代修正主义的险恶阴谋，尽管团体和宗派精神明显衰弱，但仍会继续前进，尽管有组织的放弃和“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他们仍将继续前进。自己的无政府主义。”

列宁就这样提出了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斗争的必要性和发展问题，提出了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问题。

但这并不是全部。在前进一步，后退两步中，列宁阐述了党的组织理论，我们从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古老而伟大的历史中摘录了其宏伟的总结，第 48-49 页。

1) 党是工人阶级的军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它是一个先锋队，它在前面，它在领导。这是一个了解革命过程规律的自觉的队伍，是一个坚定地坚持工人阶级革命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

2) 党是一个有组织的队伍，它是一个组织体系，“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结合了尽可能多的组织，只吸收那些至少承认最低组织水平的分子”为此，它对其所有成员都有自己的强制性纪律。

3) 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号召领导其他阶级组织，其目标是由本阶级最优秀的孩子组成（沉浸在马克思主义中，学习阶级斗争的规律），以及他们自己和全球工人阶级的经验。

4) “党是把工人阶级先锋队和群众团结起来的纽带的化身。”因此，它的生存和发展不会脱离群众，相反，它的生存和发展要求它“多联系群众，取群众信任”。

5) 党的组织应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单一的章程，对所有人实行平等的纪律，并“以单一的领导机构为首，称为党的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之间的间隔和中央代表大会，少数服从多数，地方组织服从中央机关，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

6) 为了保持党内的团结，党需要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纪律，一种需要高度重视的团结，因为正如斯大林所说，“列宁同志给了我们像照顾孩子一样关心党的团结的遗产他们的眼睛。”

作为共产党人和秘鲁革命者，我们应该牢记这个论点和之前的论点，因为它们都是至关重要的。列宁讨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秘密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中间与隐藏、鸵鸟政策相混淆。列宁提出需要一个秘密党作为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系统，其目标是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依靠能够领导革命、维护其旗帜并坚持其旗帜的“高级指挥官”尽管受到镇压和迫害。因此，秘密行动使党成为一架“战争机器”，它将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直到实现其夺取政权以改变世界的目标，而不会脱离群众。由于我国斗争的需要，我们应该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强调几点。在这里，清楚地了解阴谋组织的艺术由什么组成尤为重要。列宁在给一位同志关于我们的组织任务的信中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小册子被引用，但其原则并未被理解，更不用说应用了，它告诉我们：

“所有阴谋组织的艺术都应该包括知道如何使用一切和每个人，为每个人提供“工作”，同时保持对整个运动的领导，而不是必须理解的权力，而是通过权威、能量、更丰富的经验以及多样化的知识和才能。”（列宁，第6卷，第240页）

在同一本小册子中，列宁反对那些将秘密理解为僵化和机械的东西的人：

“此外，秘密的程度和不同圈子的有机形式将取决于其职能的性质。因此，组织形式应根据组织类型的不同而变化最大，从‘最严格的’紧闭到‘最自由’的宽阔、开放且几乎没有结构。”（列宁，第6卷，第245页）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对我们当前的革命形势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重申，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有太多机械和非辩证的思想。列宁关于秘密工作的理论在《秘密党与法律工作》中进一步阐述：

“秘密党的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在俄罗斯的合法工作是党的主要问题之一。在革命后的整个时期（他指的是1905年），它占据了 POSDR 的注意力，并让位于其队伍中最激烈的斗争。”

“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取消派与反取消派的斗争展开了……1908年12月的会议……明确地集中在一项特别决议上，即党在组织问题上的标准：党由秘密组织组成。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应该以尽可能广泛和分支的合法工人社团网络的形式，在群众中创造‘支持工作的点’。”（列宁，Vol.18p.386）

并强调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们党的认识的主要结论是，革命是必要的，而且越来越近了。导致革命的发展形式已经改变，但革命的旧任务仍然存在。从那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组织形式应该改变，‘细胞’应该采取灵活的形式，这样它们的扩张就不会以牺牲细胞本身为代价，而是以牺牲它们的合法‘外围’等为代价。”

“但秘密组织形式的这种变化与‘适应’合法运动的公式无关。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合法组织是允许将秘密组织的想法带给群众的支持点。也就是说，我们将影响的形式修改为在秘密定向意义上继续先前影响的目标。

“通过组织形式，秘密‘适应’合法。通过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合法工作将‘适应’秘密思想。”（列宁，第18卷，第392页）

最后：

“社会民主党‘完全’是秘密的，在它的每一个细胞中，最重要的是，在其提出和准备革命的全部工作内容中。正因为如此，最公开的工作最开放的细胞不能作为“党的开放工作”。”（列宁，第18卷，第393-4页）

这篇引文很长，但我们认为它对我国的一切革命工作都具有重大意义，与前面关于秘密工作的引文一样，值得特别注意。

在我们国家，普遍认为秘密工作使我们脱离了群众。但是，我们应该回忆一下列宁所说的：

“但是斯维尔德洛夫，这个始终职业的革命者，一刻也没有脱离群众。当沙皇制度的条件迫使他进行完全非法和秘密的活动时，就像他那个时代的所有革命者所做的那样，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始终与先锋工人肩并肩、携手前进。”（列宁，第29卷，第91页）

这些是我们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应当牢记并正确运用到马利亚特吉党的重建中的列宁的基本理论。

总而言之，只要回顾一下，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党的这些原则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建立在同当时俄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孟什维克进行了伟大而艰苦的斗争。除了为党的组织原则而斗争外，列宁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背景：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正是从那里，他明智地得出结论，组织问题不会在24小时或24个月内改变。最后，我们记得列宁确立了各方在斗争中前进，几乎总是在敌人的火力下前进。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们作为一个小团体，沿着陡峭而艰难的道路一起前进，手挽着手，团结一致。我们被四面八方的敌人包围，几乎必须在炮火中前进。我们通过自由通过的决定团结了自己，正是与敌人作斗争，而不是跌倒或跌入附近的沼泽地，沼泽地的居民从一开始就批评我们，我们将自己划入另一个群体，我们选择了斗争而不是和解的道路。”（列宁，第5卷，第355页）

列宁的那些理论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吗？我们革命党人、共产党人真的不应该坚持吗？我们这样做是我们应该做的吗？现在是时候放下自满情绪，认真判断我们的革命现实了。

毛泽东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党的建设。

为了结束我们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建设，我们将使用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必要性、党的建设和党内斗争的论点。在这篇文章的最初引用中，我们准确地引用了他关于党的必要性的论点。重复它是没有意义的。

继续讨论党的建设问题，我们首先注意到毛主席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提出了基于革命暴力普遍原则的建设。因此他教导我们：

“一切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也就是说，通过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革命的马列主义原则在中国具有普遍适用性以及在其他国家。”（毛选， Vol.2, p.219）

从这个马列主义原则出发，区分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的革命，他在同一著作中确立：

“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形式，如人民群众的组织 and 斗争，也是非常重要的，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决不能撇开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战争服务：战争爆发前，所有组织和斗争都有准备的义务，……战争爆发后，所有组织和斗争都相互协调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战争。”（毛选， Vol.2, 221）

毛泽东主席围绕党的建设问题，在《关于《共产党》杂志的面貌》一文中提出并解决了根本问题。他在那里指出，首先，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无数次伟大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锻造了自己的战士、干部和组织，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而要了解党的发展规律，就需要分析自身的历史，从中提炼出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的办法。

其次，他根据自己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同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关系的判断，确立了如下伟大的论点：

“通过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些复杂关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发展。这是历史的特殊性，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革命发展的特点，是任何国家的革命历史都没有的特点。资本主义国家。”（毛选， Vol.2, p.286-7）

这个问题对我们共产党人和秘鲁革命者来说是基本的，因为我们的社会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从中可以得出我们的革命也将像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一样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因此，在这个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第三，中国革命有两个特点，用毛主席的话来说：

“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形成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或者说这个战线的被迫决裂，其次是武装斗争作为革命的主要形式，成为两个根本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特殊性。”

第四，前面强调，不能脱离民主革命政治路线的这两个特殊性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这位伟大的领袖教导我们：

“党的成败、进退、队伍的缩减、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党的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当政治路线坚定地解决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强制打破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党向前迈出了一步……同样，当党以正确的形式进行武装革命斗争时，它也向前迈出了一步。.. 因此，党的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与其政治路线紧密相关，与其对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的正确或错误解决紧密相关。”

第五，它把问题从中国革命确定的方向上解开了。在引用的文章中，以下论点应该让我们认真思考，看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就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根本问题。正确认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为整个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最后，他指出了党的作用：

“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种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统一起来维持武装斗争的战线。而在党的组织中，它是英勇的战斗员谁使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种武器来攻击和摧毁敌人的阵地。这就是这三个因素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毛选， Vol.2, p.295）

毛泽东主席建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党的建设的思想政治基础就在这里，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歪曲的。因为正如他自己教导我们的：“思想政治基础要正确，不能决定一切。”

正是在这个思想政治基础上，毛泽东主席制定了党的组织建设、党的斗争策略和斗争原则。这个问题在他的《大胆扩充抗日力量》（下卷 425 页）一文第 6 点提出。我们要分析问题。首先，它确立了反动派主导领域的组织建设方针：

“一开始（主导的），我们的政策是秘密地维持党的组织，使它紧凑、有选择、有效率。长期地下，积蓄力量，伺机而动，不沉淀，不暴露自己。”

其次，他确立了应该指导的战术原则：

“本着理智、利己、不矫枉过正的原则，我们同顽抗者的斗争策略，是利用国民党法令和社会习俗所允许的一切，固守阵地，积蓄力量。”

第三，他确立了反动组织的渗透和革命者在其中的工作。

第四，他提出基本方针：

“在国民党统治的所有地区，党的基本政策同样包括发展进步力量（党的组织和群众运动），争取中间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真诚的绅士，'异类'部队，中间部门国民党、中央军队中间部分、小资产阶级上层和少数政治团体和政党（共七类））和孤立顽固势力，以克服投降和被占领的危险能够改变现状。”

第五，他指出需要做好应急准备：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地准备好应对地方或国家层面的任何紧急情况。”

第六，他强调秘密：

“国民党占领区的党组织要严守秘密。”

第七，他强调委员的审视：

“在东南局和所有专门的、省的、区的或地区的委员会中，每一位工作人员（从党委书记到厨师）都应该受到严格和细致的审查。任何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些主要生物体中仍然存在最轻微的怀疑。”

最后：

“我们的干部的保护应该非常小心。”

这些都是对党的斗争和组织生活的真实而宝贵的指示。

至于内部斗争，值得记住的是，正是毛泽东主席出色地发展了将党内斗争理解为阶级斗争和社会新旧矛盾的反映。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党内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党的发展的全过程，如果不发生这

样的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会结束”。同样，他也是为了党内斗争的正确发展，提出“前车之鉴，后之防患，治病救人”的论点。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应用这个伟大的理论，记住它的内容：“我们必须不为任何人考虑，公开所有犯下的错误，科学地分析和批判过去的一切不好的，以便将来，工作会做的更好更用心。”这就是他所说的“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将来再犯”的意思。但是，在谴责错误和批评缺陷时，我们这样做的方式与医生治疗病人的方式相同，其唯一目的是拯救病人，而不是杀死病人。

毛主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的伟大历史经验，他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团结不分裂，坦诚相待，不搞勾心斗角。“我们要接受这个伟大的教训。然而，我们绝不能失去警惕，正如他在1964年亲自教导的那样：“我们必须警惕那些煽动勾心斗角的人。例如，高康，姚书诗，彭德怀，黄克卿等人出现在中央，什么都一分为二，有的搞阴谋诡计，要这样怎么办？现在还有人图谋，有阴谋家是客观事实，不是问题我们喜不喜欢。”

但是党内的斗争是为了什么？归根结底是保持团结，坚持马克思主义，拒绝分裂，否定修正主义，因为正如他自己教导我们的那样，团结高于斗争，团结是相对的，另一个是绝对的。因此，因此，斗争是为了维持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团结，因为团结很重要。“党内的团结和党和人民的团结，是战胜困难的两大利器，全党同志都应该珍惜。”

这就是毛主席关于党的必要性、党的建设和党内斗争的实质性理论。我们要研究他们，因为他们对我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阐述了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基本主题，以及我们在实际情况下认为对党的建设至关重要的这些问题：党的必要性，党的建设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党的建设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我们又回到重新总结马列毛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冒着重复已知事物的风险，原因很简单，只有真正吸收马列毛主义，我们才能有正确的指导，融合其正如马里亚特吉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原则与我们的现实相结合。

注：转录自 *Bandera Roja*, 1976年8月46日。

1976- 农民问题与革命

Bandera Roja, 第46号, 1976年8月

内容

一、农民问题与权力问题

2 二。农民运动与民族民主革命

3 三。土地之争

4 四。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

5 五、反应路线

6 六。路为民

一、农民问题与权力问题

从农民问题的夺权角度出发，解决农民问题尤为重要和关键；这最终对党来说很重要，因为权力问题是革命的核心问题。以这种方式，必须以夺取政权为明确目标，将阶级斗争作为一个整体来领导和组织，从这个角度来看，澄清和解决出现的问题至关重要。中共五中全会在谈到诸如此类的话题时说：

“作为核心问题的权力问题，作为革命暴力实现的人民战争，党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发展的条件以及农民劳动作为人民战争基础的重要性，也许是，我们路线的实质性问题，我们必须始终铭记在心，今天，在我们推动党的重组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将越来越多地摆在桌面上，并对政治路线及其实施产生影响。”

因此，解决农民问题这样的话题的重要性是普遍的：毕竟，通过武装斗争发展农民运动是现在权力问题的症结所在。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恰当地指出：

“德国的整个事件进程将取决于能否通过‘第二版’，也就是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重申了这个想法，讨论了俄国革命：

“无产阶级必须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联合农民群众，以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因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他在给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申明：

“运动在进步，殖民地的劳动群众、农民，尽管他们仍然落后，但将在世界革命的后续阶段中发挥非常伟大的革命作用。”

最后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作用有了很深的认识，他说：

“当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件大事，很快，中南北三省的亿万农民将掀起一场暴风雨、飓风，来势汹汹，势不可挡。强大的，将能够遏制它。他们将打破一切障碍，将自己投入解放的道路。他们将埋葬所有的帝国主义、军阀、军阀、贪官、土豪和“绅士”恶人。所有党和革命同志们要在农民面前接受考验，必须决定站在哪一边。走在他们前面领导他们？留在后面指手划脚批评他们？挡着他们的路和他们打架？每个中国人都是在这三种选择中自由选择，只是事件会迫使他迅速做出选择”。（《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

该党的创始人马利亚特吉明确了总政治路线中的基本问题。谈到土著农民，他说：“土著的希望是绝对革命的”，并提醒菲律宾共产党，要以阶级组织工农品格，“先刺激后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即领导土地革命。

为了回到马利亚特吉的道路上，PCP一直在提高对这个重要问题的理解。Red Flag41 的社论如是说：

“没有农民群众的革命工作，没有马列主义在政治上由共产党领导，就没有武装力量的发展，就没有人民战争，总之就没有民族解放，也没有，因此，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

二。农民运动与民族民主革命

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即反封建斗争，是民主民族革命的组织基础；这是根据我们革命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得出的，即由马利亚特吉编纂为总政治路线的规律。我们的社会具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秘鲁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这就是推翻这些阶级、扫除他们统治的需要，这是现阶段革命的要求，它的内容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它不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而只反对一部分资产阶级。它，既要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又要反对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

我们强调官僚资本主义的作用，它通过它的发展成熟了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最终条件。地主形成了垄断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就这样，它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

物质条件”，留下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和“夺取垄断者的土地”的任务。在我国，这种官僚资本主义日益深化，以国家垄断资本为经济杠杆，聚敛巨量资本，垄断经济大动脉。毛泽东关于民族民主革命和农民战争的结论革命：

“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两个主要特点：1）无产阶级要么与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要么在必要时打破它，2）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我们这里不把党和农民的关系，党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看成是一个基本特征，因为第一，这些关系在原则上与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当我们谈论武装斗争时，我们指的是农民战争的底层，党与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与党与农民的关系是一回事。”（“动机是出现共产主义”）。

可见，我们要进行的武装斗争是土地革命，是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构成了革命的一个不变的、自然的环境。如果战争还没有开始，一切都要为它准备，一旦开始，一切都要为它发展。

工农联盟。马利亚特吉教会了我们：

“革命的力量始终在于土地和劳动力的联合，在于工农群众。”

与此相一致，工农将成为革命的基本群众，一旦动员和组织起来，剥削者就会被推翻，革命就会胜利。以百万工农联盟为基础，也有可能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并在一定条件下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农民是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级，身上压着半封建制度的沉重枷锁，是一股可怕的力量。用我们的开国元勋的话来说：

“印第安人很容易被屈服和怯懦所削弱，他们并没有停止反抗在共和国和殖民地时期压迫他的半封建政权。”

支持农民争取土地，就是为无产阶级争取到最大的同盟军，从而组织起强大的战斗力量。农民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的最佳同盟军。

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肩负着领导农民的紧迫职责。马利亚特吉在《阿毛塔·阿图斯帕里亚》的序言中充分综合了这个问题

“在欧洲，农民的主张并没有成功对抗封建主义，因为他们没有表达出来，而是在'jacqueries'中表达出来。他们成功地进行了资产阶级自由革命，将他们转变为一个计划。在我们西班牙美洲，仍然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无法或不愿执行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无法接管农民群众的要求。这项任务包括接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说是唯一的选择。一种能够赋予土著人民事业以现代意义和建设性意义的政策，该事业立足于其真正的社会和经济领域，并提升到具有创造性和现实性的政策水平，力求以意志执行任务以及一个阶级的纪律，即使在今天，它也出现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是工农联盟的实质，就是把党同农民、农民斗争一起熔炼起来，把无产阶级观念灌输给农民，从农民中吸纳积极分子，把党建在基层。具体而言：在以其政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动员、组织和武装农民。

三、土地之争

官僚之路。几个世纪以来，封建压迫的表现就是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无法拥有土地，即使拥有，土地也很少。因此，面对被封建阶级残酷滥用的巨大集中的土地，农奴制度以不同的模式（免费劳动力，现金工资……）允许封建地主阶级像寄生虫一样生活在所有奢侈中以农民的无

限苦难和压迫为代价，因此使我们的人民陷入落后和饥饿之中。因此，几个世纪以来，庄园和农奴制一直作为秘鲁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支柱。

地主经济是通过一个非常缓慢和漫长的过程向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它遵循官僚主义的道路，包括引入维护大土地财产和维护地主阶级权力的技术和资本主义模式。这样，地主经济在内部发展起来，而不是解放农民，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由劳动力和其他封建方式的剥削，以保证资本的加速积累。农民在这个巨大的转变过程中痛苦不堪，它吸收了他的工作和他的财产，他发现自己被剥夺了他的小土地，甚至被赶出田野。地主和农奴制在新名称（农业生产合作社 - CAP、社会利益农业协会 - SAIS、“社会财产”、公共工作等）下得到维护和保护，与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的联系更加紧密。

马利亚特吉用以下的话解释了这个过程：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在拉丁美洲表现出来，它无法形成一种可以从封建缺陷中解放出来的经济体。对土著种族低人一等的偏见，使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剥削土著种族的劳动；并且不愿意放弃这种从中获得许多利益的特权。在农业中，工薪阶级的机构、机器的采用并没有消除大财产的封建性质。简单地说，他们完善了对土地和农民群众的剥削制度。”

农民问题不能脱离民族问题。马利亚特吉已经告诉我们：“印第安人的问题不是秘鲁四分之三人口的问题。这是大多数人的问题。这是国籍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存在于农民的斗争中，存在于半封建的斗争中。将两者分开将陷入错误的理性主义。

“土地属于耕种它的人。”我们党的创始人在《原住民问题的方案》中说：

“印第安人反对地主的斗争始终无一例外地在于保卫他们的土地免遭吸收和剥夺。因此，存在一种本能的、深刻的土著权利要求：对土地的权利要求。使这一主张具有组织性、系统性和明确性，是我们必须积极完成的任务”。

马利亚特吉总结了数百年的农民斗争；以及必须引导农民“田是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因此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土地斗争，才会有好的结果。在粉碎地主阶级及其国家之后，将土地转让给农民，将使农奴制永远消失，从而将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随着农业中的农民方式，资本主义增长的感知出现在农民的最佳条件下。正是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这些资本主义关系才被限制和限制让位于集体化的领域。因此，作为民主道路的一部分，农民推动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这项改革意味着：

摧毁大庄园，将其重新分配给农民没收或“无偿征用”武力执行，为了农民战争，为了人民政权

四、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

战争是实现我国革命的绝对必要条件。马利亚特吉在秘鲁共产党 (PCP) 和秘鲁无产阶级中灌输了这个普遍有效的马列主义原则：“权力是用暴力征服的……权力只能通过独裁来维持”。培养广大群众使用革命暴力，是实现人民解放的关键，对于像我们这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这一点更为紧迫。

战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无产阶级和人民战胜敌人是必然的未来。民弱敌强的现状只是表象和暂时的，因此从整体上看，反应无非是“纸老虎”，而人民是铁壁，人民是无敌的。毛泽东的这个概念是斗争胜利确定性的基础，用他自己的话说：

“敌人基础脆弱，内部瓦解，脱离人民，深陷经济危机，是可以打败的”，同时“群众，千千万万支持真诚的革命。这才是真正的铁壁，任何力量都无法打破。”害怕敌人好像他们是无所不能的，这是停止行

动的右倾。由于对敌人的恐惧，一些人会说：“法西斯主义是对人民运动及其组织的破坏”，他们会选择神秘主义，以“撤退”或“被定为非法”为名。

反动派拥有强大的军队，但他们的经济却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危机。敌人的力量在于弱点，但这种弱点不会在一夜之间显现出来。同样，群众是庞大而强大的，但他们的弱点在于他们没有发动起来和没有组织起来。

所以必须打持久战，打到死，把敌人一个个消灭掉。这样，也只有这样，经过漫长的周而复始的过程，敌人的弱点才会显现出来，人民的力量才会压倒一切。

无产阶级必须在战争中锻炼和训练，他们必须根据这种斗争的形式组织和动员全体人民，主要是农民。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广阔的田野被封建压迫束缚，没有自由，没有政治权利，决定了武装革命要与反革命正面交锋。推进。

毛泽东总结了伟大的真理，它适用于所有落后的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建设具有巨大的价值：

“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形式，如斗争组织和人民群众，同样重要，绝对不可或缺，无论如何都不能少，但一切的目的都是为战争服务。战争爆发前，所有组织和斗争都必须以准备为目标，……战争爆发后，所有组织和斗争都必须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与战争协调”。（“战争与战略问题”）。

我们不适合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在发动战争之前进行长时间的准备和合法性。在战争中，我们将赢得人民，我们将逐步消灭敌人。

马利亚特吉分析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并坚持武装工人和农民以获得他们的权利的必要性，其中首先是土地。他评论了墨西哥的“农民群众的武装行动”，尽管没有任何计划，但那里“叛乱迅速蔓延”：“它的第一个具体要求是对地主夺取的土地的要求”。（“我们美国的主题”）。他指出，它涉及一场民主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这场革命才会前进。否则，革命就会“倒退”。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一旦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就要看它对农民运动的影响。党必须关心农民的动员和农民的组织，使之成为战斗中的强大力量。

革命的道路是从田野到城市。马利亚特吉曾教导过这条道路，他说：

“被封建地主统治所打破，城市资本主义将缺乏抵抗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条路就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完成对城市的占领。这样一来，就可以趁着敌军力量薄弱，敌军阵地兵力减少，广大农民群众是这场战争的主力军。

革命必须首先占领大片农村来发展它的力量，一旦它在战场上得到加强，它就必须继续夺取反动派武装集中的城市。落后国家的这条革命道路，被毛泽东系统化了，他以其深刻的教导，为我们自己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的武器：

“鉴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结盟的中国反动分子长期盘踞在我国主要城市，革命分队如果拒绝向帝国主义及其看门狗妥协，如果他们想继续斗争，欲蓄力，松避，力不足，决战强敌。要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坚实的后盾基础，要把他们改造成军事、经济、文化的大革命堡垒，从那里去打击以城市攻农村的凶猛敌人，并在长期斗争中逐步推进革命，取得完全胜利”。（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我们不会马上争取农民，首先我们要建立大面积的根据地，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人民战争。武装部队。在这些根据地，人民政权崛起，进行土地改革。根据地问题是发展人民战争的根本问题。

党的建设及其在田野的工作应以农民斗争转变为武装斗争为目标。在革命工作的概述中，要求党在农村建设，这是它的主要力量。党必须充分认识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用马列主义必须调查那里的阶级，以确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党必须深入到最贫困的人群中，“在他们中间扎根，动员和组织群众为土地而斗争，这项工作潜移默化地导致武装斗争，我们应该领导这场斗争，因为推翻反动势力一个地区建立了人民的力量。党就是这样对待建立根据地的的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推进的。最后，我们要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他们。农民。

马利亚特吉一直关注着基层的 PCP 建设。在谈到当时的一位农民活动家时，他说：

“‘新印第安人’希望。他有一个目标。那是他的秘密和力量.....乌尔维奥拉代表即将到来的第一颗火花。它是印度革命者，社会主义印度人.....今天，塞拉利昂充满了斯巴达人。

战争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军队，人民军队是主要的组织形式，是革命的三大工具之一。马利亚特吉定义了这种新型军队的作用，并说：

“红军是世界军事史上的新事物。它是一支认识到自己作为革命军队的角色并且不会忘记其目的是保卫革命的军队。”他还强调了游击队，他说“蒙托内拉斯与工农群众之间存在着相同的身体形式，即阶级。蒙托内拉斯不过是群众中最活跃、好战、最有活力的部分。“战争问题及其一般规律应该被彻底研究全党坚决发挥历史赋予我们的作用。

五、反应路线

在我国，反动派发展了一条官僚主义道路，实质上是在展开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官僚资本主义在这两个支柱上发展起来。

从一开始，它就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并且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来推进。在 60 年代，农民起义并把全体人民拖入革命高潮，这给反动派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并质疑了它的权力。因此，反动派得出了两个结论：1) 深化官僚资本主义和 2) 秘鲁社会公司化。

本着这些事件的精神，法西斯政权提出了一项旨在镇压人民战争的预防计划。它提出的一项关键措施是土地法，该法包括以新形式的自由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的维护和发展.这是农村的官僚主义方式，而不是他们所说的“社会化”。

鉴于这些措施因农民的反对而遇到困难，法西斯政权在两年前进行了全面的企业调整，以通过“把资本主义带到农村”来确保其目标，并通过对农民的疯狂剥削来达到目的。实现他们所珍视的“加速资本积累”。在土地法颁布 7 周年之际（1976 年 6 月），农业部长宣布“所有机构，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应该参加这场改造秘鲁农村的伟大动员最快、最有力的道路，将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步。”

实际上，有了农村官僚资本主义的这些措施，革命的道路将变得清晰恩格斯很久以前就明确了这个问题：“将所有的农村小业主转变为工业家政工人；打破旧的孤立状态随之而来的是被拖入“社会漩涡”的小农在政治上的微不足道的破坏；工业革命在农村地区的扩展，从而将人口中最稳定和最保守的阶级转变为革命的温床；作为整个过程的高潮，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迫使他们起义。”

六。路为民

秘鲁人民有一条独特的解放之路，这就是马利亚特吉的道路。这条道路告诉我们，只有使用马利亚特吉字面上所说的“步枪、纲领和学说”，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向前推进的紧迫性，现在被称为革命的三大工具：党、军队和统一战线。

目前，群众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自由人民加强斗争，发展生活的各个方面：思想、政治和组织。国家最底层和最落后的群众强烈不满地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准备发动伟大的革命风暴时，在他们中蔓延。

这种最重要的趋势必然导致群众的崛起。让我们回顾一下 60 年代的经验：群众的崛起首先意味着农民的崛起，那时农民得到了土地，并在法庭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了与反应的暴力对抗。诚然，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情况下，所有的矛盾都在激化，最健全的人出现了自力更生的庞大群体。

马利亚特吉巧妙地分析了与我们类似的情况，墨西哥在革命前的时刻：

“但是，为拥有土地的权利而坚持不懈地斗争的人们无法让自己接受这个封建制度并放弃他们的要求。除了工厂的发展之外，它还创造了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外国移民带来了新社会思想的花粉。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新核心出现了。最重要的是，它在农村造成了恶劣的革命情绪。一个领导人，一场小冲突，任何事情都可以燃烧这个国家。”（《我们的美国》杂志，第 39 页）。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PCP 被迫重组并融入群众，主要是农民。让我们对毛泽东的这些明智的话充满信心地结束：

“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了，我们就有了。没有人，我们就有；没有枪，我们就有。”；无力则克之。行不正则失已得。”

1976 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
中共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 -1976 年 9 月 10 日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怀着沉痛悲痛的心情，我们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通过它向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对创始人毛泽东主席逝世这一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表示深切的哀悼。共产党的指路明灯，中国革命英明坚定的领袖，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

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其伟大的斗争历史中，曾因伟大的创始人、导师和领袖的逝去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和深切的悲痛；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这显然影响了历史进程。今天，我们也面临着这些严重而痛苦的恍惚状态之一，就像昨天一样，我们必须将无敌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如何举起昨天无敌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便马克思、列宁的工人阶级纲领而毛的推出将达到更多、更有效地实现其目标：工人阶级的解放和无阶级社会的最终建设，这是全人类的目标。

在中国革命阶级斗争的旋风中，毛泽东主席坚信无产阶级的领导不可或缺，确立了寻找斗争的城市战略，建立了后援基地，并逐渐释放出英勇的人民革命。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一场有挫折有胜利的持久人民战争，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开展了武装斗争，建立了庞大的人民军队为党的建设持续奋斗。1949 年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主席所接受的革命的主要规律，与那些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人必须走的道路一样，仍然被奉为神明。

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他非凡的作品集，还通过他自己创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指挥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根据阶级斗争的原则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并

在综合世界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说，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是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社会主义发展建设服务的革命的继续。就这样，毛主席引领了共产主义的未来，号召群众在“造反有理，无产阶级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大计下战斗，扫除时不时逃过一劫的怪物。从笼子里出来，由党内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的支持者表达出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实现工人阶级历史手段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 60 多年中，坚持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被他永不腐朽的贡献所打上烙印。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导致他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作斗争，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最终在世界面前揭露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否认，作为资产阶级怪物必须被打败才能推进革命。通过大论战和国际斗争，稳步推进和指导了反对勃列日涅夫及其修正主义集团这一战争真正根源的社会帝国主义运动。就这样，毛泽东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使之成为今天的样子——工人阶级的活灵魂，人类的希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今天，成为马列主义者意味着坚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主席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英明地领导它走过了 50 多年的奋斗历程：从它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历史开端，到北伐的艰辛道路，从史诗般的土地战争和长征，在不懈英勇的抗日战争中，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席领导他的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教育它，反对企图迫使它离开道路的右翼和左翼；近年来，尤其是反对通过刘少奇、林彪和今天的邓小平带上右翼和反革命性质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当代世界的伟大阶级斗争中，在自己队伍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伟大光荣正确”工人阶级和全世界所敬佩和尊重的党。中国最伟大的革命者是在这个大熔炉中锻造出来的，他是国际工人阶级伟大领袖的高明世袭者，是光荣的好战的共产主义者，他推动了马克思和列宁，这个非凡的人，他的生命在不灭的光芒中结束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群众创造力量 and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就像毛主席自己说的，未来 50 到 100 年会撼动世界，改变它，我们会活着；因此，在工人阶级、人民和整个人类的关键时刻解开。革命的伟大风暴将照亮大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胜利之间会有挫折和失败。革命是历史的主流，但必须披荆斩棘，逆流而上；因此，我们将确信革命将取得胜利。“总之，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我们党的创始人若泽·卡洛斯·马利亚特吉教导我们：“一个民族在时空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可能对它的命运无动于衷。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不被它的行为和它的人所吸引？”如果我们被告知有关旧中国的这些，我们对新中国有何看法？因此，对于我们党，对于秘鲁共产党人和人民，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历史的眼光，在工人阶级和世界革命的巨大痛苦恍惚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思考斗争哲学，化解悲痛拉动高举毛泽东主席不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红线，与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党派、与工人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前进，郑重承诺，将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红旗和胜利旗帜下进军。

毛泽东主席死了，但他的思想和行动活在工人阶级中，活在被压迫人民中，活在全世界人民群众中；革命将斗争引向何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长存。

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他是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

1976 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协调委员会

遵守马利亚特吉的组织

副总裁。6号，76年12月

利马，1976年9月18日

在几千年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的不懈斗争中，人类产生了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以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赋予了马列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列宁和斯大林。于是，自从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出现以来，被压迫人民和全人类就有了一个目标和希望：建设新社会，即他们“以积极的信念”向着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帝国主义或垄断的、寄生的和痛苦的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阶级凭借自己的力量起来武装起来夺取政权的时代，在帝国主义日益加剧和残酷的压迫的时代，中国革命的发展教导和震惊世界。在这个历史的熔炉中，国际工人阶级具体化为毛泽东主席，他于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有组织的先锋队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告终，今天的党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毛泽东思想应运而生。马列主义就是这样找到了引导被压迫人民并使其融入世界革命奔腾不息的洪流的道路。马列主义就这样找到了持续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朝着它未来的不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道路。

在阶级斗争的宏大框架下，在他伟大的国家和世界中，毛泽东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他捍卫它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今天被揭露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目前战争的主要根源。并将其发展到各个领域，直至现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于是，马克思主义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在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行动中，变成了马列主义，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今天做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主席死了！他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脉搏停止了，他的生命消失了。一种深深的悲痛，浓密而沉重，降临在地球上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身上，降半旗的红旗普世哀悼。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逝世了，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他的隐隐缺席；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是伟大的缺席，列宁留给我们的是伟大的缺席，但昨天和今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将化悲痛为力量，历经风雨，继续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永远高举着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不败旗帜。

马利亚特吉所属的组织，在这个悲痛的时刻，向中国人民，向中国工人阶级，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表达对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最深切哀悼，毛泽东主席，伟大的领袖国际工人阶级，世界被压迫人民和世界革命的思想，他们的思想照亮了世界，并将永远照亮世界

永恒的荣耀属于毛泽东主席！

1977-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主席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了世界革命的发展历程，确立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牢记的基本论点，以指导我们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在他的伟大著作《论新民主主义》中，他强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的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因此，，“每一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都不再属于世界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旧范畴，而属于新范畴。”

因此，他认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强大革命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领导的革命的一部分。他强调，二战后，拉丁美洲人民“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顺从奴隶”，整个亚洲掀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号召亚洲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以亚洲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为目标，他说：“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必须从我们的队伍中铲除任何表现出软弱或无能的想法。任何高估敌人力量、低估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生活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民主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

浓缩即将到来的斗争，他这样描述当前时代：“今后 50 年到 100 年，或多或少，将是世界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伟大时代，一个震动地球的时代，在它之前的任何时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必须准备好进行一场伟大的斗争，其形式将具有许多不同于过去时代的特征。”

毛泽东主席分析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确立了反动派的伟大论点：“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反动派表面上很可怕，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大。从长远来看，真正有力量的不是反动派，而是人民。”在引用上述引文的《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他在分析社会力量的矛盾和分布时还说：“美国和苏联隔着广阔的地带，其中包括许多资本主义、殖民地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半殖民地国家。在美国反动派征服这些国家之前，攻击苏联是不可能的。”对于 1946 年的这些陈述，毛主席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和竞争势力之间的矛盾的分析必须补充如下：“首先，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有关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对殖民地的争端突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拿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矛盾为借口，以掩盖他们自己的矛盾。”“在发生在那里的这场冲突（苏伊士运河事件）中，两种矛盾和三种不同的力量交汇在一起。这两种矛盾是：一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即美英之间、美法之间的矛盾；二是帝国主义列强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在这三种力量中，第一是帝国主义大国美国；二是英法二等帝国主义国家，三是被压迫民族。”

1964 年 1 月，毛主席发表支持巴拿马人民的宣言；其中，在强调美帝国主义“继续压迫、掠夺拉丁美洲人民并镇压这些国家的革命民族民主斗争”之后；在谴责“它已经改变了……”之后。...朝鲜和越南的部分地区成为其殖民地，使日本处于其控制和半军事占领之下。...干涉和攻击其他亚洲国家；”继指出美帝国主义在非洲继续加紧实施新殖民主义政策，“千方百计取代旧殖民主义，掠夺和奴役非洲人民，破坏和扼杀民族解放运动”；要求对扬基帝国主义队保持警惕。...侵略战争“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并且“即使是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友之间，美帝国主义也在实行‘丛林法则’的政策，并持续试图踩在他们身上；”他最后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团结起来；亚非拉各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各大洲的所有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一切受过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羞辱的国家，都应该团结起来。大家要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以维护世界和平。”

他就这样痛斥美帝国主义，号召我们同它作斗争。但修正主义者在苏联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把它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扩大渗透、颠覆、控制和统治，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

毛主席针对所谓的中间地带，大声疾呼：“苏联现在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专政，希特勒式专政。”并呼吁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斗争，他提出了以下重要论点：“美国是一只纸老虎。你不应该相信它。一击即可将其刺穿。苏联修正主义也是纸老虎。”“苏修美帝自作自受，为非作歹，污名化，全世界革命人民不会听之任之。各国人民都起来了。开始了反对美帝、反对苏修的新的历史时期。”“全世界人民，让我们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让我们特别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样的战争爆发，全世界人民必须用革命战争来消灭它，我们必须马上做好准备！”

因此确定了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展开的斗争时期，并从这个角度重申世界人民的作用，他在 1970 年 5 月发表了他的著名声明：“每一个当小国人民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把国家的命运掌

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历史规律。”毛泽东主席总是非常注重战术原则。在这方面，他的著作《政策论》最为重要；他在那里确定了基本方针：“在全国各阶级的关系中，实行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共顽固派的基本方针；”对顽固派实行革命的双重政策，为了打击他们，实行：“在对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中，我们的方针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打压我们的敌人一个接一个，并在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斗争，对我们有利，并有克制。”

这些标准最初是为中国的斗争而制定的，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57年，毛主席总结了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对敌斗争的观念，即在战略上要蔑视一切敌人，但在战术上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它们。也就是说，在整体上要轻视敌人，但在具体问题上要认真对待敌人。如果我们不从整体上轻视他/她，我们就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两个人，却在早期就宣布要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但是，对于具体问题、具体敌人，不认真对待，就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战争只能一场一场地打，一次只能消灭敌军的一部分。工厂只能一座一座地建造起来。农民只能一块一块地耕种。

吃饭也是一样。从战略上讲，我们吃一顿饭时轻描淡写；我们一定会处理好它。但是真正吃的时候，必须是一口一口地吃。你不能一口吞下整个宴会。这被称为零敲碎打的解决方案，在军事著作中被称为逐一消灭敌军。”

到这里为止，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根本问题，矛盾和发展中的力量和策略，都是战略和策略的实质性问题；此外，毛泽东主席还致力于总结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实践。

他还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找到了发展它的适当形式。在这场大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过程中，他提出了以下论点：“天下大乱则天下大治，七八年又如此。怪物和恶魔会自己出来到 palaestra。由于他们自己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他们不能不这样做。”“过去我们在农村、在工厂、在文化界进行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发动广大群众，在各个方面，从下到上，把我们不好的一面暴露出来。”“事实上，党内那些拥护资产阶级学院派小霸王的当权分子、走资派分子，以及那些保护这些小霸王的潜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际上是大小霸王。党内不读书不看报，不联系群众，一无所知，只靠“独断专行，以权镇民”，篡夺名义的人。派对。”

“滲入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伙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果他们不机会。其中一些人，我们已经看透了；但还没有其他人。我们仍然信任其中一些人，并准备让他们成为我们的继任者。比如我们身边还住着赫鲁晓夫这种人。”

“目前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内那些有势力的分子、走资派的人。”“如果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你怎么办？这是很有可能的，这是最大的危险。“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的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以后肯定还会有很多次。一场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如果解决不好，资本主义复辟随时都有可能。”“就是为了造反反动派。”“无产阶级革命者，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副手是邓小平，“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号人物”；并且粉碎了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阴谋总部。

于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出总结，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阶级斗争的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反革命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表现在批孔批林大运动中。讨论了复辟和反革命的问题，巩固当权阶级的长期过程，这意味着防止反动派重新夺取权力和由此产生的复辟，以及如果失去权力，争取重新征服它，这是在反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的辩论的开始。

后来，斗争围绕着决定性问题和政权的本质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展开了。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要讲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呢？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不明确这一点就会导致修正主义。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意识到这一点。” “一句话，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它与资本主义没有太大区别。现在还是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用钱换取，与旧社会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财产制度发生了变化。

“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是不平等的，八级之类的。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能加以限制。正因为如此，像林彪这样的人上台后，搞资本主义制度是很容易的。为此，我们必须多研究马列主义者的著作。” “列宁说：‘小生产持续地、每天、每小时、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这也发生在一部分工人阶级和一部分党员身上。无论是无产者还是国营企业的干部，都有过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列宁说的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律而建立的。我们自己建立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没有太大区别，因为还是有等级制度——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仍然占上风。”

这些论点和前几个论点，显然是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延续和发展。毛泽东主席重申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旧社会长期革命改造的声明的立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和加强，社会主义内部的阶级斗争持续进行并在一定条件下尖锐化，资产阶级法权的坚持和必要的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持续产生，复辟的可能性资本主义通过攀登权力。..此外，他还提出要反对党内的走资派，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

1975年1月，邓小平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年9月，号召“展开对《水浒传》的批判”。毛主席呼吁注意投降，这是修正主义的本质问题；他说：

“《水浒传》叙事的优点，恰恰在于对投降的描写。作为反面教材，帮助人民认识投降派。” “《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包括百零八的晁盖。宋江投降，实行修正主义，将赵开赐的初意堂改名为忠义堂，并接受招安入伍。宋江与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对另一部分的斗争，宋江投降，然后去打击方腊。”（曹凯：叙事中农民起义军的创始人；108：起义军将领；宋江：篡夺起义军领导权的人物；储衣客厅是指聚在一起，起义等叛军首领给他们会面的客厅取了这个名字；忠义客厅的意思是向皇帝表示效忠，这是篡位者使用的一种恶作剧）。

我们要强调，投降主义是国内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是国际上民族向帝国主义投降，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反对复辟的、反文革的右倾之风。

毛主席在文中说：“民主革命以后，工人、贫农、下中农还没有停下来，要革命。反之，一部分党的激进分子不愿继续前进，一部分则倒退，与革命作对。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成为高级官员，他们试图保护高级官员的利益。”

“偏偏社会主义革命落到他们头上了，这样在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党内就已经有人反对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就是排斥。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中；但是，资产阶级在哪里还不是很清楚。就是在共产党内，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走资派还在走他们的路。”

“撤销公正的判决违背了人民的意愿。” “不奋斗就不能进步。” “作为八亿人，我们能不奋斗吗？！” “那‘以三个指令为纲’是什么意思！” 安定团结不是放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

“这个人坚持阶级斗争；他从来没有提到这个关键环节。他仍然继续他的‘白猫或黑猫’，不区分帝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这样，斗争的中心就是反对邓小平，反对他追随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阶级斗争消灭论；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修改章程的报告中认为，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已经灭绝，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部分任务已经完成，他们应该不强调阶级斗争，而强调建设任务；反对他在同一份报告中追随刘少奇的群众理论，反对毛主席的党论；反对支持苏联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赫鲁晓夫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伪装成所谓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具有“重要功绩”，对他来说恰恰是“一个最重要的功德”是他用来对抗毛泽东主席的“抗神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修（反）修之风的运动，以邓小平为中心。反对彭德怀的顽强捍卫者，攀登者和阴谋家军事首脑在1959年被刘少奇及其反动指挥部制裁和捍卫；它针对的是邓小平，他在1959年至1961年的艰难岁月中与中国的赫鲁晓夫结成帮派，攻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反对他鼓吹增加自用地、自由市场、企业盈亏自负、农业生产分户到户，掀起了农业劳动个人主义的修正主义风潮。反对他的人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就是1950、60年代的邓小平，典型的“又一个掌握权力的党内走资派”，刘少奇的副手，担任总书记，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翻。毛主席领导的反击反动修正主义风向的斗争，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从50年代开始就搞反革命纲领，一回到领导岗位上就和其他人一样，继续走老路，重新展开反纲领。以“三个指示为重点”，以“打好思想阵地，形成舆论”为目标，“首先考虑领导班子”，抢占组织阵地，“他们在各个方面进行了整顿。”

这是一个以撤销文革、篡权复辟、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揭露阶级斗争灭绝、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纲领。这是一个打击文革的纲领，指责它“伤害”了“老干部”，起到了“打倒”“党内好干部”的作用，将其标榜为打击走资派的“极左”。

这场反修风的斗争导致了“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提议，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作为无产阶级一切伟大领袖的逝世，在中国乃至世界引起了深刻的轰动和广泛的反响；以及在中国开展斗争的条件下。它为右派发动政变，篡夺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提供了条件。

它帮助他们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打开了资本主义复辟、投降和修正主义的大门。中国革命与反革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修正主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与以邓小平为首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革命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斗争，进入到关键、复杂、艰难的时刻；在处理问题和斗争中采取奇怪和令人惊讶的方法；主要是党的领导层和组织发生了重大而巨大的变化；同时，暂停对邓小平修正主义撤风的批判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公开质疑；投降运动，特别是民族投降运动，被打成了邓小平的反革命纲领。

这一切无非是趁着毛泽东主席逝世的余波，在继续革命时期两条路线尖锐斗争中的右倾政变。在中国出现的情况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

相反，对于全世界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超越性的问题，我们都必须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从篡夺政权中，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还是在国际政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它的本质，右派政变和政变是最严重和最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所有共产党人的问题，因为它的影响与世界革命有关。

苏联复辟和篡权的经验，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近期教训。马里亚特吉教导我们：“对于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关心。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的分量太大，我们不能不被它的事迹和人所吸引。”这个伟大的真理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用于该国的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者。

但是，尽管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尤其是在毛泽东主席去世之后，使我们有了一个公正的关注，并有责任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正是为了能够保卫他们，让我们以他自己的预测为指导。“如果右翼分子在中国搞反共政变，我敢肯定它也不会知道和平，它的统治很可能是短暂的，因为它不会被任何革命者所容忍代表人民利益的人，90%以上的人口。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广主义来说，最终都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支持马列主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欺骗下，还没有觉悟。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逐渐觉醒，会支持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的真相让人无法抗拒。群众必然要起来革命。世界革命必将取得胜利。”

(Bandera Roja Nos.47/48, 1977 年 10 月, 秘鲁 CP 于 1987 年重新分发)

1978 年 - 反对宪政幻想，争取新民主主义国家

内容

1 反对宪政幻想，争取新民主主义国家

2I. 基本问题：国家、暴力和选举

3 关于国家

4 关于暴力

5 关于选举

6 经济形势和危机

7 三。政治形势与人民的道路

8 关于阶级的融合；反动阵营的派别和党派

9 关于选举中的机会主义路线

10 在人民的道路上

反对宪政幻想，争取新民主主义国家

秘鲁社会在面临极其尖锐的危机之际，已进入超越期。在这样的时期，重要的政治局势被确定，各方确定立场并采取行动，可能会为他们未来几十年铺平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秘鲁国家在本世纪进行了第三次改组，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制宪议会的选举以及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批准了新的宪法宪章以取代宪法宪章 1933 年和大选，根据该政权的图帕克阿马鲁计划的时间表。出于这个原因，有必要分析该国目前的进程，并能够以确定性和果断性来指导自己，因为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动荡的水域中航行，朝着我们不可避免的目标前进：秘鲁革命，其道路由马里亚特吉创立，五十年后证明是正确的。

一、基本问题：国家、暴力和选举

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必须基于工人阶级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通过工人阶级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我国得到确立和证明。

关于国家

秘鲁国家是一个拥有土地的官僚国家。它是美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在本世纪以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发展起来，在关键时刻由军事政权来捍卫或发展统治。剥削秩序。从 20 年代的十年开始，秘鲁国家由买办资产阶级领导，1968 年后，由官僚资产阶级领导：大资产阶级的两个派系。秘鲁国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最常见的一种国家，它实行两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买办或官僚，视情况而定），在后者的领导，但在帝国主义或最近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范

围内。这是一种独裁统治，无论其政府制度（代议制民主或社团主义）和指导它的政治（非自由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如何剥削和压迫人民。

关于暴力

与武器、军队、警察有关的暴力和镇压行动，例如 1971 年在 Cobriza、1974 年在 Andahuaylas 或 1975 年 2 月在利马的镇压行动，举一些例子，或军事行动，如 1965 年的反游击行动，以记住最重要的一，除了镇压力量的日常活动外，迫害、监禁、中止宪法保障、紧急状态、宵禁等，使剥削阶级能够在他们的专政、他们的国家中维持秩序、保卫并开发它。我国的暴力帮助并维持了土地所有者官僚国家向人民释放暴力；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在日常斗争中经历过这一点。

然而，暴力不仅是反动的。还有来自人民的革命暴力，动员农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产生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是暴力在农村兴起，并发展了一场群众战争，以摧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旧国家，以建立新民主主义。暴力是普遍法则。是枪炮改造旧世界，毛泽东主席的光荣之路。

暴力写在我们历史的底部。征服者用它来交出这些土地并使其服从殖民统治。图帕克·阿马鲁 (Tupac Amaru) 发动暴力捍卫权利和诉求 (reivindicaciones)，动员了数十万土著农民。昨天和今天的暴力，是农民在为“耕者有其田”而未竟的斗争中所掌握的常用斗争手段。暴力是我们社会几个世纪历史的一部分，主要发生在农民身上，暴力继续对抗地主官僚国家，尤其是对抗作为旧国家的基础和支柱的野犬制。

但是我们历史上的革命暴力在无阶级统治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马里亚特吉和他的政党中恢复了。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后五十年里，旧的资产阶级革命变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它变成了一场只有无产阶级通过其党才能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革命暴力表现为党领导的农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唯一可以遵循的道路，并且已经被最终证明，即使是 1965 年英勇的游击队，他们的失败并没有否定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和马里亚特吉的道路。相反，它要求我们完成它，顽强和坚定地指挥马里亚特吉确立的正确的总政治路线，并遵循五十多年来阶级斗争的发展，特别是 1960 年代的重大教训。

关于选举

马克思指出：“每隔这么多年，被压迫者就有权决定压迫者阶级的哪些成员代表他们并在议会中镇压他们！”当涉及到批准宪法宪章的选举时，这更有效。这样一来，如果选举是恢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最民主的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常规程序，那么人们就可以想象其为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而进行的政治运作的正常过程。在拥有土地的官僚国家，如拉丁美洲的那些国家，他们已经完成了改变政府的角色，并且在尊重非自由资产阶级制度规范的情况下，选举只是为选举服务的工具封建地主和大资本家，无论是周期性的更新，就像最近在哥伦比亚所做的那样，还是结束军政府，例如在阿根廷。

以上在国内很容易验证。由于军政府在定期选举过程中的重大中断，特别是中断一方面与人民斗争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与封建地主之间以及买办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有关，重要的是要指出，军人政权本身在实施选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局势正常化、结束他们的统治，还是为了保障他们的统治。秘鲁的选举无疑有助于维护或发展旧的秘鲁国家、形式上的共和国、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因此，选举首先是（在统治社会秩序的背景下不可能是其他方式）成为买办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然后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具。这是本世纪秘鲁国家选举过程中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决定该国选举的阶级特征的因素。这些基本问题总结如下：

秘鲁国家是土地所有制和官僚主义国家。它是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与此相反，人民的斗争必须摧毁现有的旧秩序，以建立一个新民主国家。与每个国家一样，秘鲁国家使用暴力维持、保卫和发展自己；它面对的是人民所需要的，就是从农村沿着包围城市的道路走来的革命暴力。

选举是地主和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统治手段。它们不是改造人民的工具，也不是推翻统治者权力的手段。因此，我们正确的方向是在只是为了鼓动和宣传的目的而进行选举时使用选举。本期

这个问题需要分析两个问题：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危机，以及秘鲁国家的第三次重组。

经济形势和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官僚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这种资本主义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官僚资本主义的扩张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是 1968 年 10 月以后，以农民问题为基础的现政权更为显着。为此，它对封建地主所有制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演变。结果，财产土地更加集中，奴役剥削形式得到保留，官僚管理制度和国家对领土租金的直接控制。因此，国家为农村的官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综合而言，官僚资本主义的扩张旨在实现工业化并产生一个更加依赖帝国主义（主要是扬基帝国主义）的行业，以及国家更多的参与，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基础和采掘业的行业。因此，国家成为维持经济进程的发动机，并在银行业、金融业（包括贸易）中发挥主要作用。

这样，官僚资本主义的扩张是马里亚特吉已经指出的资本主义进程的延续：资本主义受制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与封建主义挂钩。正是这一过程和扩张 (profundizacion) 导致了秘鲁社会正在经历的当前危机，世界危机加剧了这一危机。

这场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展扩张的结果。它不是半封建主义毁灭的结果，而是它演变的结果，也不是将国家从帝国主义（主要是扬基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结果，而是半殖民主义发展的结果。因此，在采取了旨在结束危机的三年经济措施之后，我们现在看到自己正处于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其结束在 1980 年是无法预见或预料到的。以下数据有助于我们形象地了解经济形势：

土地分布，1961-1972 年面积比较（公顷）

总台数 (1961)

总台数 (1972)

1 公顷 = 2.47 英亩

农场百分比

有的百分比。

农场百分比

有百分比

少于 5 个。

83.2

5.5

77.9

6.6

小于 1

34.2

0.6

34.7

0.8

1-5

49.0

4.9

43.2

5.8

乙 5-20

12.6

4.7

16.7

8.7

C20-100

2.9

5.2

4.3

9.3

D 大于 100

1.3

84.6

1.1

75.4

100-500

0.9

8.7

0.8

9.1

500-1000

0.2

6.2

0.1

4.6

1000-2500

0.1

8.8

0.1

7.4

超过 2500

0.1

60.9

1.1

54.3

A = 非常小的房产 (minifundio) B = 家庭单位 C = 中型房产 D = 大型和超大房产 (latifundio)

如果再加上几万索尔的土地债务，其中 68%是应付给地主的，24%是欠银行的债款，8%是官僚费用；如果我们记住，在 1971-1975 的五年期间，国家从农业合作社的生产中提取了 64.73 亿索尔作为房地产税，其中 36.39 亿索尔，超过 50% 是在 1975 年提取的，任何人都可以那么说旧的半封建制度已经被破坏了呢？谁能真正断言“寡头政治”的脊梁骨已断？谁受益，谁受土地法保护，这还不清楚吗？但是让我们看看其他数据：

1974 年

1975 年

1976 年

1977 年

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

6.9

3.3

3.0

-0.2

利马价格上涨百分比

16.9

23.6

33.5

39.0

政府赤字（十亿索尔）

-14.09

-30.591

-48.432

-38.2

GNP=国民生产总值

在这些表格上，衰退和通货膨胀看得很清楚。它们还显示了刺激秘鲁经济的产量下降和价格上涨，以及国家预算的严峻形势。但要指出的是，从 1968 年到 1976 年，工资翻了四倍，而同期企业或企业的利润却翻了七倍。如果我们根据利马大都会的实际薪酬指数（因为没有其他指数）加上工资和薪金的演变，1968 年的工资为 100 索尔，到 1977 年 12 月，已降至 72.23 索尔，并且它预计到 1978 年 12 月，它们将减少到 52.29 索尔，而 1968 年的工资为 100 索尔，1977 年 12 月减少到 86.95，预计到 1978 年 12 月，它们将减少到 60.70 索尔。这些数字足以看出经济生产发展的情况，谁从中受益，对谁造成打击，以上还没有考虑企业倒闭、工厂倒闭、裁员等情况；这表明严重的危机和正在进行的资本更加集中的过程，有利于地主、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

为了完成这一趋势，让我们看看外债问题和索尔的实际价值，这清楚地表明了帝国主义的版图和超级大国之间的争端。请记住，1975年9月汇率为45索尔兑1美元，1976年6月跌至65，然后是1977年9月80索尔兑1美元的小幅贬值；从那年的10月开始浮动，在12月将兑换率提高到130索尔，而现在，投机以每美元汇票支付180索尔，尽管官方兑换价值没有变化；这种情况与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密切相关。根据官方数据，1968年该国的外债为7.37亿美元，但到1977年为41.7亿美元，这一数额迫使高达41%的出口额抵消了1977年债务的利息支付。外债是当今最热门的问题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超级大国在我国的角逐，从扬基帝国主义担心他们的贷款没有用来偿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债权人的债权也可以看出，特别是武器的销售；以及苏联在与秘鲁重新谈判债务问题上的演习，并以此为杠杆采取立场。这在修正主义报纸《团结报》和其他鼓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仁慈”和“谅解”的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

这些关于土地问题，特别是工业经济生产和帝国主义统治以及超级大国争吵的事实，是官僚资本主义扩张（profundizacion）、半封建主义的演变和我们半封建主义发展的惊人证明。-殖民地状况；严重危机的第一个让我们陷入困境，并展示了迫使专业经济出版物说“今年，即1978年的预测更加邪恶”的现状和前景。

10年来，政府的经济方向是什么？总的来说，他们在1969年和1970年为他们的计划准备了条件。然后他们应用了旨在积累资本的1971-75经济社会计划。由于困难已经开始，该计划在去年被取消，1975-78计划获得批准，目的是增加资本积累。该计划在头两年寻求控制危机，但没有实现。1977年，图帕克·阿马鲁计划获得批准，该计划应用了总统在1976年3月提出的修改，该计划将延长至1980年，届时危机本应结束。在此期间，国家作为经济过程的驱动力发挥了主要作用，并发展了国家垄断。然而，在过去几年中，提出了振兴私营经济活动的需要，在我国和国家运作的帝国主义秩序中，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垄断生产的未来发展准备了条件用它。

今天为该国的经济进程提出了什么建议？具体而言，非国家垄断或私营部门是重振经济的动力，因此，国家一直在管理和集中的大量生产资料的没收或“私有化”，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以及危机产生的财产更加集中；以及建立新的形式，增加对劳动力的剥削，限制或取消群众的利益、权利和征服，这在每次经济危机中通常都会发生，这是遏制和克服危机的条件。这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经济时期，短期内有利于帝国主义、剥削阶级及其政府的两个重要问题的时期：

金融问题，现在集中在外债上。这将要求在已经采取的措施之外采取其他措施；经济问题，作为生产过程，需要一项已经宣布并与正在进行的选举进程和正在制定的“救国社会契约”密切相关的经济计划；在这两个问题之间，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第一个问题的大部分内容已经确定，而第二个问题则更为复杂，并且具有长远的影响。关于秘鲁国家的第三次改组官僚资产阶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其目的是领导国家。它的存在在布斯塔曼特和贝朗德的政府中臭名昭著，尤其是后者；然而，直到最近，即68年10月，它才接管了国家的领导权，也就是说，它通过武装部队接管了政府的统治，取代了自1920年代以来一直登上领导阶级宝座的买办资产阶级反动阵营。

这种提升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它发生在所谓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之中。秘鲁国家按照1920年的宪法，在买办或“商业”资产阶级（如马利亚特吉所说）的领导下，系统地组织为正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有助于发展官僚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在扬基帝国主义的幌子下通过“Oncenio”de Leguia巩固其权力的过程。然而，随着共产党的成立，1929-1934年的危机和主要由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在我们当代历史上产生了一段动荡时期。此外，在此期间举行了1931年的选举，起草的现行宪法仍然有效（至少在文字上如此）。

1933年宪法具有卡尔·马克思精辟指出的特点：

虽然它承认民主资产阶级类型的权利和自由，但每一条认可它们的条款都有其自身的矛盾，即在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它们受到合法的限制。以下示例就足够了，它恰好是马克思 Art 给出的示例之一。62 条规定：“所有人都有权在不损害公共秩序的情况下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法律将规范集会权的行使。”它表现了行政权与立法权的矛盾，虽然在其言词中是后者试图牵制前者，但在立法事实中行政权却越来越强加于人，反映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进程，这不可避免地加强了行政权及其主要支持力量——军队。最后，它在刺刀的保护下诞生，刺刀将它带到了世界，并在国家利益需要时质疑其当前的有效性。正如这些问题所预见的那样，它们将再次出现在新宪法及其辩论中，但基于代议制民主与社团主义之间的矛盾。1945 年后，随着买办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人民力量和工人阶级力量的日益发展，所有这些宪法矛盾都更加尖锐化了。布斯塔曼特执政期间，议会与行政部门的矛盾激化，总统不得不亲自提出制定新宪法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 Belaunde 政府期间再次浮出水面，关于全民公决和宪法改革存在很多争议，1965 年采取 Action Popular 起草并提出了一项关于职能参议院的法案，这是宪法第 89 条确立的社团主义模式，但直到今天都没有实施，因为即使是 Action Popular 的法案也被阿普拉-Odria 联盟否决了。这个方向，基于官僚资本主义的深化，大资产阶级内部买办派和官僚派的矛盾，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发展（回归马列毛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道路马列亚特吉）和人民运动的高潮，主要是农民运动的大浪潮深刻震撼了秘鲁社会，1965 年的游击斗争引发了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当代拉丁美洲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力量接管了国家的领导权，主要是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两个任务要完成：一是推进官僚资本主义的扩张，二是重组秘鲁社会。这就是现政权如何开始的，在法西斯政治观念的指导下，发展了秘鲁社会的公司化，这是一个通过以下三个阶段进行的过程：

1. 公司化的基础和发展，质疑过去的所有做法，贴上“革命前”旧秩序的标签，建立组织基础，建立所谓的“意识形态基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75 年。
2. 总体社团调整，评估其成功和问题，以巩固地位并向社团国家推进，呈现为“全员参与的社会民主主义”。这始于 1975 年 8 月莫拉莱斯·贝穆德斯 (Morales Bermudez) 取代贝拉斯科 (Velasco)。
3. 1977 年 7 月至今的秘鲁国家第三次改组，制定政治时间表，选举制宪会议，批准宪法，必须“将 1968 年 10 月 3 日以来进行的结构改革制度化”并且必须根据图帕克阿马鲁计划进行大选，直到 1980 年。

因此，一般而言，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十年后的公司化。官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这十年里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官僚资产阶级是反革命阵营的首领，它指挥着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它与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有联系，虽然社会帝国主义在最近十年开始渗透，并恰恰与官僚资产阶级建立了联系。人民阵营有一个中心：无产阶级，这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阶级，前提是它能够发展自己的先锋队并真正领导武装斗争。这样，它就能够把工农联盟作为自己的伟大盟友，争取小资产阶级作为可靠的盟友，甚至在一定的条件和条件下，甚至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

在社团化的第一阶段，官僚资产阶级设法孤立无产阶级，甚至部分地束缚它，在机会主义，主要是社会社团主义修正主义的支持下，将自己表现为进步力量和“革命者”。联合军”

第二阶段是社团主义的全面调整，官僚资产阶级在国家事务中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伪装脱下，机会主义更难将无产阶级绑在敌人的尾巴上。

公司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国家的改组，官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对立中再次尖锐化。两个相互竞争的阶级开始更加两极化其立场，一个反对另一个，因此无产阶级获得了更大的范围，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唯一领导阶级。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什么时候？自 1977 年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将持续四五年的政治时期，其特点是秘鲁国家在 20 世纪进行了第三次改组，人民群众的斗争发展为武装斗争的开展做准备。这是发生在该国当代历史第二个时刻的时期，即从二战到现在；在官僚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官僚资本主义深入发展，公司化发展的时期；另一方面，民主革命的条件成熟的时刻，开始用武力来定义它，以建立一个新民主国家。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治时代的现状是什么？对于帝国主义、剥削阶级和领导这一过程的官僚资产阶级来说，有两件事：一是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二是开辟实现秘鲁国家第三次改组的道路。第二个是主要的，因为它更复杂，对未来有影响，官僚资产阶级希望从中巩固其领导作用。另一方面，第一项任务得到大多数政党的支持，他们在选民中看到了他们的复兴和前景。对于人民、被剥削者和无产阶级，建议他们不要让自己被束缚在竞选过程中，这为国家重组打开了大门，并发展日益增长的民众抗议活动，以动员，将群众，特别是农民政治化和组织起来。这第二个方面是最重要的一个。

三、政治形势与人民的道路

为了分析选举并正确定位自己，我们需要牢记由此产生的根本问题和当前形势。否则，我们就有滑向机会主义沼泽的风险。我们重申，制宪会议选举是秘鲁国家官僚资产阶级第三次改组的真正开始，而那些将竭尽全力推进公司化进程的人，旨在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剥削阶级。正在进行的国家重组是官僚资本主义扩张和秘鲁社会公司化的结果，选举实际上是其开端。它们是“将结构转型制度化”的序言，其对人民的影响可见一斑。那么，立宪会议选举首先是帮助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这是对正在进行的选举进程表明立场的起点；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以及那些追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那些真正走马里阿特吉道路的人，那些为无产阶级和为人民服务的人，不能不考虑这个基本问题，必须根据秘鲁革命的功能，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判断它。让我们简要分析其中的一些问题。

关于阶级的融合；反动阵营的派别和党派

多年来，官僚资产阶级，更具体地说是武装力量，以其名义行使国家领导权，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外消灭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并使自己符合自己的利益。法令，集中所有国家权力，推迟政治组织，甚至抛弃平民，不仅有利于现役军人，甚至有利于退役军人。这种矛盾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代表和牢记其盟友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而是承担国家政权领导的需要使官僚资产阶级（在代议制民主危机期间）呼吁武装部队作为权力本身的支持，这是处于权力地位以促进其利益的机构。

但是十年过去了，今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重组国家，这将导致剥削阶级、它的派别和它的政党的联合。这有什么奇怪的吗？不，正如马克思所证明的那样。这样，国家的改组就会引起大资产阶级买办派和官僚派两派的联合，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联合。然而，这种趋同并不排除它们之间的差异，而是国家重组的需要和由此产生的危机局势，激发了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努力，以恢复地位并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重组国家的需要有利于剥削阶级，这也使他们趋同，因为他们必须重组国家秩序，使他们能够维持和发展他们的剥削和统治，并为他们提供宪法秩序，允许国家权力更新的正常和定期过程。但与此同时，争取他们阶级或派系利益的努力占了上风，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领导权的争夺激化了他们的分歧。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剥削者，主要是扬基帝国主义，其历史趋势是公司化进程的发展，此时，是为了重组国家而聚集在一起。他们关于“社会契约”的提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种利益的趋同或勾结是在尖锐的矛盾中发展起来的，随着人民斗争的发展而变得更加激烈。

在大资产阶级两派勾结碰撞的背景下，我们能够理解他们政党的立场和行动。这些政党分为两类：具有民主资产阶级根源的政党，其中包括秘鲁民主运动 (MDP)、人民基督教党 (PPC)、人民行动党 (AP)，主要是阿普拉。那些有社团主义倾向的人，其中包括人民社会主义行动 (APS)、基督教民主 (DC)、社会主义革命党 (PSR) 以及主要是“联合军”的社会社团主义修正主义。那些具有非自由主义根源的人，更多地与买办资产阶级有联系，通常支持代议制民主，并且在那些想要加强行政部门的人中存在分歧，例如阿普拉；面对目前的政治时间表，有人要求立即举行大选，例如人民进步党和 AP，也有人支持完成制宪会议，例如阿普拉。

那些与官僚资产阶级有更多联系的社团主义倾向的人，普遍支持社会的社团组织，虽然形式不同，但实质上没有区别。一些人提出了诸如 PSR 和“Unidad”之类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其他人如基督教民主党则谈论了“竞争性社会”。那么，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PSR 提出所谓的“秘鲁社会主义”，而“Unidad”鼓吹亲苏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那些有社团主义倾向的人，都支持当前的政治时间表。DC（基督教民主党）等一些人将其称为“匆忙”召开制宪会议的呼吁，需要时间来决定是否参加；同样，面对选民，如果一切都是为了基层组织的“参与”，PSR 是反对的。

总之，我们必须牢记反动阵营中各阶级、各派、各党派之间的勾结和碰撞。这使我们能够理解每个人的特定决定和立场，此外，这将使我们能够分析和定位目前正在出现的力量相互关系，这些力量将在 6 月选举期间和之后定义它们。

选举中的机会主义路线

右倾机会主义在该国有着悠久的选举主义传统，这与德尔普拉多及其公司和修正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修正主义的代言人是“联合党”。在 1936 年、1939 年、1945 年和 1963 年的大选中，机会主义把人民和工人阶级绑在大资产阶级、二战前买办资产阶级和战后官僚资产阶级的马车上。支持 1945 年选举的下列提案综合了这条选举路线和议会痴呆症的本质：“全体工人肩负着争取与资产阶级结盟的历史任务”；“我们不再以鼓动和宣传为目的推出候选人。现在我们开始让他们成为代表”附有这些声明的提案：“只有当雇主表现出如此顽固以至于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但在我们继续罢工之前，我们必须用尽合法与和平的手段”；“与其将罢工作为一种战术，它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这与其他具体情况相对应——工人阶级必须通过国家机构促成妥协和和平解决问题。”这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论点，伴随着以下关于农民的论点：“我们必须把让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土著个人成为有意识的选民的口号掌握在我们手中。”

从本质上讲，这些论点再次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实际的合理化中指导“联合军”的社团主义修正主义，使其黑暗历史的最大投降。但这仅发生在“Unidad”上吗？不，这些在《马卡》杂志上也能看到，它越来越顽固地号召人民和工人阶级被绑在官僚资产阶级的尾巴上。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更严重的是竞选活动正在影响人民自己的队伍，通过革命者的立场，尽管他们援引“理由”，他们支持国家的第三次重组，这一立场已经让他们公开放弃他们的原则，一方面加入了那些以“马约拉”为呼声的人的修正主义，就像 UDP 的情况一样，另一方面加入了 Focpep 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修正主义

在人民的道路上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向自己提出无产阶级和人民在选举中的立场，明确而尖锐地划清界限，如果有不妥协和公开拒绝投降的组织，甚至更多，如果我们为人民服务有义务，并在发展他们的阶级良知方面进行合作。

将立宪会议选举置于第三次国家改组和武装斗争开始的时期，如今危机更加严峻，人民抗议活动发展，参加选举不支持无产阶级，不是人民，也不是革命，只有官僚资产阶级、剥削者和帝国主义。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就是使革命偏离道路，使革命陷入沼泽；因为它会在群众中播下宪法幻想，给他们的法律、宪法和最终的选举带来希望。综合起来，就是要带领人民走右倾机会主义的选举老路，而右倾机会主义的顽固拥护者就是普拉多之流指挥的“联合军”修正主义。

面对立宪会议选举，唯一正确的立场是不参与、抵制。需要的是应用伟大列宁的教导。列宁恰恰对杜马进行了抵制，杜马是一个“代表组织”，后者将制定宪法以服务于沙皇俄国的现行秩序，并得出这一结论，他依靠两个基础：首先，参与将使革命偏离它的道路，其次，持续发展的革命进程正在发展。我们必须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和应用这个论点。客观上，我国所发展的政治时期，一方面是以官僚资产阶级为首的旨在完成社会公司化的第三次国家改组。另一方面，群众的发展使我们承担起武装斗争的任务，无产阶级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这是列宁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其二，以武装斗争告终

的人民斗争的高涨。我国的道路不是城市的起主义，而是农村的武装斗争，通过持久的人民战争从农村包围城市；在我们中间，起主义本质上是农民运动的起主义，武装斗争将由此而来，国家的历史和 1960 年代的十年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必须如何理解，在我们的例子中，列宁想到的群众提升的问题。

坚持不参加立宪会议选举，号召抵制，掀起反对选举运动，被谴责为“左翼幼稚症”。然而，这只是一个试图用大量文字掩盖事实的标签；因为这里讨论的不是任何人的幼稚或衰老。争论的是我国阶级斗争的真实客观情况；争论的是我们现在处于哪个时期，它的特点和前景是什么。正在争论的是我国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是否会把我们引向武装斗争。争论的焦点是播种选举幻想、宣传选举主义是否合适，如果这对无产阶级、对人民、对民主革命有任何帮助。这就是争论的内容，我们有义务争论；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确定哪一种立场是正确的，然后努力将其落实到行动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任何其他态度，甚至那些想用语言、标签和堆积如山的纸来保持沉默的人，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陈旧和过时的策略。这就是人民之路、马利亚特吉之路的立场，面对今天正在进行的选举进程和国家重组。这条道路今天比昨天更加坚定地要求我们努力动员、政治化和组织工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作为我们革命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作为领导力量力量的方向在其有组织的先锋队中，由其共产党，即马利亚特吉党，其重组即将加冕。让我们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指导自己：“只有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动员起来，才有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让我们应用马利亚特吉的命令：“工农组织具有严格的阶级意识是我们努力和宣传的目标。”

反对立宪主义的幻想，为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让我们夺回马利亚特吉并重建他的政党！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9- 为新国旗

内容

1 国旗

2 关于我们历史的三个章节

2.1I. 黑暗如何盛行。

2.2 二。光是如何出现的，钢铁是如何锻造的。

2.3 三。墙壁如何倒塌，黎明如何展开。

3 我们开始推倒高墙，开启新的曙光

3.1 一、群众要求组织造反。

3.2 二。让行动说话。

3.3 三。我们开始推倒围墙。

3.4 四、展现乐观和热情洋溢。

国旗

许多人被召唤，但很少有人被选中。我们不是唯一的。我们都经受风暴；风吹走了叶子，但种子留了下来。1927 年，一场大风暴催生了秘鲁共产党（PCP）。党进入了一场大风暴；一切都会被点燃。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寻求成为一个极地中心。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面临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今天是向旗帜宣誓的日子，但我们的是红旗，旗帜鲜明，拿着锤子和镰刀。我们的旗帜是绝对的红色；所有反叛者都有危险信号。

第九交响曲悠长而优美，它是资产阶级胜利的表现，是胜利的资产阶级之歌。它的作者热爱自由，他为之奋斗。他为拿破仑写了第三交响曲，但当他的偶像践踏自由时，他却表明，这不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自由。

第九交响曲有一个特点，一种轻微的隆隆声，逐渐升高，直到爆发出音乐爆炸。在人声、合唱团的声音中，大地被转化为音乐。在合唱团的背景之上，四个人唱歌；群众发出那些唱得更高的声音，但有一种声音甚至更高。以前从来没有人能唱出来。这个高度以前从未达到过，但在本世纪，经过许多努力，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终于达到了。人无所不能！

它们是资产阶级在其最高时代的旗帜，它已经过去了。现在来了新的人性，快乐的人性，无产阶级，唯一永不熄灭的火焰！我们是它的火花之一。我们只是这巨大篝火的一小部分，轮到我們点燃它们了。火花被暴风吹散。让每个人都完成自己的旅程，让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将自己确定自己的道路，没有什么能战胜它，它将摧毁所有障碍，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到来。谁能遏制我们？我们是什么？火花！我们能害怕什么？消声器能否平息大炮的怒火？篝火能否生出火花？旧泡沫能否在风暴中生存？许多浮渣会在死海中腐烂。

寂静怎能平雷霆？星星之火不能遏制火焰，动荡在火的漩涡中诞生，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锤子是工人阶级挥舞的，铁砧是斗争的；每个人都会完成他们的任务。试图破坏这件事是愚蠢的。

沉默可能发生在人身上，但不会发生在阶级身上。阶级生党，党起来走，是革命的产物。党永远打不垮，打不垮。党必然胜利。这个党是自己锻造的，马利亚特吉是它的创始人。完成了。历史怎么可能重演？重建来了，事已成，无法回头。我们的目光转向其他黎明，其他事物出现，为什么要回头看？事实就是事实，无法重做。我们要废除时间，我们在物质中密封的行为吗？我们的斗争应该转向其他道路，因为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的首脑会议。

有一首老歌：

“那眼光如日出，美如月，明如日，威如旗的是谁？”

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为什么还要回头看呢？我们需要期待看到黎明以及革命烈火中出现的一切。我们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再说一遍：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必须做！它将被执行，因为它是必要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绝对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谷物怎么能拖住磨轮呢？它会变成灰尘。

历史的另一篇章应该开始了，我们的目光应该转向它。我们必须开始攀登另一座山的坡度，才能攀登更辉煌的山峰，这就是应该的。远离我，远离所有的悲观情绪，让我们发展乐观情绪。如果我们有一些悲观情绪，那是这个世界不公的结果。

我所说的一切背后都是我们的旗帜。旗帜是希望之源，红旗迎风飘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想从两侧攻击我们的政治路线，但我们表示要从中间穿过。我们高昂着头，敲着鼓，梦想着遥远的未来，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些行为继续打击着你，你的思想打开了，产生了这个想法。我们并没有像一些愚蠢的人所想的那样放弃旗帜，因为我们的手不是用来放下旗帜的，而是用来展开旗帜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旗帜一直在山顶飘扬。我们需要跳入未知，但不是为了自我毁灭。我们已经开始飞跃，旗帜已牢牢插在最高峰。迷雾笼罩，但我们武装的双手将与群众一起举起。

旗帜已插上另一座更高的峰顶，再一次展开，鼓声开始，狂风激荡。红旗是美丽的呐喊，它呼唤着我们所有人。我们会注意这个消息。红旗高高飘扬，新的高峰，我们必须去的地方，到达的时候，要把旗帜

升到更高的高峰；我们不能再做了。革命不能被拘留，这是规律，是我们的命运。为什么我们的沉默？它们是脆弱的水滴、微粒、低沉的反对声和想要抵消篝火的忧郁火花。为什么火花会在篝火的映衬下显露出来？因为有些人没有什么信仰、希望和慈善，而我们的精神应该是伟大的。为了解释它们，我们采用了三种神学美德。保罗说：有信心、有希望、有爱心的人。一个人一文不值，群众一文不值。如果我们希望成为某事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应该成为大众的一部分。谈论个人的荣耀有什么用？我们的爱、信念和希望是集体的，是可以实现的，三者合而为一。

我们遇到了一个小暴风雨，马克思主义将其扫除。有看不见的眼睛、聋的耳朵和封闭的心，是你们自己封闭的。你想保留什么？安静？老化渣？这里只有一件事要坚持，那就是在另一次峰会上插上党旗。如果我们是左派的一部分，我们就必须被激情所吞噬，因为这种激情会导致人们津津乐道的力量的毁灭。篝火熊熊燃烧。我们应该焚烧我们的旧偶像，焚烧我们崇拜的一切，颂扬我们贬低的东西。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要不要变成狂妄的泡泡，对宇宙说“我要发展”？想象一下它的笑声！

他们说，宇宙的这一部分在 150 亿年的时间里将自己构造为地球，数十亿年是为了发展共产主义。一个人能持续多久，更不用说一瞬间的梦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苍白的影子，假装要站起来反对所有这些物质过程。我们将成为它结束时的梦想。嚣张的泡泡，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吗？一个无限小的部分，想要对抗 150 亿年。何等的傲慢，何等的腐烂！古老、老化的海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腐烂，封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时期，腐烂的污水。它还是什么？可笑的恶臭。让我们成为唯物主义者！共产党员！让我们证明一下，这是必要的，没有人可以反对必要性。

马克思明白要穿越的新路；列宁负责起篝火。毛之所以毛，是因为他一飞冲天，他有历史眼光，他预见了几世纪，他用简短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几千年，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和角色。他说：我搞了革命，打倒了蒋介石，搞了文化大革命，我没干别的事，我们的进步比应有的小。我想达成一个更明确的峰会，但我失败了。他告诉江青：你可以做到，失败了就被扔下高处，跌倒了就要打游击战。

作为预备党员，我们要走什么道路？我们是谁？除了共产党人，我们什么都不是。

有必要定义今天的问题。我们面临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样的问题，但我们是左倾。这里的权利是次要的，问题不在他们，他们要发挥作用，就让他们进行自我批评。问题出在我们，左派，因为它是党，是大地之盐，是活树；其他的是寄生虫。左派应该燃烧无用的东西，它应该洗涤自己，净化自己，保持清洁。它应该以坦率、真实和诚实的方式清理它的马厩并摆脱旧外壳。我们每个人都会对发生在对方身上的事情做出反应，我们是同一个事业的孩子。这对我们来说很容易，因为我们是左派。让每个人都表现出他/她作为共产党员的条件。我们造就了党，这就是我们。群众准备好了，他们在等着我们。他们要光不要影子，要剑不要黄油，要火不要冰。左派应该履行其职责。问题很简单，即使对于那些精神刚硬的人来说也是如此。问题是带着决心敞开心扉，这很容易做到。革命需要它。受够了个人主义的污秽。

在这个新时代，我们必须洗净我们的灵魂，洗得好。想想革命和党，这意味着人民和阶级，这是必然要求。让我们找到问题的根源，但不要涉及我们的自我。让我们深入我们的阵地，把我们的精神牢牢地钉在党的旗帜上。

有些人只看到自己，他们住在镜子屋里；你们是共产党员，举起拳头，出击，再一次热血沸腾拆墙。这是必须要做的。

问题是灵魂中有两面旗帜，一面是黑色，一面是红色。我们是左派，让我们打着黑旗大屠杀吧，大家都很容易做到。如果没有，其余的人会这样做。

红旗必胜，黑旗必拔。让每个人都表明他或她作为共产党员的条件。旗帜在更高的山顶上飘扬，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国家正在吹着其他风，每个人都在他们的路线内分析他们的问题，并弄脏他们

破旧的旗帜。有些东西帮助了我们：我们的旗帜要高得多。怎能不尽到自己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完成它。我希望。

（1979年6月7日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

关于我们历史的三个章节

几天来我们一直说我们想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有时人们诉诸于符号、隐喻或不那么理智的形式。但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共产党人以直接和广泛的方式为我们说话。

我们想简要谈谈几十年后将如何看待今天的历史。我们把自己置身于革命想象的计划中，从未来向后看，这是有益的，也有助于强化精神。我们有清醒的头脑、坚定的意志和不灭的激情，革命的想象力会使它们更加丰富。让我们考虑一下，让我们的想象力从未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把自己放在未来几十年，即下个世纪的下半叶。

我们正处于20世纪的末期，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岁月流逝，随着我们在人类第三个千年中向社会转型迈进，岁月会过得更快。1990年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千年的结束和另一个千年的开始，共产主义将在历史上留下明确的烙印，人类将从必然王国跃入自由王国。

我们应该想到下个世纪的下半叶。历史由我们来书写，接下去的是我们未来的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是取之不竭的力量。当孩子们开始阅读，人们开始记忆时，他们就会有一段历史可以阅读，它会讲述：

I. 黑暗如何盛行。

在这个社会，曾经有过黑暗盛行的时代。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黑暗的，而是意味着黑暗盛行。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美国，有一个古老而悠久的传统和缓慢的历史，应该知道。我们要追寻我们是谁的深刻根源，不是因为我们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因为我们有历史的特殊性，没有历史的根源就不能革命。我们是旧社会。

大约两万年前，人类以非常原始的状态来到了这片土地；一万年过去了。在大约四六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开始发展农业和基本的住所以保护自己免受极端天气条件的影响，他们还开始缝制被单以保护自己的身体。2000年后，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产的农业，并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系统。社区发展，Ayllu开始形成：我们人民的一种特定的农业社区表达。此后，随着阶级差异、财产和国家的产生，盈余产生了。

大约700百年前，国家开始发展壮大，随着国家的发展，剥削开始产生压迫。因此，人民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此外，这些土地被划分为小区域、大联盟和王国：Huari就是一个例子。时光荏苒，印加帝国形成。然后是印加帕查库特克，他带来了更多的帝国秩序并重组了国家，使其更加强大。这表明在古代秘鲁存在着剥削他人的民族。阶级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有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然而，这样的石化王国并没有持续多久。奇怪的人来了并摧毁了现有的农业秩序。但美洲人民跪倒在地并不是事实。人们抵制和捍卫他们创造的剥削制度，但这是一个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腐烂制度，在更高的秩序面前崩溃了。

于是，我国的制度就崩溃了，开始了漫长而恶性的封建剥削过程。我们的人民被带到矿山，他们的血液被转化为欧洲的金银。我们把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我们祖先血肉之躯的产物。

几个世纪过去了，混血系统得到了发展。有叛乱，特别是十八世纪农民的动员和起义，动摇了制度的基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随着群众解放精神的兴起而繁荣起来；由于阶级没有消灭，土地和主权问题没有解决，这两个老问题仍然存在。

十九世纪涉及封建秩序向半封建秩序的转变，以及从殖民秩序向半殖民地秩序的转变。我们把主人从一组欧洲人换成了另一组，从西班牙人手中换成了英国人。新的剥削者上台了，他们比以前的剥削者更残忍、更阴险，但在艰苦的阶级斗争中，尽管有更大的动荡时期，制度也动摇了，但人民总是不休战地起来斗争。

上个世纪后期，一个新的帝国主义秩序兴起，即美利坚合众国。它很早就到达了这些土地，并在 1920 年代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因此，在我们历史的那个阶段，黑暗在我们的土地上盛行。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出现了，新的篇章开始了。

二。光是如何出现的，钢铁是如何锻造的。

工人阶级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诞生了。是工人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在我国也表现为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开始照亮黑暗，这里代表的是阶级。这光芒化为钢铁。

从 1885 年到 1919 年，经过近 30 年的激烈阶级斗争，秘鲁无产阶级开始发展，他们的存在表明我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阶级斗争、国际行动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斗争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和乔斯·卡洛斯·马里·特吉，他们在美洲的这些土地上像其他人一样战斗。我们的人民并不像一些无知的人所说的那样轻狂，我们培养了很多伟大的人。马利亚特吉是这些土地上为数不多的将马列主义应用于特殊条件的人之一，我们的人民开始寻找一条新的未走过的路。一种新的、更纯净的光出现了，一种闪耀的光。我们心中和灵魂中携带的那盏灯。那盏灯是用土地建立起来的，那块土壤变成了钢铁。1928 年党的成立源于光、土壤和钢弹簧。钢铁是锻造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这就是光如何出现和钢铁如何锻造的问题。

我们是 1928 年成立的，从来没有落入另建党的标准。我们已经达成协议，阶级和群众斗争在这里诞生了何塞·卡洛斯·马里·特吉，他创立了党，他给了我们光明和钢铁，并带领我们走自己的路。从此我国有了轻钢。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都回不去了。

趁着还有课，不可能回头。只要还有课，那盏灯就不会熄灭；尚有阶级，钢不熔。但是，当我们创始人的生命被缩短时，我们有可能分崩离析。尽管它被否定、歪曲和隐藏，但马利亚特吉未完成的任务仍然是我们的纲领和计划，阶级体现了它，它继续在阶级、战斗的人民和共产党人中殴打。不能否认，正是阶级和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行动，才使我们走到了这一步。

时间飞逝。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造成了更深刻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更激烈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持续前进，但从来没有平静过，总是在磨难和风暴中；它是用更轻、更钢、更强力 and 无敌的材料锻造而成的。

我们的人民被一道更强烈的光照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起初，我们被这永无止境的光的爆发弄得眼花缭乱，只有光，没有别的；但渐渐地，我们的视网膜开始理解这种光芒，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国家、马利亚特吉和我们的现实，我们找到了我们的视角：党的重建。至此，光是如何产生的，钢铁是如何锻造的这一章就此结束。

三、墙壁如何倒塌，黎明如何展开。

今天开始了新的篇章：墙壁如何倒塌，新的黎明如何展开。可以说，用最强光和最纯钢锻造的我们党，到了决定性的时刻。这一刻产生了国家建设计划，党是一面随风展开的旗帜，照亮了我们的国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被召集起来，一个国家体系开始运作。共产党人起来，大地回荡。随着土地的隆隆声，共产党人前进了。为此目的，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建立了政治基础，并确定了要遵循的路线。

竖起了一面旗帜，一面非常高的旗帜，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和一个新的目标：发起武装斗争。人们经过艰苦奋斗，从各方面聚集了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最后他们下定决心，作出了一个决定：用实际行动打

造人民军第一师第一连。就这样，他们开始以一种确定的形式开始清理黑暗。墙壁摇摇欲坠，拳头紧握，黎明破晓。关键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标志着新篇章开始的里程碑。精神是快乐的，我们的眼睛闪闪发光。有一章会说：我们肩负重任，我们献出名额，艰难时刻埋葬死者，我们擦干眼泪，但继续战斗。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宣布为国定假日。工作又一次恢复了，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农村变得更加富有成效，自由开始在我们的人民心中悸动，红色旗帜永远指引着我们。我们的美国会发光。它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它已经扩展到地球的其他部分。今天，古老的帝国沉没了。它们是正在被扫除的脏水和毒灰。工作得到补偿，田野在红色共和国蓬勃发展。

他们会问，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今天，我们将继续前进，共同谋划，让阴影不再回来，工人阶级永远不会失去力量。这就是历史会说的。我们走向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到来，以达到完全和绝对的光明。我们阵亡同志的鲜血在呼喊：“光明！光明！我们将实现共产主义！”总有一天会被写下来，这将成为历史。

今天我们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我们高举紧握的拳头表示要献出生命。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在空中站起来，我们已经提供了我们的生命。在这一刻，墙壁的倒塌和新黎明的破晓开始了。

正如你们所宣誓的，我也宣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在我们创始人的雕像前，在我们党的路线和我们党不屈不挠的旗帜前：我也将致力于战斗和斗争推倒旧秩序的围墙，我也是人民军第一师一连的战士。我和大家一样，只有一个愿望：为人民服务，立足群众，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只有一面旗帜：马克思展开它，然后列宁和毛把它举得更高；这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光。我们站起来了，我会完成我必须做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完成我的旅程。我们共产党人不求什么，只求为共产主义服务。我的决定和你一样。我也将成为第一连的一名普通战士，我将做必须做的事，我将做正确的事，除了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外，别无所求。这也是我的承诺：我的决定是你的你的决定是我的，因为我们是团结的。城墙倒塌，新的黎明开始了。

（摘自 1979 年 12 月 3 日全国大会）

“历史告诉我们，主义的军政路线不是自发的、温和的产生和发展的，而是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另一方面，不反对和改造这些破坏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倾向，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

我们开始推倒围墙并展开新的黎明

一、群众要求组织造反。

自古以来，群众就受到剥削和压迫。他们一直在造反，这是一段漫长而取之不尽的历史。阶级斗争是持续的。它无法被压制。多少年来，群众自开始斗争以来，就叫嚣要组织造反，要武装起来，要起主义，要领导。一直都是这样，以后也会这样。甚至以后，在新的世界，也会有斗争，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苦难与惊人的财富并存。甚至乌托邦主义者也知道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巨大的财富与可谴责的、赤裸裸的贫困联系在一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剥削。剥削与压迫联系在一起，这也存在，杀害群众，用饥饿吞噬他们，给他们戴上脚铐，绞死他们。但群众不是羊。他们是分成不同阶级的人，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发展他们的政党，后者发展其领导人。

领导要倾听群众最细微的声音，倾听群众的动静，尽量远观未来，脚踏实地，记录群众最微弱的颤抖。不这样做的领导者不是领导者。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教导我们，作为革命者，我们有职业义务组织苦难以推翻旧秩序。我们的义务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本着阶级和人民前进的目标的认识，科学地进行斗争。这是我们的义务，我

们来这里是为了组织群众的呼声，组织和武装他们。这样，散乱的群众力量就表现出它的力量，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群众成为新秩序的创造者，从而破坏和轰轰烈烈地推倒最坚固的城墙。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称自己为共产党员。不可能有对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对群众的力量视而不见、严厉或冷漠的领导人。这是无法接受的。然而，我们看到了什么？盲目、苛刻、冷漠和聋哑的领导；他们正在失去共产党员的地位吗？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应该像群众的灵魂一样颤抖，应该为给他们带来欢乐而高兴，为他们所伤害的而伤害，为他们的热情而慷慨激昂，为鼓舞群众而振奋。否则，好战分子的性格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徽章，一个橡皮图章，一种礼仪。

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更不用说领导人敢于对群众失去信心了；那就是对历史的唯一力量失去信心。“理由”可以是非常详尽的理由，但它们可能是空洞的，是一种不可接受的空虚。党不能继续允许那些激进分子和否认群众作用的领导人。我们不能允许这样。当资产阶级看到罢工的浪潮和农民的觉醒时，共产党人否认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和他们的手所做的。共产党人否定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我们越来越要当顾问，要有远见，有灵敏的耳朵，听群众的意见，有敏锐的洞察力，有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群众的变化。没有这个，我们就无法完成我们的使命。要不要走老机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是否有冷酷无情的反动之心？那些这样的同志，我们明天能指望什么呢？他们是贩卖群众的阴暗险恶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决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更不用说我们的领导人了。

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强大的现实，那就是群众。他们有着常常被忽视的辉煌历史；但每一次群众发声，土地都在颤抖，每一次农民群众都为旧制度的根基立起坚石，反动派造反时千愁万绪，唯有用血与火安抚群众。反动派得到了误导和阻碍斗争的狡猾的机会主义者的帮助；但只能安抚群众，不能遏制群众。

恩格斯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反动武装和无组织的群众。如果我们组织起群众的强大力量，把他们的潜能发展为行动，那么可能就会变成现实。什么是法律和必要性变成了强有力的行为，扫除了所有被认为是坚定的。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一切都是纸牌屋。当群众大声疾呼时，一切都会颤抖，秩序开始颤抖，高峰会弯腰，星星会改变轨道，因为群众无所不能。

如果这种信念在我们内心开始动摇，共产主义精神就会开始瓦解。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这次全会的经历应该给我们一个警示：绝不能再发生。如果一个党的领导人对群众充耳不闻，那它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责任就是粉碎和摧毁这样一个官僚机器，因为它不再是一个党，而是一个必须被拆除的怪物。毛主席在这件事上告诉了我们什么？他说，我们无神论者只有一个神性，就是群众；我们祈求那些神，以便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样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剥削就会被消除。今天，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以这种观点来培养我们的战士，明天更是如此。

群众叫嚣要组织起主义。因此，党及其领导人、干部和战士们肩负着紧迫的使命和使命：组织群众中散乱的力量，而这只有手持武器才能完成。群众必须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武装起来，直到全体人民都武装起来，当这一切发生时，地球上将不再有剥削。

二。让行动说话。

二中全会已经有了光荣的音色，以行动来发展党的军事化的决定的音色。

共产党人为树立新旗帜而进行的暴力斗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发动武装斗争。我们都见证了为完成我们路线的发展而进行的艰苦的意识形态斗争：发起武装斗争（ILA）。

我们已经采取了坚定而果断的步骤，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去哪里。让我们记住列宁：我们会胜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暂停几分钟并问问自己是件好事。我们是如何下定决心，以实际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的？它一直处于激烈的斗争之中，也许它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刺耳，但它更深刻，更汹涌，它的视野非常广阔。

两个职位一直在争论不休。我们这些自六中全会以来一直灌输将言词化为行动的想法的人，今天将动词化为武装行动。那是决定性的物质化和超越的发展。我们商定的是，开展一谈行动就记在脑子里、跳在心里、鼓在脑子里、鼓动意志的军事行动。

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努力就转移到军事行动的语言上达成一致，而另一些人则顽固地反对这一点，他们使用复杂的策略甚至狡猾。但这个决定是强加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决心，因为我们的人民需要行动。我们的人民大声疾呼，我们回应他们的呼声，回应他们的要求，我们感受他们的感受，想要他们想要的，他们希望他们的双手能够说出武装行动中准确而令人信服的语言。是的！发展行动永远是群众的行动，人民的行动：挖壕沟是行动在说话，铁砧是行动在说话，人调查他们得出规律，行动是说话，当举起武装的手时，就是人民在战斗。首先是行动，然后是想法，而这个想法每次都会带你进入更高层次的行动。我们确信并公正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宣讲，号召武装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我们的声音还没有落在沙漠中，种子落在良好的犁沟里，已经开始发芽。我们发出的声音非常有力，回声越来越大，将在我们的土地上轰鸣。那些我们呼吁站起来、武装起来、用自己的意志播种的人，请回应：我们在这里准备好了，领导我们，组织我们，让我们一起行动！每一天我们都会继续进步，做更多的事情。要么兑现承诺，要么沦为笑柄和背信弃义的汉奸。当然我们不是这些。

如果我们已经种植、传教和组织，并且所有这一切都结出果实，那么我们的义务就是领导，因为游行已经开始。让武装行动证实我们的话。愿我们的血液与那些必须流出它的人的血液结合在一起，我们无权让那血液单独颤抖，让它的冰冷与我们自己的温暖混合，否则我们就不是我们自己了。

我们几乎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它就像一条长长的小道，就像走路一样。一只脚走路需要另一只脚走路，如果累了，不是掉队，而是平稳地休息一下，然后继续攀登。明天，物质将以其好战的和平带我们进入，我们可以在那里安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塑造为共产党员的原因，因此马克思、列宁和毛出来教导其余的人，教导他们尽自己的责任，以聚集、组织和培养他们；出于这个原因，班级产生了我们。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一些同志和领导反对党在其历史上最决定性的一步“发动武装斗争”。依据是什么？因为所谓的“缺乏条件”？谁在用他们颤抖的声音说话？那是压迫和剥削的黑色食道，充满胆汁和血液的黑色食道。别忘了，那个反动需要流血来安抚百姓，那是他们火与钢的梦想，而那个险恶的梦想，就是它正在腐烂的最明显的证明。

当同志和领导要偷走我们的灵魂和思想时，我们应该允许吗？不，他们的“争论”化为乌有，陈旧的“考虑”和纸上的“坚定”在阳光下腐烂。

在我们党内，我们再也不能听从共产党人的那些阴险的声音，更不用说领导人的声音了。以及所有敢于站出来粉碎和摧毁他们的人，这是他们应得的。今天，这更加紧迫，现在更不被允许，因为它正在破坏和摧毁群众的希望、五年的努力，而恰恰是在群众开始在现实中具体表达自己的时候。在这些时代，这些和平主义者是可耻的。

我们所有人都从这些会议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对一些人来说，应该有震耳欲聋的警告和有力的呼吁，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再也不。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让行动说话。以行动推动党的军事化建设。将其变为现实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这是命令的号召，阶级、历史和人民都要求它。我们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工

作。这是必要的。我们过去取得的成就将我们带到了这里。道路已确定，行动已确定：让我们来执行它们。我们没有其他权利。这是一天的顺序：让行动说话。

三、我们开始推倒围墙。

我们已经同意用行动来发展党的军事化。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开始推倒围墙。现在是时候了，马上。

有反对过的，有反抗过的，甚至有胆怯逃跑的，有二次开小差的，有被捍卫过的。为懦弱和背叛辩护对我们党有用吗？想一想那些犯下此类行为的人。记住“普罗米修斯”、大洋洲和爱马仕：我们要求一切，除了怯懦和背叛。就像 2500 年前，20 世纪的共产党人，在一个力争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行动论证其发展的共产党中，我们听到了赞扬、支持、滋养、保护的领导人的背叛。这种政治行为对我们有用吗？不，让我们铲除毒草吧。它是纯粹的毒药，一种腐蚀的癌症，我们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一种险恶而腐烂的脓液，我们绝不能允许它进入我们的队伍，更不用说现在了。让我们清除这些阴险、有害的毒蛇。我们既不能容忍懦弱，也不能容忍背叛；他们是 asp。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它体现在我们和我们的领导者身上。这是不可接受的，应受谴责的，并且被标记为火灾。我们必须开始根除这种毒药。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气质和另一种精神来锻造自己。让我们把水蛭挖出来烧掉，否则毒就一般了。不消灭它，党的健体元气就会消散。

完成此事刻不容缓。我们不能留下痕迹，清洗应该为此目的，用事实澄清。那些表现出这种行为的人应该首先离开。这将是我们的进步的标志。破壁必扫其瓦，除其毒。要想开始推倒墙，我们就需要自己筑牢自己，而这个筑堡垒就是要扫除整个右倾的腐朽。让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挑战，以便我们能够以最高的警惕性完成我们的任务。要保左，有难者进。这将是我们的行动的标志，我们的承诺。

我们将前往我们的基地。我们将向他们传达我们的信息以采取行动。发动与被斩首的右派的斗争是向前迈出的伟大而宏伟的一步。我们和那些有问题的人将体现我们作为左派一部分的决心和保证，并时刻保持警惕。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进步，巩固自己，变得强大。

没有必要称那些有问题的人无能为力。力量将来自行动。行动就是推倒墙壁。让我们进行军事行动。我们会被他们磨炼。我们将从新手变成经验丰富的战斗员。

因此，通过在行动中应用党的军事化发展，墙将被深深地破坏并开始倒塌。关键是武装团体，没有武器的武装团体。愿你的手无寸铁，用创造力夺走那些拥有它们的人的手臂，然后以清晰的思路巧妙地利用它们。

让我们扩大团体，让我们在抵制、收割、没收土地、破坏、恐怖主义以及主要是游击行动中采取行动。这是我们的愿望和命运。我们都承诺：让暴力如武装斗争（ILA）发起时所阐述的那样蓬勃发展，我们将以武装团体，从非武装团体开始，从那些炽热的种子中发芽炽热的向日葵。我们有太阳会照亮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有沃土会壮大我们：群众阶级斗争的增加。

我们缺少什么？没有武器的武装团体的萌芽和繁荣！从那些不起眼的种子和花朵中，将会长出能够推倒墙壁的阶级纪念碑。这就是黎明出现在我们国家的方式。

我们成功的关键：群体；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决定；基：群众。

愿没有武器的武装团体蓬勃发展！这就是今天的秩序。

四、展现乐观和热情洋溢。

我们是性格鲜明、材料特殊的共产党员，我们是做好一切准备的共产党员，我们知道要打什么仗。我们已经打过，明天还要打。

明天将要面对的是现在的孩子，它会更难，但到那时我们将被过去磨练，并在今天锻造自己。我们将在革命中锤炼我们的灵魂，这是唯一能够锻造我们的火焰。

我们需要极大的乐观情绪，这是有原因的。我们是明天的创造者，我们是领路人，是班级所向披靡的胜利的卫戍部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我们生性热情。我们被班级的思想熏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过着班级的生活。我们参与了它的英勇事迹。我们人民的鲜血在我们体内流淌和燃烧。

我们就像一股强大而悸动的血液。让我们把坚不可摧的钢铁，阶级，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朽之光混合在一起。热情就是参与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充满了热情。我们参与了现实世界的神性：群众、阶级、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无穷无尽的热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力量、乐观和充满热情的朝气蓬勃的精神。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激进分子和领导人不乐观。死气沉沉的意志和稍纵即逝的激情。这是无法接受的。我们深知他们的根源：支持他们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阶级，也不是群众，而是腐蚀性的个人主义，是让他们胆战心惊的反动腐烂，是旧秩序的污泥，是垂死世界的表现，致命的沼泽反应气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精神崩溃，他们的心颤抖，他们的思想离弃他们，他们的神经被破坏，他们的行为受到干扰。

这必须连根拔起，它不能在我们中间筑巢。这是不可接受的，不可接受的，让我们把它烧了，炸了。这在党内是不允许的，更不能盛行。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什么？具有这些立场和态度的领导者。这是卑鄙的。永远不要再发生这种情况。而就在今天，当我们需要展现乐观和热情时，现在呢？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是腐蚀，纯粹的坏疽，它本不应该发生的，今天更不能接受。

如果同志们不根除这些弱点，那要培养什么样的干部呢？他们将组建什么样的激进分子？应用以下内容：公司始终反映其领导能力。领导一个不乐观的公司会导致一个不乐观的公司。胆小的领导造就了胆小的公司。未战必先败坏。

我们需要展现乐观和热情。我们强大的意识形态、精辟的路线和共产主义的意志首先必须在领导人身上体现出来。

今天的顺序是：展现乐观，洋溢热情！愿与其他人分享，与我们的干部和基地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分享。愿这种热忱体现在行动上，激励我们去消除阻碍我们前进的外壳，并以身作则，根除这些弱点。愿乐观主义光芒四射，并在我们身上展现出强大的热情。只要我们执行它，它就是实用和必要的。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是一场立场之间的斗争。我们已经记录在这里，摘要将表达我们所看到的。但是首先，在我们党内什么是重要的呢？现在重要的是什么？明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是左派。谁为它的失败哭泣？正确的。他们应该明白，它的叫喊是没有用的。他们必须焚烧他们的旧偶像，焚烧旧的和衰老的，让他们的精神适应这些时代。

时代精神属于左派。它符合我们国家的需要，我们的人民要求革命。我们不能失败。如果我们的鲜血和生命被夺去，我们的反应是：我们将生命握在手中放弃它们，我们让它们为最伟大和最主义的事业服务。

我们为主义而死应该是我们革命行动的标志。为我们的事业而坚定不移的行动将是我们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生活标志。这是我们最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积极的一面对我们来说更重要。

我们进步了，但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弱点已经被克服了。那是一种警惕性的丧失，可以有一千个“理由”，但也只是污水。提高警惕，坚决扫除错误，以武除旧、破旧，才是真正有效的印记。

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只谈正面，但光与影是有矛盾的。我们应该总结和吸取教训。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不会忘记它。我们有义务保护左翼，以便党能够实现其目标。通过我们正在采取的行动和这次出色的会议，我们开始推倒高墙并展开新的曙光。

我们可以用四种声音来概括这一点，依次是：

- 1、群众叫嚣要组织造反。
2. 让行动说话。
3. 我们开始推倒墙壁。
4. 展现乐观和热情。

如果我们都履行自己的责任，主要是“以实际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这个中央委员会是强大的，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

让同志们发言，表达他们的乐观和热情。这将是他们决心的标志。不要让我们的话成为一些同志失去乐观情绪、退却热情的借口。我相信我们已经到了克服 50 年旧缺陷的时刻。

另一个世界正在为我们打开。我们已经开始自己定义了，这次会议就是定义之一。让我们的每一个思想、言语、行动、感觉和意志都证实这一点。可行、不可或缺、必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我们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这次会议非常好，它使我们更加团结和联系。我们一致同意坚持和实现“党的军事化，以实际行动”的军事路线。从现在开始，让一切都表达我们所教导的执行我们所同意的事情的意愿。

[摘自 1980 年 3 月 28 日中央委员会二中全会]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场战争是以持续持续的胜利进攻开始和结束的。如果有，那也是例外。即使在普通战争中也是如此。但是当一个人的命运受到威胁时，当替代方案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时，是否有基础或逻辑假设一个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的国家可以立即发现正确的方法，没有错误？我们恰恰相反，我们遇到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完全可以一下子解决的，而是要经过反复的尝试。失败了，重新开始，一切重来。找到近似解决的方法——确定的解决方案，或者至少是一个解决方案。令人满意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工作的方式，并且应该继续这样做。考虑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一致意见，那将是一种软弱和非常危险的精神的可悲迹象，有渗透评党。相反，如果我们不害怕说出真相，无论多么艰难和苦涩，我们都会学习。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学会克服每一个困难。”

列宁

1979- 发展日益壮大的人民抗议活动！

内容

1 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的抗议活动！

21. 我们生活在革命性的发展环境中

2.1 国内的民族民主革命

2.2 列宁与革命形势

2.3 毛泽东与落后国家的客观现状

2.4 今天我们生活在革命性的发展形势下

2.5 反动计划：重组和大选

2.6 民主道路：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民抗议

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的抗议活动！

“正确与否，思想政治路线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我们就有一切：没有战士，我们就有；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我们会得到它们；如果我们没有权力，我们将征服它。如果线路不正确，我们将失去我们所获得的一切。”毛泽东

政治，即为权力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进入了我国。以官僚资产阶级为首的大资产阶级派系反革命，即官僚主义道路，正在开展本世纪第三次国家改组。自通过新宪法以来，它的目标是庆祝 1980 年 5 月的大选。另一方面，以无产阶级为轴心的革命、民主道路，加强了日益增长的民众抗议，并使其在功能上发展。发动武装斗争。当前政治问题的中心点是革命局势的存在与否。

这个问题的定义对人们来说具有重要的超越性，是人们长期艰苦而根本性争论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我国正处在革命发展的形势下，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必须脱离这一现实。此外，目前秘鲁的所有政治，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都不能脱离分析这种情况的框架来对待。

今天在秘鲁，革命形势的问题不被理解，结果是人民一方犯下了巨大的政治错误。从对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认识中，推导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或错误性，以及它的应用和前景。这些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但要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是毛泽东思想对落后国家，即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应用，从阶级斗争的分析我们的社会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这样，才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识今天的阶级斗争，把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发展人民的道路。

1. 我们生活在革命性的发展环境中

秘鲁社会处于发展中的革命形势，这是根本问题，也是无产阶级政治的唯一正确出发点。如果我们立足于无产阶级的概念，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形势”的论点的学习和应用中，就可以达到对这个现实的认识，这些论点简单明了，而且，但是，它们是从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粗暴地扭曲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主要是在人民阵营中用“革命主义”来表达的。

因此，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为无产阶级和革命服务，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果断地运用它，不要因选举动摇而混淆视听，造成混乱，特别是在选举问题上。无产阶级面对第三次国家改组和选举，尤其是未来的选举，必须遵循的策略。这些错误的主要后果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反动计划上，而不是革命的发展上。

国内的民族民主革命

马里亚特吉在创立共产党时就确立了在秘鲁，革命将分为两个阶段：民主和社会主义；第一个是第二个的前提和条件，只能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党，共产党来领导。毛泽东主席把革命的第一阶段定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反帝反封建，因为它要洗刷残存的封建主义，割裂帝国主义的版图。历史已经向社会证明，这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即人民战争，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实现。这是一切无产阶级政治都必须立足的根本真理。

武装斗争的道路是从农村到城市，以农民为主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武装起主义，产生以人民武装为主体的组织形式。它是革命暴力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综合起来的形式。这是一种革命暴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因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应用无产阶级的概念，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要求我们服从武装斗争，因此，如果还没有开始，就把活动集中在开始它上，并且如果它已经开始开发它。

这件事很清楚很简单，如果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办法扭曲它，而且我们是否真正为无产阶级、人民和革命服务，而不是仅仅在空想中，也是一目了然的字。以上这些都是国际经验的基本真理，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十年里在我国进行了彻底的辩论，当时秘鲁共产党人重申和维护了马里亚特吉的伟大论点，并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发展。马列主义，并得出结论，在国内，革命是民主的，只能通过武装斗争而不是选举来实现，走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以农民特别是贫农为主要力量。这是我们人民、我们阶级和秘鲁共产主义的一次伟大经历。任何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不会忘记考虑到当前的发展状况。

我们国内的共产党人和所有的革命者都必须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还没有在我国夺取政权？答案很简洁：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展开武装斗争，我们也没有发起武装斗争，也没有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秘鲁有很长的选举经验，多次召集人民，带革命党人参加选举。结果，对阶级或人民没有任何根本利益，当然更不用说有利于夺取政权了。阶级和人民被要求参与到先验的决定和后果正在发挥作用或危在旦夕的假设上。这样一来，人民群众就把希望寄托在选举上，把选举当成了主要任务，使他们迷失了方向，使他们偏离了自己的道路。阶级和人民从这样的选举活动中得到了什么？除了众议院或参议院中的少数几个席位，最终只会让他们所谓的代表受益，这只会助长播下议会痴呆症的种子，助长机会主义并收获幻想破灭。那么，在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黑暗的选举轨迹和一个我们不能忘记的痛苦经历。

我们必须记住，在该国的每一次选举过程中，机会主义都会疯狂播下幻想，梦想在政府中任职，假装为群众辩护，提供民主的巨大进步，并产生无法控制的贪婪和胃口。所有这些政客都旨在利用人民的斗争来实现他们自己的黑暗目的。这些是我们国家的具体教训，它们表明行为者可以改变或生存，但选举机会主义仍然存在，除了让他们偏离正确的道路之外，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在秘鲁的城市也有许多民众斗争甚至起主义行动，更不用说所谓的“革命”了，它们只是军事声明或政变，在某一时刻甚至涉及部分地区人民。然而，这些行动，其中一些非常英勇的行动，都没有为阶级或人民带来权力，而是被军队血腥镇压，或者他们的结果只是为剥削者的一个或另一个派系服务和帮助类。这说明夺权之路既不是起主义，也不是城市起主义。这是我们革命斗争的另一项基本经验，它必须让我们预防表面上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起主义道路，工人阶级是该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同样，农村也有很多农民斗争，但都没有发展成武装斗争。他们无法解放农民，给他们土地，更不用说为阶级和人民建立新的政权、新的国家了。与 60 年代中期的大农民动员相联系，我们有和平革命军和民族解放军的游击斗争，但没有遵循无产阶级对人民战争的概念，也没有与农民适当联系，他们被镇压了。但是，这些游击行动给我们的人民留下了很好的经验。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它们只是表明，在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至今的 50 多年里，工人阶级没有夺取政权，因此，秘鲁人民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也无法一扫而光。封建。

但是，我们参加了许多选举进程。群众在城市里造反了，农民在战斗中英勇洒热血，我们也有游击队，虽然不是人民战争。尽管如此，无产阶级和人民仍未能夺取政权。因此，直到现在，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民主革命还没有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支持的人民战争原则通过武装斗争发展起来。因此，我们没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而没有在国内建立起革命的后援基地，也没有建立起人民武装力量支撑的革命政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摧毁旧的社会秩序和工人阶级，人民没有征服权力

的原因。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具体到现在，民族民主革命还没有开始发展到最高形式，因此，秘鲁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动武装斗争；这是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

一切都必须为此目的而做，因此，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如果真正想为无产阶级、人民和革命服务，就必须将自己定位于这一中心活动。这样，我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开始武装斗争。总的来说，许多革命者和一些民间组织都同意上述观点，但声称虽然这是应遵循的战略，但目前的情况不允许我们集中精力开展武装斗争。根据他们的说法，没有革命形势，因此，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开展活动，例如动员群众，甚至在选举中，他们说，正是为了创造革命形势。因此，关于国内是否存在革命形势的争论，已成为我们政治的根本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和我们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认真判断。让我们以列宁和毛泽东的论文为基础来解决这个问题。

列宁与革命形势

列宁提出了关于革命形势的基本论点。通过分析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在旧沙皇俄国工人阶级的大罢工运动和人民斗争，他确定了它们的根源和原因是革命形势的存在。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写道：“俄罗斯生活在革命的形势下，因为绝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十分之九的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都受到了残酷的压迫，他们已经锐化到最大程度的、明显加剧的压迫、饥饿、苦难、权利被剥夺和人民遭受的屈辱，与俄罗斯的生产力状况、良心的程度和人民的水平公然背道而驰。重新为群众辩护。...”

能不能说我们国家今天没有，而且很多年没有这种情况了？很明显，秘鲁社会存在这些情况，而且这些情况在过去几年中进入了深刻恶化的过程；我们需要证明这一点吗？我们是否需要证明“十分之九”的秘鲁农民尤其是秘鲁无产阶级受到越来越大的压迫和剥削？我们是否需要证明秘鲁人民遭受了饥饿、苦难、权利被剥夺和屈辱？所有这一切都如此明显，没有人可以否认，而且，我们不需要回顾遥远的过去，自从1968年现政权掌权以来，一切都在恶化。自1975年以来，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直到我们今天遭受危机。谁能否认我们国家遭受的严酷现实？

没有人。任何基于对我们现实的最基本的客观分析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确切地说，这些压迫和剥削条件的存在本身就是革命形势的基础。要想清楚地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需要另一个条件，正如列宁自己所说：革命要爆发，下面的人不想像以前那样生活是不够的。上面的那些人也必须不能像当时那样继续管理和统治。”列宁就是这样界定什么是革命形势，什么是客观条件。他综合了两种情况：下面的人不想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上面的人不能像现在这样管理和统治下去。这是产生群众动员、群众斗争和无产阶级罢工运动等的两个条件。

因此，产生革命局势的不是群众的动员，而是相反；革命形势，革命的客观条件，是动员的原因。这是他们的效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认为革命形势在国家基层引发政治危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说：“俄罗斯正处于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危机之中，而这场危机恰恰影响了国家结构的基础，绝非其中的一小部分。它影响建筑物的地基，而不是这个或那个附件，这个或那个楼层。”这是根本性的，革命局势影响到国家的基础和基础，因此“改革派退出局势”是不可能的。补丁或缝合都不够，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革命性的退出。

列宁本人巧妙地总结了革命形势，如下：国际局势和我国普遍政治危机的性质，构成了使俄国局势发生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总和，因为不可能解决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并利用现有的手段（在政府和剥削阶级手中）。今天的一切似乎都是为我们的国家而写的！

我们突出“在上者”的问题；显然在秘鲁，上面那些人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治理和管理事情。证明这一点的是新宪法规定的第三次国家改组。显然，它关系到国家的基础、基础，影响到整个国家秩序。列宁的转述引文，清楚地概括了一种很像我国今天的情况，是我国当时的客观条件和革命形势的结果。然而，在秘鲁，对这个问题存在严重的困惑。有些人错误地认为群众的动员是革命形势存在的原因。这个想法显然与列宁提出的极其明确的论点相矛盾，它有一个目的：优先考虑群众的改良主义斗争（movimiento

reinindicativo)，以推迟革命，夺取政权，并最终阻止革命暴力为了追求选举进程，并宣传议会痴呆症。

国内也有人提出，革命形势是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相辅相成而产生和发展的，这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列宁而言，主观条件意味着阶级和推进革命的工具，正如他在下面所说：如果这个国家缺乏一个能够将被动的压迫状态转变为积极的愤怒和起义状态的革命阶级，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腐败。”因此，革命形势或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是不一样的。后者是能够将革命局势转变为革命暴力的阶级和工具，在我国这意味着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管理两者的党、能够领导和发挥其领导阶级作用的无产阶级，以及能够武装起主义的农民。

毛泽东与落后国家的客观现状

毛泽东主席用“客观形势”一词来分析落后国家，即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形势或革命及其发展的客观条件。他从需要洞察事物的本质开始，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表象上。在他看来，主要是考虑落后国家的半封建基础和帝国主义压迫。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是民主的，即反封建反帝的革命，其发展需要通过革命支持基地从农村到城市的武装斗争，新国家开始出现，同时旧国家也开始出现。官僚地主反动国家正在被摧毁。

这对于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形势的具体情况以及这些社会的发展具有根本意义。毛泽东主席确立了符合客观形势和存在的矛盾的条件，由此衍生出革命的道路，实质上就是武装斗争，革命的必然胜利。正如他的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四点所述，他突出了以下几点和矛盾：在国际层面上，他讨论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发展。显然，它在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有所增加。这些矛盾对我国的影响是剥削者，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最近我们看到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两派，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会进一步发展。

他还说明了反动统治者和广大纳税人之间的矛盾。持续壮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会增加税收，而这又落在了人民群众的头上，此外，国有经济也在持续的预算危机中发展。现行制度下正在遵循的程序和今天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通过间接税来支持国家支出；情况正在恶化并将继续恶化。帝国主义与民族工业的矛盾。在乡下，这种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民族工业越来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市场准入每天都受到更多限制。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对外国进口品（如商品）的侵略限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帝国主义的财政强加使其陷入经济衰退，世界危机使经济衰退更加恶化。正如马利亚特吉所说，帝国主义不允许一个民族工业的发展。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资本家“试图逃避危机并解决他们的问题，加深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反过来反对和抵制这些措施。”毛主席的这句事实，在我们中间每天都被证明是够饱的。我们今天看到该国在过去几年中遭受的深刻危机。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工资被削减得多么残酷。增加了工作日，并施加了苛刻的工作条件，以保障企业利润。此外，我们看到无产阶级通过坚持不懈的罢工斗争进行抵抗，即使面对各种迫害和镇压、宪法保障的中止和紧急状态。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在国内，国家通过土地债务收取土地租金，主要通过农业银行进行帝国主义投资，并控制农业生产中的整个协会系统（合作社、SAIS等），此外，它还保持奴性生产方式，属于旧地主的封建剥削。这样，农民的处境因土地法导致的封建主义演变和官僚资本主义向农村的渗透而恶化。全国性商品的商人和独立生产商认为自己被越来越多地推向破产。今天，经济危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前提的有效性。只要回顾一下小工业生产者和小商人以及小矿工面临破产的情况就足够了。我们必须强调受到残酷镇压影响的流动商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镇压。

但危机也打击了中型生产商。反动政府无限制地增兵。在全国各地，反动武装和警察部队的发展和加强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特遣队的规模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这表现为新的国家镇压机构的创建和它们职能的扩大，以及它们对社会施加的更大控制。不可避免地，这个过程将进一步发展。饥饿和盗匪行为

遍布全国。秘鲁民众长期饱受饥饿之苦，但如今，危机更加严重。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食不果腹，饥病交加，多为婴幼儿。

犯罪活动越来越多，偷牛 (abigeato) 在当局自己保护的农村滋生。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处于勉强生存的境地。毛主席在中国所做的这种比较也是我们普遍存在的残酷现实，苦难在我们民族的人民群众中越来越深。由于缺乏预算资金，许多学生担心无法继续学业。这也是该国的现实，因为教育预算和卫生预算都被削减了。教育部门面临着深刻的金融危机。结果，许多学生因缺乏学校而没有学习或大量辍学，因为他们没有可用的资源。由于生产落后，许多应届毕业生在本专业或学术领域就业无望，数以千计的应届毕业生不得不从事任何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主席就是这样分析落后国家的革命形势的。他通过分析客观形势中存在的矛盾，找到了武装斗争得以发展和取得胜利的物质基础。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我国，我们有着相似的客观情况，同样的矛盾是如何发展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这些都是发展中的矛盾，是一个反动政府解决不了的。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在持续激化，所以我国的客观形势现在和将来都越来越有利于革命的发展，有利于武装力量的发展。斗争。因此，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开展武装斗争。

这是我国不可避免的一个视角。我们在秘鲁还能走哪条路？我们的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还能有什么希望呢？毛泽东主席在总结分析时说：“通过了解所有这些矛盾，我们将认识到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绝境、混乱状态，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看到这一点。反对帝国主义、军事首领和地主的革命将会出现。全中国都是干柴，快要烧成大火了。”既然我们国家遵循着同样的革命规律，有着相似的经历，同样的观点，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思考呢？一点都不。毛泽东主席对发展中的革命形势和静止的革命形势做出了鲜明的区分，这从他的著作《红色力量为什么能在中国存在》第二章第三点可以看出。他说，在像我们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总是有革命形势，或者他所说的客观形势来发展武装斗争，但是这有两种形式：静止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性的发展局面。

通过分析他的论点，我们可以说，通过主观条件对客观条件的作用，静止的革命形势可以转变为发展中的革命形势；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此外，我们必须能够区分发展不平衡和革命形势，并考虑到后者可能发生在—一个地区，然后革命可能蔓延到全国，甚至可能以全面撤退开始。革命，如 1927 年 8 月在中国的秋收起义所表明的那样。

今天，我们生活在革命性的发展形势下

运用列宁和毛的论点，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我国的国情，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具备列宁提出的革命形势存在的两个条件。我国把毛分析的客观情况表现为矛盾。为了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必须牢记静止的革命形势和发展中的革命形势之间的区别。

基于对列宁和毛的论点的分析，以及它们在我们现实中的应用，我们得出结论，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中的革命形势中。这体现在我们中间持续增长的民众抗议活动上，而我们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其中的危机又助长了抗议活动。因此，如果我们立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秘鲁革命的具体现实，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中的革命形势中，因此，所有的战略、策略和政治行动都必须基于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大错特错了。综上，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只有从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认识出发，才能准确正确地看待，坚决果断地运用。正是从这种认识中，国内的无产阶级、党和革命者才能判断当前的政治形势，进而制定正确的策略。

二、当前政治形势下的革命形势和两条道路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形势正在发展。在第二部分，我们的问题是，一般而言，这种情况下的两条道路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以官僚资产阶级为首的剥削者通过多年来以他们的名主

义行使权力的武装力量，如何发展官僚主义道路，即反动道路。另一方面，民主道路的发展，组成人民的阶级，其轴心是无产阶级。综上所述，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指出上层如何与下层对抗，这是决定革命形势发展的斗争的两个极端。这一矛盾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革命客观条件的现实性及其两个组成部分的发展和前景。

反动计划：重组和大选

1977年7月以来，官僚化道路延续了秘鲁国家本世纪的第三次改组。它庆祝了制宪会议的选举，制宪会议在一年内通过了新宪法，最近召集了将于1980年5月举行的大选。这意味着什么？国家得到加强了吗？它是否克服了长期困扰它的危机？我们来分析一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上升的官僚资产阶级旨在重组国家，并且从现政权开始就致力于颁布新宪法。这就是其法西斯主义政策的目的。它还旨在发展可以为国家提供社团基础的组织，包括政党组织。失败的秘鲁革命政治组织 (OPRP) 已经公开了其所谓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由于扬基帝国主义的授权和1975年以来国家的深刻危机，国际形势向拉丁美洲的“代议制民主”倾斜，官僚资产阶级的计划被打乱。因此，新宪法既没有完全表达官僚资产阶级所期望的社团计划，也没有完全满足所谓“代议制民主”的需要。因此，在武装部队的刺刀下诞生的宪法，一个平庸的立宪会议的产物，既不能满足反动阵营中的提尔人也不能满足特洛伊人，更谈不上能够让人民满意的宪章，一旦它生效后，战斗将开始修改它。与1920年宪法的情况一样，新宪法的前景是秘鲁大资产阶级的两个派系：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争夺或冲突之一。观点是修正它，在官僚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反动的逻辑将是一个新的重组，以实现秘鲁国家更彻底的公司化，由官僚资产阶级领导和行使权力。

另一方面，对于人民和无产阶级来说，问题将是扫除这部新宪法，以及任何其他表达旧秩序的宪法，并制定真正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宪法。这只有通过胜利的人民武装力量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才能实现。这就是第三次重组的情况和前景，也因此产生了以下问题：秘鲁国家是强国吗？毛主席在《星火燎原》中写道：“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薄弱，但整个组织（政权、军队、党派等）反动统治阶级的组织，建立在中国落后脆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的组织。..也很弱。而且，即使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很弱，但无疑革命比西欧更快地推进到屈服。因为这里的反革命势力也比较弱。”这个伟大的真理是1930年提出来的，在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都得到了历史证明，我们要牢记这一点，不要忘记我们的具体国情。而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国家的脆弱性？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毛主席关于落后国家国家的论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

他在《论新民主主义》一书中论及各国制度时说：“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国家。今天，二战开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的痕迹。在资产阶级实行血腥军事专政的国家，他们已经被改造或正在被改造。地主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专政的国家，可以归入这一类。”后来：“这里我们谈论的是‘国家制度’。”始于清朝末年的数十年纷争，始终未能厘清此事。事实上，问题只是指国家内不同社会阶级所占的位置。资产阶级总是隐藏着阶级的地位，打着“民族”的旗号，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这种掩盖对革命人民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这件事。”他还说：“关于‘政府体制’的问题，它是权力组织的形式，特定社会阶级以何种形式影响其建立的权力机构，以抵御它的敌人并保护自己。没有足够的权力机构代表他们，就没有国家。”毛泽东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理论。他解决了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国家问题。他一开始就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和地主两个阶级的联合专政。

他把“国体”和“政体”区别开来，前者表达的是一种专政，我们这里是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专政。他强调，“国家制度”表明了各个阶级在国家结构中的地位，在我们的例子中，这意味着六个阶级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具有官僚派系的大资产阶级、封建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政府体制”是“权力组织的形式”以行使独裁统治，在我们的例子中，这种组织具有由所谓的“代议制民主”维持的共和国形式。这是它试图纳入法人形式的组织形

式，但新宪法并未完全成功。它只是遵循国家的发展进程，批准加强行政权，为公司化奠定基础，并让武装部队更直接地参与国家结构和权力的行使。

它还通过所谓的紧急状态扩大了镇压力量的行动，以反对人民的斗争和革命。如果我们牢记毛泽东主席的这些实质性论点，同时应用关于革命形势和国家分裂的言论，那么我们会清楚地认识到，从整体上看，秘鲁国家及其组织是薄弱的由于支撑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落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六个阶级，其中四个受压迫和剥削，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因此，我们有一个正在崩溃的广泛基础，一个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联合专政的国家基础正在破裂。此外，在这个脆弱的结构上，帝国主义以其争论和矛盾运作。

特别是在今天，美帝国主义统治着我们，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试图破坏这些领域，这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论，加剧了整个国家体系的脆弱性，尤其是政府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它正在发展实行专政的阶级和帝国主义企图维护帝国主义霸权或互相破坏的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

除了秘鲁国家的脆弱性，在国家制度和政府方面，由于其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状况（这种状况将进一步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和无法治愈的，我们必须加上来自第三个方面的矛盾和困难。国家重组及其持续实施，包括大选。大选将在 17 年后举行，必须产生一个文职政府，以取代武装部队在 12 年后行使权力。在秘鲁本世纪最严重的危机中继续发展的无法克服的情况强调了这种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应用、实施甚至修改新宪法，以应对发展中的民众运动。此外，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将增加对更好生活条件的需求。它将产生大量群众以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从而推进其政治进程。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秘鲁国家的脆弱性及其自身基础的根本断裂、其基本结构的薄弱以及当前和未来正在发展的艰难政治关头。面对这种现实，国家将诉诸暴力及其镇压手段，以维持其陈旧的制度，维护剥削者和帝国主义的利益。

民主道路：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民抗议

下面的人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陷入日益贫困化和苦难之中。下表显示了这场危机的情况：

主要经济指标（1976-1979）：与上年相比变化百分比

年份 1976 1977 1978 1979+

国民生产总值 (GNP) 3.0-1.3-2.21.0

农业 3.30.1-2.90.6

工业 3.7-6.0-3.2-2.1

建筑业 -2.8-7.7-16.15.5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0.2-3.9-4.9-0.5

消费 2.10.0-6.9-2.3

人均消费 -0.7-2.7-9.5-6.3

投资 -11.3-22.4-17.55.9

出口 1.613.615.847.1

进口 -16.5-7.6-27.9-0.1

价格指数 44.732.473.775.4++

实际工资（白领） -15.5-9.6-18.9-7.4

实际工资（蓝领） 3.2-16.6-15-4.8

最低工资 -12.1-9.4-26.4-9.1

经济活动人口+++5332565758846083

在职 2511236823262335

就业不足 2196245825592684

失业 260298402437

隐性失业 365533597627

资料来源：Revista Actualidad Economica 第 17 期。

+ 预计全年基于 1979 年 1 月至 3 月

++1979 年 3 月相对于 1978 年 3 月

+++ 数以千计的工人。EAP 是指有能力并愿意工作的人。

就业者是指收入等于或高于最低基本工资并且每周稳定工作 36 小时或以上的人。次级就业者是指那些既没有收入也没有工作那么长时间的人。失业者是指没有工作并积极寻找工作的人。隐性失业者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他们虽然有工作能力但不积极寻找工作。这就是这个国家所处的经济状况；反映经济衰退的生产减少，可以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消费、投资、进口的减少、价格上涨或通货膨胀、工资和工资的减少以及大量且仍在持续增长的失业率。

但问题是 1979 年第一季度的经济结果显示出同样的趋势，尽管该政权的宣传声称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所谓的金融优势，但通货膨胀问题仍在继续，生产过程处于衰退之中，而且，尽管最近采取了国家住房公积金等措施，但这场危机还没有可预见的结束迹象，并将继续打击群众。下表非常能说明这种经济衰退：

标题：收入分配（%）

年份 196019681977

工伤赔偿 465047

蓝领工人 232425

白领 232622

独立人士（个体经营者） 141125

农业 14119

所有其他 161716

资本回报率 242229

净回报 151525

租金 753

兴趣 221

总计 100100100

让我们强调一下，虽然工人的报酬从 1960 年到 1968 年上升，但从 1968 年到 1977 年却下降了。我们还必须指出，与农民相对应的百分比持续下降，这与回报率的增加平行资本，从 1960 年减少到 197 年，但从 1968 年到 1977 年大幅上升。然而，比较 1973-1977 年工人的实际报酬指数更具指示性：虽然 1973 年的工资为 100.0，但到 1979 年 12 月，他们将是 49.4。同期工资从 100.0 升至 71.7；而法定最低值从 100.0 变为 60.5。这些数字显示工人的薪酬明显恶化。

然而，这些数据是根据通货膨胀率计算得出的，而实际上通货膨胀率要小于实际通货膨胀率。所以，工人群众的购买力还是会少一些，苦难和饥饿会多一些。与此同时，严重的失业问题也在发展：1976 年绝对失业率为 EAP 的 5.2%，次级就业为 43.9%；到 1977 年，6.0% 失业，46.0% 转业；但到 1978 年，失业率达到 7.27，次就业率为 47.0%，因此 54.0% 的 EAP 生活在最赤贫中。尽管如此，今年失业率再次上升。再加上持续增长的通货膨胀，持续上涨的价格会鞭打人口；1975 年通货膨胀率达到 24.0%，1976 年达到 44.7%，1977 年达到 32.4%，1978 年达到 73.7%，今年预计将超过 75.0%。这就是我们这个贫穷国家的人民群众所忍受的危急情况。

这样，我们看到列宁所说的饥饿和苦难是如何让“下面的人”的处境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他们不想也不能继续过现在的生活。在这些数字中，农村值得特别关注。《土地法》颁布十年后，重新分配的土地已达到耕地的 21.1%和牲畜的 7.7%，据测算，“仅影响总人口的 347 人左右”，“可以说，在土地重新分配中，一百万拥有不到三公顷（7.5 英亩）土地的 minifundia 所有者完全被排除在外。”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今天，一千家企业由国家管理（以前是一万个农场或庄园）。

其中 50%以上陷入危机，根本没有利润，连最低工资都发不起，缺乏最基层的管理机构。此外，农村转移了“170 亿索尔用于偿还农业债务，近 100 亿索尔用于直接税收，还有数十亿索尔作为 EPSA、EPCHAT、ENCI、PNATA、ENACO 等企业的‘利润’”，国家垄断农产品和牧场产品的商业化。所有这些都支持着农民被残存的封建串串压迫和剥削，更不要忘记 400 年的“猎户制”。我们又看到了列宁所说的对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是“下层人”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不想，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生活。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所处的发展中的革命形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所暴露的东西意味着什么？“下面的人”所忍受的危机，加上对他们数百年历史且仍在加剧的剥削，意味着什么？上面是否显示了“下面的人”不再想要也不能继续像他们几个世纪那样生活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就向我们表明了革命形势的基本条件的存在吗？群众的反应如何？难道没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抗议表现为持续上升的罢工运动吗？这一运动在 1975 年达到顶峰，而在今天，经过强烈的镇压后，又重新开始向上发展，正如 1978 年罢工次数增加所表明的那样（364 有 1, 389, 400 名罢工者）和今年第一学期的 225 次罢工？

至于农民运动，自 1960 年代以来，它不是一直在不屈不挠地战斗吗，镇压也无法遏制它，尽管发生了像上次卡哈马卡省那样的大规模屠杀？就人民运动而言，从 1976 年至今，它不是正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趋势吗，在该国的许多城镇，甚至在某些部门，都发生了真正的起义。似乎困了？所有这一切只是该国存在革命局势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民众抗议的发展。

这是对我们的现实情况，对我国“下层人民”、人民群众、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情况进行最初步分析后得出的结论。那样的话，如果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眼光去分析客观情况，国家的客观条件，“在上者”的情况，他们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统治和管理了。以及那些不再能够也不想继续以他们过去的方式生活的“下层人”的处境，以及越来越多的民众抗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在我们国家，有一场革命这是决定一切政治，特别是为无产阶级、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战略战术的出发点。像这样的情况永远不能成为将人民的政治活动集中在选举过程中的基础，因为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这些只会使群众迷失方向，远离革命道路。面对那些假装将阶级和人民置于第三国重组和声称所谓的民主进程的大选的反动计划的尾端的人，让我们用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选举的说法来反对这一点：“马克思……每隔这么多年，被压迫者有权选择压迫者阶级的哪些成员代表他们，并在议会中镇压他们！

现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政治活动中心必须是什么？答案简单而具体：发展日益增长的民众抗议，这已成为民众与政府（我们所说的政府是秘鲁国家权力的有组织的表达）之间的主要矛盾，指向人民的泛滥，即，发展群众斗争，超越反动国家秩序所允许的范围，超越现存制度的合法秩序；一切都是为了发动武装斗争，从而将民主民族革命提升为斗争的高级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人民战争，将建立革命的支持基地，逐步摧毁旧的反动派地主官僚国家，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马克思告诉我们：“显然，如果我们不开始斗争，那么创造历史就太舒服了，除非我们的概率使胜利绝对确定。”让我们牢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话，从存在的革命发展形势出发，集中精力发展我们革命的主观条件，以及推进革命的工具：党、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主要是第一个，因为是“英雄战士”指挥其他两个，统一战线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标准，这个是我们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熔炉和党本身。

这样一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发挥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的政治积极性，来发动武装斗争。没有其他道路，也没有任何其他观点。毛泽东主席就此事写道：“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形式，如人民群众的组织 and 斗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可或缺的，决不能搁置一旁。但是，但他们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为战争服务。在战争开始之前，所有组织和斗争的目标都是为战争做准备。”这些明智的话，没有忘记我们的具体情况，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正确的：秘鲁的问题是发动武装斗争。这将是更好的斗争形式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终斗争的开始。武装斗争的开始是当今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政治行动的指路明灯。那么，今天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抗议，以发动武装斗争。

让我们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的抗议活动！

1979 年 9 月中共中央委员会

1979 年 - 关于我们历史的三个篇章

摘自全国大会，1979 年 12 月 3 日

几天来我们一直说我们想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有时人们诉诸于符号、隐喻或不那么理智的形式。但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共产党人以直接和广泛的方式为我们说话。

我们想简要谈谈几十年后将如何看待今天的历史。我们把自己置身于革命想象的计划中，从未来向后看，这是有益的，也有助于强化精神。我们有清醒的头脑、坚定的意志和不灭的激情，革命的想象力会使它们更加丰富。让我们考虑一下，让我们的想象力从未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把自己放在未来几十年，即下个世纪的下半叶。

我们正处于 20 世纪的末期，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岁月流逝，随着我们在人类第三个千年中向社会转型迈进，岁月会过得更快。1990 年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千年的结束和另一个千年的开始，共产主义将在历史上留下明确的烙印，人类将从必然王国跃入自由王国。

我们应该想到下个世纪的下半叶。历史由我们来书写，接下去的是我们未来的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是取之不竭的力量。当孩子们开始阅读，人们开始记忆时，他们就会有一段历史可以阅读，它会讲述：

一、黑暗如何盛行

在这个社会，曾经有过黑暗盛行的时代。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黑暗的，而是意味着黑暗盛行。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美国，有一个古老而悠久的传统和缓慢的历史，应该知道。我们要追寻我们是谁的深刻根源，不是因为我们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因为我们历史的特殊性，没有历史的根源就不能革命。我们是旧社会。

大约两万年前，人类以非常原始的状态来到了这片土地；一万年过去了。在大约四六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开始发展农业和基本的住所以保护自己免受极端天气条件的影响，他们还开始缝制被单以保护自己的身体。2000 年后，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产的农业，并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系统。社区发展，Ayllu 开始形成：我们人民的一种特定的农业社区表达。此后，随着阶级差异、财产和国家的产生，盈余产生了。

大约 700 百年前，国家开始发展壮大，随着国家的发展，剥削开始产生压迫。因此，人民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此外，这些土地被划分为小区域、大联盟和王国：Huari 就是一个例子。时光荏苒，印加帝国形成。然后是印加帕查库特克，他带来了更多的帝国秩序并重组了国家，使其更加强大。这表明在古代秘鲁存在着剥削他人的民族。阶级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有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然而，这样的石化王

国并没有持续多久。奇怪的人来了并摧毁了现有的农业秩序。但美洲人民跪倒在地并不是事实。人们抵制和捍卫他们创造的剥削制度，但这是一个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腐烂制度，在更高的秩序面前崩溃了。

于是，我国的制度就崩溃了，开始了漫长而恶性的封建剥削过程。我们的人民被带到矿山，他们的血液被转化为欧洲的金银。我们把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我们祖先血肉之躯的产物。

几个世纪过去了，混血系统得到了发展。有叛乱，特别是十八世纪农民的动员和起义，动摇了制度的基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随着群众解放精神的兴起而繁荣起来；由于阶级没有消灭，土地和主权问题没有解决，这两个老问题仍然存在。

十九世纪涉及封建秩序向半封建秩序的转变，以及从殖民秩序向半殖民地秩序的转变。我们把主人从一组欧洲人换成了另一组，从西班牙人手中换成了英国人。新的剥削者上台了，他们比以前的剥削者更加残忍和阴险，但人民总是在艰苦的阶级斗争中不休战地起来斗争，尽管有更大的暴动时期，制度动摇了。

上个世纪后期，一个新的帝国主义秩序兴起，即美利坚合众国。它很早就到达了这些土地，并在 1920 年代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因此，在我们历史的那个阶段，黑暗在我们的土地上盛行。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出现了，新的篇章开始了。

二。光是如何产生的，钢铁是如何锻造的

工人阶级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诞生了。是工人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在我国也表现为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开始照亮黑暗，这里代表的是阶级。这光芒化为钢铁。

从 1885 年到 1919 年，经过近 30 年的激烈阶级斗争，秘鲁无产阶级开始发展，他们的存在表明我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阶级斗争、国际行动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斗争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和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他们在美洲的这些土地上像其他人一样战斗。我们的人民并不像一些无知的人所说的那样轻狂，我们培养了很多伟大的人。马利亚特吉是这些土地上为数不多的将马列主义应用于特殊条件的人之一，我们的人民开始寻找一条新的未走过的路。一种新的、更纯净的光出现了，一种闪耀的光。我们心中和灵魂中携带的那盏灯。那盏灯是用土地建立起来的，那块土壤变成了钢铁。1928 年党的成立源于光、土壤和钢弹簧。钢铁是锻造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这就是光如何出现和钢铁如何锻造的问题。

我们是 1928 年成立的，从来没有落入另建党的标准。我们已经达成共识，阶级和群众斗争在这里诞生了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他创立了党，他给了我们光明和钢铁，并带领我们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从此我国有了轻钢。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都回不去了。

趁着还有课，不可能回头。只要还有课，那盏灯就不会熄灭；尚有阶级，钢不熔。但是，当我们创始人的生命被缩短时，我们有可能分崩离析。尽管它被否定、歪曲和隐藏，但马利亚特吉未完成的任务仍然是我们的纲领和计划，阶级体现了它，它继续在阶级、战斗的人民和共产党人中殴打。不能否认，正是阶级和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行动，才使我们走到了这一步。

时间飞逝。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造成了更深刻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更激烈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持续前进，但从来没有平静过，总是在磨难和风暴中；它是用更轻、更钢、更强力 and 无敌的材料锻造而成的。

我们的人民被一道更强烈的光照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起初，我们被这永无止境的光的爆发弄得眼花缭乱，只有光，没有别的；但渐渐地，我们的视网膜开始理解这种光芒，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国家、马利亚特吉和我们的现实，我们找到了我们的视角：党的重建。至此，光是如何产生的，钢铁是如何锻造的这一章就此结束。

三、围墙如何倒塌，黎明如何展开

今天开始了新的篇章：墙壁如何倒塌，新的黎明如何展开。可以说，用最强光和最纯钢锻造的我们党，到了决定性的时刻。这一刻产生了国家建设计划，党是一面随风展开的旗帜，照亮了我们的国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被召集起来，一个国家体系开始运作。共产党人起来，大地回荡。随着土地的隆隆声，共产党人前进了。为此目的，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建立了政治基础，并确定了要遵循的路线。

竖起了一面旗帜，一面非常高的旗帜，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和一个新的目标：发起武装斗争。人们经过艰苦奋斗，从各方面聚集了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最后他们下定决心，作出了一个决定：用实际行动打造人民军第一师第一连。就这样，他们开始以一种确定的形式开始清理黑暗。墙壁摇摇欲坠，拳头紧握，黎明破晓。关键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标志着新篇章开始的里程碑。精神是快乐的，我们的眼睛闪闪发光。有一章会说：我们肩负重任，我们献出名额，艰难时刻埋葬死者，我们擦干眼泪，但继续战斗。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宣布为国定假日。工作又一次恢复了，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农村变得更加富有成效，自由开始在我们的人民心中悸动，红色旗帜永远指引着我们。我们的美国会发光。它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它已经扩展到地球的其他部分。今天，古老的帝国沉没了。它们是正在被扫除的脏水和毒灰。工作得到补偿，田野在红色共和国蓬勃发展。

他们会问，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今天，我们将继续前进，共同谋划，让阴影不再回来，工人阶级永远不会失去力量。这就是历史会说的。我们走向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到来，以达到完全和绝对的光明。我们阵亡同志的鲜血在呼喊：“光明！光明！我们将实现共产主义！”总有一天会被写下来，这将成为历史。

今天我们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我们高举紧握的拳头表示要献出生命。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在空中站起来，我们已经提供了我们的生命。在这一刻，墙壁的倒塌和新黎明的破晓开始了。

正如你们所宣誓的，我也宣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在我们创始人的雕像前，在我们党的路线和我们党不屈不挠的旗帜前：我也将致力于战斗和斗争推倒旧秩序的围墙，我也是人民军第一师一连的战士。我和大家一样，只有一个愿望：为人民服务，立足群众，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只有一面旗帜：马克思展开它，然后列宁和毛把它举得更高；这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光。我们站起来了，我会完成我必须做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完成我的旅程。我们共产党人不求什么，只求为共产主义服务。我的决定和你一样。我也将成为第一连的一名普通战士，我将做必须做的事，我将做正确的事，除了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外，别无所求。这也是我的承诺：我的决定是你的你的决定是我的，因为我们是团结的。城墙倒塌，新的黎明开始了。

“历史告诉我们，主义的军政路线不是自发的、温和的产生和发展的，而是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另一方面，不反对和改造这些破坏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倾向，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

1980- 我们开始推倒围墙，展开新的黎明

内容

- 一、群众要求组织造反。
 - 2 二。让行动说话。
 - 3 三。我们开始推倒围墙。
 - 4 四。展现乐观和热情洋溢。
- 一、群众要求组织造反。

自古以来，群众就受到剥削和压迫。他们一直在造反，这是一段漫长而取之不尽的历史。阶级斗争是持续的。它无法被压制。多少年来，群众自开始斗争以来，就叫嚣要组织造反，要武装起来，要起主义，要领导。一直都是这样，以后也会这样。甚至以后，在新的世界，也会有斗争，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苦难与惊人的财富并存。甚至乌托邦主义者也知道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巨大的财富与可谴责的、赤裸裸的贫困联系在一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剥削。剥削与压迫联系在一起，这也存在，杀害群众，用饥饿吞噬他们，给他们戴上脚镣，绞死他们。但群众不是羊。他们是分成不同阶级的人，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发展他们的政党，后者发展其领导人。

领导要倾听群众最细微的声音，倾听群众的动静，尽量远观未来，脚踏实地，记录群众最微弱的颤抖。不这样做的领导者不是领导者。我们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教导我们，作为革命者，我们有职业义务组织苦难以推翻旧秩序。

我们的义务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本着阶级和人民前进的目标的认识，科学地进行斗争。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组织群众的呼声，组织和武装他们。这样，散乱的群众力量就表现出它的力量，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群众成为新秩序的创造者，从而破坏和轰轰烈烈地推倒最坚固的城墙。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称自己为共产党员。不可能有对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对群众的力量视而不见、严厉或冷漠的领导人。这是无法接受的。然而，我们看到了什么？

盲目、苛刻、冷漠和聋哑的领导；他们正在失去共产党员的地位吗？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应该像群众的灵魂一样颤抖，应该为给他们带来欢乐而高兴，为他们所伤害的而伤害，为他们的热情而慷慨激昂，为鼓舞群众而振奋。否则，好战分子的性格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徽章，一个橡皮图章，一种礼仪。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更不用说领导人敢于对群众失去信心了；那就是对历史的唯一力量失去信心。

“理由”可以是非常详尽的理由，但它们可能是空洞的，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空洞。党不能继续允许那些激进分子和否认群众作用的领导人。我们不能允许这样。当资产阶级看到罢工的浪潮和农民的觉醒时，共产党人否认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和他们的手所做的。共产党人否定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我们越来越要当顾问，要有远见，有灵敏的耳朵，听群众的意见，有敏锐的洞察力，有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群众的变化。没有这个，我们就无法完成我们的使命。

要不要走老机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是否有冷酷无情的反动之心？那些这样的同志，我们明天能指望什么呢？他们是贩卖群众的阴暗险恶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决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更不用说我们的领导人了。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强大的现实，那就是群众。他们有着常常被忽视的辉煌历史；但每一次群众发声，土地都在颤抖，每一次农民群众都为旧制度的根基立起坚石，反动派造反时千愁万绪，唯有用血与火安抚群众。反动派得到了误导和阻碍斗争的狡猾的机会主义者的帮助；但只能安抚群众，不能遏制群众。

恩格斯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反动武装和无组织的群众。如果我们组织起群众的强大力量，把他们的潜能发展为行动，那么可能就会变成现实。什么是法律和必要性变成了强有力的行为，扫除了所有被认为是坚定的。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一切都是纸牌屋。当群众大声疾呼时，一切都会颤抖，秩序开始颤抖，高峰会弯腰，星星会改变轨道，因为群众无所不能。如果这种信念在我们内心开始动摇，共产主义精神就会开始瓦解。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这次全会的经历应该给我们一个警示：绝不能再发生。如果一个党的领导人对群众充耳不闻，那它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责任就是粉碎和摧毁这样一个官僚机器，因为它不再是一个党，而是一个必须被拆除的怪物。毛主席在这件事上告诉了我们什么？他说，我们无神论者只有一个神性，就是群众；我们祈求那些神，以便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样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剥削就会被消除。

今天，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以这种观点来培养我们的战士，明天更是如此。群众叫嚣要组织起主义。因此，党及其领导人、干部和战士们肩负着紧迫的使命和使命：组织群众中散乱的力量，而这只有手持武器才能完成。群众必须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武装起来，直到全体人民都武装起来，当这一切发生时，地球上将不再有剥削。

二。让行动说话。

二中全会已经有了光荣的音色，以行动来发展党的军事化的决定的音色。共产党人为树立新旗帜而进行的暴力斗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发动武装斗争。我们都见证了为完成我们路线的发展而进行的艰苦的意识形态斗争：发起武装斗争（ILA）。我们已经采取了坚定而果断的步骤，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去哪里。

让我们记住列宁：我们会胜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暂停几分钟并问问自己是件好事。我们是如何下定决心，以实际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的？它一直处于激烈的斗争之中，也许它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刺耳，但它更深刻，更汹涌，它的视野非常广阔。两个职位一直在争论不休。我们这些自六中全会以来一直灌输将言词化为行动的想法的人，今天将动词化为武装行动。

那是决定性的物质化和超越的发展。我们商定的是，开展一谈行动就记在脑子里、跳在心里、鼓在脑子里、鼓动意志的军事行动。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努力就转移到军事行动的语言上达成一致，而另一些人则顽固地反对这一点，他们使用复杂的策略甚至狡猾。

但这个决定是强加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决心，因为我们的人民需要行动。我们的人民大声疾呼，我们回应他们的呼声，回应他们的要求，我们感受他们的感受，想要他们想要的，他们希望他们的双手能够说出武装行动中准确而令人信服的语言。是的！发展行动永远是群众的行动，人民的行动：挖壕沟是行动在说话，铁砧是行动在说话，人调查他们得出规律，行动是说话，当举起武装的手时，就是人民在战斗。

首先是行动，然后是想法，而这个想法每次都会带你进入更高层次的行动。我们确信并公正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宣讲，号召武装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我们的声音还没有落在沙漠中，种子落在良好的犁沟里，已经开始发芽。我们发出的声音非常有力，回声越来越大，将在我们的土地上轰鸣。那些我们呼吁站起来、武装起来、用自己的意志播种的人，请回应：我们在这里准备好了，领导我们，组织我们，让我们一起行动！

每一天我们都会继续进步，做更多的事情。要么兑现承诺，要么沦为笑柄和背信弃义的汉奸。当然我们不是这些。如果我们已经种植、传教和组织，并且所有这一切都结出果实，那么我们的义务就是领导，因为游行已经开始。让武装行动证实我们的话。愿我们的血液与那些必须流出它的人的血液结合在一起，我们无权让那血液单独颤抖，让它的冰冷与我们自己的温暖混合，否则我们就不是我们自己了。我们几乎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它就像一条长长的小道，就像走路一样。一只脚走路需要另一只脚走路，如果累了，不是掉队，而是平稳地休息一下，然后继续攀登。

明天，物质将以其好战的和平带我们进入，我们可以在那里安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塑造为共产党员的原因，因此马克思、列宁和毛出来教导其余的人，教导他们尽自己的责任，以聚集、组织和培养他们；出于这个原因，阶级产生了我们。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一些同志和领导反对党在其历史上最决定性的一步“发动武装斗争”。依据是什么？因为所谓的“缺乏条件”？谁在用他们颤抖的声音说话？那是压迫和剥削的黑色食道，充满胆汁和血液的黑色食道。

别忘了，那个反动需要流血来安抚百姓，那是他们火与钢的梦想，而那个险恶的梦想，就是它正在腐烂的最明显的证明。当同志和领导要偷走我们的灵魂和思想时，我们应该允许吗？不，他们的“论据”化

为乌有，陈旧的“考虑”和纸上的“坚定”在阳光下腐烂。在我们党内，我们再也无法听从共产党人的那些阴险的声音，更不用说领导人的声音了。以及所有敢于站出来粉碎和摧毁他们的人，这是他们应得的。

今天，这更加紧迫，现在更不被允许，因为它正在破坏和摧毁群众的希望、五年的努力，而恰恰是在群众开始在现实中具体表达自己的时候。在这些时代，这些和平主义者是可耻的。我们所有人都从这些会议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对一些人来说，应该有震耳欲聋的警告和有力的呼吁，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再也不。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让行动说话。

以行动推动党的军事化建设。将其变为现实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这是命令的号召，阶级、历史和人民都要求它。我们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工作。这是必要的。我们过去取得的成就将我们带到了这里。道路已确定，行动已确定：让我们来执行它们。我们没有其他权利。这是一天的顺序：让行动说话。

三、我们开始推倒围墙。

我们已经同意用行动来发展党的军事化。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开始推倒围墙。现在是时候了，马上。有反对过的，有反抗过的，甚至有胆怯逃跑的，有二次开小差的，有被捍卫过的。为懦弱和背叛辩护对我们党有用吗？想一想那些犯下此类行为的人。

记住“普罗米修斯”、大洋洲和爱马仕：我们要求一切，除了怯懦和背叛。就像 2500 年前，20 世纪的共产党人，在一个力争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行动论证其发展的共产党中，我们听到了赞扬、支持、滋养、保护的领导人的背叛。这种政治行为对我们有用吗？

不，让我们铲除毒草吧。它是纯粹的毒药，一种腐蚀的癌症，我们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一种险恶而腐烂的脓液，我们绝不能允许它进入我们的队伍，更不用说现在了。让我们清除这些阴险、有害的毒蛇。我们既不能容忍懦弱，也不能容忍背叛；他们是 asp。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它体现在我们和我们的领导者身上。这是不可接受的，应受谴责的，并且被标记为火灾。我们必须开始根除这种毒药。

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气质和另一种精神来锻造自己。让我们把水蛭挖出来烧掉，否则毒就一般了。不消灭它，党的健体元气就会消散。完成此事刻不容缓。我们不能留下痕迹，清洗应该为此目的，用事实澄清。那些表现出这种行为的人应该首先离开。这将是进步的标志。破壁必扫其瓦，除其毒。要想开始推倒墙，我们就需要自己筑牢自己，而这个筑堡垒就是要扫除整个右倾的腐朽。

让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挑战，以便我们能够以最高的警惕性完成我们的任务。要保左，有难者进。这将是我们的行动的标志，我们的承诺。我们将前往我们的基地。我们将向他们传达我们的信息以采取行动。发动与被斩首的右派的斗争是向前迈出的伟大而宏伟的一步。我们和那些有问题的人将体现我们作为左派一部分的决心和保证，并时刻保持警惕。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进步，巩固自己，变得强大。没有必要称那些有问题的人无能为力。力量将来自行动。行动就是推倒墙壁。让我们进行军事行动。我们会被他们磨炼。我们将从新手变成经验丰富的战斗员。

因此，通过在行动中应用党的军事化发展，墙将被深深地破坏并开始倒塌。关键是武装团体，没有武器的武装团体。愿你的手无寸铁，用创造力夺走那些拥有它们的人的手臂，然后以清晰的思路巧妙地利用它们。让我们扩大团体，让我们在抵制、收割、没收土地、破坏、恐怖主义以及主要是游击行动中采取行动。这是我们的愿望和命运。

我们都承诺：让暴力如武装斗争（ILA）发起时所阐述的那样蓬勃发展，我们将以武装团体，从非武装团体开始，从那些炽热的种子中发芽炽热的向日葵。我们有太阳会照亮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有沃土会壮大我们：群众阶级斗争的增加。我们缺少什么？没有武器的武装团体的萌芽和繁荣！从那些不起眼的种子和花朵中，将会长出能够推倒墙壁的阶级纪念碑。这就是黎明出现在我们国家的方式。

我们成功的关键：群体；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决定；基：群众。愿没有武器的武装团体蓬勃发展！这就是今天的秩序。

四、展现乐观和热情洋溢。

我们是性格鲜明、材料特殊的共产党员，我们是做好一切准备的共产党员，我们知道要打什么仗。我们已经打过，明天还要打。明天将要面对的是现在的孩子，它会更难，但到那时我们将被过去磨练，并在今天锻造自己。我们将在革命中锤炼我们的灵魂，这是唯一能够锻造我们的火焰。

我们需要极大的乐观情绪，这是有原因的。我们是明天的创造者，我们是领路人，是班级所向披靡的胜利的卫戍部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生性热情。我们被班级的思想熏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过着班级的生活。我们参与了它的英勇事迹。我们人民的鲜血在我们体内流淌和燃烧。我们就像一股强大而悸动的血液。让我们把坚不可摧的钢铁，阶级，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朽之光混合在一起。热情就是参与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充满了热情。

我们参与了现实世界的神性：群众、阶级、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无穷无尽的热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力量、乐观和充满热情的朝气蓬勃的精神。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激进分子和领导人不乐观。死气沉沉的意志和稍纵即逝的激情。这是无法接受的。我们深知他们的根源：支持他们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阶级，也不是群众，而是腐蚀性的个人主义，是让他们胆战心惊的反动腐烂，是旧秩序的污泥，是垂死世界的表现，致命的沼泽反应气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精神崩溃，他们的心颤抖，他们的思想离弃他们，他们的神经被破坏，他们的行为受到干扰。这必须连根拔起，它不能在我们中间筑巢。这是不可接受的，不可接受的，让我们把它烧了，炸了。

这在党内是不允许的，更不能盛行。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什么？具有这些立场和态度的领导者。这是卑鄙的。永远不要再发生这种情况。而就在今天，当我们需要展现乐观和热情时，现在呢？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是腐蚀，纯粹的坏疽，它本不应该发生的，今天更不能接受。如果同志们不根除这些弱点，那要培养什么样的干部呢？他们将组建什么样的激进分子？应用以下内容：公司始终反映其领导能力。领导一个不乐观的公司会导致一个不乐观的公司。胆小的领导造就了胆小的公司。未战必先败坏。我们需要展现乐观和热情。

我们强大的意识形态、精辟的路线和共产主义的意志首先必须在领导人身上体现出来。今天的顺序是：展现乐观，洋溢热情！愿与其他人分享，与我们的干部和基地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分享。愿这种热忱体现在行动上，激励我们去消除阻碍我们前进的外壳，并以身作则，根除这些弱点。愿乐观主义光芒四射，并在我们身上展现出强大的热情。只要我们执行它，它就是实用和必要的。没有人可以否认，这是一场立场之间的斗争。我们已经记录在这里，摘要将表达我们所看到的。

但是首先，在我们党内什么是重要的呢？现在重要的是什么？明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是左派。谁为它的失败哭泣？正确的。他们应该明白，它的叫喊是没有用的。他们必须焚烧他们的旧偶像，焚烧旧的和衰老的，让他们的精神适应这些时代。时代精神属于左派。它符合我们国家的需要，我们的人民要求革命。

我们不能失败。如果我们的鲜血和生命被夺去，我们的反应是：我们将生命握在手中放弃它们，我们让它们为最伟大和最主义的事业服务。我们为主义而死应该是我们革命行动的标志。为我们的事业而坚定不移的行动将是我们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生活标志。这是我们最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积极的一面对我们来说更重要。

我们进步了，但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弱点已经被克服了。那是一种警惕性的丧失，可以有一千个“理由”，但它只是污水。提高警惕，坚决扫除错误，以武除旧、破旧，才是真正有效的印记。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只谈正面，但光与影是有矛盾的。

我们应该总结和吸取教训。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不会忘记它。我们有义务保护左翼，以便党能够实现其目标。通过我们正在采取的行动和这次出色的会议，我们开始推倒高墙并展开新的曙光。我们可以概括为四种声音，依次是：1、群众要求组织造反。

2. 让行动说话。

3. 我们开始推倒墙壁。

4. 展现乐观和热情。

如果我们都履行自己的责任，主要是“以实际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这个中央委员会是强大的，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让同志们发言，表达他们的乐观和热情。这将是他们决心的标志。不要让我们的话成为一些同志失去乐观情绪、退却热情的借口。我相信我们已经到了克服 50 年旧缺陷的时刻。

另一个世界正在为我们打开。我们已经开始自己定义了，这次会议就是定义之一。让我们的每一个思想、言语、行动、感觉和意志都证实这一点。可行、不可或缺、必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我们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这次会议非常好，它使我们更加团结和联系。我们一致同意坚持军事路线及其实现：“在行动中发展党的军事化”。从现在开始，让一切都表达我们所教导的执行我们所同意的事情的意愿。

[摘自 1980 年 3 月 28 日中央委员会二中全会]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场战争是以连续持续的胜利进攻开始和结束的。如果有，他们是个例外。即使在普通战争中也是如此。但是，当班级的命运受到威胁时，当替代方案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时，是否有基础或逻辑假设一个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的国家可以立即发现正确的方法，没有错误？

有什么理由可以这样假设？没有任何！经验告诉我们恰恰相反。我们遇到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完全可以一下子解决的，需要反复尝试。失败，重新开始，一切重来。发现近似解的方法——一个确定的解或至少一个令人满意的解——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式，也应该继续这样做。鉴于我们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一致意见，那将是一个可悲的迹象，表明一种软弱和非常危险的精神已经渗透到党内。相反，如果我们不害怕说出真相，无论多么艰难和苦涩，我们都会学习。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学会克服每一个困难。”

1980- 我们是发起者

我们是始作俑者，我们应该把这个事实牢记在心。

这次会议具有历史意义。同志们，我们将作为始作俑者载入史册。一段时间以来，党一直在坚不可摧的书页上书写这段历史。

我们是发起者。这第一所党军校既是封印又是突破口，它结束又开始。它结束了和平时期，开启了战争时期。同志们，我们徒手任务已经结束，今天我们的武装口号开始了：让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朽的旗帜下，振奋群众和农民。一期结束，新一期的准备工作也结束了。从这里开始，过去的事迹被封存，我们开启了未来。未来的关键在于行动，目标在于力量。我们将这样做，历史要求这样做，阶级要求这样做，人民已经预见到并希望这样做。我们必须完成它，它将会完成。我们是发起者。

我们应该讨论一些问题。和你一样，我也会敞开心扉，用真诚的话语，用理性的情绪去说话。这也是有严格逻辑的。

--

一、我们正在进入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

几个世纪的毁灭性剥削已经过去。群众被剥削、被奴役、被迫屈服、被无情地压迫。但是一直以来，被剥削群众一直在反抗，因为他们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别无其他感情。然而，纵观历史，群众是被抛弃的，没有方向的。他们的言论、抗议、行动和叛乱都被粉碎和击败。但群众从未失去希望。阶级总是充满希望。群众是奋进的世界之光。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造和制造乐器。它们是社会结构，是历史永不枯竭的节拍。因此，他们一直在产生思想，最先进的科学。

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形成的历史规律，产生了最后一个阶级：国际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一个险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挣扎起来，它的每个毛孔都在流血和淤泥。一个以好斗的无产阶级为中心发展工会、罢工、抵抗和革命的制度。这一切都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身上，这个阶级，赋予自己一个党，演变成一个有自己利益的成熟阶级。世界人民终于有了他们的解放者。在过去，群众等待着一个解放者。他们曾经将自己的信仰寄托在所谓的救世主手中，直到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无产阶级出现，它有能力创造一个真正的新秩序。阶级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另一段历史开始展开成为现实。

在一百年的斗争、挫折和胜利中，无产阶级学会了用武力去战斗和夺取政权。工人们曾以雏形取之，却被血与火击碎。尽管如此，我们还记得巴黎公社，那些被辱骂的人今天成了英雄。他们的榜样永存，而折磨他们的人却被遗忘了。拥有列宁的工人在俄罗斯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阶级继续战斗，毛泽东开辟了新的道路，解决了悬而未决的问题。阶级开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战斗。二战前后，革命进入了战略平衡，留下了反动的神圣联盟和他们以前无法触及的折磨者和敌人。

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强大，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共产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上升到毛泽东思想的高峰，一个新的局面已经形成：我们正在进入战略进攻的世界革命。在今后 50 年到 100 年内，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一切剥削者的统治将被一扫而空。历史不能倒退。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贫苦农民的强大力量，人民战争将持续下去，一天比一天发展，直到推翻旧秩序。

世界正进入新形势，进入世界革命的战略攻势。这是超然的重要性。正如毛主席所说：“暴风将至，楼内狂风呼啸。”于是，旋涡临近，旋涡开始，无敌的革命火焰熊熊燃烧，化作铅钢。从战斗的喧嚣中，伴随着不灭的火焰，将会出现光明。黑暗中会出现光明，新的世界就会诞生。旧的反应秩序破裂，它的旧船在绝望中漏水和沉没。但是同志们，没有人能指望反应会温和地退场。马克思告诫我们：即使在溺水的时候，反动派也能使人窒息，拼命打击，看我们下沉。那是不可能的。反应有鬣狗的血之梦。抽搐的梦摇晃着他们忧郁的夜晚。

他们的心计谋阴险的大墓。他们武装到牙齿，但他们无法获胜。他们的命运是经过权衡和衡量的。算账的时候到了。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美国、苏联和其他大国试图用恐怖入侵、渗透、窒息、摧毁和淹没一切。但正如毛主席所言，他们通过进攻、突击、发动攻势，过度扩张，进入了强大的人民核心。人民起来武装起来造反，套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脖子上。人们扼住他们的喉咙，威胁他们的生命，必要时会扼杀他们。反动的肉要被削去肥肉，撕成碎片，碎成泥，剩下的烧掉。灰烬将被抛向世界的风中，这样就只会留下那些永远不会回来的险恶提醒。同志们，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我们生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正所谓，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英雄的命运。对于今天的人们，对于那些呼吸着、奋斗着、战斗着的人们，已经肩负起从地球表面席卷而来的反动任务，这是赋予任何一代人的最光辉、最宏伟的使命。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世界革命进入战略攻势。没有什么能战胜它。无数的钢铁军团出现，而且还会越来越

越多，无穷无尽地繁殖、包围、歼灭反动。释放血腥爪子撕裂人民血肉的反动势力继续挑拨离间，卷入其中，并试图用人民的鲜血来满足自己。但是人们的血液像愤怒的翅膀一样上升，受创的肉体将自身转化为强大的复仇鞭笞。

他们的肌肉和动作被转化为钢铁攻城槌，以摧毁将被无可救药地压垮的压迫者。同志们，任何形式的反动都不会占上风。时刻已到，革命必将胜利。斗争将是艰苦的、艰苦的、残酷的、艰难的。胜利是我们的。群众胜利，农民起主义，工人阶级领导，共产党指挥，红旗永高。反应已进入最后一章。我们将在那个世界发展。

--

二。我们的人民开始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在这部宏伟的世界历史史诗中，我们的人民以及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和群众都可以发挥作用。这个角色正在被履行。我们的人民开始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农民运动经过几百年的斗争，动摇了剥削的根基，但还没有根除它。在这个国家，共产党就像钢铁一样被锻造。它通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人民带来了光明。同志们，在这个国家，我们正在进入第三个时代。第三个时代是武装革命与武装反革命的斗争，为暴力做好了准备。反革命以其古老而血腥的暴力，刺刀手中的和平，他们该死的战争毁灭了监狱、学校、工厂、农村的人们，甚至暗杀了在母腹中饥饿和痛苦的孩子。

今天，这种险恶的暴力遇到了对手。革命的暴力准备武装起来。我们具有丰富历史的人民终于踏上了最后的篇章，即革命民主时期的完成。人心惶惶，潮涨潮涌，狂风暴雨临近。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反应，也梦想着用血和火浸透革命，用鲜血淹没它。这些是古老、黑暗和暴力的梦境。他们面临的情况与昨天不同。时间过去了，官僚资本主义已经成熟了革命。政权颁布的土地法接二连三地失败，农民们明白了教训：什么都给不了他们，什么也得不到法律。这片土地必须由他们自己武装的双手来征服。工人阶级更积极、更成熟。它的意识层次更高了，它的人数更多了，政治上的权力也更大了，比过去强大了很多。我国人民群众壮大了。小资产阶级正在无产阶级化。它除了为革命服务和听命于无产阶级之外别无他途。它唯一的行动方针是根据工人阶级的指示为革命服务，并在党铺设的道路后面进行有力的斗争。

记住这一点很好，因为从这次经历中我们尤其应该争取知识分子。正如马里亚特吉已经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必须动员群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挥我们的作用，为历史为我们安排的伟大战斗服务。同志们，我们已经得出结论，我们正在进入当代秘鲁社会的第三个时代。但就像昨天一样，当我们阐述当代秘鲁历史的两个时刻作为这个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时，一些人以幼稚主义的傲慢和可鄙的指责来谴责和拒绝我们的论点和理想。今天，我们以清晰而明确的愿景提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第三个时代。这篇论文也会受到误解。但是不能再幼稚的幼稚标签来谴责我们了，因为这一次，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是对的，他们也会吸取教训【译者：这里指的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

然而，我们的控告者要轻易接受和理解它并不容易。它需要令人信服的行动，需要用具体的行动来敲打他们坚硬的头脑，粉碎他们的臆想，这样他们也可以在精神上承载这个国家的现实。对第三纪元的理解是我们人民进步的关键。第三纪元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革命，手握武器的人民开始夺取政权，400年的剥削，加上其他时代的剥削，（同志们，我们应该想清楚，400年的外国压迫，卑鄙的奴隶制度今天继续存在，一个虽然弱小但仍然有力量的国家），这意味着反动派将试图遏制我们并反对革命的前进。唯物主义者众所周知，存在的东西拒绝死亡；反应存在，因此拒绝死亡。它是一具未被埋葬的尸体，但它以愤怒和绝望的态度抗议、否定、抵抗和攻击，反对将其放入棺材埋葬。因此，我们必须明白，革命斗争将是艰苦的、激烈的和反动派的残酷竞争。

他们将派出武装到牙齿的黑军来和我们作战，向工人阶级、农民和人民群众发起进攻，张开他们的黑爪。他们要包围、孤立、粉碎、消灭我们。但我们是未来，是力量，是历史。同志们，革命和反革命在我国

也是斗争的力量。它们是持续斗争的对立统一体的两个部分。反动派武装起来，集中力量保卫大都市和首都。我们扎根于农村，扎根于小村庄，扎根于群众，特别是扎根于贫农，扎根于人民的力量，扎根于他们散乱的力量之中，把他们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但这并不容易。

黑暗阴险的反动军要和我们作对，发动强大的侵略和大攻势。我们将以牙还牙，分裂他们，使他们分崩离析，并将他们的攻势转化为我们的多次小规模攻势。故围者必围，歼者必歼，胜者必败，兽终必围。正如我们被教导的那样，我们武装的声音的喧嚣会让他们吓得发抖。他们会被自己的恐惧压垮，化作四散的黑灰。那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同志们，就是这样。然而，这场斗争将是艰难的、漫长的、艰难的和残酷的。

我们要振作精神，坚强、奋发、无畏、必胜。愿胜利的信心在我们为人民和阶级服务的同时，也常驻心间。问题是要果断、坚决地开展武装斗争。我们必须部署它，用我们的旗帜和将被历史记录的响亮行动布满这片土地。同志们，我们的人民正在开始武装夺权。我们正在发起我们国家前所未有的最壮丽的游行。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这将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人民、阶级和无产阶级要求它。我们不能也不能失败。

三、党在武装斗争中发展自己。

工人阶级斗争已经 80 多年，党已经存在 52 年。由马里亚特吉领导的一群男男女女花了大约 10 年的时间才成立了该党。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我们的队伍、世界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心中。时间已经过去，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战斗并将继续战斗，直到剥削被废除。那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是一条持续壮大的洪流，面对着火、岩石和泥浆。但是我们的力量更大。我们把一切都变成了我们的火。黑火会转化为红火，红的是光。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那就是党的重建。同志们，我们重组了。

党是新型的党。这个新型党的宗旨是为我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党不能更多地发展，只能通过使用武器，通过武装斗争。这是我们在 50 年中吸取的惨痛教训，一个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重要教训：我们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没有枪支。正如毛主席所说，谁拥有更多的枪支就拥有更多的权力。谁要夺权就得造军，谁要保权就得有强军。这就是我们要完成的。党已经走上了通过武装斗争发展自己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倒退。同志们，我们现在可以说，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可能的破坏，因为它必须是，已经避免了。这是我们从二中全会和一军校得出的结论。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我们现在才开始欣赏的任务。

我们问自己，我们党要怎么发展？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是：通过武装斗争。危急时刻，局势进入斗争斗争，根据矛盾律，特定情况可能导致发展或破坏，当然是暂时的，但如果能使我们陷入泥潭，它就不会停止成为破坏。或行进在泥泞的地方。党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它必须取得的胜利。它的毁灭不可能发生。党坚定地、果断地、自觉地、积极地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同志们，这就是这些会议的结果。然而，争论的矛盾是什么？

武装斗争的展开呈现出一种矛盾：旧的与新的。武装斗争建党是新的，旧的是我们到现在的成绩，包括好的成绩。即使是我们最好的成就也已经过时，无论我们为这一传统增加多少，我们也增加了政党、阶级和组织几十年来产生的巨大垃圾。这点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只有一件新事，就是通过武装斗争来发展党。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矛盾。就像国际上的矛盾是反动派的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在我国也是武装的人民和武装的反动派的矛盾。这种矛盾，通过人民战争，必然导致阶级的胜利，一扫四百年的压迫。同志们，党内也有矛盾。它需要认真反思，任何人都不应怀疑。今天，共产党人应该清楚新旧矛盾。

我重申，新的是武装斗争：人民战争不灭的火焰，必须更加纯净的钢铁，利剑和穿刺的长矛，以刺伤反动派的五脏六腑。这是新的。其他一切都是旧的，都是过去，我们必须从过去中保护自己，因为过去总是试图在未来以千种形式重建自己。同志们，我们不要忘记，要保证 100 人的巩固，就需要 200 人前进。

今天 200 人前进就是发动武装斗争，开始行动，是彻底播种新铅的保证，摇摇欲坠的旧墙。同志们，这是新的。其他一切都是旧的。我们应该绝对清楚和理解它。党走上了靠武力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的基本情况。说完这一点，我们三个条件：

第一，我们发动了世界革命的战略攻势。这就是我们的情况。革命浪潮站在我们这边。

第二，人民开始了武力夺权。人民战争的推进将决定未来。

第三，党开始在武装斗争中发展起来。

这样，党就会成为革命所需要的强大的党，既然需要它就必须建立起来。同志们，世界进程、民族进程和党的进程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未来是有把握的，它在我们将开始采取的武装行动中颤抖。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用我们的呐喊来培育，用游击战来发展，用人民战争来加强，像军队的种子一样呵护和滋养，生出武装纵队，让它蓬勃发展成为我们必须把游击队建设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同志们，这三个条件决定了党领导群众的武装斗争。

在我们的心中、思想和意志中，人民的力量是鲜活的，我们随身携带。一开始我们没有后卫，或者我们会有一个小的、弱的、脆弱的和不确定的。同志们，我们不能忘记人民政权，不能忘记工人阶级的国家，不能忘记工农的国家。这个国家与我们同行，我们把它挂在步枪的枪口上，依偎在我们的脑海中，在我们的手中悸动，它永远在我们的心中燃烧。这是我们首先想到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它。同志们，武装斗争是新生的，它生来就脆弱，但它的命运是在变化中发展，从脆弱的变化中像嫩芽一样发展。我们最初种下的根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的未来。

同志们，所有这一切都随着我们明天将要采取的谦虚和简单的行动而开始蓬勃发展。世界史、我国史、我们党史是三个相互关联的东西。这是三种趋同，三种现实，三种结合，只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只有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只有一个未来。我们将响应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革命。

四、我们开始以行动开展党的军事化建设，落实启动计划。

这是从上面讨论的三个问题推导出来的。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的、无可辩驳的、不可逆转的结论。对前三个问题，党在二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如下总结：“以实际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它批准通过武装行动，将党转变为秘鲁工人阶级的强大和公认的先锋队，以及秘鲁革命的合法中心。二中全会还通过了“武装斗争方案”，解决了一个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开展武装斗争。

同志们，这不是要给自己灌输骄傲，而是要明白我们责任重大。我们不应该有虚荣的痕迹。谦虚和朴素伴随着我们，我们越是完成任务，就越是谦虚朴实，因为我们是人民和阶级的忠实公仆。我们应该学习以这种方式行事。许多事情会发生变化，甚至会在我们中间发生更深刻的变化。我们有同志们，通过世界历史的行动，通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我们开始用武力定义历史的人民的劳动，通过五十年的党斗争和无数共产党人的劳动，作为一个源自我们自己的创始人发起的。我们已经解决了武装斗争的展开问题。我们解决了第一个基本的军事问题，如何开展武装斗争。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武装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如何培养农民，以便通过艰苦的斗争，我们可以在这片强大的土地上发动游击行动。我们知道如何对抗和摧毁他们的包围圈。

同志们，在秘鲁发动武装斗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人应该对此有怀疑。我们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问题已解决。就当它是什么吧，源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人民开始用武力夺取政权的结果。党的五十年的推导。因此，我们将对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我们要去的地方以及我们将到达的安全港口具有历史感、理解和认识。

五、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武装自己，发动人民战争。

我们正在用军事路线和总政治动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武装自己。我们正在组建分遣队并开展行动，以发起武装斗争。这应该被不可磨灭地记录下来。这所第一军校具有历史意义。我们问自己，这所学校是什么？如果说二中全会是“光彩之钟”，那这所学校又是什么？我们将再重复一次，它是“密封和突破”，因为它关闭和打开。它结束了我们手无寸铁的生活，开始了我们的人民战争。战友们，就是这个学校。在这里，我们应用了二中全会的协议。我们圆满地完成和解决了中央很快会批准的问题，同时安排党的调整和行动。因此，党通过其中央组织、领导人和干部，在理论和实践上用军事路线武装自己。

同志们，上次会议就是一个力量分配的证明：悲观主义和反对派的围歼战的证明。它烧毁了我们中间和我们内心可能反对的东西。我们扬起了乐观的情绪，充满了热情。即将到来的胜利已经展开。我们必须这样理解。我们看到战士们行进，我们看到先进的战士带着他们的领导人站在最前面，打开缺口；我们看到队伍游行以维持和支持这些行动。我们终于看到了决定性的行动，一种到达顶峰的热情和热切的信念。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如何以军事行动的示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武装自己。这样，把干部和领导干部武装起来，基本发挥作用，我们就明显进入了政治总动员。

记住毛主席说过的话：关键是动员干部。那已经完成了。动员已经开始，我们在这里取得的成就明天将在更强大的浪潮中回荡，因为群众渴望听到党说我们应该开始采取行动，他们想知道如何去做。战友们，让我们把好消息告诉基地。我们必须应用启动计划，我们应该在明天开始。这是战斗人员和与我们一起工作的群众渴望听到和梦想实现的心。同志们，党的总政治动员正在进行中。组建武装分队和开展军事行动，我们就开始了武装斗争。这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会议既是封印又是突破口。

六。我们是发起者。

我们是发起者。我们首先声明我们是发起者。最后，我们声明我们是发起者。什么的始作俑者？手中的人民战争和武装斗争，在我们的脑海中闪耀，在我们的心中跳动，在我们的意志中无法抑制地激荡。这就是我们“一小撮男女共产党人，向党、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领导致敬。在这个4月19日，历史将表明，他们以不灭的热情、坚定的意志、清醒的头脑，挺立地发表了革命信念的宣言，承担起历史责任，担当起主义者。。

他们在4月19日做出的决定在秋天形成，抵制和收获，随后采取行动反对反动势力，针对地方当局，继续没收土地，随着农民群众的叛乱，游击队兴起。游击队产生了我们今天成为的强大军队，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自由的……”这就是他们会说的，同志们。这体现在我们党的决定中，看似简单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同志们，最后这三个问题是不是也给我们提出了矛盾呢？是的，他们有。在这里，在党内，重点是我们关于“通过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的协议，并且在应用我们的启动计划时，这是新的、新的世界的本质，不能被拘留，因为我们武装的双手已经涌动，明天会有更多人跟进。

新的重点在我国，武装解决，党的武装建设通过武装斗争得到加强。因此，在印心计划的制定和应用问题上，新的是重点，旧的是对立的。旧的将向对立面宣誓，但它已经被击败，这是右翼的一次巨大失败。他们的毁灭已经注定，发展已经取得胜利，让我们通过雷霆塑造它，用铅书写它，让它永远写在山脊上的钢页上；这样它就永远不会被擦除或以相反的形式写入。这就是矛盾。最后，一切都归结为第五个问题。

矛盾进入到解决武器、战争、武装斗争以及如何发起的问题。如果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人，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开始用武装的手行动了。从和平年代到战争年代。战争时期还有其他要求和其他迫切要求。同志们，矛盾会累积，我们会处理好。我们学会了处理历史、规律和矛盾。解决它们，用武装行动塑造它们，掌握在我们手中。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我们将度过不可逆转的战争时代，矛盾将展开，它将带我们走向圆满的结局。我们是发起者。什么矛盾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和我们基地的其他共

产党员，无论是否在场，都在我们心中回荡，焦急地等待着这里的决定。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大断裂。

同志们，时候到了。现在是大决裂的时候了。我们将与旧的和腐烂的东西断绝关系，以便彻底彻底地摧毁它，因为如果我们对那个衰败的世界有兴趣，我们就无法摧毁它。男人单独说话可能很虚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想想。作为一个个体，每个人都可能是脆弱和软弱的。但革命是无所不能的，武装革命更是如此，因为它有人民群众支撑，人民群众是土地的力量，党是宇宙之光领导的。

同志们，我们开始了大决裂。我们已经多次声明，我们开始了这种决裂，许多联系将被打破，因为它将我们与旧的、腐烂的秩序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永远无法摧毁它。同志们，时间到了，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辩论已经结束了。是时候采取行动了，这是破裂的时刻，它不会通过缓慢而迟缓的冥想来完成，也不会在大厅或寂静的房间里完成。它将在武装行动的轰鸣声中完成。这是执行它的形式，正确和适当的形式，唯一的形式。正如我们所研究的那样，正是通过行动，人们的意识能力增强，意志更加紧张，我们的激情更加强大，我们的能量被激怒。

同志们，我们将通过行动找到大决裂的能量、力量和足够的能力。我们已经开始着手于此。号角开始响起，群众的抗议声越来越大，而且会继续越来越大，它会让我们震耳欲聋，它将把我们带到一个强大的漩涡中，一个音符是：我们将成为历史的主角，有意识、有组织、有武装。因此，大断裂将打开，我们将成为最终黎明的创造者。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已经开始的。我想总结一下。

这个学校，这个第一党军校，是封印，是破口，封了今天的功，为明天开破口。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积极的，并且已经取得了成果。有句话说得好，人以其行。事情已经完成，就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的了。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突破口，我们必须做的，将是更大的，并且最终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唯一伟大的事情。它会从武器中产生，从枪管中产生。它将来自党对群众的直接行动。它将来自人民战争。

战友们，这所学校是有历史的。除非我们将目光投向未来几十年，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它的规模，也无法权衡它应有的价值。这是创始者学院。这是中央给它起的名字。一言以蔽之就是 IAS80 (ILA80)，意思是：1980 年开始武装斗争，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挑战。我们被部署了。我们会超越它。我不仅说我们会完成它，而且我们会超越它，因为这是我们的人民强加给我们的任务和历史必然，没有人可以说相反的话。同志们，发起人学院，ILA80 的作用是：在 1980 年发起武装斗争。几十年后，在未来，它会这样解释：ILA80，武装斗争是在 1980 年开始的。ILA 在这里完成。那个词很美，它有双重含义，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它，它还有更深的含义。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所做工作的综合。它塑造了所有的过去。

同志们，是什么指引了我们？发动武装斗争，九中全会不是说了吗？同志们，是总结过去，开辟到现在，是必须要完成的未来。ILA80 也是我们过去关于发起武装斗争的协议的实施。在现在，就是在今天、今年和未来发动武装斗争。1980 年开始武装斗争，同志们，我们在这些复杂的日子，在艰难的时刻所做的一切，但归根结底，令人满意的日子，富有成果的，健康的，美好的，充满活力的日子，都是在“党的学校”中实现的。发起人：ILA80。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向在座的各位和其他所有人表示祝贺，因为他们用行动帮助实现了这一现实。祝贺党，因为它用行动使这一现实变得具体。

祝贺群众和我们的人民，因为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行动在这里得到了实现。祝贺世界工人阶级、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因为他们的行动在这里取得了成果。我们一如既往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朽旗帜致敬，因为他们永远存在的宏伟在这里得到了实现。他们，现在住在我们里面。革命精神存在于党内、存在于人民体内、存在于阶级内。终于到了！

我们所有的奋斗都得到了验证。同志们，终于实现了：今天开始武装斗争。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作为经验的错误，都在这里得到验证。这就是这所学校的精髓。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这位发

言人感到并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简单而宏伟的任务：武装斗争的发起，国际劳工协会第 80 届会议，在这里举行，并进行最后的润色过去，规定现在，开启未来。同志们，我们做到了。因此，未来充满希望和希望。我们记得一位睿智老人的话：“生活对你的承诺，你自己去实现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人民，工人阶级，我国人民，党及其根据地，干部和领导人，这一切百年的伟大行动都在这里实现了。诺言开花，未来展开。ILA80. 我们的职责是履行它。赋予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实现，为了人民，为了工人，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志们，付出的努力是一种满足，是一种完成任务的喜悦，乐于完成的事情，不求回报。

未来就在枪杆子里！

武装革命开始了！

荣耀归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秘鲁共产党万岁！

发动武装斗争！

（摘自第一军校，1980 年 4 月 19 日）

1980- 走向游击战！

这次会议的第一部分给了我们重要的结论：

一、启动计划及其实施和初步行动的结束，取得了具有超凡意义的辉煌和全面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我国点燃了人民战争的不灭之火。

二、总结第一次行动总平衡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军事路线，推进了巩固路线，粉碎了主张军国主义立场、容易演化为资产阶级军国主义路线的右倾思想。

三、巩固了第一次行动的党，已经做好了向游击战争发动的准备。第一，党取得了辉煌而明确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二是在第一次行动的平衡中，党的军事路线得到了发展和进步。它通过与倾向于演变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军国主义立场作斗争而得到巩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巩固。

军事路线同一切路线一样，只有在斗争中发展和巩固。第三个建立并强调党准备走向游击战争的开始。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这是必要的，也是这次扩大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基础。在这些坚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勾勒出国内和国际的背景，并制定开始游击战争的计划。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武装斗争启动计划的实施取得了辉煌和巨大的成功。这个计划具有历史的超越性，震动了全国，把党置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中心。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我国人民群众的表现，共产主义激进分子的持续斗争在农村得到了历史的塑造和定义。

我们已经走上了一种更高级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来摧毁旧秩序，建设新社会。从此，人民战争住进我们，住进民族。它永不熄灭的火焰点燃并点燃了我们的人们。它的火焰将是无敌的，颤抖着摧毁腐烂的统治社会，未来最强大的篝火将从这些人的心中诞生。我们肩负着在我国开展武装斗争并将其发展和维持的历史使命，作为拉丁美洲、国际无产阶级、世界人民和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坚持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斗争将是漫长而富有成果的，将是血腥的但将是辉煌的，将是艰苦的但

将是轰轰烈烈的。有人说，世界将因武器而改变，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一切都会从枪杆子里出来。我们已经在生活中，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展，我们会看到更多。

对于这个国家的共产党员来说，在这个打破了五十多年的石墙的国家，他们的精神在今天一定是充满活力的，因为实现了这个证明和检验成就的伟大平衡，计算、衡量和权衡未来。我们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除了尽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什么可虚荣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光荣是阶级的，光荣的是人民的，光荣的是党的。然而，我们需要保持乐观，确保新秩序的小石子开始落地。未来开始被书写。我们将永远用青铜之石的花朵书写新的历史。我们将征服山丘，我们将用剑尖、火光书写新的历史，推倒罪孽，孕育未来。对于每一个担负起无产阶级武装先锋队角色的共产党来说，终将迎来撕毁数百年压迫的时刻。它发出战吼，攻击天空、阴影和黑夜。它开始推倒旧的、腐烂的反动墙，它开始像干树叶一样在新的、柔和的火焰之前、在年轻但噼啪作响的篝火之前发出嘎嘎声和噼啪声。

人民战争开始扫除旧秩序，以不可避免地摧毁它。从旧的，新的将诞生。最后，共产主义将像纯洁而光荣的凤凰鸟一样永远兴起。我们应该表现出乐观和热情，进一步认为我们服务于执行一项将永远持续下去的任务。我们人类只是时间和心跳的碎片，但我们的行为将世代铭记千百年。人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他们的终点，但人类、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创造永远不会结束。我们将为地球带来光明和幸福。有了我们，通过我们的武装斗争，真正的和唯一真正的自由开始诞生。我们是未来的喇叭，是在暴风雨中爆裂的不灭之火。

不可抗拒的游击战行军万岁！

（扩大中央委员会，1980年8月24日）

1981——献给英勇战斗的人民！

PCP - 中央委员会 - 1981年1月1日

秘鲁人民！你们正遭受着四百年的残酷剥削、可耻的外国统治、本土剥削者的暴虐和反动国家的血腥镇压。

秘鲁人民！今天，经过12年的虚假革命和法西斯军事政权对你们的锁链的真正强化，在你们所忍受的大危机中，今天是一个新政府，通过所谓的过时的反动怪物来统治，“代议制民主”，虚假权利和自由的虚假民主，虚假照顾人民基本需求的虚假民主，以及为剥削阶级及其帝国主义主人服务的真正压迫和剥削的虚假民主；新的反动政府日复一日地把你们淹没在饥饿、失业、无知、疾病、日益严重的苦难和日益严重的镇压之中。

秘鲁人民！你们的历史不仅是用反动暴力的语言和虚假承诺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强加并继续强加的剥削和血腥压迫的历史。你的历史，是一段叛逆与斗争的历史；这是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历史，是农民的历史，特别是那些为他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斗争和斗争的农民的历史，是靠汗水为生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是你们最好的儿子的历史唤醒你的生活，唤醒越来越多的人民，为你的自由和解放而战。总之，我们的人民，你们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英雄史，是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奋斗史；这是为你的孩子争取面包的斗争，为了教育，让他们头脑清醒，让他们更有意识，为了你以鲜血为代价获得的权利和自由，为了进行中的革命，为了彻底的解放而繁荣，为了毁灭旧的和腐烂的统治体系，绝对是为了用你武装的双手为你的儿子们创造和锻造新世界。

秘鲁人民！今天，你们最好的儿子们，你们的血脉，你们的钢铁，在你们千百次的战斗中锻造，在你们不懈的行动中磨练，今天，我们的秘鲁人民，你们最优秀和忠诚的儿子们已经崛起风是叛乱的红旗，他

们在武装行动中升起，开辟了一条人人必须遵循的道路：民主革命之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封建压迫、资本主义官僚剥削和支持的陈旧国家。是官僚主义。

秘鲁人民！今天，你的儿子们高举起主义的伟大红旗，开始用事实表达你最高的革命梦想。今天，你们的子孙们已经踏上了人民战争光辉道路，艰苦而辉煌的包围城市之路。那样，今天，从你们强大的五脏六腑里出来的子孙们，在新的一年里，将他们的武装行动和生命献给你们，同时向你们的英勇奋斗和美好未来致敬。

秘鲁人民！武装斗争开始了！劳动者、农民、工人、妇女、青年、人民子弟、人民群众，让我们一起投入战斗，拿起手中的武器，建设我们人民的未来，建设我们人民的美好未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秘鲁共产党万岁！

开展武装斗争！

1981- 我国人民的武装斗争万岁！打倒反动骗局！

PCP - 秘鲁，1981 年 9 月 8 日

秘鲁共产党，从 80 年代 5 月开始，为保卫我国人民的神圣利益，与我们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斗争。这种具有游击行动的超然革命行动：宣传和鼓动、动员、收割和入侵、破坏、攻击和对抗，主要是在战场上，打开了武装叛乱、贫苦农民群众起主义的大门，特别是征服通过从农村到城市群众的持久人民战争，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这是我们解脱的真正且唯一的途径。

在一年多的战斗和胜利中，其里程碑是 Chuschi、San Martin de Porres、Airabamba、Aisarca、Luricocha 和其他人，他们在 2000 多次武装行动中脱颖而出，这些行动震撼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燃烧的火力助长了这些行动我们不屈不挠的人民的战斗精神。今天，在其不可避免的发展中，我们的斗争开始于一个新的大浪潮，它更深地打击了旧的反动统治制度，而这反过来又是暂时的，由煽动者贝朗德和他的走私者、掠夺者、饥饿者和叛徒团伙领导。

最近对奎努瓦、美国大使馆及其官邸、南部、中央和地方人民行动以及其他地方的猛烈打击，是针对美帝国主义、我国人民的主要外国剥削者和卑鄙的贝朗德政府的一系列武装行动的一部分以及他猖獗的镇压和虚假的民主。

但是，试图用一根手指遮住太阳，以渡过他们制造的政治危机，团结我们人民的英勇斗争，并捍卫其帝国主义主人（现在它作为新的“大使”，一个血腥的反叛战争的“专家”），以及竞选机会主义者的黑色勾结，聚焦于“每日新闻”，反动腐败的贝朗德政府制造了“将成为贩毒者”的粗鲁和老掉牙的谣言，这些行为的肇事者行动，同时也在散布谬误和荒谬的否认。所以他们试图掩盖一个伟大的现实：镇压计划的失败和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

我国工人、农民、妇女、青年、人民群众，一个新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武装革命进行了！我们手握双臂，心怀希望，迎接未来对反动势力的打击越来越大，这体现在我们人民战争不灭的火焰中。

打倒反动的骗局！

武装斗争万岁！

荣耀归于马列毛主义！

1982- 让我们开展游击战吧！

“千刀万剐都不怕的他，敢推翻皇帝。”

内容

一、武装斗争大放异彩

2 二。反革命行动助长了我们的斗争

3 三。反动秩序危机加深人民呼唤武装革命

4 四。开展游击战

一、武装斗争取得胜利

秘鲁共产党，由马里特吉创立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十五年多的艰苦奋斗，重新组建为新型的马列毛主义者党，并承担起来为征服世界而斗争的历史作用和使命。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权，在 1980 年 5 月，在我国点燃了武装斗争、游击战的无敌的、持续增长的火焰。这场斗争在我们土地上的阶级斗争中日益根深蒂固，很快将成为一场猛烈的武装斗争飓风，以摧毁旧的、腐朽的现行秩序，并使一个真正自由的主权国家重现生机。数百万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福祉。

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里，党大力发起和发展了我们人民和民族解放的唯一手段：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它在席卷全国的两千九百次武装行动中取得了胜利，席卷了除四个省以外的所有地区最重要的是它搅动了丛林、海岸和高地，它动摇了城市，尤其是乡村，前者为他们的斗争服务。因此，造就农村的高原和山地，是我国任何一场可能发生的革命战争的强大而天然的依托。因此，这是一场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它正在把农村变成革命的武装堡垒，集中在根据地——新工农国家的根据地，在有无产阶级和群众的的城市里孤立反动派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通过焚烧主要通过为风暴中心农村的斗争服务的武装行动，打败敌人的血爪，为对城市的最后进攻和彻底、彻底、彻底地击败反动秩序和反动军队准备条件维护它。这条道路，唯一的革命道路，现在已经打开了；这是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和群众，我们的人民，正在通过自己的双手走向自己的武装解放的道路，因为：“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形成的动力世界历史。”

两千九百次行动！这些行动从抵制 1980 年的大选开始，在楚斯基等地进行，通过查封广播电台、传单和海报进行鼓动和武装宣传，并直接在反动派和政府之间制造恐慌。用“武装斗争”、“工农政府”、“打倒反动政府”的口号，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用镰刀和锤子照亮山丘，展现出一个必胜的新世界，红旗永不褪色，高高在上高高飘扬，高呼“造反就对了！”

这些行动是武装动员，唤醒农民，教育人民，惊动米拉弗洛雷斯和圣伊西德罗等反动派。破坏活动削弱并破坏了统治剥削者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例如拆除电塔并在该国中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包括在首都本身制造停电。大火袭击了 Huacho 的 ENCI、San Martin de Porres、菲亚特、丰田、利马的 Hindu-Hogar 以及北部的甘蔗种植园。全国各地对银行的打击屡禁不止，对 Bata、Hartinger、Centromin 等反动公司，对名牌大学的打击更是屡见不鲜，是国外反动亲帝国主义教育的集中和侮辱性表现。

动摇国家半封建基础的压倒性行动，对新老类型的大地主领主发动武装辩护行动，如在 Airabamba、Aisarca、Urpihuata、Palermo、Toxama 和 Pincos 等地，真正让农民高兴见证了他们从未熄灭的希望和战斗力的充满活力的重新出现。除了这份清单之外，还可以添加对阿科斯温乔斯、文乔斯、卡亚拉、波马坦博和奥克罗罗等城市的非常重要的接管，这些接管强烈而深刻地搅动了农村，促进了群众参与武装斗争。

坚实的行动直接打击了我们土地上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例如在该国南部袭击南方，在首都对美国公司或与美国公司有关联的公司采取一系列行动，以及，尤其是对美国大使馆的响亮打击和米拉弗洛雷斯肯尼迪雕像的象征性爆破，以及对美国大使馆的打击，修正主义邓小平及其走狗的阴险洞穴，他们是美国臭名昭著的密友和帮凶帝国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卑鄙叛徒，主要是马列毛主义。

此外，针对国家及其镇压机构，尤其是针对警察部队，采取了有力而重要的行动。许多行动已针对法院、政府办公室、税务办公室、选民登记办公室、市政厅和政府部门，以及 **Acción Popular** 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办公室，包括他们在利马的中央总部，甚至全国议会和地方警察局 (GC)、共和国卫队 (GR) 和 PIP，以及对阿雷基帕和瓦拉兹等知名镇压人员的惩罚，以及对某些傲慢自大者的惩罚众所周知，地主和小地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毛主义者战斗人员的凶手。最重要的是，对 **Ocobamba**、**Luricocha**、**La Ramada**、**Quinua**、**Tápu**c、**Yauli**、**Tambo**、**Quicapata**、**Totos**、**Yanahorco**、**Acchi** 以及 **Puno** 和 **Tacna** 等警察局和哨所进行了非常重要和大胆的袭击，其效果非常好表现在最近对圣何塞的袭击中；**de Secce**；在利马，尤其是阿亚库乔解除警察的武装；在对卡亚俄海军航空基地的重要突袭中，他们试图掩盖但没有成功。

这一切行动，对反动武装、为非己利的炮灰人员，都给予了有力的打击；这些行动使我们能够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而敌人是我们武器的主要来源，最重要的是，它对反动国家机器及其支持基础的士气造成了强有力的打击。

越狱政策也有出色而成功的应用，其最大的表现是 3 月 2 日 [1982 年] 对阿亚库乔公共监狱的袭击。这是一个英勇的行动，标志着我们武装斗争和秘鲁革命史上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将我们的同志和战士从反动的秘鲁国家的地牢中解放出来。有了人民军人的勇气、力量和热血，我们的游击战争得到了加强，有了很大的飞跃发展。但是，在我们庆祝这一不可否认的胜利的同时，我们抗议、谴责和谴责警察对我们三名勇敢的同志进行卑鄙的谋杀和屠杀，他们对失败和仇恨的狂热在美国进行了卑鄙、懦弱的谋杀。该市 (**Ayacucho**) 的地区医院，并试图处决人民的另外两名儿子（他们被其他病人和雇员从政权追随者的爪子中抢救出来。）这五人在警察的监护下在医院康复。人民不会允许这种可恶的谋杀逍遥法外！我们是战士，我们知道武装斗争需要流血，正如人民和无产阶级教导我们的那样，正如革命要求的那样，我们献出生命，我们的实践证明了一点。但是在我们的革命战争中，我们适用并将继续适用符合战争法的战俘政策，并且在我们实施时，我们要求对方也这样做。但是，对人民的儿女，尤其是对我们的战斗人员实施的酷刑、强奸和罪行，将按照人民的主义要求受到惩罚，我们，他们的士兵将执行这些罪行，无论需要多长时间从犯罪发生到我们将给予公平公正的惩罚。由贝朗德及其帮派领导的秘鲁反动派及其政府动用其警察部队对我们发起了新的运动。立足于我们的主义革命战争，我们只会说像以前的战争一样，会失败。最后，我们可以说，煽动家贝朗德已经直接收到了我们的重播：3 月 10 日，我们用炸药炸毁了他的“政府大楼”，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听到武装人民的声音。

两千九百次的行动，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引下，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我们新兴革命武装力量的战斗力和好战性。武装斗争发生在农村和城市，主要发生在农村，是一种采取多种形式的武装斗争，但以游击战争为轴心，辅之以其他形式的斗争。这些武装行动的支持和燃料是我们人民的阶级斗争，并且完全依靠人民本身，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无穷无尽的能量。

武装行动胜利，前程似锦，迄今已取得四大胜利：一是党、领导、干部、战士、战士在斗争中的锤炼，在唯一决定性的革命熔炉中得到锻造。：武装斗争。虽然这已经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我们还必须加上另一个具有明显和明确意义的成就：组建和建设一支燃烧着永不熄灭的游击战火的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主要的武装力量。为了完成秘鲁革命的政治任务，革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支武装力量，正在发展成为工农新国家的一支武装力量。第三个胜利是我们的武装行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在增加，这些行动在数量上和人民儿女实施这些行动的能力上都具有群众性，而且已达到的更高水平表明质量持续提

高。最后，第四次胜利，这是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游击区的出现和发展，游击战争在其范围内蓬勃发展，我们将建立我们未来的支持基地，那些先进的革命堡垒，这是毛泽东主席军事思想的遗产，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精髓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精髓，人民战争的精髓。

因为所有这一切，我们对我们的阶级、无产阶级和我国人民，特别是对我们不屈不挠的农民说，武装斗争取得了胜利。通过它最初的火焰预示着伟大的火焰即将到来，群众自己将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胜利的、创造性的、可靠的手中，他们是历史和每一次革命的创造者。

二。反革命行动助长了我们的斗争

反动反应是什么？自称为宪政秩序维护者和神圣人权捍卫者的民主政府对此有何反应？它以其反动的阶级特征和逻辑要求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从一开始，它就对革命战斗人员和人民进行迫害、镇压、酷刑、监禁和谋杀。Belaunde 政府是一个虚假的民主、虚伪和蛊惑人心的政府，它使用镇压力量，主要是警察，用鲜血淹没了我们刚刚萌芽的武装革命。

他们正在践踏 1979 年宪法所体现的最基本的、普遍公认的权利，Belaunde 的反动政府及其所谓的秩序力量残忍地破坏并从他们想要的任何房屋中偷走；他们迫害、逮捕和监禁任何他们想要的人；他们放火、抢劫、强奸和谋杀人民的儿女，而不受惩罚，这符合他们最卑微的本能；他们将他们黑暗的、反动的热情集中在野蛮殴打群众，主要是农民身上，愚蠢地企图恐吓他们，使他们远离武装斗争；他们普遍使用刑讯逼供，粉碎意志，逼供，卑鄙地、倒行逆施地侮辱人民，以挫败革命士气，歼灭战斗人员；他们把强奸作为一种臭名昭著、卑鄙无耻的虐待手段，来强迫人民屈服，玷污人民女儿纯洁、刚毅、坚定的精神；他们剥夺了囚犯的所有权利和保障，迫使他们甚至在肮脏的地牢里遭受持续的迫害，并将骚扰和镇压扩大到包括囚犯的家人。因此，对武装斗争和人民的迫害和镇压暴露了他们是一场奸诈的闹剧，他们声称尊重甚至最基本的人权，这实际上是一个通过反革命暴力镇压人民的险恶计划。但这一切都没有实现他们阴暗的希望，因为人民儿女、阶级儿女、党儿女，无论身在何处，都昂首挺胸，勇往直前，坚守阵地。

卑鄙的贝朗德政府还呼吁立法机关颁布第 46 号法令（DL），这是一项恐怖主义法，用作反对武装斗争和人民的俱乐部。这个巨大的法令违反了资产阶级自己的刑法的最基本原则，并建立了广泛和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如果他们还没有制定他们如此热切和狡猾地寻求的死刑，那是因为现行宪法禁止死刑，他们还没有找到修改它的条件。整个反应，尤其是它的雇佣军（ganapanes）和媒体黑客，都以“秩序”和“社会和平”的名主义，呼吁“严厉执法”。于是，所谓的自治司法系统就进行了阴险的勾当；操纵压迫性法律、绞死法官、袋鼠式审判和监狱；利用人为的证据、加速程序、扭曲法律并兜售他们声称要捍卫的原则。他们开始对广大群众儿女挥舞烂棒，实施连一些反动派都批评其卑鄙无耻、适得其反的滔天刑罚。盲目和愚蠢的反动主义已经开始运作，这是必须的，以捍卫垂死的、剥削的和压迫的秩序。但这样做，不能不暴露其深刻的反革命本质，更暴露法制的黑暗面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司法权。但是，即使是这种古老的合法屠杀也无法使在革命中自豪地反抗它的人民的儿女屈服。

但除了迫害和镇压、酷刑和监禁、法律俱乐部和司法机构，以及安全和情报部门的警察血腥猎犬的行动之外，人民已经并将清楚地记住其中一些追随者，政府已与 GC、GR 和 PIP 的警察部队及其相应的反颠覆 Sinchi 和 Dircote 单位展开独立的警察行动和联合行动。迄今为止，他们开展了两次大规模行动：第一次是在 1981 年 1 月，第二次是规模更大、更重要的行动，发生在同年 10 月，当时他们宣布阿亚库乔省的五个省进入紧急状态，以便指望武装部队的支持和建议，给自己更多的火力和更广泛的有罪不罚。

广为人知的 10 月行动的结果如何？这是一个绝对的失败。它安静地结束了，没有大张旗鼓或荣耀，甚至没有任何公开报告总结大规模警察动员的结果，这显然需要巨大的开支。这就是所谓的“最终决定性行动”。这看起来就像沙漠中的快递，事实证明，噪音大于实质。他们没有达到消灭武装斗争、粉碎武装组织和消灭该地区党的模糊目标。相反，事实表明，12 月 10 日，在紧急状态和他们的“最终行动”期

间，游击队对托托斯的警察哨所进行了袭击，紧接着在阿亚库乔地区采取了其他行动，最终导致 San Jos, de Secce 的响亮行动。

反颠覆行动说明了什么？说白了就是群众拒绝和抵抗侵略；这种反动的残暴、傲慢和暴力并没有使他们灰心，反而激起了他们正当的阶级愤怒，以至于他们甚至赤手空拳地对抗受国家机构保护的武装侵略者。它表明人民支持和保护武装斗争，他们用生命支持和保卫的游击战争，他们的理解、心灵和意志投身于游击战争，因为游击战争促进和服务于他们的解放。警方的行动和所有的镇压行动只是证明了战争正在愈演愈烈和发展，如果我们付出汗水、痛苦和鲜血的代价，这不过是我们主义和主义的情况下起主义的配额。为阶级和人民所必需的反叛。事实证明，我们是在打仗中学打仗的，随着党的领导的正确正确思想政治路线在无可辩驳的行动中得到体现和铸就，我们已经前进并将继续前进。那些标志着过去 21 个月的激烈的革命武装斗争。

政府对游击队的政治和军事立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把他们当作“恐怖分子”来打击。但在这方面，秘鲁反动派、他们的国家和贝朗德政府只是在效仿他们的北方帝国主义主人制定的模式来对抗武装斗争。众所周知，美国总统里根和他的国务卿黑格及其追随者给世界上正在进行的革命战争打上了“恐怖主义”的烙印。通过这个计划，他们试图诋毁武装行动、贩运和利用群众对旧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漫无目的的恐怖主义的正确拒绝，这些恐怖主义长期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谴责，将保卫财产和所谓的“社会”混为一谈。和平”以及他们声称的生命保卫，梦想着赢得群众站在他们一边，或者至少压制他们。

因此，将武装斗争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无非是美帝国主义为了反对武装革命而鼓吹的反动立场，企图用诽谤的外衣掩盖革命，同时进行最血腥的镇压和种族灭绝。此外，他们还利用这种卑鄙手段与俄罗斯社会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试图通过所谓的“恐怖主义”将革命行动与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还试图抹黑真正的革命，这与将列宁的斯大林的祖国转变为当今霸权超级大国的当代修正主义的险恶中心绝不能相提并论。

不出所料，秘鲁的反动派、贝朗德政府和他们的媒体雇佣军别无选择，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他们的主人帝国主义的命令和指示。但他们并不是唯一将我们的武装斗争谴责为“恐怖主义”的人。同样跳上这股潮流的还有被顽固的修正主义者豪尔赫·德尔·普拉多及其小集团操纵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乖乖地听从俄罗斯帝国主义老大和帝国大棒勃列日涅夫的指挥棒。这些革命的敌人以这种方式行事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不能在他们处于群众之上时保持双臂交叉，就像过去的背叛者一样，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勾结和斗争服务，正在被破坏。在同一个合唱中，我们发现了“Patria Roja”，它疯狂地呼吁自称为“左派”的人发动一场反对所谓的“恐怖主义”的圣战，并且在他们在不祥的分工中扮演的角色要求发动一场意识形态和反对“恐怖主义”的政治斗争，将人身镇压的任务留给了政府。邓小平昨天的敌人，今天的仰慕者，他们必须攻击我们与他们新修正主义老板的伙伴扬基帝国主义作斗争，更要攻击他们昨天援引、今天拒绝的马列毛主义。然而，还有一些人与这群小丑联合起来，仍然被所谓的“民主开放”和“议会道路”所迷惑，还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并继续被议会痴呆症和对即将到来的 1985 年选举做白日梦所迷惑。

但归根结底，这些和其他一些加起来可能看起来很多，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漂浮在我国人民深不可测的大海上的一层薄膜的代表。而且我们必须牢记，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对待群众只有一个策略，就是在从地底下爬上来的广大群众和摇摇晃晃地漂浮在上面的肮脏腐烂的败类之间划出一条尖锐的界限。浪潮是官僚工会主义和假工人政党的脆弱基地，真正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这种策略促使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教育群众革命暴力和随之而来的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对于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战士的人，无论他们是领导、配合还是拥护帝国主义的歪曲做法，把从我们人民的阶级斗争的核心出现的武装斗争称为“恐怖主义”，我们转载伟大的列宁的这些段落：

“所以事情正在向前发展！尽管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和完全无法形容的困难，但在武装方面正在取得进展。因知识分子的无能而滋生的个人恐怖主义正逐渐成为历史。..与人民一起的军事行动现在开始了。正是通过这样的行动，武装斗争的先驱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都与群众融为一体，领导了无产阶级的战斗队和队伍，在内战的熔炉中培养了数十名人民领袖明天，在工人起义的那一天，他们将能够以他们的经验和英勇的勇气帮助成千上万的工人。..

“人民革命军先驱们万岁！“这不再是针对某个可恶的个人的阴谋，不再是报复或绝望的行为，不再仅仅是‘恐吓’，不，这是革命军队的特遣队经过深思熟虑和准备好的行动开始，计划得当考虑力量的相关性。..”

“幸运的是，革命是由个别革命恐怖分子‘制造’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人民不是革命的。炸弹不再是孤独的‘炸弹投掷者’的武器，而是成为人民必不可少的武器。”...

“我们从一个经验到另一个经验。我们力求打造一支任性的军队，盲目行军，摸索前行，寻找在那种情况下完成任务的路径。任务很明确。目前，我们离摆脱这些困难还很远。起初，我们的行为完全是抽象的，就像革命者发表演讲，却完全忽略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许多人指责我们，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指责我们，说我们开始了一些事情，却不知道如何进行到底。但这些只不过是活死人的荒谬指控。事前道如何将其进行到底，怎么可能开始进行最伟大的革命呢？不，我们的决定只能来自群众的经验。”

总而言之，在武装斗争发展为前景光明的激烈游击战的同时，反革命却按照其反动逻辑对我们进行打击和攻击。有些人为了遥远的修正主义主子服务，加入合唱团，而其他则遵循同样的思路或走上这条道路。甚至在人民支持和鼓励我们，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力量的时候，还有人想打着“恐怖主义”的破烂外衣扼杀我们的革命前进，因为我们是前进中的武装革命。有些人称我们为“Sendero Tenebroso”，这是一条阴暗的道路，同时试图使阴影永久化，这些阴影开始从我们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行动的灿烂光芒中消退。

有人说我们“不爱国”，还继续卖国给帝国主义。有些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称我们为“幼稚”，甚至没有看到即使是这样，阶级和人民的真正斗争也在教导和成熟，而机会主义的衰老正在腐烂，是一种不顾一切地传染的疾病。年龄。有些人给我们贴上“挑衅者”的标签，却在他们的盲目中没有注意到他们正在持续激起人民的主义愤怒，因为他们对大规模投降的失败和顽固不化。最后，还有一些人称我们为“冒险家”，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政治上的愚蠢，他们不过是老套的政治骗子和小气的专业社会攀登者。尽管如此，他们在一件事上完全正确：我们不喜欢议会痴呆症，也不崇拜选举机会主义。我们就是简单明了的马列毛主义者他们。

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进攻是好事，因为它证明我们已经与敌人划清了界限。还不如仇敌疯狂地攻击我们，把我们描绘得一团糟，没有一点美德。这表明我们不仅划清了敌我界限，而且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尽管如此，我们重申反革命行动是我们斗争的燃料！

三、反动秩序危机加深人民呼唤武装革命

反动势力的现状如何？持续十二年的前军政府上台有两个目标要实现：

1.加强官僚资本主义，和

2.重组秘鲁社会。

完成第一个任务，是以国有经济为动力。为了完成第二项任务，政府以法西斯政治观点为指导，按照企业路线推动社会重组。在其第一阶段，它在实现其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其自身产生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群众的持续斗争，迫使军政府重新审视其目标，并将其自身局限于全面调整其计划以继续进行与公司重组，以便将他们从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些变革制度化，而且，进一步推进国家权力的未来转移。然而，经济危机的加深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使他们的目标遥遥无期，代表本世纪秘鲁国家第三次重组的新宪法并没有实现秘鲁企业社会的塑造。它只允许以牺牲议会为代价加强行政权力，以及武装部队更多地参与国家管理。作为军事措施的必然结果，举行了两次选举，制宪议会选举和 1980 年大选。在这两次选举中，选民投票率都下降了，这是整个拉丁美洲普遍趋势的一部分，表明人们对选举失去了信心，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贝朗德接管了政府，今天，自他上任一年半以来，经济危机仍在继续，公开的经济复苏遥遥无期，持续持续的、持续增长的通货膨胀继续任何经济进步都会受到打击，作为政府措施基础的预算赤字会不受控制地增加，严重威胁到日益受到打击的秘鲁经济。帝国主义的统治在我们国家扎根，夺取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将其控制延伸到农民地区，并扩大其对国家商业和金融的控制。所谓的“土地改革”已经结束。

选举机会主义者加入了那些声称土地问题已经结束和解决的人的行列。他们一边用拙劣的“种田养牛计划”愚弄农民，一边鼓吹发展“集体所有制”，掩盖大地主的回归，推动官僚资本主义在农业上的控制。大银行和扬基帝国主义的直接参与。无产阶级和工人背负着持续增加的失业率和持续下降的工资，同时工作条件恶化，先前的成果每天都被否定或受到威胁，例如罢工权。小资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挫折，广大人民面临饥饿，而新的反动政府试图进一步压制他们。民族资产阶级和中等规模的资本家看到他们的企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也遭受着政府加强破坏民族工业的后果。与此同时，在大资产阶级的腹地，官僚派和买办派之间，甚至在这些派系内部，正在为谁将获得最大的利润或利益而展开激烈的斗争。

总而言之，本届政府以发展大垄断，主要是扬基帝国主义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旨在进一步发展仍然统治国家的半封建统治结构，以直接造福于美国人民。新老地主和老富农。现任政府破坏了该国的基本工业结构，以将经济趋势更多地导向开采和生产，尤其是采矿和石油。而现在，它转移并试图拍卖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是前政府以人民背负的巨额公共债务为代价集中在国家手中的。因此，为大资本家，尤其是帝国主义资本家的贪得无厌的胃口准备了一份丰盛的礼物。当前的反动政府，其首脑、主要推动者和最负责任的代表是贝朗德，它像以前的任何政府一样奴性地渴望建立官僚资本（大垄断资本，封建地主的附庸和帝国主义的奴役）主要是为了大垄断资本的利益，特别是在美帝国主义令人窒息的和持续扩大的扩张下的大银行和金融资本。但是，即使这是政府的纲领和计划，同样是剥削者之间复杂的利益冲突，持续和加深的危机，甚至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也不能使政府克服目前的困境。困难，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便根据统治秩序大声要求的明确和明确的计划来组织和制定连贯的计划。

在政治层面上，政府继续面临阶级斗争的复杂而纠结的转折点，它导致了新宪法的出台、完全致力于新宪法的官僚机构的巩固，以及在 2007 年处于休眠状态的反动政治力量的重组。过去 12 年，主要是产生了控制群众的需要，这些群众多年来一直淹没在令人窒息的危机中，迫使他们再次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些是被长期严酷的环境所欺骗的群众多年的蛊惑人心的政府假装是“革命者”并得到同样的机会主义者的帮助（一如既往！），他们最基本的需求被拒绝，他们的愿望被嘲笑。这一切给反动统治者造成了复杂的政治局面。然而，现实是一目了然的。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民主/资产阶级秩序的衰败对人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看到了对人权和自由的虚伪援引与他们对他们所宣扬的东西的残酷否定之间的对比。过时的议会机构正在分崩离析，就像一个滚下山的空桶，沉没在受膏的“国父”的浮夸和乏味的言辞中，而基本的立法职能则让步于行政部门对管辖权的傲慢侵犯。一个关节炎和贫血的所谓司法权力履行其职能，只是被堆积如山的悬而未决的诉讼、不正当的交易和奴役屈服于任何傲慢的权威所控制，并且持续违反其自己的反动法律，如总是反对人民，

特别是在今天，它以革命战士为食。然后还有所谓的自治选举权，它经常操纵选举，掩盖其最粗暴的操纵。再加上反动党派的尖锐斗争和分裂，屡屡暴露在社会丑闻中，表现在各种不法诉讼中。因此，反动的政治制度清楚地揭示了它试图隐藏在民主面具背后的脆弱和腐朽，以及它对群众的虚假关心（群众只是偶尔投票和煽动性的鼓吹）。这样一来，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教导的那样，武装部队和警察，主要是前者，越来越成为反动国家的真正支柱和真正的堡垒，因此他们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干涉国家的运作。然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从本质上讲，一支武装部队在战略上的强大程度取决于它所捍卫的社会秩序，无论它在战术上的武装多么强大。

统治的、剥削的、压迫的秩序也处于意识形态危机之中，尽管它虚伪地绞尽脑汁地制造所谓的“人民的道德危机”，这不过是对被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粉碎的旧原则的破坏。反应的政治软弱。而且，这正是最主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则和社会秩序的危机，被历史发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蓬勃兴起以及伟大的激进改造过程所取代已经在世界各地打上了马列毛主义的印记的地方，不仅在历史意义上，而且在其政治衰败日益明显的意义上，都在日光下暴露得更多。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的影响每天都在下降，如果说在过去几个世纪是革命的，那么几十年来都是反动的。从上次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他们对人民的控制正在减弱。贝朗德以 46% 的选票上任，感觉自己升上了天，是绝对权力的持有者，是阶级斗争和斗争之上不容挑战的声音。然而，一年半的时间已经足以击碎他的选举沙堡，将其像污水泡沫一样溶解，他虚构的“大权”在汹涌的海浪和漩涡中投下，走向彻底的毁灭。

最后，我们应该就厄瓜多尔问题发言，即使是快速和简短的发言。厄瓜多尔对 1942 年 Rio 议定书的质疑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1981 年 1 月的 Cordillera del Condor 边界事件证明了这种情况近年来变得更加严重。但是现在的秘鲁政府和领导它的 Belaunde（甚至是直接执行国际政治的人，因此主要负责）一直在以完全错误和不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个微妙而重要的问题；他们没有寻求澄清边界问题的方法，而是采取了令人震惊的肤浅和轻浮的态度：如果厄瓜多尔问题得不到公正和正确的对待，它有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造成严重和巨大的后果。显然，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任何人直接解决过，除了人民自己，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努力给了我们构成我们国家的领土。在这里，贝朗德政府的反动政策和措施也很明显，因为大家都看到，我们拉美国家的许多冲突，我们人民卷入的许多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利益联合的结果，与管理我们共和国的代理人和内部合作伙伴的争论。这在今天更令人担忧，因为拉丁美洲的局势揭示了在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竞争气氛中正在展开的各种潜在冲突。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反动秩序的危机越来越尖锐，它以黑暗的视角接近 1982 年。

人民的现状如何？一个拥有数百年基本目标的农民，“耕者有其田”，尽管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仍未实现其目标。这是他们在过去二十年里试图用三项所谓的土地改革法来欺骗的农民。然而，在夸张的煽动和全面实施之后，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然没有得到满足。

一个无产阶级，其长期而激烈的斗争只从其剥削者那里获得了可怜的工资和其他让步，只是在社会所经历的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失去了它们。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他们的斗争在一个恶性铁圈上旋转，今天又一次卷入了关于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无休止的斗争。

一个小资产阶级，构成了一个具有落后国家特征的广泛阶级，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梦想被统治秩序所造成的无情的贫困化所破坏。有一个中等资产阶级，一个软弱无资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每一次新的危机都把它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是历史上构成我们土地上人民的四个阶级。其中，农民是主要的推动力量，无产阶级作为我们革命的领导阶级崛起和发展，也是如此。联合起来，他们组成了工农联盟，这是任何可能的革命战线唯一可能的坚实基础。小资产阶级与他们联合起来，这三者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是革命战线的骨干力量，如果不是武装斗争的阵线和新国家的阶级框架，那就什么都不是。只要无产阶级坚定地保持其霸权，建立在

在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的白热化中建立和发展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这个坚实的联盟，这个坚实的战线就会团结在一起。民族资产阶级有时会加入（有时会离开）阶级斗争的阵线，这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狂风。

秘鲁人民，这个绝大多数人，这些真正创造历史的群众，这些强大的生产力，受到剥削性社会关系持续衰退的限制，这种关系使 56.3% 的“经济活动人口”失业和就业不足（根据政府自己的统计），在农村，三分之二的农民就业不足。因此，腐朽的剥削制度破坏和阻碍了人民强大的创造力，这是我国为之奋斗了太久的唯一能够进行彻底革命变革的力量。而且，反动派为了新旧大地主、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主子扬基帝国主义的利益，血与火地保卫这个邪恶的破坏制度。

这个腐败的、血腥的制度是由反动的地主官僚国家通过其国家机器、官僚机构、武装部队、司法机构、监狱及其古老的残酷镇压所施加的压迫，主要是通过武装力量是统治阶级独裁统治的真正支柱，统治阶级独裁统治并增加了从我们人民的汗水、辛劳和鲜血中榨取的利润。

如果你在谈论剥削和压迫，你就是在谈论国家；讲国家就是讲阶级，讲阶级就是讲阶级斗争；讲阶级斗争，就是讲人民斗争；而且，正如历史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你在谈论人民的斗争，那么你就是在谈论叛乱、武装斗争、游击战，就像今天美国所展示的情况一样。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奋斗史，上面刻有他们的鲜血和英雄气概。最惊天动地、最激荡、最辉煌的战斗，是农民特别是贫农千百年来不屈不挠的战斗。在这里只要记住，我们的共和主义解放是 18 世纪伟大武装农民行动的结果，而我们自己的 20 世纪则以 192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大规模农民斗争为标志。这些和 1963 年的强大斗争是非凡经验的来源，有必要在其中加上 1965 年 MIR 领导的武装斗争，这场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训，每个革命者都必须知道。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出现，农民斗争获得了充分的革命表现。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它的党，农民已经遇到并正在走上推翻现存剥削秩序的真正道路，即人民战争，这是毛泽东主席建立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最高体现。

因此，我们的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的人民一样，都是在革命暴力的过程中得到培育和进步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的人民以各种形式和不同层次的斗争赢得了要求、权利和自由。这些征服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给予的；“不管叛徒怎么说。”归根结底，一切都是在同反动暴力的激烈斗争中，用革命的暴力来战胜和保卫的。

8 小时工作制就是这样赢得的，领土就是这样赢得和保有的，权利就是这样赢得的，暴君就是这样被推翻的。革命暴力是我们历史进程的本质，如果共和国的自由是在战场上用武力赢得的，那么很容易理解秘鲁革命、我们的民主革命、人民解放的发展和胜利。人民和阶级，只有通过我们人民最辉煌的革命战争，通过人民战争大规模武装起来，才能赢得胜利。

而今天，我们英雄的人民，继承了如此丰富的历史，沿着这条光荣的道路，与新的反动政府进行斗争，在农村与大小地主、反动国家政权在农业中的社会基础进行斗争；在工厂和矿山中与他们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进行斗争，在无数的贫民窟中进行斗争，与饥饿和苦难作斗争；在大学和学院中为他们学习和接受教育的需要而展开斗争；在中小城市开展反对令人窒息的集中制的斗争；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为滋养精神和享受内心平静的不可否认的权利而斗争；在街头为谋生的权利而斗争；为维护已经赢得的权利和自由而进行斗争，争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组织自由、集会自由、罢工权利，以及通过他们的斗争和辛勤努力取得的无数其他胜利，尽管这些胜利已被写入法律和在国家宪法中，被当权者的傲慢和辱骂行为以及任何处于权威地位的高位社会攀登者一天二十四小时践踏、质疑和否认管理国家的人之间的事物秩序）。如果说我们的人民比昨天更加清醒，比昨天更加政治化，比昨天更加有组织、更加坚定、更加果断，那是因为以不可战胜的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巨大存在，武装了他们的思想和拳头。

我们英勇的战斗人员投入战斗，即使这意味着要面对棍棒、炸弹、子弹和凶猛的反动营。他们肯定会这样做，因为这场斗争会锻炼、动员、组织、政治化和武装起来，让他们为即将到来的伟大战斗做好准备。如果我们的人民今天比以前学到了什么，那就是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权力斗争，而这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

赢得，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革命战争、武装斗争、游击战的人民战争。只有这样，权力才能为阶级和人民所征服。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新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进行伟大而彻底的社会改造，最终使共产主义的灿烂、坚决的光芒照耀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种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这在农村和城市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人们开始再次使用暴力来击退反动暴力以捍卫自己的权利。更重要、更具有示范意义的是，人民对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给予了更大的支持。尽管他们可能还不了解它的全部深度和范围（这需要它继续发展），但凭借集体行动的智慧，人们完全有能力看到今天的这些火焰开始预示着武装篝火的到来，并且在这是不可阻挡的解放的真正希望。

这就是按照马列毛主义的科学观点来看，反动派和人民群众的处境。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当今革命形势的两个具体方面和特点。所以我们可以看清革命形势的表现，以及列宁是如何理解的：今天在上的人不能再像昨天那样执政，在下的人也不愿再像现在这样生活了。在反动阵营中，我们可以看到缺乏能够团结反动势力的精确和明确的可接受的计划，以及反复无常的动作和反动作表明缺乏固定路线，缺乏统一的结果是可以理解的程序，更不用说被接受的程序了。在人民中，我们可以看到坚定而果断地走向武装革命，他们有革命改造的意愿，尽管作为一种限制，他们有时可能会表达为一种简单的推翻腐朽统治制度的愿望。但是，如果仅此而已，这仍然是采取正确行动方针的基本和充分理由，因为正是武装斗争本身，通过其成就，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武装斗争道路，并且，同样，用实际行动证明这条道路在人们心目中的正确性，从而使人民群众越来越成为人民战争这条伟大道路的一部分。

这就是发展中的革命形势的具体问题。由于两个因素，我们达到了这一点：

1. 阶级斗争的两极分化，以及 2. 演变为游击战的武装斗争源于该国阶级斗争的核心。

阶级斗争的两极分化及其进一步发展为武装斗争，加剧了原有的革命形势。因此，从今天和远景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升温，阶级斗争将进一步深化，这两者都将有力地推动武装斗争的进一步推进。综上所述，这是人民和反动派的现状。后者通过 Belaunde 政府提出“社会契约”或“协调”（和解或阶级合作），无非是对前政府立场的翻版，但人们的立场是：支持武装斗争。

因此，今天的阶级斗争是两极分化的，将来还会继续两极分化：“一致”与支持武装斗争。和解是反动的黑旗；支持武装斗争是人民的红旗。和解是反动的旗帜，执意要束缚人民的手脚，更笼统地说，就是把反动阵营中的对立派别焊在一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反动政权将不择手段，包括镇压，以维持其统治地位。最后，他们增加了武力的使用，因为这是卡片反应，在适当的时候袖手旁观。支持武装斗争是人民的红旗，必须成为他们的必要观点，因为对人民来说，和解就是投降。我们人民的道路开始更加清晰和坚定：支持和建设武装斗争是唯一符合人民道路的历史道路，没有其他道路。今天支持武装斗争，就是发展游击战。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反动秩序的危机加深，人民呼吁武装革命。

四、开展游击战

毛泽东主席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即通过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革命的马列主义原则是普世真理，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国家。”他进一步说：“在战争爆发之前，所有组织和斗争都以备战为目标。..战争爆发后，一切组织和斗争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与战争相配合。”

秘鲁共产党，一个新型的马列毛主义者党，忠于自己的原则和纲领，意识到自己作为秘鲁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的历史使命，承担起武装斗争的责任，为争取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今天正在发展游击战，从进步和挫折中吸取教训，更广泛地煽动武装冲突的活火，更深入地在贫苦农民中扎根，主要是，并将导致建设革命根据地，最终使人民战争的胜利之路具体化。在人民战争发动之前，在开除党内修正主义旗手德尔普拉多之流后，党不得不进行重组。在 1964 年 1 月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进入了漫长而复杂的重建过程，后来通过 1969 年 1 月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同意，党摆脱了修正主义的重压，成为

了马列毛主义党一种新类型。随着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的完成，1979 年中央委员会九中全会批准开展武装斗争。1980 年 5 月，这一历史性任务完成后，随着两个基本口号的宣布，武装斗争开始了：“武装斗争！”和“工农政府！”于是，我们的行动开始了，展开了游击战，现在按照 1981 年 1 月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我们进一步发展游击战。党坚决发动和领导的武装斗争，是秘鲁人民阶级斗争的继续；它是政治斗争的武装延续，同人民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有着深刻的联系和不可分割的联系。群众是我们唯一的依托和依托，是我们力量和活力的源泉。我们是自力更生伟大原则的坚定践行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坚定践行者，发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始终高举马列毛主义、马克思、列宁、毛三大旗帜，与修正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机会主义不可调和地为敌。

我们在我国进行革命，是在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共产主义不在地球上闪耀，这场革命是不会停止的。我国的革命现实表明，武装斗争实际上胜利了，反革命行动助长了我们的斗争，反动秩序陷入危机，人民要求武装革命。因此，我们英雄的人民面临着支持武装斗争的紧迫历史需要，这在今天意味着发展游击战。秘鲁共产党，由马利亚特吉创建的党，重组为新型马列毛主义者党，在我国开始了武装斗争，经过二十一个月丰富的战斗生活，将其发展为游击战。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解放而高举起主义红旗的秘鲁共产党号召秘鲁无产阶级，特别是全国贫苦农民和广大群众，把我们的历史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推翻现存腐朽的反动统治秩序，建立人民要求和呼唤的革命社会新秩序。

秘鲁人民！工农妇青知识分子，支持武装斗争！支持游击战的发展！

秘鲁人民！你们洪亮的声音，如怒雷，开始用革命暴力的生机勃勃、纯洁的语言，在武装斗争中表现出来。通过游击行动，通过游击战，你们正在你们的新历史、你们的权威历史中创造里程碑。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漫长而艰巨的道路，但胜利将是决定性的，因为“除了国家权力，一切都是幻想！”

开展游击战！秘鲁共产党万岁！荣耀归于马列毛主义！

1982 年 3 月政协中央委员会

1982- 毛主义。马列毛主义论

以下文件是秘鲁共产党于 1987 年在名为“CPP 和毛泽东”的汇编中发表的。这是 198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的摘录，不要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第一份文件相混淆。

毛主义。ON 马列毛主义

中央委员会全会 -1982 年 11 月摘自报告“毛主义。论马列毛主义”

我们的目标是发起一场关于毛主义的运动，简称为马列毛主义，或者说毛主义是马列毛主义现在的校长。

明年，我们庆祝毛泽东主席的九十岁生日，因为他生于 1893 年 12 月 26 日。可见，今天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尖锐的。再者，捍卫毛主义的人，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的毛主义，也没有足够的清晰度和完全的执着，因此我们说是毛主义的斗争。

我们必须高举口号：毛主义万岁！为了发起这场显然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战役。这是一场规模宏大、问题复杂的运动：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这是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义务，关于这场运动的复杂性，但它的重要性要大得多，从历史上看，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世界革命需要毛主义，才能展开更高的高峰，才能展开世界革命的战略攻势，这是我们世界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任务。我们不假装说毛主义只到那里。马列毛主义拥有直至共产主义的纲领性要点、法律、原则，在我们朝着这个伟大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它

正在从马克思以来确立的基础上具体化。因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门强大的科学，它通过大的飞跃发展自己，每次都产生更高阶段：以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列宁、列宁主义、以毛主席、毛主义为第一、第二和第三连续的阶段，马列毛主义，主要是今天的毛主义。

因此，目标是开展一场具有战略意义并为世界革命服务的运动。由于情况，我们可以做出的贡献很重要，我们并不是说它是决定性的，而是在我们展现自己的背景下很重要。让我们不要假装告诉历史该做什么，她是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法律和定义情况的人。我们自己的党或其他人可能会做出决定性的贡献。

在这个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谈论毛主义，显然我们不能不提到世界一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因此，重新分析“毛主义”，在“提倡、捍卫和运用毛主义”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本质这一判断的指导下，对毛主义的内容和意义进行更多、更好的界定，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开展多项运动，以获得坚实的成果和长远的眼光。并以此展开对武装分子、战斗人员和群众的教导，力争从他本人所领导的人民战争的超越出发，宣扬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启动意识形态动力。我们期待为捍卫必须捍卫的东西做出贡献：马列毛主义。它会产生反响，因为到处都有群众、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我们有兴趣接触他们，主要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思想更开放；我们要努力让他们明白，确保马克思主义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经过努力和奋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没有向前迈出一步，也没有得到任何东西，都是通过奋斗，通过努力去战胜的，毛主义现在不会也不会例外。代表毛主义的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是并将是艰难、漫长、复杂和困难的，它绝不会自发强加。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没有别的路：奋斗，努力，不屈不挠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坚持，用时间让实践证明和印证真理。

这是党必须逐步组织起来的运动的开始。我们开展了一场艰巨而必要的运动，这对我们阶级的国际无产阶级来说很重要。这个想法是：运动的开始，共产党人代表无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将其视为我们必须采取的大胆步骤；所有大胆的步骤都是一项新任务的开始，而新任务有一个问题：一个未知的领域；让我们采取坚定的步骤，确保所有的开始都不过是开始，许多问题将得到发展，因为有些事情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因此，要更有远见，更坚定，更要求自己。让我们申请：发动战斗，你就会知道它是如何展开的。我们共产党人胆大包天，因为我们是结果唯物主义者，我们不怕犯错误，也不怕和任何人对质，因为真理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别无他法；我们是有信念的人，“被说服并承认”在数千场光荣的战斗中证明的最伟大的变革性科学意识形态。地球上从来没有，也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像马列毛主义那样经过实践检验；也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革命风暴，也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数百万人被拖走。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让我们按照这个方案从对毛主义的理解开始，我们呈现如下：

毛主义万岁！

介绍

1.列宁与革命的新意。

2. 毛主义是通过斗争强加的。斯大林。

一、毛主义的语境。

一、国际背景。

2.在中国。

3.毛主席传。

二。毛主义的内容。

1. 理论。

2.新民主主义。

3.三种乐器。

4.人民战争。

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 世界革命。

什么是毛主义的根本，什么是毛主义。

三、关于毛主义的斗争。

1.毛主义的崛起。

2.毛主义与修正主义。

3.现在的毛主义。

.....

.....

人民战争使毛泽东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有了更多更好的了解，我们在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第三阶段之前是怎样的，因此转变为马列毛主义，成为毛主义的主要。如果说我们四中全会的口号是：走向毛主义！，那么本届中央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把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作为我们全党的指挥和总指挥。党的活动，也为服务和努力，使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成为世界革命的指挥和向导，一切都代表着全人类坚定不移的光荣目标：共产主义。

1985- 不要投票！而是扩大游击战，为民夺权！

“加强人民委员会，发展根据地，建设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秘鲁共产党 (PCP)。

“一切反动派都想通过大屠杀来消灭革命，以为杀的人越多，革命就越弱。但是，事与愿违，事实证明，他们杀的人越多，革命就越强大，反动派越近，越到死地。这是一条无可辩驳的规律。

- 毛泽东主席。

1. 秘鲁社会的普遍危机

当代秘鲁社会普遍处于危机之中。这个始于 19 世纪末的社会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治愈。它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来改变，秘鲁共产党今天正在领导秘鲁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事实上，今天的秘鲁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这是一种与大地主联系在一起的迟到的资本主义。利益，因此，它绝不寻求破坏半封建条件，而至多寻求它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完全受制于帝国主义，在我们这里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因此，它没有发挥我国生产力的巨大潜力。而且，它浪费、束缚、破坏生产力，丝毫不能发展国民经济。相反，它完全是为帝国主义的日益剥削服务，完全违背最广大人民的民族利益，违背我国人民的根本和迫切需要。

因此，现代秘鲁经济天生就是畸形的，并且在其根源上是病态的。它的诞生与古老的半封建制度有着内在的联系，尽管这些政权吹嘘“土地改革”，但该制度仍然存在，并从最基本的基础到最详尽的思想都成为这个国家的特征。这种情况，实质上是维持了土地大问题，是农民阶级斗争的原动力，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贫农。此外，秘鲁经济生来就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制，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被巧妙地描述为垄断的、寄生的和垂死的。

虽然这个帝国主义允许我们的政治独立，但只要它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控制整个秘鲁的经济过程：我们的自然资源、出口产品、工业、银行和金融等。总之，它吸我们人民的血，吞噬我们国家发展的能量，尤其是在今天，它通过外债的巨额利益挤压我们，就像它挤压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

因此，现代经济，即官僚资本主义，与未埋葬的尸体半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并被垂死的帝国主义所征服，帝国主义越来越依赖被压迫者的鲜血，以其自己的武器和其他人的剥削保证为生。它的走狗，而世界的统治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危机和主要由美国和社会帝国主义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发起的争夺。总之，我们正处于秘鲁社会的普遍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包括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完全成熟了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条件，那么困扰旧社会的普遍危机就包含了革命的全部和它的全部。表现形式。

这是我们的现实，这是秘鲁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我们问题和人民不幸的物质根源。这就是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扬基帝国主义主子，通过他们以反动武装为基础的官僚地主国家，持续实行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阶级专政，用血与火捍卫的社会制度，它是通过事实上的军事政府，例如我们拥有的许多政府，例如 Velasco 和 Morales Bermudez，仅提及最近的政府，或者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如今天的 Belaunde 政府，称为宪法政府。

因此，秘鲁的政府，无论是文职政府还是军政府，都是统治集团，无论是否选举产生，它们对人民、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本身实行专政，以谋取人民的利益。大资产阶级（尤其是今天的大银行家），大地主（特别是他们在农村行使权力的家庭主义），为统治阶级和燕雀帝国主义服务，完全违背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国家。这不需要更多的历史叙述或论证，因为证据就在我们眼前：Belaunde 政府本身和他的集团；政府选举的产物，从投票箱中出来，来自“神圣不可侵犯的选举制度”。正是这个政府比以往任何一个政府都更愿意将国家出卖给帝国主义，并使秘鲁社会陷入现代历史上最危机的境地；它把人民淹没在最无情的饥饿之中，对人民进行迫害、监禁、酷刑、屠杀，甚至进行大屠杀和种族灭绝，就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敢于起来武装起来，宣称：“它是反抗的权利”，每个淹没在剥削和压迫中的民族不可撤销的权利，每个拒绝被奴役的民族和阶级的权利。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现实，秘鲁社会的现实，也是本届政府的表现。只要我们不通过人民战争用革命武器的力量推翻现行秩序，未来任何其他政府都将保持不变。世界历史和我们自己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我们亲眼目睹了：Belaunde 的残暴政权及其使我们的人民挨饿的团伙将作为饥饿和种族灭绝政府载入史册。

二。投票就是支持社会制度并选举另一个政府，这将带来更多的饥饿和种族灭绝。

当前的大选是在什么条件下举行的？在经济上，所有人都同意该国正在遭受至少过去一百年来最大的危机。此外，未来前景黯淡。在 2000 年，经济几乎无法达到 1976 年的水平。也就是说，四分之一世纪会因为广为宣传的经济发展而被浪费掉。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该国经常在每个十年的下半年经历一次危机，每次新危机都比上一次危机更严重，下一场危机已经在路上。反动经济学家自己描绘了未来几年的惨淡景象。此外，目前的外债甚至无法支付利息，阻碍了对高度光荣的外国资本的依赖。同时，国内储蓄减少，工业生产衰退，农业陷入危机，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将继续下降，国外市场萎缩等，综合来看，是一个没有前景的黑色前景。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都在眼前，更不用说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基本需求的解决方案了，这些需求每天都被剥夺，只会带来更多的失业、更低的工资和薪金、工人权利的缩减以及过去收益的更多削减和好处。因此，秘鲁社会的陈旧和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有更多的压迫和剥削的黑色经济前景。

在政治上，1979 年宪法与其他类型的宪法一样，否认其内容中承认的每一项权利。它连反动阵营的派系都不满意，更不用说人民了，因此修改它是并将继续是一个争论的舞台。现行宪法赋予其武装部队和警察直接参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利，加强了他们的领域，同时它赋予了行政部门权力，并组织了我国历史上最具镇压性的警察系统。尽管存在肮脏的煽动行为，但现行宪法是宪法对我们的条件所产生的最严厉、更暴力和血腥的冲击。所谓的“生命权”与贝朗德本人指挥的武装部队在阿亚库乔地区残忍和不受惩罚地实施的险恶种族灭绝之间的对比表明了这一点。

而且，神圣化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如何运作的？议会放弃了其立法职能，将其移交给行政部门。司法权（法院）无法审判成千上万的被告，更不用说适用他们自己的法律了，他们甚至同意并掩盖了在被称为“El Frontón”的集中营中歼灭战俘的计划和与公共部共谋，在 Totos、“Los Cabitos”、Huanta 市的体育场等秘密活动。行政权变成了真正的立法权，国家最基本的法律掌握在腐败的官僚和帝国主义训练和建议的技术官僚手中；超级部长们，就像老独裁者一样，随心所欲地做和做，每天使用广泛的镇压权力，从俱乐部到对人民的炸弹和子弹，紧急状态法令甚至用来对抗工人罢工，我们不要忘记经常实施的宵禁或围攻阶段。

最后，反动武装和警察已经表现出他们行动中所有的仇恨和残暴，他们已经清楚地表明，它“允许”对任何人民的儿女进行任何虐待，甚至谋杀而不受惩罚。那些继续称自己为“监护机构”的武装部队，就好像秘鲁人民完全由未成年人组成一样，这些武装部队非常擅长在外敌面前击败对手，因为他们经历过血与火的摧残我们手无寸铁的人民，今天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所捍卫的反动利益，以及他们在干预胜利的武装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所有阶级仇恨。他们的领导层，联合司令部，以贝朗德本人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徒劳而绝望地试图将群众与武装革命分开，除了可怕而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之外，没有找到任何解决办法，而欺诈性的秘鲁民主和虚假的民主主义者和狡猾的煽动者贝朗德在我们的人民和全世界面前揭露了他们险恶的反游击行动。

因此，在一个黯淡的前景之上，建立了陈旧的反动机构，并且只能靠惯性的力量和支撑它们的武器生存，总是洒出更多的鲜血，并将自己沐浴在手无寸铁、被卑鄙压迫的人民的燃烧的鲜血中，他们已经在说，够了！，他们每天都越来越不相信旧国家，对政府的希望也越来越少。总之，缺乏信誉、混乱、混乱，除了猖獗的腐败和最无耻的玩世不恭之外，腐蚀了这个官僚地主国家，为了这个政府，所有人都如此轻率和愉快地竞争，口头上的小冲突，也许还有一次对抗一两个，一些煽动者很难掩饰自己的利益和贪婪。他们是阿尔瓦·奥兰迪尼、贝多亚·雷耶斯、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和艾伦·加西亚，分别是“人民行动”、“民主融合”、“民族团结民主阵线”和“阿普拉”的候选人。他们都是现有秩序的著名捍卫者。其中

还有狡猾和机会主义的 **Barrantes Ligan**，虚假的马里亚特吉主义者和统治制度的忠实捍卫者和支持者，作为所谓的联合左翼的代表，该组织由其领导人建立，作为旧选举方式的最不受约束的表达该国的机会主义和议会痴呆症。

但压迫性遗产并没有就此结束。我国人民的阶级斗争已经发展成为反对旧社会制度、反对旧国家及其反动武装和警察的武装斗争。革命战争现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其中两个反对旧武装的人强迫自己。这一历史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条件，它表明了如何通过武装斗争瓦解陈旧的制度，并为人民、为被压迫者建立新的权力。这个新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将继续发展，越来越成为秘鲁国家的主要问题，因为它是它的否定，它的毁灭。为了保护剥削阶级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人，旧国家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面对这一进程。人民群众将越来越多地加入农村的农民战争，因为正如列宁所说，饥饿本身就驱使他们：

“在西方，数以千万计的人正在遭受饥饿的折磨。这恰恰是使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的原因，因为社会革命不是从计划中产生的，而是从以下事实中产生的：数以千万计的人说：‘与其饿死，不如为革命而死。’”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选举意味着什么？人们需要去投票箱吗？投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吗？看看我们自己的秘鲁经验，人们通过选举或议会活动实现了哪些革命性转变？人民赢得的一切战利品，都是在人民斗争中夺来的。这些斗争的结果是制定了法律。从一开始，国家就开始削减并启动一个程序来减少这些法律的影响或完全废除它们，正如该国劳动立法的历史所示。政治权利的胜利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在征服权力的框架之外赢得的，因为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权力只能通过革命暴力来征服。在秘鲁，简直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武装斗争。

再者，问问我们自己，人民参与立宪会议和八十年代大选，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在第一种情况下，只是为了服务于本世纪反动的秘鲁国家的第三次改组，结果已经看到了。在第二种情况下，贝朗德政府的复兴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出卖之一，它使我们的人民淹没在普遍的饥饿和最血腥的种族灭绝中。

而且，从长远来看，参加 1985 年的大选，人民群众还能指望什么呢？好吧，简单明了：投票就是利用社会制度并选出另一个将带来更多饥饿和种族灭绝的政府！有利于地主官僚国家根据自己的法律和条件，更换对人民实行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利于维护官僚资本主义在腹中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了统治阶级及其主要主人燕京帝国主义的利益。投票是为了帮助建立一个会带来更多饥饿的政府，因为这是由它所属的旧国家的需要和阶级特征决定的。投票是为了帮助建立一个比现在的政府更种族灭绝的政府，因为这也是由旧国家的需要决定的，在革命面前捍卫其衰败的社会，这样它也会推动旧国家捍卫他们过时的社会，面对人民的斗争，主要是在武装斗争的推动下，武装斗争正在用枪摧毁旧的，以创造新的：新权力的形式，新社会的形式，由人民崛起激烈反对。

人民不能帮助他们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不能利用他们的社会制度，更不能帮助选举另一个带来更多饥饿和种族灭绝的政府。因为那不是他们的道路，也不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今天唯一能提出的就是，**NOT TO VOTE!**；以及带来饥饿和种族灭绝的反动国家在选举之前唯一真正受欢迎的答案。

三、扩大游击战争，为人民夺取政权！

秘鲁共产党，一个重组的马列毛主义政党，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在自己的队伍中，一个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的新型政党，通过发动武装斗争承担起运用革命暴力的作用 1980 年 5 月 17 日，秘鲁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阶级斗争在漫长的征程中实现了飞跃。政治斗争作为革命战争继续进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革命武装力量为主要组织形式。

以这种方式，我们党留下了 50 多年的历史包袱，克服了强加给群众的黑暗腐朽的选举主义。它用炸药和子弹开始写下真正的人民解放，从一开始就与人民，主要是农民团结起来，他们一直支持秘鲁革命最英勇的行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武装斗争在不灭的篝火中实现了百年的希望。

正如毛主席所说：“剥削阶级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总是诉诸暴力。它一看到革命，就力图用暴力消灭它……他们发动自己去征服政权”或者正如开头第二句所说：“所有反动派都试图通过大规模屠杀来消灭革命……”

旧秘鲁政府已经并将继续按照这些法律行事。首先，他们动员了他们的警察部队：Guardia Civil (GC)、Guardia Republicana (GR)、Policia de Investigaciones (PIP) 及其精英平叛部队：sinchis、自称“Llapan Atic”、Dircote 等；他们以野蛮和残忍的本性实施了臭名昭著的迫害、酷刑、监禁和谋杀。然后他们开始在城市和农村，主要是在农村进行巡逻、抄家和扫荡，遵循的是“全烧、全抢、全杀”的反动规律。这些武装部队在行动最激烈的时候，最多只能派出三名特工（81 年的 1 月和 10 月，以及 82 年的 3 月），他们被媒体大肆宣传和夸大，尽管直接领导和支持武装部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在革命手中遭受了彻底的失败，这是连反动报刊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于是，警察部队就成了反动阵营陷入自身矛盾的炮灰和试验品。

尽管要求他们参加反游击战的呼声很高，但由于贝朗德的反对，秘鲁国家武装部队直到 1982 年底才直接参战，他担心军方会利用他们的参与发动政变反对他或一点一点地接管政府。武装部队三军一起参战：陆军、海军和空军，虽然前两个是主要部队，但要共同负责，因为没有人愿意因他们的反革命行动而单独受到指责。但是从一开始，那些自称是“祖国的监护机构”的人就使用 mesnadas 来伪装自己，甚至穿着农民和国民警卫队的衣服，实施暴行和大规模屠杀，徒劳地企图将我们与群众分开。他们在万博、伊基查、萨萨马卡等地进行了多次血腥屠杀，其中包括对记者的屠杀。

武装部队的这些行动，都是在贝朗德本人的明示授权和祝贺下，得到了国防委员会的批准。然而，由于革命力量手中的惊人打击，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并且由于需要进行 83 年 11 月的市政选举，武装部队进行了普遍的屠杀。因此，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超过 800 人在阿亚库乔街区被暗杀，然后开始失踪。这些都是卑鄙、可耻和逍遥法外的罪行。

1984 年 7 月出台了重要的国家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并未公开，这又一次违反了他们自己的司法制度。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赋予自己干预全国任何地方和每个地方“打击游击队”的权利，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力和要求，建立政治军事指挥部和建立紧急区域。因此，该国仍处于联合司令部的控制和费用之下，行政部门将全权委托给武装部队，以便他们可以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使用它。这就是今天所谓的秘鲁民主。正是在这个权力下，他们实施了新的计划，有预谋的扫荡行动，并在死亡威胁下，强行集中部分群众在压力下模拟农民之间的斗争，而实际上这简直是明显的“战略小村庄”在越南使用，或在扬基帝国主义的指导和监督下在危地马拉形成的“农民组织”。战争已经扩大和加剧，特别是在农村，武装部队不得不面对一场由 PCP 领导的真正的农民战争，尽管发生了险恶的种族灭绝，他们仍在继续他们的险恶计划，将游击队与群众分开，最终导致完全失败。

因此，他们不能宣布胜利，最近他们自己的陆军部长本人也谈到必须花时间和耐心与游击队作战，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和所有秘鲁人的支持。这清楚地承认了他们在面对遵循人民战争原则的武装斗争时遇到的困难。这种反动的困难甚至体现在教皇的不安上声名狼藉，圣化了反革命战争，祝福了种族灭绝的武装部队和警察，主要是嗜血的首领，被证明无罪，更重要的是，支持贝朗德政府并呼吁他尽快消灭我们。他用夸夸其谈的语气威胁我们改变路线，放弃革命，具体来说就是服从统治秩序，背叛人民。对于这个“公报”，我们在 2 月 4 日作出了立即、坚定和完整的答复，大规模停电使整个利马和该国整个中部地区陷入黑暗。

近五年的武装斗争取得了什么成果？1980 年可以定义为开端，81 年和 82 年是游击战发展和第一批人民委员会成立的开始，新政权的雏形。从那时到现在，战争集中在建制/反建制上，即集中在摧毁新政权的反革命战争和保卫新政权、发展新政权、建设新政权的革命战争上，一点一点地摧毁和摧毁新政权。腐烂反动的旧势力一次比一次更多。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开展了两万多次行动。党的党员数倍增加，在国内外享有前所未有的威望；我们建立了一支由数千名战士组成的人民游击队；更重要的是，成立了数百个人民委员会，我们努力发展支持基础，推进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形成，它已经出现，然后，新的力量，它正在由行使真正的国家职能。

综合而言，菲共正在进行一场成功且持续发展的武装斗争，遵循马列毛主义的标准，这是唯一真正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按照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说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目的是消灭帝国主义，摧毁现存的封建地主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手段；这是一场为世界革命服务的武装斗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主要是我们党参加的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支持。我们立足于全国拥护我们的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我们与任何超级大国或任何其他大国没有联系，我们也永远不会与任何其他大国联系，因为我们坚定地服务于由马列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指导的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现实中的应用。而今天我们的近期目标是：扩大游击战争，为人民夺取政权！

武装斗争万岁！不要投票！

秘鲁共产党万岁！

贡萨罗主席万岁！

荣耀归于马列毛主义！

1986 年 - 单一文件。El Frontón、卢里甘乔和卡亚俄的闪亮战壕战俘的要求。
秘鲁利马，1986 年 6 月 18 日。

- 1.- 关于 1985 年 7 月 16 日和 10 月 31 日的会议记录，一侧由司法部、INPE、司法权、公共部的代表签署，另一侧由特别囚犯的代表签署。
- 2.- 保证反对阿普拉政府、海军和其他反动派对[被指控]“恐怖主义”囚犯策划的新种族灭绝。
- 3.- 拒绝将司法程序转移到各省；也不是特殊囚犯。废除第 24499 号法律第 2 条。
- 4.- 将辅助食品增加到最低 I/。每天 1500(1)，这项福利将惠及所有监狱。
- 5.- INPE 主席 Manuel Aquezolo 因参与 1985 年 10 月 4 日在卢里甘乔发生的种族灭绝而被免职。
- 6.- 根据 1985 年 10 月 9 日利马第一惩教法庭的决议，于 1985 年 10 月 4 日将遇难者的遗体交给他们的家人。
- 7.- 立即将 Canto Grande 的 16 名“恐怖主义”囚犯转移到卢里甘乔特别囚犯所在的亭子。
- 8.- 战争海军、DIRCOTE 和阿普拉政府停止威胁、迫害和拘留特殊囚犯的家属。
- 9.- 因违反人类尊严而关闭 Canto Grande 监狱。

- 10.- 周日和节日的减少对于 2 比 1 的计算仍然无效。
 - 11.- 加速试验；为了尊重辩护权。
 - 12.- 废除 INPE 禁止引进各种水果和塑料容器的规定，因为这不利于政治犯和普通人的健康；
 - 13.- 开除 El Frontón 的挑衅者雇员 Guevara、Gonzalez、Jayo、Aybar 和 Retes，以及卡亚俄的安全负责人 Isabel Guerrero 和市长 Rosa Lermo。
 - 14.- 取缔卢里甘乔的垃圾场。
 - 15.- El Frontón 每天 24 小时供电。
 - 16.- 修复卡亚俄和卢里甘乔的供水、下水道和电力系统。
 - 17.- 反对以屠杀和抢劫犯人为由的征用。
 - 18.- 为生病的囚犯提供关注、治疗和药物供应。将病人疏散到医院。
- 卫生预算增加 100%。
- 19.- 反对战时海军在 El Frontón 的干预，也反对海军官员对战俘家属进行羞辱性搜身。
 - 20.- 停止关于失踪人员的可怕政治。
 - 21.- 支持秘鲁的人民斗争和全世界社会囚犯、政治犯和战俘的斗争。
 - 22.- 为秘鲁的囚犯运送干净的材料、婴儿床、床垫、床单、睡衣。
 - 23.- 将相应的福利扩大到全国的特殊囚犯开始生效。
 - 24.- 不得报复特殊犯人，也不得报复他们的家人和律师。
 - 25.- 公布本协议和 1985 年 7 月 16 日至 10 月 31 日的会议记录。
 - 26.- 协议签署和执行期间记者在场。

1986- 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我们！

PCP - 中央委员会 - 秘鲁，1986 年

深爱真理。和自由。我手中没有任何 LTC 的剩余物。除了战俘的这个烟灰缸劳动，他们现在躺在他们懦弱的被谋杀的身体上。和悲惨的世界，历史是群众。将审判这些战犯。你看到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坐在被告席上，他们将作为今天必须发抖的战争罪犯被判刑。没有什么也没有人可以打败我们，河流增加它的自然原因，溢出是一种法则。

有一个逻辑。反动派兴风作浪，一败涂地。村里也有它的法则：斗——败。重新战斗，我们可能会再次失败。我们将重新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召唤我们。流血是号召所有人实现我们所渴望的力量的旗帜。我们注定要成功，这是一个美丽的句子。我们为胜利而生。

这已经是一个宏大的现实。

他们可以碾压我们。把我们炸成碎片。但他们不能破坏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

我们准备好死了。

班级的道德受到威胁。必须捍卫它。我们将带着鲜血、痛苦和泪水来做到这一点。

它不能是任何其他方式。这是将它们炸成碎片的唯一方法。我们将在暴风雨中做到这一点。

无奈之下，反动派正在失去更多的控制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需要这样做。只教世界他们所捍卫的阶级的反动本质，人们根本不会这样存在，而是严格按照秘鲁共产党有组织的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形象和形象来改变世界。

唯有战争，才能深深地触动人心，直到灵魂的最后一皱，从歌唱到哭泣，从哭泣到歌唱，没有其他的自由之路，我们自愿选择了这条艰难、漫长、血腥的道路党和人民继续进行的人民战争的胜利和战无不胜。反动派这样做是很自然的。

我们已经被明智地告知，反动派越是恶毒，就越是自掘坟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作为这个英勇的闪耀战壕的一名战士，顽强地抵抗了轰炸。反动的种族灭绝武装，民族英雄的耻辱。勇敢的杀懦弱的去死。他们知道如何杀人，但不知道如何死去。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最好的孩子们流下的鲜血。

来自世界各地的亲爱的人们，你们的共产主义战争之子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尤其是在这一刻。我们将高举共产主义红旗。

我们有光明的前景。

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命运就是成功。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赢了。

我们明确地为我们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战。

我们改天再谈其他问题。

我重申我对我们的革命，对世界革命的承诺，用我们人民的鲜血，用我们勇敢的战士的鲜血，用我们共产主义同志自由流动的鲜血，打破旧的，创造新的。我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脸，他们的笑容，但它们一直存在于我的心中。我将成为我和我们人民的理想的承载者。

我会按照你的例子。为人民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带任何个人动机。完全无私。

贡萨罗主席万岁，胜利的保证！秘鲁共产党万岁！荣耀归于倒下的战士！

一名战士 -1986 年 6 月 19 日

注 - 人民游击队 (Ejercito Guerrillero Popular) 战士的一封信，写于 1986 年 6 月 19 日（“英雄主义之日”），在反对种族灭绝的叛乱的英勇抵抗中，当阴险的反动武装，由种族灭绝的艾伦加西亚指挥，袭击了秘鲁“El Frontón”监狱闪亮的战壕。我死前把它交出来。我们按草拟的那样出版它，以便历史记录它。

1986 年 - 英雄主义日
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

鲜血不会淹没它所浇灌的革命

今天，6 月 19 日，我们纪念英雄主义日 29 周年，这一天因共产党人、战斗员和 PCP 群众的行动而成为秘鲁革命和世界革命史册上不朽的纪念日，他们变成了囚徒在 El Frontón、卢里甘乔和 Santa Barbara 的监狱中，战争中的一些人为了保卫革命和他们的生命而面对最黑暗和最懦弱的种族灭绝。肮脏的反动地牢被战俘改造成了马列毛主义者的光辉战壕，贡萨罗思想人民战争，变成了城市的抵抗中心。贯彻党的同心建设和军事化；战斗、动员和生产；保卫战，为人民战争而战，争功不死。因此，反动派不仅在农村和城市首当其冲，而且在监狱（真正的革命囚犯集中营）中也受到了人民战争的冲击。

具有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影响。随着人民战争的推进，1986 年 6 月 19 日，艾伦·加西亚·佩雷斯的法西斯种族灭绝阿普拉政府领导的反动派决定对战俘实施他口口声声、蓄谋已久的种族灭绝，继续他所实现的对人民的种族灭绝。前身贝朗德。但反应并不容易。战俘以坚定和不屈不挠的勇气与被派往完成反动种族灭绝并使用地面部队、海上和空中轰炸、炸药、火焰喷射器和各种武器结束叛乱的武装和警察部队作战。300 名囚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只有人民战争才能产生的不屈不挠的勇气和英雄主义，为阶级和 PCP 赢得了政治、军事和道德上的伟大胜利，另一方面，法西斯政府加西亚佩雷斯，他的部长和最高文职、军事、教会当局以及修正主义者被抹上鲜血，再次表明反对革命的反动派将毫不犹豫地诉诸最可怕的种族灭绝并违反所有法律和国际条约，目的是寻求拯救他们的压迫和剥削制度。种族灭绝至今未受惩罚，因为只有人民战争才能伸张正义。

种族灭绝是秘鲁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俄罗斯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德帝国主义、法国人、西班牙人等、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议、支持和同谋下，在腐败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犯下的 Second International 以 Willi Brandt 为首，最近在利马庆祝其国际会议之一。这些悲惨的再一次是“嗜血的狗”，它们是在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的鲜血中被灌输的，就像 1919 年 1 月在德国谋杀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但正如世界革命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鲜血不会淹没革命，而是浇灌革命。

今天和那时一样，这些共产党员、战斗员和人民战争群众的英勇行动，召唤着我们继续人民战争，不留武器，直到共产主义。坚持走这条被鲜血冲刷过的道路，更符合革命者在国际和国内客观条件比当时人民战争发展要好得多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帝国主义正处于被 1980 年左右进入的世界革命所淹没和最终扫除的最后阶段。它在一系列持续时间更长的经济危机中更加沉没，在一系列完整的各种战争中持续存在。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原材料和能源、交通路线、投资市场和来自第三世界的商品而进行的重新瓜分斗争更加激烈。它的主要后果是激化了现代世界的一切矛盾，主要是主要矛盾，因为帝国主义争端的战利品是被压迫国家。

唯一的霸权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与另一个原子超级大国俄罗斯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和争夺，继续对被压迫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侵略战争，一次又一次地收获失败。以种族灭绝的奥巴马为首的美帝国主义计划，将其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侵略战争归化。或者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试图模拟它的离

开，然后像 60 年代的南越那样继续控制这个国家（直接指挥的政府和军队走狗和其他雇佣军以及他们自己的空袭和“盟友”的支持）已经失败并且越来越多地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占领战争哪些成本会使它磨损得更多。通过这种方式，将在其对第三世界的重大军事干预之后，将其精锐部队（海豹突击队等）派往 84 个国家（包括秘鲁），负责在他们的指挥下组建本土军队与本土作战。由于其失败，奥巴马的扬基帝国主义政府正在重组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是干预和颠覆扬基帝国主义的主要工具之一，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在秘鲁、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驻地。

帝国主，因为我们，毛主义者，还没有进步到足以赋予共产党的这些人民领导他们。但是反动刺激了革命，世界各国人民正在发展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浪潮。由此衍生出在秘鲁、印度、土耳其、菲律宾等国继续开展毛主义运动，为人民战争服务的重要性。共产党重组的过程。

这对于现实形势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结合世界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这对于发展支持印度人民战争、反对这个国家的法西斯政府对人民进行的种族灭绝以及保卫印度和南亚的政治战俘的国际运动也非常重要。作为同一国际任务的一部分，还表示声援土耳其共产党-马列、MKP 和其他土耳其囚犯的革命者；也是欧洲 ATIK 土耳其工人的领导。

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囚犯、在摩洛哥被囚禁的毛主义者、争取自由的黎巴嫩共产党人易卜拉欣·阿卜杜拉自 1984 年以来在法国被囚禁的运动，为了革命意大利等地的政治犯。在南美洲，将保卫我们的战俘的斗争与保卫巴西政治社会犯的斗争结合起来非常重要，要求 c.伊戈尔门德斯和所有因参加巴西群众反对反动政府和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被关押的人。

至于我国实际情况的发展，同样的反应“专家”（“senderologists”）经常写道，政府和武装部队“应该谨慎对待光辉道路，因为物质条件比 80 年代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主要是扬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正在其上展开，它日益沉没，代表和捍卫的旧国家只能靠武力和惯性来维持。胡马拉的法西斯主义、种族灭绝和叛徒政府是帝国主义（主要是扬基帝国主义）的最仆从，比它在政府中的任何前任都多，它的议会和司法、税收和监狱系统每天都在提供样本，表明它们正在瓦解。当局与旧国家各级代表之间的公私之争每天都会揭露新的巨大丑闻。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黑手党以及共同犯罪有关的丑闻。

不仅在这种普遍的腐朽气氛中，而且在达到我们人民无法忍受的程度的国家代表本身的推动下，共同的犯罪活动也在滋长。这个血与火的政府比任何人都更能推动国家出卖，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农民被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和几个世纪以来的公共土地。这不是“原始积累”的一部分，因为它想相信米里安、潘托贾、莫罗特等老鼠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 LOD，而是从帝国主义及其大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仆从那里抢劫，以便它不允许发展国民经济。

也就是说，这些邪恶的修正主义者试图否认该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以否认通过人民战争进行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此外，作为这次大规模剥离的一部分，从上世纪最后十年中期开始，土地集中有利于该国沿海、山脉和丛林的当地人和外国人的大庄园财产的过程已经超过上世纪 60 年代的水平，当时大庄园占据了该国近 70% 的农业面积；根据农业部 2013 年的数据，如今 84% 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只拥有 10% 的土地。这与以非正规劳动和童工形式出现的新形式的奴役一起，都在谴责这个国家的封建性质。在这个破灭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官僚资本主义持续发展。

此外，农村 EAP（不包括在该领域工作的 15 岁以下儿童）占该国经济活动人口的 28% 以上，这一数字远高于其他经济部门。此外，这 84% 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农民）是向全国市场提供粮食的人。2013 年 7 月 21 日星期日，在该国的报纸上读到农业部长 Milton von Hessen：“他评论说，这就是农业部门的活力，构成经济活动人口 (EAP) 的四分之一属于农业部门这个经济部门，尽管其生产率比其他生产部门低 4.3 倍”。这种相对生产力如此低下的“动力”，表现了社会生产关系已经退化的落后。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 1994 年农业普查（第三次 CENAGRO，见表 1）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展，半封建制度取得了进展，其中大庄园的财产比例低于 30%。

手持武器并动员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破坏地主的财产，例如所谓的非联合和联合公司，如社会利益农业协会（SAIS），以及与之相伴的新形式的奴役。这不能记录任何反动报道。但这就是现实。由于我们人民战争的方向问题，旧势力在大农村地区的重新安置，这些旧关系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在这次人口普查后向我们展示数字的顽固性。ROD 修正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的坏老鼠要否认这一点，说国家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否认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像贡萨罗主席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完成民主革命并在全中国夺取政权之前，这些旧关系将永远恢复。但是反动行动激起了革命。

大剥夺导致农民斗争的复兴，反动机构自己的消息不能否认这一点：“一方面是当地居民与另一方面是大公司和政府之间无数的社会和环境冲突，也清楚地表明，这种现象是该国成千上万的小生产者家庭和土著居民的权利和发展的一部分”（2011 年 1 月，CEPRES）。如今，农民的动员表现在该国南部坦博河谷与帝国主义矿业公司南方铜业公司（SCC）的斗争以及派遣武装部队的胡马拉种族灭绝政府发动的残酷镇压。去屠杀人民。农民动员起来争取土地和反对大规模剥夺、大规模工人动员和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如去年底和今年年初所看到的那样，反对进一步的剥削、失业、饥饿、苦难和压制权利的法律，这些法律为人民付出了鲜血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

目前在全国斗争委员会和 SUTEP-CONARE 组织的 SUTEP 教师全国罢工反对本政府针对教师、学生和人民制定的教育法。动员和全国罢工打击了修正主义者从“Patria Roja”到政府的步骤的国家领导，他们与 Conare-Movadef 的老鼠一起背叛了教师和人民的斗争，利用他们的斗争和愚弄他们在参加更换旧国家当局的反动选举后领导群众。这几次斗争是革命形势发展的标志。

在所有这些为他们指明方向的斗争和动员中，共产党人牢牢地掌握在党和革命的领导权下，即贡萨罗主席和贡萨罗思想，与 ROL 的修正主义和旧修正主义进行殊死搏斗，这就是如何在革命暴力中教育群众并应用从人民战争中吸取的教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全面改组任务正在推进，以解决人民战争的方向问题，从而给人民战争注入新的动力。对应国内承担这项任务的人，就是那些临时工作、相对孤立、愿意加入的人，在贡萨罗主席的带领下，基于党的团结基础，去推动悬而未决的任务。作为我们任务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开展捍卫贡萨罗主席健康和生命的国际运动，要求他公开和直接向国内和国际媒体介绍，并允许他与国际运动密不可分地发表声明并把毛主义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指挥和向导。

荣耀归于逝去的英雄！

英雄主义日万岁！

秘鲁人民战争三十五周年万岁！

秘鲁人民运动（重组委员会）2015 年 6 月

1986 年——开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
内容

1 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

2 六年级的背景

3 关于反革命战争

3.1 群众反对群众

3.2 种族灭绝

3.3 种族灭绝屠杀

3.4 普通坟墓的发现

3.5 失踪者

4 人民战争六周年

4.1 论马列毛主义

4.2 关于当事人

4.2.11. 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战略为指导，界定改造问题。

4.2.22. 开展改造

4.2.33. 重建的高潮

4.3 关于人民战争

4.4 关于建设新的国家政权

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

“革命必须经过内战，这是规律。只看战争的弊端，不看战争的好处，是片面的看法。片面、片面的发言对人民革命是没有用的。战争的破坏性。”

“被敌人袭击了就好，证明我们已经和敌人划清了界线。更好的是敌人疯狂袭击我们，把我们漆成一片漆黑，没有一丝一毫。”德行。这表明我们不仅划清了敌我界限，而且工作成绩斐然。”

毛泽东主席

第六年的背景

5月17日是秘鲁人民战争爆发六周年。六年前，共产党拿起武器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现存的半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在背景并为世界革命服务。从此，我们打着马列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所向披靡的旗帜，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前进，进行了以农村为单位、以城市为单位的革命战争。武装行动的主要战场和辅助但必要的战场。综合起来，人民战争，本质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其核心是革命根据地的产生。

这些年的武装斗争可以概括为：1980年是武装斗争、游击战争的开始；1981年和1982年见证了游击斗争的展开和人民委员会的诞生，新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通过其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专政；1983年和1984年是以复辟和反复辟为中心的斗争年，即打碎新政权恢复旧秩序的反革命战争和保卫、发展和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革命战争，反动武装同人民游击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从1985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进行防御、开发和建设，以保护根据地，并将人民战争从北到南扩展到我们的山区。

1983年以来，秘鲁革命在“建设根据地”的伟大政治战略构想下，在军事上发展人民战争，即以游击战争为主，辅以破坏、选择性歼灭、宣传鼓动等游击行动，执行建设、维护和发展根据地以及在全国开展人民战争的中心任务，同时考虑到游击战争的流动性不仅对新的国家政权而且对各种形式的革命建设和工作造成的可变性。这个“建设基地”的基本计划构成了当前“大跃进计划”的背景，基于“两个共和国，两条道路，两极”的具体政治战略，即旧的反动秘鲁共和国国家与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形成；旧的死胡同的选票之路只能维持旧的剥削秩序，而新的武装之路正在改变秘鲁社会以服务于人民。这是两个极点，一个是领导统治阶级专政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主义服务的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正在被摧毁的黑暗和可憎的过去，另一个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极点在民主革命的领导下，民主革命的胜利将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反复的文化革命，融合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史诗，总有一天会通向共产主义，这是人类唯一的、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目标，它可以永远不会被遗弃。通过概括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这一战略具体表现为四场战役，每场战役都有其特定的内容。

关于反革命战争

由于每次战争都是两个阵营的斗争，人民战争的发展必然导致反革命战争的爆发。秘鲁国家、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专政在帝国主义，主要是扬基帝国主义的保护下，捍卫了他们的生存威胁。起初，他们试图将问题最小化，以维护他们虚假的民主形象，并且不危及以贷款和投资形式涌入的资本。他们派出警察部队，尽管他们虐待、暴行和犯罪，但还是遭受了屈辱的失败，被迫撤出争议地区的农村，到省会或省会避难。因此，在如此响亮而混乱的宣传下发起的所有警察行动都被彻底击败，第一批人民委员会成立了。面对新的国家政权的推进，贝朗德政府放弃了派遣反动武装力量的保留；剥削者和压迫者的阶级需要占了上风，恢复公共秩序的任务被移交给武装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国家的中坚力量，得到警察部队（国民警卫队）的支持、共和国卫队和调查警察）。

1982 年 12 月，阿亚库乔、万卡维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置于武装部队的政治军事指挥之下。这种地位后来扩展到帕斯科、瓦努科和圣马丁省的其他地区；尽管有一些变化，它基本上仍然有效。随着 1986 年 2 月开始在利马和卡亚俄实施紧急状态和宵禁，军事控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这使共和国首都及其超过 600 万居民处于军事统治之下。由于这些举措，秘鲁 2000 万人口中有 7 人半处于军事权力之下：150 万人生活在武装部队绝对和不受限制的政治军事权力之下，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新领主复活了封建暴君用套索和刀子装扮；而在这个备受吹捧的民主国家的首都，有 600 万人生活在没有任何保障或权利的情况下，在戒严令下遭受专横的暴行和变相的谋杀，而戒严令本身甚至有权禁止一项或另一项特定的艺术表演即使是在军方事先授权的公共集会中。

武装部队是如何进行反革命战争的？他们基本上是沿袭了他们的主人扬基帝国主义的学说，根据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在越南的经验，特别是从反对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的武装斗争中吸取的教训，提出了反革命战争理论。在这个基本的理论基础上，他们增加了以色列及其在阿根廷的密友的“反恐”经验，以及来自西德、台湾、西班牙、英国等地的建议。除此之外，他们还投入了几个月的经验在 1965 年的反游击斗争和 La Convencion 的经历较为有限。行动在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的领导下，根据以共和国总统为首的国防委员会的指示行事，无论是 Belaunde 还是 Alan Garcia，他们对所采取的每项措施都直接且不可否认地负责，以及对战争的全面政治领导，这意味着他们对进行反革命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简而言之，他们运用了世界反革命著名的反对革命斗争、武装颠覆和人民战争的战略，这一战略被人民战争理论多次击败、粉碎和彻底击败，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世界无产阶级战略优于帝国主义战略。

群众反对群众

武装部队进来的时候，已经研究了三年革命战争，还为警察的行动出谋划策，所以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优势，显然比警察拥有更多更好的人力和技术资源。他们立即开始实施他们以群众打群众的计划，沿用帝国主义以土人打土人的旧教条。首先，使用过的预训练部队由精心挑选的退伍军人和农民组成，他们与土豪和偷牲畜有联系，他们被雇佣为农民的代理人 and 渗透者，并与他们多年前开始建立的翻新情报网络挂钩在 1970 年代。在这些特工、渗透者、间谍和大便鸽的基础上，在当局土豪和小暴君及其走狗的帮助下，他们组成了军方领导下的民团，与警察和武装部队（他们经常伪装成农民）一起参加联合行动或警察），在农村发动白色恐怖，暗杀党员、战士、群众领袖和农民，对革命者和先进分子进行真正的迫害，以及抢劫、强奸、酷刑、抢劫、放火和屠杀。他们就是这样实行烧尽、掠夺、杀尽的险恶政策的。

后来，他们又用白色恐怖和死亡威胁来镇压一部分群众，这样在民团的直接胁迫和控制下的群众就被迫支援反革命战争。这些被胁迫从群众中抽调出来的人充当警卫，逮捕和杀害游击队员，对邻近社区或城镇甚至更远的社区或城镇进行夷平行动，并参与对游击队的搜捕行动。后来，这些人与邻近地区的人一起重新集结到军事直接统治下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小村庄。然后，除了不准自由出入外，因为没有军队不准去任何地方，连工作都不准，经常受到管控，他们被军事化，组织成“巡逻队”和“保卫会”，被迫拿起简陋的武器，陷入饥饿和贫困，不得不从军事上参加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战争。总之，虽然警察部队也被武装部队用作炮灰，甚至连士兵、水手和飞行员也一直如此，但这些被胁迫的群众才是这个群众对群众的险恶计划中主要和真正的炮灰，使用当地人与当地人作战。

这些被胁迫的群众曾经并且仍然被用来带头进行所有反动的攻击和行动，或者像人盾一样包围镇压力量。这些被胁迫的群众遭受了 2, 600 人的损失（包括主义警），几乎是被杀的军警士兵人数的五倍（不包括数百名渗透者、特工和告密者。）

种族灭绝

当他们的群众对群众的政策被证明无法遏制人民战争时，反动武装力量诉诸了最邪恶、最堕落和最罪恶的种族灭绝，这是秘鲁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军方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种族灭绝倾向，在万博、伊基查、华潮等地，贝朗德冷嘲热讽地称赞这些事件是“阿亚库乔农民对恐怖主义的英勇回答”。应该明确的是，他本人已经批准并授权了这种行为，不仅公开赞扬而且号召种族灭绝：这是自称民主、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总统”，对宪法和法律充满尊重，永远被掩盖在人们的血液当中开始奔流不息。受害者中有记者在乌楚拉凯被懦弱地杀害。

1983 年，他们开始在阿亚库乔省消灭农民及其社区和小镇。当年 6 月，在坎加洛省埃斯皮特，他们用直升机对群众开枪扫射，并向试图翻山越岭逃跑的村民投掷手榴弹。7 月，在万塔省的 Occopeja 和 Uchuraccay 镇，他们再次使用直升机对群众进行子弹袭击，并用手榴弹将他们消灭。在 Huamanga 省 Vinchos 的一个小镇 Paccha，大多数人被谋杀，其余的人被带到利马。7 月，第一批饱受折磨的尸体开始出现在阿亚库乔市及周边地区的街道上；在 11 月选举前的两个月里，发现了 800 多人的尸体，这些人在遭受野蛮折磨后被残忍杀害，尸体任其腐烂。11 月，在拉马尔省的西尔维亚，为了报复对军队的伏击，他们逮捕了 60 人，并任意杀害了其中 20 人。一个月前，在万塔省的西尔科，他们首次向群众投掷手榴弹并直接开火。这场屠杀在选举日达到高潮，在瓦曼加省的索科斯，当地警察分队折磨并杀害了 50 多名参加婚礼的人。据官方报道，有 37 人死亡。

伴随着所有这些反动的白色恐怖，他们开始在阿亚库乔省建立集中营，在军队的控制下，在托托斯（Cangallo）阿亚库乔市的“Los Cabitos”军营中建立大规模和邪恶的酷刑中心）和 Qoisa 和 Pichari (La Mar)，并在万塔海军的控制下。在 Totos 营地，截至 1983 年 7 月，他们已经秘密埋葬了一百多人；其中 20 多人被割喉，犯人活埋折磨，新犯人强行挖三米多深的坟墓塞进去，还有人被绑着手脚扔进去。在托托斯，酷刑尤其残忍和虐待。为了恐吓人民，他们砍下头颅，将他们钉在木桩上。

但种族灭绝并不仅限于阿亚库乔。1983 年 10 月，波及全国矿业中心帕斯科省；在那里，在 Alcides Carrion 省的一个小村庄 Chinche，45 名农民被消灭。11 月 13 日，即市政选举日，三架直升机被用机枪扫射在万卡维利卡省陶卡贾省帕拉巴马的民众，打死 50 多人，以报复游击队的伏击那天对着一支陆军巡逻队。

1984 年，种族灭绝变得令人毛骨悚然，达到了恐怖的高度。武装部队，主要是警察，释放了他们对人民的邪恶的、腐烂的、燃烧的、盲目的和狂热的仇恨，通过将游击队与农民群众，特别是穷人隔离开来阻止革命战争的失败努力农民。再一次，按照他们自己的传统，武装反动派以手无寸铁的人民的血肉为食。让我们看看一些用来支撑他们虚假的荣耀和毫无根据的骄傲的“英雄主义”。

种族灭绝的屠杀

6 月底，在阿亚库乔省，他们在旧金山地区杀死了 150 人。7 月 5 日，他们在基亚拉杀死了 30 名农民；8 日，他们在罗萨里奥村的一次手术后杀死了 40 人；12 日，在波马班巴歼灭 30 人；15 日，为了报复在阿帕切塔的一次行动，他们杀死了 17 人；16 日，在通往 Huamanguilla 的公路上发现了 25 具酷刑尸体。8 月 3 日，在 Puramanta 发现了 37 具被折磨的尸体；18 日，在 Via de los Libertadores 的 Cocahuichun 发现了 17 具遭受酷刑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尸体，在 Leonpata 发现了 8 具尸体，其中两具是儿童；27 日，在 Sajrarumi 发现 19 人被谋杀，在旧金山发现 21 人被谋杀。9 月 1 日，Churrubamba 和 Misiquibamba 有 23 名农民被杀。同月，在圣马丁省马里斯卡尔卡塞雷斯省的帕莱索，他们杀害了 22 名农民。10 月 15 日至 23 日期间，军队在 Huancavelica 省的一次行动中杀死了 Milpo 的 75 名农民和

Pillo-Pachamarca 的 15 名农民。11 月 19 日，他们再次在阿亚库乔消灭了普蒂斯和丘莱的 50 名农民；在 Cusco 省 Vilcabamba 的 Lucmahuaico，来自 Andahuaylas 的士兵和主义警于 23 日杀害了 22 名农民，26 日又杀害了 20 名农民。12 月 6 日，警察再次在 Huancavelica 在阿科班巴省马卡斯附近的库尼杀害了 38 名农民；同月，在 Ayacucho 的 Ayahuarcuna 发现了 16 具尸体。

作为 1984 年这一险恶的种族灭绝浪潮的一部分，6 月和 7 月在阿亚库乔发生的一些行动应该特别提及。在 Vinchos，他们杀害了 40 名不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在 Remillapata，他们枪杀了一个 9 岁的孩子和另一个 11 岁的孩子，以及他们的母亲和担任安全专员的父亲；在 Mayopampa，他们将一名专员扔进了燃烧的建筑物。这些卑鄙的谋杀是如此残忍和残忍，以至于儿童因为恰好是新政权成员的孩子而被枪杀，这是新政权对他们充满仇恨和恐惧的可怕表现。在 Balcon，70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杀了 18 名农民，其中包括 6 名儿童，他们将尸体倾倒在卡车上。死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儿童，这种杀害儿童的做法是对父母的恐吓和打击，是一种经常使用的令人厌恶的惩罚革命者的方式。尽管如此，海军陆战队第二天又回来了，讽刺而轻蔑地向受害者提供食物，试图收买他们。人们理所当然地生气了，把他们赶走了。在皮查里 (Pichari) 遭到伏击后，“光荣的”国民警卫队闯入并拦下了一辆载有乘客的卡车，这些乘客被带走并杀死。人民游击队 (PGA) 的地方部队埋葬了这 20 人，但在无耻的玩世不恭中，谋杀被归咎于 PGA。这是反动势力的又一惯用伎俩，他们经常乔装打扮成农民，犯下暴行、抢劫、强奸、纵火、毁坏等最可怕的罪行，尤其是针对儿童，然后指责游击队，以扭转局势。群众反对他们。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同一时期，海军陆战队在距离 Luricocha 20 分钟路程的一个叫做 Azangaro 的地方谋杀了 50 名农民。

他们的恐怖策略的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旧金山，当时去丛林收割的农民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消灭，甚至没有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在 Huamanguilla，他们杀死了九名农民，并活活烧死了一名农民。这是他们通过对任何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或游击队的人表现出无情来恐吓人们的常用方式之一。

类似的例子发生在 1983 年 1 月 10 日的 Chuschi，他们把炸药绑在一个农民身上，边喊边炸死他，“恐怖分子就是这样死的！”这种野蛮的政策从武装部队干预开始就一直在实施，今天继续。在这场黑色的死亡浪潮中，夷平变得普遍。一个小例子是在 Incaraqay 的行动，他们在偷走了一切之后烧毁了 500 所房屋。灭绝使整个城镇消失；7 月 15 日，武装部队在义务警员的支持下杀死了奎努阿的所有居民，并将该镇从地球上彻底抹去。但这对他们来说还不够。白色恐怖继续滋养着人们的肉体。1984 年 8 月 22 日，为了报复伏击，西尔维亚的一支海军部队随机逮捕了 50 名青年，并在聚光灯下枪杀了他们；他们仿效二战期间点燃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分子，为每一个在战斗中阵亡的海军陆战队员杀害 10 个人民的儿女。11 月 10 日，海军陆战队在共和国卫队的协助下，在路易斯安那州残忍地折磨了 40 名农民后，在金比里杀死了他们，这是他们通过消灭受害者来掩盖他们的踪迹和隐藏罪行的持续政策的一个生动例子。

共同坟墓的发现

武装部队犯下的种族灭绝的另一个令人震惊的证据是发现了普通坟墓，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和令人作呕的景象。男人、女人和孩子那永不熄灭的死亡哭声震撼着民族的良知。人民破碎的生活助长了历史上对阶级主义的愤怒呼声，这种主义只有持续推进的武装革命才能而且将会带来，同时也持续揭露秘鲁国家捍卫自己的野蛮行径，利用其武装部队，在任何执政政府的领导下，无论是 Belaunde 的人民行动党还是 Alan Garcia 的阿普拉，因为危在旦夕的是他们的阶级专政，他们剥削和压迫的秩序。1984 年 8 月 19 日，阿亚库乔省在 Via de Los Libertadores 发现一具 10 具尸体的坟墓，22 日，在距离万塔 30 公里的 Huanta-Mayo 公路沿线发现一具 30 具尸体的坟墓。23 日，在普卡亚库发现了 7 座共 89 具高度腐烂尸体的普通坟墓，这一发现深刻震撼了舆论，引发了群众对武装部队和当时执政的比朗德政府的谴责和否定。该地区的政治军事指挥权掌握在阿德里安华曼将军手中，直接对屠杀负责的军官是海军上校阿尔瓦罗阿尔塔萨。加西亚试图重新任命华曼为阿亚库乔的首领，巴兰特斯过去称他为“农民将军”。阿尔瓦罗上尉的审判是在海军内部进行的，现任阿普拉政府给了他一个晋升，结束了他的案件，并将他送往西班牙以保护自己。

同一天，在 Ayahuarcuna (Macacharca) 发现了一个有 30 具尸体的公墓；25 日，在 Quinua 和 Muyuri 发现了其他尸体；28 日，在 Via de Los Libertadores 的 Cocahuischaca 发现了一座坟墓，里面有 12 个人，他们的喉咙被割断了。9 月，农民揭露了 Victor Fajardo 省的 Toldorumi、Zamatapampa 和 Usutapampa，以及 Cangallo 的 Pichuyrumi 和 Qarpaqasa 的共同坟墓的存在。当局和日报很少关注农民的这些曝光，就像他们为了掩盖种族灭绝的真实程度而忽略许多其他人一样。9 月 13 日，伊里班巴新发现三座共 50 人的坟墓；14 日，在 Luricocha 发现了一个有 5 具尸体的坟墓，在 Qasa-Orqo 发现了一个有 10 具受折磨尸体的坟墓。18 日，Yanaorqo 的一座坟墓，里面有五具尸体。10 月 18 日在 Vado Chico（万塔）埋葬了 25 具尸体；20 日，在 Capitanpampa 有 8 具尸体，Ayahuarcuna 有 3 具尸体，Iribamba 有 5 具尸体；25 日，瓦多奇科新建 4 座坟墓，共 41 具尸体；28 日，劳伦特（Huanta）的一座坟墓，里面有四具尸体。11 月 13 日 Huamanguilla 有 15 具尸体的坟墓；十九日，在拉斯维加斯阿亚库乔-万塔公路 25 公里处发现三座坟墓，共埋有 45 名被害人；22 日在内克发现 3 座坟墓，共 10 具尸体。

种族灭绝在 1985 年继续进行，但强度有所不同。直到 Belaunde 卸任，在 Ayacucho 继续发现普通坟墓：1 月 11 日在 Paquec（Huanta）发现了一个坟墓，里面有四具尸体；1 月 16 日发现了四个坟墓，一个在 Huamanguilla，有 11 具尸体，第二个在 Qanqana (Huanta)，有 5 个，在 Huamanga 省，第三个在 Pava，有 3 具尸体，第四个在 Pacha，有 16 具尸体。两个坟墓，有 3 具尸体 3 月 10 日在环塔附近被发现。正如以下统计数据所示，该地区的屠杀仍在继续：2 月 23 日，在卡内尔，他们杀害了 50 名农民；6 月 26 日，他们在 Miopata-Suco（万塔）歼灭了 12 人。7 月 9 日，他们在 Manzanayoc（Cangallo）割断了 8 名农民的喉咙并将他们的尸体切成碎片，并在同样位于坎加洛。7 月 12 日，他们杀害了 12 名农民，洗劫和烧毁了 Waracayoc 的房屋；五人在查卡里遇害。这场种族灭绝也开始蔓延到整个瓦努科省：2 月 21 日，在 Alto Pacae 发现了一个有五具尸体的坟墓；22 日，他们在拉索莱达杀死了农民；28 日在 Aucayacu 发现了另一个有七人死亡的坟墓。三月份，他们在阿兰凯杀害了 30 人。6 月 27 日，在 Yanajanca (Nuevo Progreso) 发现了一座有 11 具尸体的坟墓。于是，让国家陷入血腥屠杀的人民行动政府结束了其任期，完全沉浸在其中，为前总统贝朗德蒙上了不可磨灭的种族灭绝耻辱，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训：各个政府，轮流领导旧国家，谈论“民主”、“人权”和“和平”，他们疯狂地向秘鲁人民发动饥饿、贫困、镇压、恐怖、谋杀甚至种族灭绝。

加西亚政府上台以来，反革命战争进行得如何，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8 月 2 日，在阿亚库乔省的主要行动中心——第五政治军事区，他们再次开始行动，将 Huambalpa、Carhuanca、Vilcashuaman、Vischongo 和 Cangallo 等村庄夷为平地；10 日，他们夷平了华曼马卡，杀害了 7 名农民。8 月 14 日在 Aqomarca 发生的种族灭绝震惊了整个秘鲁：在一个叫做 Llocllapampa 的地方发现了八座坟墓，共有 69 具尸体；此外，有两人在 Piteq 被谋杀，一名在 Yuraqera，一名在 Mayopampa，两名在 Ahuacpampa，三名在 Queueqata，他们都被军队野蛮杀害，军队将包围村庄，围捕农民，将男女分开，儿童、强奸、掠夺、射击、杀死他们，然后用伊耶覆盖一些尸体，焚烧其余的尸体，将无法辨认的尸体碎片埋在坑里。在加西亚关于“革命”、“民族的、民主的和人民的国家”、“民主”、“尊重人权”、“不以野蛮回应野蛮”、“和解”、“维护法律的同时战斗”等被阿普拉政府抛在脑后的廉价词句，Aqomarca 的曝光撕破了他们的谎言，揭穿了他们的两面派，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再次揭穿了他们的机会主义。

随之而来的是议会中的喧嚣，各种手势和所谓的总统措施的闹剧，而“反对派”则撕破了衣服，轻而易举地达成协议，人民对此表示否定和谴责，并进一步走向明确最高统治圈子。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命令已重新调整；Hurtado、Paz 和 Rondon 中尉被追究责任；各个委员会已经提交了他们的报告等等。今天赫尔塔多得到了提升，并被派往国外接受进一步培训，在美国或在美国控制下的某个地方；帕兹也获得了晋升，而里维拉无疑会在 1987 年获得晋升。军队正在准备的调查和起诉书怎么了？埋葬在沉默中。军方调查人员提议对乌尔塔多中尉判处 10 天苦役，执行了吗？主义又如何？正如普卡亚库的情况一样，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带来主义。

但这种“维护宪法和法律而战斗”的烟幕仍在继续。8月28日至9月4日期间，60名农民在 Huambalpa 被杀害；8月28日，在普卡亚库，一座包含七具尸体的新坟墓曝光。“坚持宪法、依法斗争”原则的“民主”运用继续进行。Aqomarca、Umaru、Incaraqay、Patin、Tankiwa、Cochapata、Mayopamba 和 Manallasaq 等村庄在9月1日至25日期间被夷为平地。9月2日和3日发生了新的种族灭绝：Umaru 和 Bellavista，66人死亡，2日29人在 Bellavista 遇害。紧接着，3日，37名农民被消灭，其中包括11名不到9岁的儿童。9月13日，他们杀害了 Llocllapampa 大屠杀的七名目击者，其中包括一名九岁的孩子。在 Sachabamba 附近的 Totorá，发现了第28座四座坟墓，里面有80多具尸体。

在 Huanuco 省，在 Huancar（安博省）发现了4个坟墓和14具尸体，在 San Martín 省，在 Situyi（Mariscal Cáceres 省）发现了一个埋有7具遇害者尸体的坟墓。

10月4日，秘鲁社会再次被另一场种族灭绝所震撼，这次发生在共和国的首都卢里甘乔监狱，在7000名囚犯的见证下，30名战俘被杀，23人受伤。按照预先制定的旨在打破战俘意志并打击革命的计划，共和国卫队的反颠覆部队 Llapán Atic 全副武装，被释放到英国馆，在那里那些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的人“被关押。当他们遇到英勇抵抗而不是投降时，他们使用炸药和炸药在墙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将炸药连同催泪瓦斯和燃烧弹一起扔进牢房。袭击结束后，他们杀死了伤员，活活烧死并残忍地殴打幸存者，最后烧毁了牢房，以掩盖他们残忍的种族灭绝罪行的证据。但是，尽管他们愤世嫉俗地努力掩盖自己的罪行并让所有证人闭嘴，但真相还是大白了，进一步揭露了阿普拉政府及其对这种新的冷血野蛮行径不可否认的罪恶感。

11月2日，在阿亚库乔省拉马尔省的乌丘永加，他们杀害了19名农民；年底，圣马丁的农民揭露了奥卡亚库、大坎普、韦内尼罗、马德雷米亚和帕洛德阿塞罗的大屠杀。1986年开始，这种情况还在继续，以下事实足以说明：1月21日，在万塔附近的 Churupampa，发现了7具尸体；在 Huanuco 省的 Uchiza，2月份有30人被杀；在帕斯科省，在“Ocho de Diciembre”和“Independencia”两个小村庄，五名农民在自家门口被枪杀，以报复游击队的袭击。简而言之，García 的阿普拉政府正在继续 Belaunde 政府开始的种族灭绝。

失踪者

自武装部队上台以来，让人们“消失”的政策一直是该政权种族灭绝的一部分；它在1984年初大大加剧，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再次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将其“失踪”的报道。“失踪”人数达数千人，但曝光和抗议反弹反对官方的沉默，官方沉默否认或无视针对它的诉讼并阻止一切。反动派长期以来实行的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最近尤其变本加厉。其直接的先例是70年代阿根廷军政府推行的“失踪”险恶政策，让本国人民血流成河，更可耻地让数以万计的人“失踪”。这里正在实施类似的政策，也针对最贫困的群众，首先是农民，他们没有因为没有任何证件或因为他们的家人面临的限制和迫害而被报失踪，但他们无疑占了人口的主体数以千计的从未发现。他们与其他人民、阶级和革命的模式儿女的遗体一起躺在许多集中营中尚未被发现的坟墓或秘密基地的阴影下。这成千上万的“失踪”构成了另一个历史性的无情指控，它将从反动武装力量的统治下挖出地面，并与武装人民的毁灭性打击一起，带来他们的毁灭，从而为腐烂秩序的终结做准备他们支持的秘鲁国家。

这场种族灭绝的结果是什么？8,700名秘鲁人、8,700名人民的儿女被邪恶和可耻地谋杀，其中4,700名来自群众、最贫穷和最受剥削的人，特别是来自农民以及城市的居民区和棚户区的4,000名消失了，属于同一个阶级，同一个肉体的肉体。武装部队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使人民、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付出了8,700名儿童的代价，他们被杀害，而这根本不是假冒的和前后矛盾的革命者所声称的方式，或那些鼓吹现有社会秩序的演变而伪装成革命者的机会主义者，或那些公开或暗中为捍卫该制度而涂鸦的黑客，或那些声称种族灭绝是人民的结果的反动派及其走狗战争。不！种族灭绝显然是秘鲁国家政府批准和下令的一项政策，由武装部队在警察的帮助下提出和实施，这是一种邪恶和野蛮的做

法，始于1983年，残酷和血腥地在1984年得到加强，并有系统地进行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加西亚和他的反动阿普拉政府正在恶化并再次加剧，他们的责任必须被彻底揭露。但这场种族灭绝的目的是什么？它是为了试图遏制人民战争，到1982年底，人民战争已经开始以人民委员会的形式建立新的政权；粉碎游击战争，使群众脱离革命战争，消灭新政权，阻止其发展，阻止人民战争的发展；为了实现武装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反动政治目标，这些机构在1983年通过种族灭绝分工共同杀害了1,767名人民的儿女，并“失踪”了730名，直到那年1983年被杀害的群众中只有14人，没有“失踪”，共有2497人被杀害。1984年呢？针对群众的持续升级的政治种族灭绝导致2,522人死亡，2,881人失踪；共有5,403名群众儿女被杀害，这是迄今为止武装部队实施的种族灭绝的最高峰。

他们是否成功地粉碎了结束人民战争的目标？不，因为人民战争与其阶级性质相适应，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它已证明自己有能力应对持续持续的残忍暴力攻势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并且更加稳定地继续发展壮大。在这些锻造我们钢铁般的英雄主义的艰难时期，新国家的动荡号角开始诞生，孕育着未来，群众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好并愿意改变我们的社会，而且他们正在这样做；领导人民战争的秘鲁共产党充分表明，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严格遵守马列毛主义及其对民主革命的具体具体情况的准确和正确的应用，并进一步，党以坚定的决心坚持人民战争的进程，这场战争正在并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朝着建立秘鲁人民共和国、打开社会主义大门和最终目标的方向前进。

人民战争没有被粉碎、停止或阻碍；相反，正如该政权的头目们在持续试图将其最小化的同时被迫承认的那样，正如他们的恐惧、疯狂的演习和措施特别表明的那样，人民战争正在扩大、发展、发出响亮的打击。因此，种族灭绝计划和种族灭绝本身都失败了，因为他们以群众反对群众的政策失败了，因为他们的整个反动战略失败了。以群众对群众、他们的种族灭绝、他们的反动策略结果如何？它再次用人民的鲜血覆盖了秘鲁国家的武装部队，其程度在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他们犯下的种族灭绝将越来越反对他们，并激起他们的野蛮行径使群众充满的强烈的阶级仇恨。

他们臭名昭著的新高度已经永远铭记在无数群众的记忆中，他们将对那些在政治和军事上负有责任的人给予严厉的惩罚，无论这需要多长时间。今天愤世嫉俗、任性地洒下的这股鲜血，已成为对秘鲁国家及其武装部队和警察、其政治领导人和危害人类罪首领的雷鸣般有力的公开控诉，并将越来越多地成为高高举起的旗帜革命风暴的中心，随着胜利的人民战争执行今天所否认的完全彻底的主义而波光粼粼，闪闪发光。

我们在秘鲁人民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更加深刻地印证了毛泽东主席确立的无可避免的规律：“一切反动派都想通过大屠杀来消灭革命，他们认为杀的人越多，革命的意义就越大。会削弱革命。但不管反动派的主观意愿如何，事实证明，他们杀的人越多，革命就越强大，反动派就越是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人民战争六周年

将马列毛主义应用于秘鲁社会的具体情况得出结论，革命暴力或暴力革命是夺取国家政权和改造世界的唯一途径，必须采取人民战争的形式，更具体地说是农民战争领导的以秘鲁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以农村为主，城市为辅，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本质是建立根据地的道路，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战争，为了使民主革命达到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胜利，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坚决行使阶级暴力，直到共同实现与全人类，光荣的共产主义，真正自由的国度。综上所述，有四个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马列毛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党作为革命的领导者，人民战争，在我们的例子中，它被指定为一场农民战争，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前进；和革命根据地或新政权。让我们根据这些相关要点来审视现在已经结束的第六年。

马列毛主义论

我们站在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它的阶级利益与其他阶级的利益不同，是对立的，其目标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全世界人民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只有不可逾越的新社会，没有被剥削者或剥削者，没有被压迫者或压迫者，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政党，没有民主，没有武器和战争，“大同”的社会，激进的和最终的新社会 15 数十亿年的物质运动，我们所知道的永恒物质的那一部分，人类一直在不可避免地、不可抗拒地前进，但只有通过推动阶级斗争前进，直到它达到人民战争的史诗高度，枪在人民手中武装的阶级和人民群众，反革命战争被永远消灭，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被打倒，扫地出门，笼罩在无产阶级专政所依赖的不可战胜的人民战争的枪炮，社会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转变，摧毁和消除了所有阶级差异和产生这些差异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永远结束了战争，共产主义为全人类。

自从我们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立足于今天的马列毛主义，以毛主义为主体的第三阶段，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达到了最高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把秘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利益作为国际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只有马列毛主义的普遍主义基础上，才有可能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并为之奋斗它的利益，在这里或其他任何地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有一种；它适用于全世界，发展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进程。另一方面，自从马克思发现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列宁和毛泽东主席取得的进展以来，基本问题一直是将这门科学应用于每次革命的条件；因此，问题是将马列毛主义应用于秘鲁革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将普遍的暴力法则人民战争应用于该国的革命战争。从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具体现实的这种融合中，产生并发展了一种贡萨罗思想，即将马列毛主义应用于秘鲁革命的具体情况。总之，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列毛主义，是贡萨罗主席的贡萨罗思想。这些是我们一切政治、理论和实践行动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坚定而始终如一地为阶级服务。

关于党

首先让我们看看聚会的必要性；然后，当我们开始建造它时，我们将处理它目前的角色。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有一个党来领导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列宁主义重申了这一点，毛主义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没有马列毛主义者这样的新型革命政党，就没有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任何共产主义者都不能逃避而不停止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是我们秘鲁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真理。秘鲁共产党于 1928 年 10 月 7 日在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坚实马列主义基础上成立，他为该党提供了关于秘鲁社会、土地问题、帝国主义统治、秘鲁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作为纲领点和一般政治路线以及随之而来的特定路线。但创始人于 1930 年去世，不到两年后。甚至第一次代表大会仍悬而未决，因此在已经发展的趋势发生飞跃之前，党没有时间巩固自己，马利亚特吉和他的路线受到公开质疑，并且路线被拉维内斯改变。因此，机会主义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并在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强加了它的权威，给阶级和革命带来了最严重的后果。

这条道路导致了 1939 年选举中表现出来的议会痴呆症，为以普拉多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服务。后来在二战期间，出现了一个假“建国大会”，在布罗德修正主义的指导下，采取了“民族大团结”的总政治路线，向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内统治投降，封建地主打着反法西斯的幌子。随后，这种情况导致该党以实现民主开放为借口，作为“民族民主阵线”的一部分与阿普拉党一起参加了 1945 年的选举；1948 年奥德里亚发动政变后，党的气球被炸毁，这场新的选举冒险就此结束。六十年代初，由贡萨罗主席创立的派别开始在阿亚库乔地区委员会内发展起来。所谓分数，是指列宁所教导的：“党的一个支部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其目的主要是在一个明确的方向上影响党，以确保他们的原则在党内得到接受以最纯粹的形式。为此，真正一致的意见是必要的。”该派别是世界阶级斗争发展的产物，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伟大斗争，传播毛泽东思想，因为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为人所知。这是产生分数的主要和决定性因素。

与此同时，秘鲁社会的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群众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政治活动的加剧和武装斗争宣传的加强，以及革命运动的发展，为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地区本身就是这部分人兴起的地方，这个地区半封建主义的衰败变得越来越明显，农民开始以一种特别好战的方式觉醒，反映出全国正在发生的类似过程。当时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加深了。

以阿亚库乔地区委员会为首的派系在第四次全国会议上与德尔普拉多及其追随者的修正主义作斗争，德尔普拉多及其同伙被开除。从那时起，党内的派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重大教训和经验，在这个起步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从那时起，我们对马列毛主义的最初承诺和我们对它在我们的条件下的应用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65年11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中，部分人开始为建设革命的三大法宝：党、军队和统一战线而斗争，要求在党内完成这些任务。根据会议的政治路线，建立革命武装力量进行武装斗争是主要任务，但是修正主义的死胡同以千百种方式阻碍和反对主要任务的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该党派重申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统一和组织上集中的党的必要性，呼吁以“英勇的战士”为基础“重建党”。这个过程分三个时期进行，每个时期都有其相应的政治战略：

1.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方略为指导，界定改造问题。

此时的问题是建设一个党来领导这条道路上的武装斗争，这就意味着农民和土地问题变得非常重要，把党的重心放在农村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决定性的思想政治路线问题围绕着当时所说的“立足于毛泽东思想”，围绕着“开垦和发展马利亚特吉”，而发展是其中的突出方面。仅仅收回他是不够的，主要有两个原因：毛泽东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以及秘鲁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阶段发生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及其在党生活各个领域的表现的斗争中，并以1969年1月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该会议批准了“党的重建”“在党团结的基础上围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当时所说的那样，现在是毛主义），马利亚特吉的思想和总的政治路线。”

2. 进行改造

这一时期是根据党的团结基础，以“重建党”的政治战略为指导的。1968年10月，贝拉斯科发动政变，担负起深化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在法西斯政治观指导下对秘鲁社会进行公司化，镇压持续上升的群众运动的任务。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反对右翼取消主义，这是一种试图通过公开的群众工作来摧毁党并将其推向法家主义的修正主义形式；在严格的政治层面上，这条路线提出了征用而不是没收土地，最重要的是否认政府的法西斯性质。当这些取消派无法接管党时，他们就倒行逆施，企图破坏党，这部分人开始保卫党。1970年2月发生分裂，该派别接管了党的领导权；从那时起，它领导了重建进程。第二部分是反对“左”取消主义的斗争，这是修正主义的另一种变体，它试图通过将党关在四堵墙后面来摧毁党，否认农民工作的重要性和任何群众工作的可能性，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群众工作和组织在法西斯主义下是不可能的。他们将法西斯主义简化为一个简单的暴力问题，更糟糕的是，将其简化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暴力，面对这种暴力，除了等待更好的时机外别无他法。他们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从而也提出了社会制度的相对稳定。他们说“这条线就够了”，没有理由进一步发展马利亚特吉，并质疑毛主义，吹嘘自己是“纯布尔什维克”。这种“左派”取消主义在1975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粉碎了。

在此期间，基于毛泽东主席的论文，我们对秘鲁社会的政治理解加深了，尤其是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理解。这个问题是理解和领导民主革命的根本。事实上，这一观念击碎了机会主义倾向，在假装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和斗争的同时尾随大资产阶级的一派，支持贝拉斯科的法西斯主义和社团主义计划、“改革”和措施，并继续今天非常有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也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对马利亚特吉的思想和总政治路线的理解首次综合了他著作中的五个基本点，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划定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关系，按照列宁主义者支持党的群众工作领域的标准制定秘密工作；因此，党创建了群众组织，以发展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

3.重建的高潮

这一时期是以“高潮打基础”的政治战略为指导的，即高潮重建，为开展武装斗争奠定基础。随着进程的展开，党的重建工作接近尾声，必须总结已取得的成就，确定和确定总的政治路线，继续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党的建设，重心在农村，确定武装斗争的具体内容，并通过开展农民工作奠定武装斗争的基础。左派为实现这些目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与右翼进行了激烈而尖锐的斗争。这种右倾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先是反对高潮，继而向总政治路线发起猛攻，贴上“极左”的标签，迅速反对发动武装斗争。然而，左派以坚定和智慧一再击败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另一种最终反对革命暴力、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党履行其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作用的修正主义形式。人民，为了无产阶级在历史使命中的前进。1977年4月，以“为开展武装斗争而建设”为口号的国家建党计划获得批准，左派击败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派高潮；1978年9月，左派再次彻底击败右派，批准了“重建总结”，批准了“马利亚特吉的总政治路线及其发展”，并起草了“武装斗争纲要”。最后，在1979年5月召开的第九次扩大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在“确定和决定”的口号下，通过了“发动武装斗争”的协议，彻底彻底地击败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党历史的一个长篇章已经结束，新的篇章已经开启：重建已经达到高潮，一个新的阶段即将开启，即武装斗争的阶段。应该明确而坚定地强调，在毛主席去世的这个高潮时期，党向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保证，它将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和毛的旗帜，并宣布“要今天是马列毛主义者就是马列毛泽东思想”（现在的马列毛主义者）因此，当华邓政变发生时，后者当然在一天结束时负责，党谴责这是反对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世界革命的反革命政变。

总而言之，秘鲁共产党被改组，成为新型的马列毛主义者，从而再次出现了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够带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这样，“定义和决定”可以被视为今天展开的人民战争的第一个里程碑。后来，党实现了第二个里程碑，准备阶段；拍卖党纲的时期、秘鲁革命的总政治路线和今天指导我们的党章程、关于革命暴力、人民战争和党、军队和统一战线的战略性政治问题的解决。作出如下决定：“用行动铸就第一连！让暴力在武装斗争的发动和发展中具体化，让我们用铅开辟新的篇章，用鲜血书写新的历史篇章。”我们党和人民，让我们用行动打造第一连！秘鲁，1979年12月3日。”秘鲁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战争进行到今天。

关于人民战争

八届中央全会以国际经验为宏大起点，正反两方面的教训都非常宝贵，主要把人民战争作为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结合本国具体情况，通过了“武装斗争纲要”。从本质上讲，该计划认为，秘鲁的人民战争必须发展为农村和城市的单一革命战争，农村是武装行动的主要战场，走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村。此外，出于社会和历史原因，尤其是它们对军事事务的影响，它考虑了山脉的重要性，尤其是从中部到南部地区以及首都的重要性。它还在整个拉丁美洲特别是南美洲以及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的背景下分析了秘鲁。根据这个纲要，党准备了针对两类问题的武装斗争：

1. 政治战略问题，确定人民战争长期和短期的内容和目标，以及必要的指示和军事计划，党、军、阵线三大工具的建设及其与人民战争的关系新的国家政权。2、武装斗争的开展是一个关键的、决定性的问题，党的领导层应当特别重视；以“发动武装斗争！”的口号为指导的“起步计划”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化了将采取军事形式的总体政治（每个计划都有指导它的总体政治路线）。其内容包括，一是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即发动武装斗争，抵制选举，煽动农民为争夺土地武装而进行的斗争，为新生事物特别是政权打下基础。；二、斗争形式游击、破坏、武装宣传鼓动、选择性清算；第三，武装分队的军事组织形式，有或没有现代武器；第四，时间表，计划的开始日期和持续时间，特定日期的特定同步行动；第五，“武装斗争！”、“工农政府！”的口号。和“打倒新的反动政府！”

人民战争的前两个阶段，定义和准备开始的阶段已经完成。1980年5月17日而不是5月18日，因为反应声称将其与选举日期混淆，其他人重复了秘鲁的人民战争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实际开始它，持续整个1980年，成功地经历了两次1981年的第四阶段“发展游击战”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今天。5月17日是一次政治打击，一次挑衅和深远的打击，它展开造反红旗，举起锤子和镰刀，宣告“造反是对的”和“枪杆子里出政权”，号召人民，农民（尤其是穷人）站起来，手持武器，点燃篝火，撼

动安第斯山脉，在田野和我们动荡的地理的每一个角落书写新的历史，推倒旧压迫的腐朽墙壁秩序，征服峰峦，手枪横扫苍穹，迎来新的黎明。一开始是简陋的，几乎没有现代武器；我们从小到大，从奋斗、前进、建设，从最初的微弱火种，变成现在汹涌澎湃、熊熊燃烧的大火种，迸发出革命的火花，把人民战争引向前进。

秘鲁国家发动了反革命战争，其武装部队实施了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宣传，梦想用墨水、纸张、谎言和诡计来粉碎革命战争。机会主义通过打小报告、派出“领袖”来煽动群众反对革命、宣传和煽动反对革命以及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和争取议会中的天鹅绒席位的投票发挥了作用。世界反动，超级大国，特别是扬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立即给予政府支持，并派出他们的顾问；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的大反动集团，他们的黑头邓、李先念等，率先站出来给我们定罪。不出所料，反应打开了它的地狱，释放了它的恶魔瘟疫和天启骑士反对人民战争；他们浑身是血，狂妄自大，吹嘘胜利和胜利，吹嘘惨败，吹嘘革命的挫折和退缩，吹嘘革命的回头和失败。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武装斗争和随后的种族灭绝是如何展开的？过去两年和人民战争第六年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以下是内政部长提供的数据：

这些数字显示了我们以及武装部队及其警察助理的行动每年都在增加；据阿普拉部长本人称，他们的政策方法甚至种族灭绝都没有阻止武装斗争的发展，至少就数量而言。然而，总数 6758 远非正确，首先是因为国家将人民战争的规模降到最低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革命战争采取的所有各种形式，例如武装例如，宣传和鼓动，也不包括在偏远和偏远地区进行的行动。想想看，即使是在利马省本身所采取的行动，一个星期都没有被报道，一般来说，沉默和谎言的掩护被用来维持所谓的公众平静和镇压势力的威信。在人民战争的六年中，全国 24 个省中除了两个省以外的所有省都开展了 30,000 次行动，只剩下亚马孙省和马德雷德迪奥斯省，甚至包括卡亚俄宪政区。

这些行动主要发生在秘鲁山区，主要集中在阿亚库乔、万卡维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地区。它们也发生在沿海地区、城市，尤其是首都，以及丛林高地和那里的重要城市；所以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进行。此外，这些军事行动的发展和数量持续提高：对武装部队反游击队基地的打击、伏击、战略村落的破坏、土地入侵、破坏性破坏、更高级别的选择性歼灭和武装宣传鼓动的加强——这一切都表明非常重要和深远的质的进步。应该明确的是，这六年的行动中，一半以上是在 1984 年 6 月至今，1980-1986 年的行动中，有三分之一是在最后一年进行的。这是明确而具体的现实。83-84 年的反革命战争及其种族灭绝和攻势的伟大成果是什么？显然他们失败了；连人民战争的发展都无法阻止，更不用说结束了。

下表 1 显示了秘鲁人民战争发展的四种斗争形式。主要形式是游击战，其他三种是游击行动的补充形式：破坏、选择性歼灭和武装宣传鼓动。可以看出，在该国开展的全部行动中，45.9% 是游击交战（城市中的分遣队和排和连在农村进行的战斗），而破坏活动仅占 11.2%，选择性清算几乎不到 8.2%，并且武装宣传鼓动达到 34.1%。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游击战争是我国人民战争的本质和核心；重要的是，在阿亚库乔、万卡维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地区，游击战争的比例达到了最高水平，达到 54.4%，目标是在所有地区，甚至在利马以特定形式发展游击战争。

显然，游击战争是武装行动的中心，其他形式只是补充和推动它，因为它是最直接旨在摧毁敌人的军事组织，特别是武装力量的形式。还值得注意的是，武装宣传和鼓动占行动的三分之一以上。这表明人民战争对政治教育和动员群众的重要作用；显然，这项工作主要针对农民，而在城市则针对无产阶级，虽然在农村主要以口头形式进行，但辅之以海报和插图传单等运动。这类工作在新领域最为突出，但在所有领域都受到高度重视，总体居第二位。就其本身而言，破坏活动排在第三位，其目的是对反动派进行经济打击，特别是帝国主义和国有经济、大资本和大地主。对于后者，打破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对农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最后，只有 8.2% 是选择性歼灭人民公敌的，不是针对那些在人民法庭上被群众直接定罪的人，就是针对那些欠下血债的不可救药的革命敌人，进行了屠杀、拷打、渗透、刺探等，这些行为

没有任何残忍，而是简单的权宜之计，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尽管如此，媒体还是将它们描绘成可怕的东西，笨拙地歪曲了它们并夸大了它们的数量。显然，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归咎于人民战争的怪诞行为是武装部队自己愤世嫉俗地实施的罪行，然后他们将这些罪行归咎于革命。

总之，该表清楚地表明了所有武装革命行动的游击性质，并表明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本质，是其主要方面和本质；因此，它完全驳斥了试图给该国正在进行的革命战争贴上“恐怖主义”标签的荒谬指控。事实上，正如我们自 1980 年以来一直在说的那样，那些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重复这个谎言的人只是在鹦鹉学舌里根和秘鲁的反应。秘鲁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全世界的注视下简直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民战争，任何有脑子的人都无法否认。

Ayacucho、Huancavelica 和 Apurimac 地区值得特别关注。这是分数第一次活跃起来的地方，总之是它的摇篮；此外，这里是战争最初发生的地方，在楚斯基，英雄人民，尤其是贫苦农民，在这里慷慨地洒下鲜血，点燃了人民战争的火焰，使之持续燃烧和持续升腾。该地区的群众遭受了最卑鄙和贪得无厌的种族灭绝；它是反动派集中其武装部队并执行其最周密计划的地方；在这里，反动派吹嘘他们的预期胜利和该地区如何“几乎”平静下来，只是后来面对革命的新攻势不得不食言，这永远不会阻止他们再次吹响胜利的旗帜。该地区的现状如何，近两年来该地区的革命战争如何发展？

下面的表 2 和表 3 显示，在过去两年中，该国总行动的 63.4% 发生在阿亚库乔、万卡维利卡和阿普里马克，此外还有 75.1% 的游击行动、43.3% 的破坏活动、74.0% 的破坏行动选择性歼灭和 52.0% 的武装宣传鼓动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的。那么怎么能说那里发生了人民战争的缓和呢？除了当局和军事首脑的主观和持续变化的陈述之外，没有任何依据，他们甚至从未提供任何形式的官方报告，而不是政府、联合司令部或政治军事司令部，尽管该地区 1982 年 3 月以来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之前在 1981 年初警察行动期间零星地处于紧急状态。清楚和具体的事实表明，该地区仍然是武装革命和武装反政府斗争的主战场。革命；当反动派妄想横扫人民战争时，人民战争抵制一切攻击，继续如暴风雨般以阿亚库乔为中心。几乎自武装行动开始以来，自从武装部队介入以来，并且通常与反动派的进攻和运动同时进行，咖啡馆战略家、文人、机会主义者、“Senderologists”和错误的或犹豫不决的革命者已经建议或断言不可能让人民战争在 Ayacucho、Huancavelica 和 Apurimac 地区继续进行，说我们应该放弃该地区并撤退到其他地区，以便正如他们有时所说的那样，“保留”武装斗争并在新的和更好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总的来说，正是这些人以“扩大民主空间”或“捍卫民主”的名义，或明或暗地反对人民战争。

我们深信毛主席所说的“一个地区在多次证明无法防御之前不应放弃”的伟大真理；既然共和国历史上最凶残的种族灭绝已经在这个地区迎战并克服了好几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推荐的撤退会使谁受益？简单而纯粹的反革命；拆除和解散人民战争最好和最成熟的堡垒对敌人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但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无论人们怎么反对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在阿亚库乔、万卡维利卡和阿普里马克继续顽强而自豪地发展，与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充满英雄气概，每天都在改变秘鲁的武装革命中写下新的篇章。社会，而且恰恰在最近几个月甚至在阿亚库乔市内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炸毁了该国最军事化城市的虚假和平展示，例如共和国卫队营房的汽车炸弹最近，在人民战争六周年之际，在国民警卫队第九司令部总部，一场爆炸震动了这座城市，并使所有镇压的武装部队和警察陷入混乱和恐慌。总之，你无法用手指遮住太阳：Ayacucho、Huancavelica 和 Apurimac 仍然是人民战争的伟大篝火和最勇敢的革命挑战。这些数字显示了我们行动的逐年增加，以及那些武装部队及其警察助理；据阿普拉部长本人称，他们的政策方法甚至种族灭绝都没有阻止武装斗争的发展，至少就数量而言。然而，总数 6758 远非正确，首先是因为国家将人民战争的规模降到最低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革命战争采取的所有各种形式，例如武装例如，宣传和鼓动，也不包括在偏远和偏远地区进行的行动。想想看，即使是在利马省本身所采取的行动，一个星期都没有被报道，一般来说，沉默和谎言的掩护被用来维持所谓的公众平静和镇压势力的威信。在人民战争的六年中，全国 24 个省中除了两个省以外的所有省都开展了 30,000 次行动，只剩下亚马孙省和马德雷德迪奥斯省，甚至包括卡亚俄宪政区。

这些行动主要发生在秘鲁山区，主要集中在阿亚库乔、万卡维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地区。它们也发生在沿海地区、城市，尤其是首都，以及丛林高地和那里的重要城市；所以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进行。此外，这些军事行动的发展和质量持续提高：对武装部队反游击队基地的打击、伏击、战略村落的破坏、土地入侵、破坏性破坏、更高级别的选择性歼灭和武装宣传鼓动的加强——这一切都表明非常重要和深远的质的进步。应该明确的是，这六年的行动中，一半以上是在 1984 年 6 月至今，1980-1986 年的行动中，有三分之一是在最后一年进行的。这是明确而具体的现实。83-84 年的反革命战争及其种族灭绝和攻势的伟大成果是什么？显然他们失败了；连人民战争的发展都无法阻止，更不用说结束了。

下表 1 显示了秘鲁人民战争发展的四种斗争形式。主要形式是游击战，其他三种是游击行动的补充形式：破坏、选择性歼灭和武装宣传鼓动。可以看出，在该国开展的全部行动中，45.9% 是游击交战（城市中的分遣队和排和连在农村进行的战斗），而破坏活动仅占 11.2%，选择性清算几乎不到 8.2%，并且武装宣传鼓动达到 34.1%。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游击战争是我国人民战争的本质和核心；重要的是，在阿亚库乔、万卡维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地区，游击战争的比例达到了最高水平，达到 54.4%，目标是在所有地区，甚至在利马以特定形式发展游击战争。

显然，游击战争是武装行动的中心，其他形式只是补充和推动它，因为它是最直接旨在摧毁敌人的军事组织，特别是武装力量的形式。还值得注意的是，武装宣传和鼓动占行动的三分之一以上。这表明人民战争对政治教育和动员群众的重要作用；显然，这项工作主要针对农民，而在城市则针对无产阶级，虽然在农村主要以口头形式进行，但辅之以海报和插图传单等运动。这类工作在新领域最为突出，但在所有领域都受到高度重视，总体居第二位。就其本身而言，破坏活动排在第三位，其目的是对反动派进行经济打击，特别是帝国主义和国有经济、大资本和大地主。对于后者，打破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对农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最后，只有 8.2% 是选择性歼灭人民公敌的，不是针对那些在人民法庭上被群众直接定罪的人，就是针对那些欠下血债的不可救药的革命敌人，进行了屠杀、拷打、渗透、刺探等，这些行为没有任何残忍，而是简单的权宜之计，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尽管如此，媒体还是将它们描绘成可怕的东西，笨拙地歪曲了它们并夸大了它们的数量。显然，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归咎于人民战争的怪诞行为是武装部队自己愤世嫉俗地实施的罪行，然后他们将这些罪行归咎于革命。

总之，该表清楚地表明了所有武装革命行动的游击性质，并表明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本质，是其主要方面和本质；因此，它完全驳斥了试图给该国正在进行的革命战争贴上“恐怖主义”标签的荒谬指控。事实上，正如我们自 1980 年以来一直在说的那样，那些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重复这个谎言的人只是在鹦鹉学舌里根和秘鲁的反应。秘鲁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全世界的注视下简直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民战争，任何有脑子的人都无法否认。

Ayacucho、Huancavelica 和 Apurimac 地区值得特别关注。这是分数第一次活跃起来的地方，总之是它的摇篮；此外，这里是战争最初发生的地方，在楚斯基，英雄人民，尤其是贫苦农民，在这里慷慨地洒下鲜血，点燃了人民战争的火焰，使之持续燃烧和持续升腾。该地区的群众遭受了最卑鄙和贪得无厌的种族灭绝；它是反动派集中其武装部队并执行其最周密计划的地方；在这里，反动派吹嘘他们的预期胜利和该地区如何“几乎”平静下来，只是后来面对革命的新攻势不得不食言，这永远不会阻止他们再次吹响胜利的旗帜。该地区的现状如何，近两年来该地区的革命战争如何发展？

下面的表 2 和表 3 显示，在过去两年中，该国总行动的 63.4% 发生在阿亚库乔、万卡维利卡和阿普里马克，此外还有 75.1% 的游击行动、43.3% 的破坏活动、74.0% 的破坏行动选择性歼灭和 52.0% 的武装宣传鼓动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的。那么怎么能说那里发生了人民战争的缓和呢？除了当局和军事首脑的主观和持续变化的陈述之外，没有任何依据，他们甚至从未提供任何形式的官方报告，而不是政府、联合司令部或政治军事司令部，尽管该地区 1982 年 3 月以来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之前在 1981 年初警察行动期间零星地处于紧急状态。清楚和具体的事实表明，该地区仍然是武装革命和武装反政府斗争的主战场。革命；当反动派妄想横扫人民战争时，人民战争抵制一切攻击，继续如暴风雨般以阿亚库乔为中心。几乎

自武装行动开始以来，自从武装部队介入以来，并且通常与反动派的进攻和运动同时进行，咖啡馆战略家、文人、机会主义者、“Senderologists”和错误的或犹豫不决的革命者已经建议或断言不可能让人民战争在 Ayacucho、Huancavelica 和 Apurimac 地区继续进行，说我们应该放弃该地区并撤退到其他地区，以便正如他们有时所说的那样，“保留”武装斗争并在新的和更好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总的来说，正是这些人以“扩大民主空间”或“捍卫民主”的名义，或明或暗地反对人民战争。

我们深信毛主席所说的“一个地区在多次证明无法防御之前不应放弃”的伟大真理；既然共和国历史上最凶残的种族灭绝已经在这个地区迎战并克服了好几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推荐的撤退会使谁受益？简单而纯粹的反革命；拆除和解散人民战争最好和最成熟的堡垒对敌人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但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无论人们怎么反对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在阿亚库乔、万卡维利卡和阿普里马克继续顽强而自豪地发展，与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充满英雄气概，每天都在改变秘鲁的武装革命中写下新的篇章。社会，而且恰恰在最近几个月甚至在阿亚库乔市内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炸毁了该国最军事化城市的虚假和平展示，例如共和国卫队营房的汽车炸弹最近，在人民战争六周年之际，在国民警卫队第九司令部总部，一场爆炸震动了这座城市，并使所有镇压的武装部队和警察陷入混乱和恐慌。总之，你无法用手指遮住太阳：阿亚库乔、万卡维利卡和阿普里马克仍然是人民战争的伟大篝火和最勇敢的革命挑战。

从这三个表中可以看出，武装革命只在利马大都会进行了其全部行动的 8.4%，而在那里进行了 17% 的破坏活动和 15% 的武装宣传和鼓动。这些数据反驳了反动报刊、军事首脑和政府当局所谓的革命在利马“撤退”或集中的说法，他们试图以此为他们声称革命在利马遭受沉重打击提供一些依据。阿亚库乔地区，一方面，另一方面对过去两年震动首都的响亮行动做出一些解释。对表一的分析表明，在所研究的两年时间里，利马 60% 的工作是针对武装宣传和鼓动的，23.7% 是针对破坏的，只有 3.8% 是针对选择性歼灭的。因此，从利马人民战争形式的百分比及其与该国其他地区的比例可以看出，关于革命后退的无休止的陈词滥调是毫无根据的捏造。关键是，由于资本行动的条件，大规模的经济集中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使得大规模的破坏活动成为可能，例如拜耳工厂或 Hogar 百货公司；可以破坏那里的大型中央国家机构，例如对政府大楼和联合司令部的打击；外国大人物来访，因此有时会出现大停电的情况，例如迎接教皇的那次；显然中央机关就在那里，所以有选择性歼灭的机会，比如海军少将庞塞·卡内萨。此外，这种反应立即加剧了反应之间的矛盾，以这位海军少将的案子为例，而由于媒体的集中以及国际新闻机构和各种外国代表的存在，那里的行动更难掩盖。因此，在人民战争中，首都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这一点上要借鉴一些国际经验；要加强组织工作，增强抵御打击、抵御渗透的能力，加强思想修养，能够面对任何风险，优先发展联系群众、联系街道、棚户区的工作。当一切积极的力量都发挥出来的时候，正是这些条件，而不是所谓的工作从其他地区撤退，才有可能在首都进行革命战争，把革命战争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范围和扩展。以“点燃篝火，传播火焰，发动群众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武装形式的斗争，让镇压激励我们前进”的口号，人民战争的传播是为了绘制一个指南针行动从西北与厄瓜多尔接壤的卡哈马卡省，一直延伸到秘鲁东南部与玻利维亚接壤的普诺省，贯穿秘鲁社会历史轴心和最落后贫困地区的山区，为了把这个领域变成革命战争的大战场，推进这场战争。实现这一范围是“大跃进计划”及其具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表 2 所示，28.2% 的武装行动发生在“其他地区”，即 Ayacucho-Huancavelica-Apurimac 和 Metro Lima 地区以外，26.2% 的游击战，39.7% 破坏活动占 22.1%，选择性歼灭占 22.1%，武装宣传鼓动占 33%。这样，人民战争就在该国的中部地区稳步推进，因为它的矿产、农产品和通讯以及交通干线对整个经济至关重要，因为它处于国家地缘政治计划的核心。同样，革命战争也在该国以山区为中心的北部以及瓦拉加河流域迅速推进。两者都是幅员辽阔的富裕地区，具有重要的经济潜力和持续增长的人口，尤其是北方。人民战争也在南方蔓延，同样集中在山区农村，一个极其贫困的地区，尤其是在爆炸性的普诺。这让现任政府非常担心，因为正是在他们计划建立“发展展示区”的地区，革命正在打击他们并破坏他们的计划。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新的或最近才开始的；它与人民战争本身一样古老，因为从准备战争时期起，这项工作就是根据国家计划构思和组织的，该计划根据重要性划分区域，根据具体情况给予每个区域适当的关注；当然这些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这场战争不是针对

一个单一的地区，而是针对几个地区同时但不平衡的发展，其中一个地区是主要地区（哪个地区可以根据需要改变），所有这些都在一个战略集中的框架内战术分散计划。

各地区的工作开展情况及其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1984年7月，瓦拉加河流域的瓦努科省和圣马丁省的卡塞雷斯元帅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置于第7政治军事司令部的控制之下。这种情况或多或少一直持续到今天。同年11月，在中部地区，在刚才提到的命令下，帕斯科省的 Alcides Carrion 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来蔓延到重要的矿业省帕斯科。在北部，武装行动震撼了卡哈马卡省、安卡什省，尤其是拉利伯塔德省；人民游击队推动的土地入侵使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动摇。总部设在第7司令部的警察部队和陆军以发动镇压作为回应，但仍坚持将该地区也置于紧急状态下，并要求武装部队全面介入。在南部，尤其是在骚动的普诺，警察哨所遭到袭击，例如圣安东，圣何塞和丘帕等城镇被占领，SAIS（大型国有农场 trans.）遭到破坏和烧毁，并且动员了10,000名农民武装入侵土地，目标是控制大片土地的 SAIS。这导致警方在圣罗曼省、阿桑加罗省和梅尔加省宣布“红色区域”；反动的呼声越来越高，支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武装部队进行干预。贫困、自然灾害和武装行动共同使普诺成为一座极具爆炸性的火山。

对于上述情况，我们还要补充说，接二连三的游击行动已经深入到阿普里马克省，直达其首府阿班凯的门口。至此，扩大中部山区的基本任务基本完成。今天，人民战争正在蔓延，穿过山脉向北延伸到卡哈马卡，向南延伸到普诺，从一个边界延伸到另一个边界，从厄瓜多尔延伸到玻利维亚。这个伟大的目标是通过坚韧、奋斗和热血实现的；它为正在进行的秘鲁革命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尽管这已经足够了，但还有更多：战斗不仅在山脉，而且在丛林高地，在两个关键地点，在库斯科、阿普里马克、阿亚库乔和胡宁省的战略交汇处的阿普里马克，以及在瓦拉加河地区，帝国主义和国家计划巨型企业的富饶地区。此外，斗争正在沿海地区展开，尤其是在其中部和北部地区，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在利马大都会本身，这座城市的战略重要性在于它是首都和人口的高度集中，与大多数秘鲁无产阶级及其社区和棚户区的大量穷人在一起。综上所述，人民战争不仅赢得了整个山区范围的扩张；它正在山区、丛林和海岸蔓延，奋力前行，建设新的，开辟未来。

为了完成这幅图，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杰出的动作。在阿亚库乔省，武装部队反游击队基地（根据战争部长最近的一份声明，该地区有70个基地）受到打击，例如在圣何塞德塞克和阿科马卡，打击了 Aqomarca 种族灭绝后阿普拉政府在该地区的试点项目；在 Llochegua 发生所谓的“Senderistas 投降”闹剧后，现政府对14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小村庄进行了强迫农民集结的袭击，这场闹剧的毁灭意味着将群众从反动的军事控制下解放出来；在圣佩德罗、埃尼蒙和其他地方对陆军、海军陆战队和警察进行伏击；交战，甚至反复交战，嘲笑武装部队围剿、歼灭士兵；破坏作为公司化基础的微型区域（政府地方经济发展项目）的建立；新的 Corbiza-Ayacucho 电网的27座高压塔被炸毁，甚至在正式启用之前就遭到破坏；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针对共和国卫队甚至 Ayacucho 市的 IX 国民警卫队司令部的汽车炸弹袭击。在 Huancavelica，秘鲁主要电力网络 Mantaro 输电线的6座桥梁和35座电塔被炸毁；Cinto 和 Vichincha 农业企业被夷为平地，土地被没收，牲畜被重新分配。在 Apurimac，该部门的武装行动新高潮，甚至包括首都 Abancay，Matara 发电厂和 Chincheros 的发电厂遭到破坏，并袭击了警察哨所。

在秘鲁中部地区，袭击蔓延并升级；伏击，例如在密歇根州对共和国卫队的伏击；Centromin (state mines trans.) 变电站及其蒸汽铲遭到破坏，使该地区唯一的露天矿瘫痪；破坏 SAIS Tupac Amaru；铁路桥炸毁，使 Huancayo 火车瘫痪数月，并阻碍了从 Huancavelica 和 Cobriza 运来的矿物；Huancayo 的破坏和骚扰暴露在外，并与 II Rimancuy 进行了战斗。在北部地区，打着“夺地！”口号的土地入侵。动员了160,000名农民，没收了320,000公顷土地（主要是牧场）和12,000头牛，其中大部分是头等牛，重新分配给了农民；破坏该国唯一的输油管道“Norperu”；在阿普拉的中心地带 Trujillo 的破坏活动，在阿普拉的全国生日庆祝活动期间由加西亚亲自主持，就在阿普拉“首都”的主要广场。在南部，尤其是在动荡的普诺省，上述行动旨在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动力。在瓦拉加河地区，袭击了奥卡亚库的警察哨所；对 Agua Blanca 治安乐队的袭击；大茶园被夷为平地；在拉

穆尤纳 (La Muyuna) 伏击共和国卫队；在 Alto Morona 与 UMOPAR（国民警卫队的农村机动巡逻队）交火，并在 Patayrrondos 与 30 人的陆军巡逻队交火。

在利马市，对大使馆的破坏，包括迄今为止对外国代表的最大打击，最近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使馆的袭击；破坏阿普拉的数十个当地办事处；在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访问期间，在政府宫前的武器广场中央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随后同一广场上的 Scala 商店被烧毁，引发了巨大的枪击事件，并使宫殿卫队陷入混乱；警察总部、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和国际机场的汽车爆炸案；通常的全面停电，例如 12 月 3 日以及去年 3 月和 7 月；Maruy 百货商店等火灾也发生在武器广场上，导致整个共和国首都进入紧急状态，并从去年 2 月至今在武装部队的授权下实行宵禁；选择性歼灭，包括在大选期间打击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警察以及最近一名海军少将，以及阿普拉组织秘书，这激化了反动阵营内部的矛盾，并引发了巨大的政治骚动和雷鸣般的威胁；6 月 7 日建军节，向加西亚主持的国旗宣誓效忠仪式遭到炸药的破坏，其中一个炸药距离官方检阅台仅 20 米，这表明尽管处于紧急状态和主要军事并且在过去的 24 小时内都有警察在场，革命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和需要的人进行打击。

战俘和直接支持他们的人的斗争值得一提。尽管这些斗争已经进行了好几年，顽强地、英勇地反对和克服酷刑、虐待、非人的条件、谋杀阴谋、报复、暗杀甚至种族灭绝，把反动的地牢变成明亮的战斗战壕，仍然进行了斗争去年年中以来的上涨应该特别重视。

1985 年 7 月 13 日，El Frontón、卢里甘乔和卡亚俄战壕中的战俘们开始了争取特殊战俘身份的联合斗争；他们以大胆的武士行动迫使 Belaunde 政府签署协议并承认他们拥有这种地位所暗示的权利。这场斗争令政府措手不及，并以惨败告终，将总统职位交接的时期变成了良好的政治优势。政府准备报复。新的阿普拉政府负责执行这项工作；当它开始拒绝接受该协议时，它几乎没有上任。一场艰难复杂的斗争开始了，政府想要花招，搞两面派。当这失败时，它策划并策划了 10 月 4 日的种族灭绝，在党的成立周年纪念日前几天蓄意发动，试图对战壕中的战俘和革命造成道义上的挫败。但卢里甘乔战俘不仅以英勇的勇气抵抗了种族灭绝的袭击；他们以自己的鲜血为代价扭转了局面，结果却适得其反地打击了政府本身，他们以阶级团结，尤其是其他被监禁的战士的团结，以狂热的革命共产主义热情和堪称楷模的乐观态度庆祝了 10 月 7 日。他们继续斗争，并再次正确地推进斗争，于 10 月 31 日迫使反动的阿普拉政府签署了它曾否决的协议，只是这一次是由上级当局签署的。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反动派也从未停止对人民儿女的阴谋诡计。政府提议将囚犯转移到大坎托，以进一步推进消灭他们的计划；面对这些，囚犯们发起了一场名为“揭露反动派并抵抗”的运动，表明他们坚决反对转移，即使以新的种族灭绝为代价，并有力地揭露了政府。这场斗争在 1986 年 1 月 15 日达到高潮，当时战俘家属与国民警卫队发生冲突，导致一名亲属被杀，另有 20 人受伤，迫使司法部长宣布“有不会转移到 Canto Grande，因为监狱不是为‘恐怖分子’准备的。”反对新种族灭绝运动的一个篇章结束了，但问题仍然存在：违反他们的公开承诺，忠于他们自己的反动本性，他们开始将新的囚犯转移到那里，而新闻界则要求更多的转移，而海军则压制游客。斗争仍在继续，新的篇章仍有待书写，正如我们在审视臭名昭著的六月种族灭绝时所看到的那样。凭借高昂的士气和久经考验的战斗力的战俘已经并将继续教导革命者如何能够而且必须将监狱变成发光的战壕。1984 年 6 月至 1986 年 6 月期间开展的行动表明，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通过六年在秘鲁农村和城市的不屈不挠的战斗，他们提供了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发展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让叛徒说出他们喜欢的东西。”

论建设新的国家政权

要完成对秘鲁人民战争的分析，我们必须处理新国家政权、新国家、根据地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质、政权问题、联合新民主主义专政，必须改造旧社会，使民主革命达到高潮，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保证向共产主义进军。我们将在三个工具建设的背景下讨论这一点，因为国家与党和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已经讨论了为什么党是必要的，以及秘鲁共产党是如何重组的，以便它能够承担起领导人民战争的任务；不过，需要简明扼要地考虑其在过去六年中发展的一些重要的进一步方面。1979年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备战问题时，党给自己定下了军事化的任务。具体而言，就此处需要讨论的内容而言，我们将党的军事化理解为领导人民战争所必需的变革和调整的集合，并将其理解为产生新国家和联合专政的主要斗争形式。改造社会，用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代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主义的统治，从而完成民主革命，并进一步在世界帝国主义和正在沉没并将沉没在战争中的反动派的框架内，攻击并力图摧毁一切新的和革命的东西，特别是一切无产阶级的东西，保卫和发展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维护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与世界革命的无所不在的联系，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共同战争的根据地要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从地球上扫除干净，继续走反复文化大革命直到共产主义的漫长道路。

正是在这些总纲中，我们设想了具体的人民战争的发展，以对抗同样具体的反革命战争，发生在帝国主义正在沉没的许多不同战争时代的框架内，简而言之，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巨大冲突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和反革命战争，最高形式的斗争和决定问题的斗争。从最广主义上看，只要有阶级存在，通过文化大革命向共产主义本身的推进，就会在作为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人民战争的阴影下，持续发展。因此，无论采取何种具体形式，我们党和所有共产党都面临着这种必然性，面临着这种前景。

具体到党的军事化，全党投入人民战争，全党投入；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中央决定的“我们的中心是战斗”。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同心建设，简而言之，就是以党为轴心建设军队，围绕这些工具，在人民战争中释放群众，建设新的国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首先把党员培养成共产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战士和管理者，以完成革命要求的三大任务。

群众工作必须通过人民战争并为人民战争而发展。领导是关键，必须有一个伟大的领导 [Jefatura]。两条路线斗争必须坚定不移地持续发展，以加强人民战争的党和其他组织。一个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问题是政治路线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对秘鲁社会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政治形势，主要是军事路线，人民战争以及如何领导它，特别是关于秘鲁战争的具体情况以及它如何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展开，同时不要忘记农村是主要的。最后，不可避免的是，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农民的比例很高，青年和妇女入党的人数相当多，这带来了一些明显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只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得到加强。

作为我们前进的最高点，人民战争使党更加坚定和明确地把毛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也是最高阶段，并肩负起“坚持、捍卫和运用马列毛主义”的任务，并进行斗争指挥世界革命，并意识到这有利于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此外，牢牢把握阶级观并将其与人民战争相结合，导致了贡萨罗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人民战争本身使得进一步培养党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成为可能。

在我们的武装战斗人员方面，人民战争、人民群众和党兴起了人民游击队这一新型军队，来执行党确立的革命的政治任务，担当政治任务。被无产阶级的国际经验所神圣化：战斗、生产和动员群众，这意味着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动员、组织和武装他们。按照“党指挥枪，决不能让枪指挥党”的原则，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农民军队。它的基础是思想工作，马列毛主义及其应用，即贡萨罗思想，党的总路线和政策；政治建军与建军相辅相成，党领导全军政治工作和全军群众工作。军事上，军队是根据人民战争理论和党的军事路线和部署建设的；它在城市中以分队和排的形式组织起来。农村的连和营始终处于政治和军事双重指挥系统之下，今天的口号是：“发展连，加强排，以营为目标”。人民游击队的建设也是基于列宁关于民兵的伟大论点及其警察、军队和行政的三个职能。军事训练的目的在于培养好战性，以便彻底和成功地开展行动。武装部队最初是没有武器的武装分队，因为正如列宁所教导的，不能以没有武器为借口不组织武装机构；后来他们尽其所能武装自己，包括炸药，这仍然非常重要，因为简陋和传统的武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尽管我们力图从反动势力手中抢夺现代武器，但我们遵循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教导，这是历史所证明的：“自有历史以来，革命战争总是武器不足者胜，武器不足者败。武器上的优势……如果一个人没有最先进的武器就不能打仗，那就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武装。”

拥有数千名战士的人民游击队已经证明了自己；它是在人民战争的熔炉中锤炼出来的，是新国家政权的中流砥柱。人民委员会形式的新政权、新国家、发展中的根据地和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形成，这是六年人民战争的最高成就。考虑到毛泽东主席关于国家的论点，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与统一战线密切相关，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我国机会主义选举“阵线”的传统。

中央委员会指示人民革命保卫战线只能在农村建立，以新国家政权的具体形式，以人民委员会为基础；而在城市里，正在建设人民革命保卫运动。人民委员会于 1982 年底成立，首先是在阿亚库乔，当时警察部队受到羞辱性的打击并从农村的大部分地区撤退。这些统一战线委员会具体体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即今天参加武装革命的三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些人民委员会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是新民主主义专政的具体形式，而新民主主义专政的政府制度又是以人民会议为基础的。现在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不参加革命，但它的利益是受到尊重的。委员会由代表大会根据三分之二规则选举产生。三分之一的共产党人代表无产阶级，三分之一的贫农代表农民，三分之一的中农和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与所有形式的新国家政权一样，委员会建立在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下并得到人民游击队支持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

该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这样称呼是为了强调他们受命执行特定任务，可以随时被罢免。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框架内，摧毁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主义，他们在各个领域组织群众的社会生活：组织生产，特别是农业和商业，这些都被引导到集体工作；司法、教育和娱乐，以及关注人民组织的进步和保障集体和个人的安全。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引入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数百个人民委员会及其所依据的根据地的发展，是随着游击战争的流动而发展的，因为它们主要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上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的产物。整体而言，他们都遭受了反革命战争的打击。因此，武装革命和武装反革命之间正在围绕新的国家政权展开激烈的斗争。例如，特别是在 1983 年和 1984 年之间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指出的是，在过去的两年中，人民游击队进行了 180 次反光复，并在激烈的争夺中夺取了 591 个城镇。总之，人民游击队与反动武装和警察的战争漩涡，就是新的国家政权问题，人民委员会的建立、保卫和发展问题，根据地问题和建设的继续推进问题。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的国家，它在风雨中散发并将继续散发光芒，像一支燃烧的、反抗的火炬，号召人民随着人民战争的烈焰浪潮前行，吞噬过去，奋发图强。永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开辟未来。

生命的代价是什么？群众对群众、种族灭绝和失踪的反动政策已经夺去了我们 11,300 人的生命。再加上武装部队和警察、警察、告密者、封建暴君死了 1,668 人，人民游击队阵亡了 1,738 人，到 1986 年 5 月，总共死了大约一万五千人。这是真相，而不是反动派为掩盖其险恶的种族灭绝政策而发布的篡改统计数据。

这就是秘鲁的人民战争。它的分析和理解需要解决四个问题：马列毛主义、党、人民战争和新的国家政权，这些问题的考虑使我们得出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结论：秘鲁的人民战争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正在颠覆这个国家；“老鼯鼠”深入旧社会的腹地，无人能挡；未来已经在我们中间，旧的腐烂的社会正在无可救药地沉沦，革命必将胜利。

人民战争万岁！发展人民战争为世界革命服务！荣耀归于马列毛主义！世界革命万岁！贡萨罗主席万岁！

1987- 提升、捍卫和应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秘鲁共产党 - 西班牙共产党 -1987 年 5 月 1 日

历史上最伟大的史诗，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最后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宏伟目标的历史阶级，在其英雄历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无敌意识形态的第一阶段；但是阶级斗争和十月胜利的革命风暴将马克思主义提升为马列主义；但革命的持续发展，人民战争和人民群众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世界动荡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具体体现在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中水平和反对当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再次从第二阶段上升到第三阶段，从马列主义上升为马列毛主义。所以，今天遵循无产阶级的思想，做共产主义者，就是做一个马列毛主义者，主要是毛主义者，只有这样才能在战斗的地方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服务，因为毛主义作为第三阶段是普遍有效，因此有必要提升它、捍卫它和应用它。

目前，国际阶级斗争向我们提出了三个矛盾：1) 被压迫民族——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美苏）和帝国主义列强；2) 无产阶级-资产阶级；3) 超级大国相互对抗，超级大国对抗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对抗。在这三个矛盾中，第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解决它的办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第二个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革命，从广义上讲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三是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和反革命战争、新的世界霸权掠夺战争的根源；就此而言，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美国和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苏联是目前直接争夺这一霸权的一方。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处于发展不平衡的革命形势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几十年里，开始了长远的战略攻势；其中，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将通过人民战争具体化，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从地球上扫除干净。

由于上述原因，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和决定性的重要性依靠共产党，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基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全能意识形态，马列毛主义。通过军事化为人民战争和在人民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党，在领导革命方面日益熟练，在反对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日益坚定。能够代表革命管理革命工具建设、党本身建设、革命武装力量建设和统一战线建设的政党，而不是靠混蛋的竞选机会主义。从马克思到毛主席，经过列宁，马克思主义始终彰显着党的举足轻重和深远意义；今天，共产党人前所未有地坚持这个伟大真理，感到它的必要性，并为它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而斗争，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没有马列毛主义者党，就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唯一的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毛泽东主席建立的人民战争军事理论，无产阶级领导的群众战争，是现在和未来，在旧时代战争时代的伟大命令。顽固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的世界秩序正在下沉，并将下沉。人民战争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1) 人民战争具有普遍性，这意味着它既适用于民主革命，也适用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当然要牢记每一种革命的特点革命的类型，更要牢记每个国家每一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情况；2) 普遍有效的人民战争是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回答，它意味着在当前和未来将帝国主义反革命战争转变为革命战争，转变为人民战争，转变为征服人民的战争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权（无论是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因此，对于共产党来说，问题不在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上，而是集中在人民战争上，因为只有从后者才能获得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

而今天，五一，国际无产阶级的日子，当我们沉思其宏伟的解放史诗和伟大的历史目标时；今天，当我们欢呼被压迫民族的动荡和毁灭性的革命运动，欢呼世界人民不竭不息的斗争时，我们呼唤、捍卫和运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因为只有这样，国际无产阶级才能通过其共产党领导对政治权力的夺取，并作为一个阶级解放自己。

荣耀属于国际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

秘鲁人民战争万岁！

提升、捍卫和应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1987- PCP 和 PCE 之间的协议

秘鲁共产党 - 西班牙共产党 -1987 年 5 月 1 日

1. 秘鲁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正式同意在共同的意识形态马列毛主义、共同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以及共同的目标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兄弟共产党关系。
- 2、我们两党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具体化，以发展公正、正确、稳定的关系为前提，保证充分发展，像战友一样互相帮助，我们将同其他兄弟的、平等的政党团结起来，为共产主义的发展服务。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在地球上发光。
3. 双方凭着充分的良知和绝对的把握，将马列毛主义提升为国际无产阶级真正的、不屈不挠的意识形态，并把毛主义作为其第三阶段和主要阶段；并郑重承诺，为使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指挥官和向导，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奋斗。
4. PCP 和 PCE 签署声明“提升，捍卫和应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5. 秘鲁共产党向西班牙共产党致敬，并支持它为西班牙国家无产阶级提供一支有组织的先锋队以夺取政权的斗争。西班牙共产党为秘鲁共产党欢呼，支持它成功领导的人民战争，突出了这场战争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
6. 我们赞赏双方的第一次会议非常成功，这不仅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必然对我们的任务和共同斗争具有超越性；我们表示决定将这一开端转变为富有成果的发展，未来的会议将对其进行评估和具体化。
7. PCP 和 PCE 认为有必要和无可回避的重要性重新组合共产党人，坚定和一贯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追随者，那些支持世界革命的人，支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旧压迫秩序的崩溃，为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粉碎各种修正主义；综合起来，那些为共产主义不屈不挠地斗争的人。PCP 和 PCE 代表未来共产国际的斗争，以马列毛主义为基础，主要是毛主义；他们认为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雄鹿，只要它坚持自己的立场并遵循公正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它就会为这个方向服务。

1987 年——为党为革命献出生命

百姓取之不尽之胸，以俭食养之，以行之；阶级斗争塑造了他们的思想；党作为第一和最高的社会形式，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良知，用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武装了他们，通过将他们组织在人民游击队中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并把他们和贫苦群众一起熔炼农民，在人民战争不灭的熔炉中锻炼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成为战俘后，他们从未屈膝，在激烈的斗争中坚持战斗、动员、生产。他们将破旧腐烂的秘鲁国家肮脏的地牢改造成闪亮的战壕。

人民战争的粉碎性、针对性强和无情的打击及其不可阻挡的前进激起了反动派的鬣狗内脏，在阿普拉政府浮夸和不安的噩梦中回荡着持续的鞭打和强硬要求，这个政府今天已经是法西斯和社团化，在领导他们的学徒煽动者“元首”的肆无忌惮的野心中更是如此；因此，反动派、政府和现在种族灭绝的加西亚佩雷斯梦想着嗜血和黑暗的计划，以进行毁灭性和决定性的打击，从而导致人民战争的粉碎。战俘起主义是在全世界公开揭露和谴责这些大规模屠杀的险恶计划，以保卫革命和他们自己的生命。武装部队和镇压机构根据政府命令实施了骇人听闻的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并获得了全权委托，充满了对人民的盲目仇恨和不正当的杀人狂怒，被同志、战斗人员和儿童的凶猛、不屈的钢铁抵抗粉碎了广大群众提出了

思想、勇气和英雄气概，勇敢地在一场热烈的、好战的挑战中表现出来。但是，如果这只反动的野兽为了强加基地的和平而饮血至饱，那么那些被可怜而狡猾地缩短的生命就会变成不朽的生命，形成了在埃尔弗龙通、卢里甘乔和卡亚俄闪闪发光的战壕的不朽三部曲，历史地标将越来越多地宣告英雄主义日的伟大。

本应具有毁灭性和决定性的打击最终落在了那些制造它的人的头上，并击垮了法西斯主义和社团主义的阿普拉政府以及担任总统的人，这违反了他所在国家的法律规范，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声望的巨大损失，他们还无法自拔。战俘以生命为代价的起义，为党和革命赢得了道义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伟大胜利。更重要的是，他们显著地帮助成功完成了带有金印的大跃进，并为发展根据地的新计划奠定了基础，其第一次战役是秘鲁国家迄今为止最大的挫折，并取得了人民战争在国内外产生了最广泛的影响。就这样，战俘就像历史上的伟大群众一样，在坟墓之外继续赢得战斗，因为他们在我们内心生活和战斗，赢得新的胜利。我们感受到他们生机勃勃、不可磨灭的存在在闪耀和悸动，教导我们今天、明天和永远如何为党和革命牺牲生命。

荣耀归于英雄主义之日

秘鲁，1987 年 6 月

贡萨罗主席

1987 年 - 荣耀归于英雄主义日！

LTC Canto Grande -1987 年 6 月

一年前的 6 月 19 日，英雄日，来自 El Frontón、卢里甘乔和卡亚俄监狱的战壕战俘发动叛乱，提出了马列毛主义、贡萨罗主席的贡萨罗思想的基本真理“叛乱是正当的”，反对发展中的种族灭绝政策，捍卫革命和他们的生命，要求非常公平和理性的申诉。

共产党人和人民游击队战士和群众儿女英勇战斗，封印了英雄主义、英勇无畏的里程碑，表达了以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类，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战争才是能够产生，通过它，他们具体化了不朽的英雄主义日，他们宝贵的鲜血结出了我们伟大史诗人民战争的果实，像闪闪发光的不朽旗帜和永不枯竭的战斗口号一样升起，将我们带到不可避免的最终胜利：共产主义。

凭借这一光荣的行动，我们的共产党在贡萨罗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政治、军事和道义上的伟大胜利；成为征服基地宏伟计划的决定性行动，使反动的阿普拉政府及其负责人艾伦加西亚陷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最严重危机，迫使他界定自己的困境并制定他的企业法西斯政策并在政治上孤立他。

我们共产党再次证明了它是一个新型的军事化政党，它的指导思想马列毛主义者，能够抵挡种族灭绝，继续战斗；证明这一点的是，幸存的英雄和新战俘在法西斯坎托格兰德监狱用锤子和镰刀举起红旗，将监狱变成了光辉的战壕。

今天，我们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效仿人民英雄的光辉榜样，发展为世界革命服务的人民战争，同时完成贡萨罗主席制定的克服政治犯和战俘状况的路线。我们怀着历史乐观的态度确认我们在新计划的种族灭绝之前做出的英勇抵抗的决定，我们将与之抗争、抵抗和击败，从而为我们的共产党、人民和人

民战争服务，以成功完成新的伟大计划发展基地，今天由“通过建立历史里程碑而达到辉煌”的胜利政治领导。

贡萨罗主席万岁！

荣耀归于英雄主义的时代！

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万岁！

共产党万岁！

发展为世界革命服务的人民战争！

逝去的英雄永恒的荣耀，革命万岁！

附录

1987- 贡萨罗主席的哲学研讨会 (笔记 1987)

[《批斗会》编者注：我们在下面发布了贡萨罗主席 1987 年哲学史讲座笔记的非官方翻译，从 vnd-peru.blogspot.com 检索。

该讲座最初由秘鲁新民主协会出版，作为他们在 2018 年庆祝卡尔·马克思 200 周年的一部分。我们将其翻译并发布在这里，因为这个来自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的哲学史的宝贵总结还没有英文版翻译，也是为了呼应捍卫贡萨罗主席生命健康的号召。

自从被关押在卡亚俄海军基地的地牢中以来，贡萨罗主席面临着双重攻击：来自试图消灭他的秘鲁反动派，以及试图让他闭嘴和歪曲他的秘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叛徒。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试图通过消灭人民战争的领导层来摧毁人民战争。贡萨罗主席也是现存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他是第一个把毛主义定义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新的最高阶段的人，对毛主义必须适用于我们自己的情况作出了普遍的贡献。我们因此再次呼吁，保卫贡萨罗主席的生命就是保卫毛主义。

我们已经翻译并用我们自己的原始出版物中更复杂的图表替换了。]

贡萨罗主席的哲学研讨班（笔记 1987）

参考课文：

- 辩证法导论 F. 恩格斯。
- 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F. 恩格斯。
-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F. 恩格斯。
- 列宁的卡尔·马克思选集第二卷。

许多人认为，构成人的思想的是数学。人们不能再那样想了。其他人提出逻辑。数学和逻辑都不是构成人类思维的系统。它是哲学，是通过不同阶段和生产方式获得知识的过程。

在处理支配人类发展的规律时，列宁甚至确立了哲学是一种明显的政治需要。“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哲学。”列宁着手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研究哲学的全过程。他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科学。

——《哲学笔记》列宁。

—第四卷“论实践”和“论矛盾”。毛主席。

没有哲学就没有党。

哲学的过程：拒绝哲学只能从希腊世界得到的标准。后来的研究表明，这是一种偏见、蔑视他人的思想。在中国、印度加工。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努力了解事物的基础，事物的原因。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伯来人：有发展过程的地方，仍被视为前哲学；发展过程从最早的时候就被否定了。与他们自己的宗教：埃及人认为水是原始原则，是生命的象征，但他们不知道尼罗河从何而来；尼罗河扩张时留下一些岛屿，精神在其中发展。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精神和物质。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

希腊人提出了更发达的哲学，将其与市场过程、货币的出现和科学联系起来。泰勒斯预言了第一次日食。埃及人通过实践知道数学问题；是希腊人解释和证明了事实。科学知识的进步和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商人和农民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在民主之前有独裁过程的“希腊民主”。它旨在让我们看到（那个）哲学是在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的阶级之外发展起来的。

唯物主义学校。Arche：本源，事物的本源是事物的本源：事物的开始是水，它是万物产生的法则。原始的混乱和事物的秩序。埃及人已经说过了。他进行了调查并在岛上发现了贝壳（化石）。另一位思想家说，起源是空气，总是物质起源。赫拉克利特：他说万物的起源是火：物质现实因此是唯物主义的。战争是万物的起源，是两个对立面的斗争，从这个斗争中我们有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一切都是永恒的流动，没有人会在同一片水域中沐浴两次。这里我们有辩证法。天才的直觉。其中我们只剩下短语，仅此而已。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就是全部。天才的直觉，但不是基本原理。哲学的矛盾是反对宗教的。它脱离了宗教。唯心主义出现。巴门尼德否认辩证法，并作为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立场出现：他有两个脑袋，一个肯定，另一个否定，不推理。他说万物的本源是有：是绝对的存在，包罗万象；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参与存在。

存在没有运动；如果它要移动，那就是非存在。当时的人无法反驳这一点。

唯物主义从先验物质和知识过程开始。

首先是唯物主义者，后来是唯心主义者。

德谟克利特：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原子论：不能分裂的东西。最小材质实例。存在的一切都是无法破碎的小粒子，永恒的，持续运动的。因此，他驳斥了巴门尼德的无限可分性会导致不存在的唯心主义理论。直到1900年，原子的不可分性才被驳斥。

知识是头脑中原子的反映。臭气交织在一起，这反映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从中产生了错误。他提出人是社会发展的。城邦的组成部分。这反映了他在自己城市的所见所闻。奴隶制是有害的，因为它贬低了人，因为它贬低了人，不允许他发挥自己最好的一面；自由与之对应。人必须是自由的，才能进入道德领域，才能知道什么能让他自由地生活。[德谟克利特是]古代唯物主义最伟大的倡导者。

唯物主义总是随着对人的理解和尊重而发展。它的思想对社会和统治阶级的标准有害；所有唯心主义标准都与商人和奴隶主有关。诡辩者争辩说，人可以接受教育，从而提升自己。人是万物的尺度。在苏格拉底身上，我们看到希腊人是如何极端社交的；个人主义没有发展。

柏拉图：与贵族有联系，非常富有，系统化了所有唯心主义思想。他认为有表象和真实存在，感觉是骗人的，表象是观念，世界是物质：

事物的现实参与了想法。他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理念：善、美和真，这三者是由存在来维持的。思想共同参与理论。他提出了在埃及有先例的柏拉图共产主义：一种反动的共产主义。他明白财产会产生斗争。对他来说，民主秩序是有害的；他想到了精英政府。对他来说，教育是有害的。他明白这一点，因为贵族正受到商人的攻击和摧毁。社会：一群根据受教育方式分类的工人：工人、战士等。还有一群精英（法西斯主义）。[他拒绝教授] 音乐，因为它会腐蚀人。他摧毁了德谟克利特能触及到的每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弟子。他告诉我们唯物主义者的一切想法，批评柏拉图，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科学和社会知识。亚里士多德立足于科学知识，批判柏拉图：

世界事务

事物存在，但它们具有物质现实和形式；如果他们没有形式，那么他们就会感到困惑。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具有物质性和形式。亚里士多德从真实的基础上得出唯心主义；他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他开始处理概念和形式，本质：物质和本质。有一个基本的现实，一个印记运动的高级本质，因为有一个原动力，上帝，知道自己的词。他巧妙地达到了唯心主义。事物确实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亚里士多德谈到了思考自身的思想，而这种自我思考正是推动现实的动力。

作为具体的现实，物质没有运动；移动的是想法，先行者（原引擎）。概念辩证法。积极的一面是物质存在。这是柏拉图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学校：

罗马人永远无法克服这一点：新柏拉图主义是等同于神秘主义的颓废主义（普罗提诺）。教会不能隶属于柏拉图主义。

中世纪。哲学开始发展为理性的辩护。由于阿拉伯人，正是通过他们，希腊哲学开始为人所知，人们开始了解亚里士多德主义。阿拉伯人制定了唯物主义标准，将哲学与神学区分开来。哲学研究地球，神学研究天堂。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是有影响力的人。

现实主义者和唯名主义者。

实在论者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论题：事物的实在性和观念也是独立存在的。

唯名论者不过是空口无凭，没有实际内容，是从事物中提炼出来的派生词。宗教思想面临挑战。

Peter Abelard：开始处理形式逻辑，演绎逻辑的创造者。他以辩证的方式处理逻辑（辩论、讨论）。他对法国思想非常重要。他攻击宗教。马克思认为唯名论非常重要。

Duns Scotto 非常重要，他是方济各会会士。现代唯物主义的根源就在这个人物身上：如何与宗教作斗争？圣餐。

学校：

唯物辩证法

形而上学唯心辩证法

有多少次和多少人领受圣餐？将没有基督的身体留下。所有反对的人都死了，这是一个非常暴力、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喜欢把哲学家描绘成文员；现实并非如此。毒与刀一直是哲学争论的方式。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托马斯主义，（奥古斯丁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加入多米尼加教团的意大利人。阿尔贝大帝的弟子：他主张人们可以理性地理解天主教。理性并不反对神学。这是基于变形的亚里士多德；这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发展，它要低得多。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存在与理性》（伯特兰·罗素）。在他的一生中，他受到教会的迫害，这是根本性的。（Ockham 和 Scotto 一起驳斥了 Thomism）。

随着资产阶级（弗朗西斯·培根）捍卫经验（新工具），哲学进程开始展开。他发展了一种将为科学服务的归纳逻辑。他说他的思想包含了人的思想（他承认神学，但它是独立的）。

笛卡尔（1596-1650）是耶稣会士的门徒。他明白在一个人身上肯定的东西，在另一个人身上被否定的东西；科学没有坚实的基础（允许将几何学用于代数分析的笛卡尔坐标）。他是世界物理学、物质物理学的学生；他接受了德谟克利特的思想。他是那个领域的唯物主义者。他提出了有条不紊的怀疑（这不是质疑知识的怀疑主义类型，不相信知识）你必须怀疑才能获得明显的知识。他提出了视觉的欺骗。感官会欺骗，你无法相信感官，但有些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我不能怀疑我的存在：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我怀疑，故我存在。无论现实如何，都有一些不可否认的东西。我思故我在。显而易见的真理，在其存在之前毫无疑问。我存在，我的思想存在。你通过你的想法看到现实。

我有想法，那是因为上帝存在，他给了一切。一切都存在，因为上帝存在。笛卡尔在发展科学时是唯物主义的，而在发展形而上学思想时，他转向了哲学“我”，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由此开始。

唯物主义学派反对德谟克利特。

德国哲学：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

17-19 世纪（1830 年）。150 年左右。

路德教：清理教堂的马厩。

德国给出了唯心主义学派最先进的思想。莱布尼茨：伟大的数学家。发展逻辑，重新思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他没有传播他的想法。他发展了一种理性主义。逻辑分析是可能的。带有符号的逻辑可以像在数学分析中一样处理它。一组公理，经过计算，可以解决所有绝对真理。单子理论：封闭实体。他们通过一扇小窗交流，理想，自我运动。动力学问题，但这是概念性的，因为它是唯心主义的。他致力于分析人类知识，将数学和物理联系起来。

康德（1724-1804）。他专注于知识问题。纯粹理性批判。他提出现实只是作为一种现象而存在，作为出现的东西：光所显示的东西。他建立了现象之间的差异。事物的一部分出现了，而另一部分，即事物本身，却没有出现。物质存在但未知。他在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但有一部分是不认识的。分析事物，我们有感觉，我通过感觉来把握。

阐述概念

类别：知识的逻辑系统。我只知道现象，事物本身逃脱了我的知识，知识变成了纯粹理性（PR）的阐述，是主体和客体（事物）之间的阐述，但主体是最重要的。有一个我可以知道的现实，另一个我不能知道的现实。事物允许自己为人所知。

康德之后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消解物自体；自在之物是自在之物的详尽阐述。它从唯心主义到超唯心主义。康德通过理解来认识。实践理性批判：当他分析灵魂时，他想到了自由，而这只能在上帝那里获得。自由、灵魂和上帝的怀抱。他命令对知识的理解，表达唯心主义（理性）的局限性。为什么说上帝存在？为了说明万物有始有终，要找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上帝，但是说上帝是原因的时候，上帝的原因是什么？同样的论点驳斥了上帝的存在。

黑格尔：他问自己上面列出的是什么。康德的意图是从他的“我”中认识现实；他不专注于目标。问题是从目标出发。黑格尔分析哲学的过程，他认为所有的哲学家都在他之前。所有其他民族对他来说都不存在，他们什么都不是。他发展了一种辩证法理论，可以理解物质的整个过程（他的问题是它是唯心主义的）。过程在矛盾中展开，展开就产生了量与质、表象与实相的问题。他将辩证法理解为概念、观念之间的矛盾过程。他会否认他自己的辩证法的应用。他说有一个绝对的想法。绝对观念是客观现实，其过程只是观念层面的矛盾。这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但没有从物质出发。这个想法是由与物质矛盾的过程本身来判断的。作为精神本身，它开始展开，直到它产生人，精神成为自我意识，精神自我否定。人：社会、知识、科学、艺术、宗教、民族，进而产生国家。国家改造自己，一个伟大的转变，最终成为精神，上帝。绝对理念：

这对唯物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认识，但却是唯心主义的。两部分，它的唯心主义——一次性的——和它的唯物主义是可以接受的。

法国的唯物主义过程：狄德罗。永恒的物质，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他甚至提出有一种内在的自我运动来驱动物质，但没有解释原因。但马克思主义者哲学的前身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死后出现了分裂，有人开始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我们感兴趣的是费尔巴哈。他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不区分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导致他抛弃了黑格尔。宗教面前的异化现象（alienation, enajenación, 是黑格尔的词）不是马克思的论题，这将年轻的马克思与刻薄的马克思[amargo]区分开来。马克思拒绝它，因为解决办法是革命，解放。

黑格尔：工作使人脱离了作为思想存在者、民族存在者的本质。

马克思分析了异化的原因。

费尔巴哈认为，在异化之前，中心是人，而不是上帝。这种关系是爱、慈善、为他人着想、母性：这是一个自我与另一个自我关系的主观主义立场。没有基督的基督教。重要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了一场反对费尔巴哈个人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发展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过程。马克思得到发展，恩格斯得到传播。费尔巴哈提纲构成了以下基础：

第一：历代唯物主义的缺点：没有考虑到实践。早期的唯物主义已经发展成为经验主义或将现实视为被动的东西，不了解物质如何运作以及人如何通过他的工作改变现实（把握现实）。一切经验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立场。假设：理解现实并改造它。

第二：实践与真理，实践证明真理。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他从未将感官知觉视为一种转化能力。他稀释了人类本质中的宗教本质，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无法理解社会世界，社会关系。

第三：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用的。人类的思想被一系列神秘主义所误导。只有了解实践才能扫除玄学。由于他们不了解实践，他称之为沉思唯物主义。公民社会：它最先进的是对制度的研究，这是支撑它的根本。改造世界：哲学家所做的不过是思考世界，但问题是改造它。

他用这份文件划定了营地。

在一个新的位置上重新思考他之前的想法。新的标准被提出来形成新的意识形态。这样就构成了社会的经济过程。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因为所有早期的革命都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

所有哲学在其漫长的旅程中都发展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理论。他们正确地批评了中世纪。一场没有看到现实就想解决问题的争论。他们可以很好地看到发展里程碑。他们肯定了他们响亮的唯物主义立场。获得唯物主义需要一个源自矛盾的运动过程。

阿尔都塞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认为，科学首先发展，然后飞跃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现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们开创了唯物史观，进而开创了辩证唯物主义。根据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哲学的发展悬而未决。从头到尾都是愚蠢的。

柏拉图和康德都是唯心主义者。阿尔都塞否认自 17 世纪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科学过程。自 16 世纪末以来，人们认为地球是会变化的东西，是一种运动形式。辩证过程。化学：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之间没有中国墙。生物学：发现细胞，在动物中看到过渡形式：作为链接。进化论。因此，科学作为过程、发展与形而上学决裂。阿尔都塞无法否认这一点。因此，科学需要辩证的解释。黑格尔把辩证过程放在首位。马克思所做的就是将其放入材料中。这是以前从未做过的。辩证唯物主义能够通过人对物质的作用而进入认识和转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受到质疑；物质是在实践中转化的。

剥削阶级产生的意识形态是颠倒的，因为它对历史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我们的思想是科学的，因为它是经过实践验证的真实反映，是阶级性的真实反映。阿尔都塞的理论导致了新的超现实主义，使康德和斯宾诺莎的理论融合成为可能。它需要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这个过程有 2500 年的轨迹；它有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其中最好的已经聚集，导致马列毛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应用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对社会的科学认识。

已经有一个过程来证明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所作所为是在经济上批判社会”，攻击者如是说。意识形态产生于经济基础，产生于社会。思想和支持思想的行动问题并没有被抛在后面。

辩证法：恩格斯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人：三个定律。矛盾的统一与斗争，飞跃，否定的否定。他们明白第一个是主要的。如果他们不理解辩证法，他们就无法发展《资本论》。这不是一个圆圈；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会持续发展。这将我们与所有封闭的哲学过程区分开来。

黑格尔是不一致的辩证法，而我们始终是辩证法。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念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知识永远不会枯竭；这是一个越来越接近真相并丢弃新错误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否认：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坚持和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射理论。产生意识的一组反射。反映是物质、行动和反应的特征。意识成为物质特性的一个漫长过程。原子。1900 年一位德国物理学家指出，有极少量的物质就可以实现飞跃，量子理论，以此核理论为开端。爱因斯坦提出的是一种新的时空理论。

牛顿：

有两个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实体，他的意思是空间和时间是相对的。实验表明，在高速下会有所减少。问题是时间和空间根据速度而变化，两个绝对的变成两个相对的。以更广泛的方式移动的物质。量子物理学打破原子，否定物质，列宁说我们开始认识初级粒子。运动中的物质有定量和定性的形式，我们正在看到新的物质形式，因为物质是永恒的运动。列宁否认事已解散。

哲学的党派特征和反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斗争。量子物理学将为否定唯物主义腾出空间。如果我们知道电子的速度，我们就不知道它的位置，那么因果关系就被否定了：这有两个含义，它表达了因果之间的相关性，另一个是可预测性问题。因果与可预测性混淆了，但因果仍然存在。基于可预测性，他们否认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发现的是偶然性[casualidad]，发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物质。物质的新形态，新形式。

从内侧相交的两条平行线加起来小于两条直线。第 5 个假设。预设。平行线的几何。（三角形） 180° ，许多世纪以来，这被认为是唯一的几何形状。

空间

物质→时间

高斯表示没有证据证明，谁改变这个公设就会产生另一个几何。当圆锥曲线出现时，他们发现它是不够的。莱曼几何。 180° Lobachevsky-Bolyai 几何。（绘画）。

之前我们谈到了一个平面空间，一个弯曲的空间，另一个凹陷的空间。因此，物质有多种表现形式。凸的、平的、凹的？（未来的发展）。

与其质疑他们所做的，不如确认。物质是无穷无尽的。将开发多少进程。永恒运动中的物质永恒（理解为最基本的可能问题）。如今，物质被认为是虚无的中断。什么是虚无？将空间与物质分开。约旦。虚无是空间，空间是物质的形态。

宇宙进化论：发现有高速运动的恒星：所谓宇宙膨胀，达到宇宙的聚点。他们说，这表明有一个开始，因此它不是永恒的，其次，它有一个限制。他们说，在没有宇宙之前，创造的最初时刻。这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环境已有 15,000,000,000 年的历史。也有人说它有六十亿年的历史；事实表明，我们所知道的那部分宇宙或多或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正在做的是概括我们所知甚少的知识。对部分的肯定不能对整体的肯定。它的目的是（罗素）通过后门引入神性。

运动有定量和定性的方面。

资产阶级哲学进入了明显衰落的过程。卢卡奇认为，矛盾不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而是非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这造成了资产阶级哲学的严重危机。

柏格森：发展了一种充满催泪的形而上学。

尼采：超人论，非凡之笔。寻求摆脱帝国主义出路的理论。基于优胜者及其支配地位的道德理论。有特权的人和胆小的人；它旨在反对基督教，试图重建领主的道德。基督教混淆了善与美德。基督徒是最有能力、最坚强的。这是纯粹的种族主义。

在 1920 年代，它试图重新启动。新实证主义者：出现在维也纳圈子：实证主义，资产阶级首领的反动反应。它提出了相信实证科学的必要性，否认现实中规律的存在，并提出现实是我们阐述的事物，知识。新科学是一种宗教信仰，最好的世界是资产阶级世界，问题是秩序和进步。

新实证主义者：从现象开始，导致科学主义。它是阐述科学、法律体系的学科，属于逻辑的发展。

开发源自科学、数学的系统。

毕达哥拉斯：他提出事物的本质是数字，一切都可以测量，柏拉图对此进行了发展。所有的知识都被简化为公式。缺点是用公式代替现实；事实上，数学来自物质现实。圆圈从轮子里出来；它认为数学是现实的替代品。（用积分而不是积分代表的东西——钻头在墙上打洞）。逻辑：他们开始分析，他们争辩说语言是不够的，有必要用符号代替它，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你必须简化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积极的，它使我们发展了逻辑，符号逻辑。他们谈到验证标准、真理证明。它最终不是分析物质，而是分析物质的分析（逻辑分析）。

维特根斯坦。最一致的新实证主义者。“我不能谈论世界，你可以问我如何解释世界，世界是不可知的，我能谈论的是我对世界的了解，我不能谈论其他系统，因为我不认识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闭嘴，你什么都不能说。一个达到不可言说的。安静。神性，沉思的极限”。上帝在望。科学家和分析科学，逻辑主义。绝对否认知识。罗素，伯特兰。古时的同志，Nunme 和 Rosses，他们的分析导致知识的消亡。

他们都得出了不可知论。数学原理。现代逻辑的创造者。柏拉图数学主义，逻辑主义者，柏拉图朴素神秘主义“我到现在为止所说的一切都是无效的，我不知道我现在所说的是否有效”。

分析，他们停留在拆解上，没有到装配上去；他们不做任何综合。然而，当我们认为我们在用有限的术语思考并且他们一直在清理哲学和科学时，他们发现了允许我们前进的悖论。知识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有一个综合的时刻，它再次开始扩展。拆除科学的概念，一切都进入了危机。无产阶级将确立这些新原则。拆迁的过程还没有结束。有一个阶级正在消亡，它的原则也随之消亡。混乱是结果。

存在主义：海德格尔。1920. 分析存在，造物主上帝。哲学必须关注事物的存在。人是存在的表现，他来自虚无，又归于虚无。他不知道他的存在，他来自哪里。在他的旅行中充满了痛苦，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有两种态度：面对或逃离这种痛苦。问题是面对他的痛苦，面对他的死亡，为死而存在，也就是人的身份，为死而活。它为纳粹主义服务，它是一个正在消亡的阶级的表现。哲学颓废的表现。

萨特：他是同一所学校的。人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寻求存在并寻求依附于某种东西来表达他的存在，人将一切化为虚无，寻求依附于事物，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在另一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变得虚无（Auhilar）。另一种出路是爱，但也是同样的情况，那就是有神，但神不存在。然后还有你自己的自由，这就是解决办法。你只有生或死的选择。悲观，没有出路，自由是社会发生的一种关系。

马塞尔：人从上帝而来，又归向上帝，那么问题就是到达上帝那里。这些都是阶级走投无路的表现。

新托马斯主义：马里坦。教会仍然在托马斯主义。天主教思想家考虑到哲学中科学的发展来调整托马斯主义。欲取封建观念，可见教会思想贫乏。它生来就死了，因为它是一种已经死了的哲学。胡塞尔的后继者：德孔特的应用。现象学。试图克服 Deconte 的错误。加西亚巴卡。García Morente，来自新托马斯主义学派。毛主席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唯心主义，就无法预防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主要规律：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构成一元论。唯物主义是基础，方针是辩证法，其中主要的是矛盾。马克思-恩格斯不去养什么是核心。C. 斯大林出现了倒退。毛主席认为唯一规律是矛盾，其他都是推导。有了毛主席，我们就得出了哲学一元论；唯一的法律。这并不意味着系统已经完成。关于自由的问题，一方面是必然性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必然性的转化，这是原则。辩证法：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知识发展的最普遍规律，被理解为物质现实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困难在于法律。是毛主席提出单一律，认为矛盾律为唯一律。

个人主义。普列汉诺夫：他提出一元论，虽然他从法律和阶级出发，但他也考虑到个人，因为个人可以破坏它。从最纯粹的形式承担法律并发扬它，并履行革命要求的作用。有一些特殊之处，但最主要的是要遵守法律并将其发扬光大。马列毛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及其根源利己主义，反对“我至上”。个人是历史发展的，私有制强化了个性和自私，资产阶级把个人主义强化到了极致，到了过分的地步。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中心，拒绝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在 P.中烙印着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塑造着我们。阶级斗争中的行动才是原则；集体工作会稀释我们带来的教育。

通过进行革命，世界发生了变化，人也发生了变化。根源是私心，是修正主义的基础，需要时间。根除个人主义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新的和更发达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它将越来越多地反映在整个社会的思想中。

共产党员必须是宣告未来的喇叭。意识形态使我们在反对私心的斗争中得以发展和进步。我们必须是最先进的。我们为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目标而努力。越来越减少个人主义和自私。在斗争中，行动最能打击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让我们前进的动力。

利马，1987 年 3 月至 4 月

附录

1966 年——毛主席，有思想有行动的人

毛主席，有思想有行动的人

[取自“红旗”号。1966 年 10 月 25 日。]

在艰苦漫长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发展：毛主席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现并深化了民族民主或新民主主义革命执政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人民战争的规律和革命的三大法宝：共产党、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些贡献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康庄大道，描绘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鲜红红线，扫除了右倾和“左”倾，使毛泽东主席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伟大领袖。中国革命。在这一创作实践中，毛对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观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马列主义的珍宝。

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毛总结了 28 年不屈不挠斗争的经验，确立了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论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发展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研究了马克思和列宁，并深化了他们的论点，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及其进行方式，这个过渡时期的漫长持续时间，谁将战胜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和平复辟的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方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论点，反对资本主义和平复辟的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论点，以及社会主义复辟的论点。建设社会主义，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的命题。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论点，始终牢记阶级斗争，凡事要把政治放在首位，作为保证革命进行到底、不中途停顿的方法和手段的道路。

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毛主席确立了列宁主义者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教导我们在战略上鄙视他们，因为历史已经注定他们要消失，同时在战术上慎重考虑他们，因为他们的崩溃和绝望使他们能够做出最大的残忍和罪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因为它的本质是剥削和战争，以维持对人民的压迫；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最凶恶、最嗜血的敌人，各国人民已经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它。

毛泽东主席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坚定不移地斗争，综合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建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了马列主义者“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就是说革命阵营的力量比反动阵营的力量大，而且一天比一天大，因为新的从来没有被旧的打败过，新的代表是社会主义和革命力量，旧的代表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都服从暴动、失败、再暴动直到最后的规律，而人民的规律是战斗、失败、再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人民战争是不可战胜的，它必然导致被压迫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无论人民战争的道路多么漫长曲折，无论它有多少胜利和失败，在人民终将胜利。

毛主席在为揭露和粉碎当代修正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同他那个时代的列宁一样，在意识形态上摧毁了苏共领导下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表现出对原则的背叛和背弃。赫鲁晓夫有和没有赫鲁晓夫的马列主义，并揭露他们与美帝国主义勾结以瓜分世界；分析了赫鲁晓夫主义的内因和外因，教给我们对付它的方法，如何从反对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产生思想上的加强，共产党更加坚定，革命斗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势头更大，活力；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同它的前辈们一样，注定要失败，马列主义要取得新的发展。

因此，毛泽东思想从当代革命斗争的精髓中诞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客观表现，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客观表现，是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质本质的分析，是对发展的客观表现。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和当代修正主义的根源和本质的揭露。由于种种原因，当毛思想深入人心，武装一切革命者的思想时，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却对我们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恐怖和狂暴的攻击。时间；但这种仇恨很好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它在人民心中所受到的热情是它革命真实性的有力证明。

话虽如此，不管赫鲁晓夫的叛徒、他们的傀儡和他们的扬基帝国主义盟友怎么大吵大闹、大喊大叫，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这个帝国主义统治的时代，以辉煌的、创造性的、普遍的方式继承和发展的正奔向它的彻底崩溃，正向着全世界的胜利前进；它是我们时代马列主义的顶峰。

秘鲁，1966年10月

中央委员会
秘鲁共产党

附录
1973- 什么是官僚资本主义？

什么是官僚资本主义？

[这份文件由秘鲁共产党撰写，由阿亚库乔圣瓦曼加大学革命学生阵线出版。它讲的是官僚资本主义问题，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现有半封建半奴隶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

["后来，在描绘当代秘鲁社会的特征时，贡萨罗主席说：“[.....]当代秘鲁是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尽管马利亚特吉在《党章纲领》第三点中对这一点做出了很好的定义，但正是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背景下，贡萨罗主席证明了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格得以维持并发展出新的形态，尤其是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贯穿于当代社会的整个过程。为了理解社会和秘鲁革命的特征，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

秘鲁共产党
《总政治路线》
1988]

推介会

在法西斯军事独裁的第五个年头，更需要正确分析国家形势。特别是，经济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当前我国社团主义反革命进程的透视图。随着经济计划和政治计划的推迟，反动派必须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军事力量的“工业化”。这表明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法西斯现象的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准确理解什么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紧迫性不言自明的原因。许多人陷入空洞的讨论中，例如，政府的这个或那个措施是否不好，它是否有“积极的方面”，是否有“国家重申的隐藏方面”等。大量宣传的喋喋不休通过了解帝国主义在落后国家提倡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是什么，“国有化”的概念很快就被削弱了。

在这本出版物中，我们收录了一本中国书籍的一系列节选，对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经验之一。另一方面，我们将官僚资本主义研究大纲交给学生，我们希望为科学了解我们的现实而贡献这一重要武器的知识。现在世界上的革命斗争越来越向我们美国转移，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装，了解大国政治力量推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反动武装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

关于现政权的阶级特征，有很多立场。其中之一是“革命先锋队”，它坚持认为当权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含蓄地肯定这是一个革命过程，因为它假定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代了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地主，这在列宁的思想中被称为革命。此外，这还不了解民族资产阶级只是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时采取反帝态度，这是马利亚蒂吉在《反帝观点》和毛泽东主席多年后的著名论文“关于矛盾”。这不是第一次在我们的祖国发生这种失常行为。在他们这边，“红色祖国”说当权阶级是假想的“工业-金融资产阶级”。这是一个荒谬的“命题”，首先，按照列宁的说法，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金融资本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其次，我们的“实业家”不过是组装商和“金融家”，高利贷者。大资产阶级的收入意识多于生产意识，正如马利亚蒂吉在其无与伦比的“七篇论文”中所说的那样。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至关重要，因为结论将决定这些“左派”组织在我们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尤其是对我们来说，在大学层面。因此，“革命先锋队”的那些人肯定属于官僚阵营，即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而“红色祖国”正在危险地走上同样的道路。

总之，毛泽东主席对帝国主义在落后国家展开的资本主义的宝贵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学说最重要的发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学的杰出贡献。毛泽东主席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理论已经明确地融入了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

阿亚库乔，1973 年
革命学生阵线 (FER)

1. 摘自《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
外文出版社
北京 1960

薛慕乔、苏兴、林子礼

介绍

1949年10月1日，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成立。继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这一事件构成了世界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极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削弱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永远结束了。中国劳动人民现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新时代。

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奴役之中。长期以来，帝国主义控制着中国经济生活的大动脉，把中国变成了他们争夺原料、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的市场。

抗日战争前（1937-45年），帝国主义垄断了中国70%的煤炭生产，95%以上的铁矿，73%的航运吨位（其中83.8%为远洋运输），由帝国主义垄断。她的公共事业的绝大部分。他们还控制了她的银行业、保险业和外贸。他们利用各种特权，向中国勒索巨额利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是英、日、美、德、法等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激烈角逐的战场。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武装侵略，排挤英美等国，强占中国大部分市场和资源。对日本的胜利，美帝国主义接替日本人，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力量。

外资入侵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后，封建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坏。但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939年所写：

“[.....]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封建剥削的基础——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与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明显的支配地位。”¹个

在农村，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拥有70%以上的耕地，而占人口90%的中农、贫农、雇农拥有的耕地不到70%。该等土地总量的30%。农民必须将他们生产的大约50%交给地主，以换取他们租用的土地。一年辛苦下来，他们还是衣不蔽体。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一种是国家资本主义——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一千零一种联系，但是，由于他们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持续。控制这部分国民经济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比较弱小。另一部分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它的代表是“四大家族”——蒋介石、宋楚瑜、恭康以及陈可夫和陈立夫兄弟。它主要是在国民党反动派二十多年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他们利用反革命政权，对全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它完全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的封建主义相联系。抗日胜利后，当国民党反动政府接管了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财产时，官僚资本主义达到了发展的顶峰，控制了国家经济的大动脉。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压迫剥削工农，而且扼杀民族工业的发展，侵害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毛泽东主席指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除了要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外，还要结束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剥削和压迫，改变封建买办生产关系，让一切生产力摆脱束缚。”²

[...]

没收官僚资本和扩大社会主义国有部门

中国国有经济的大规模建设和发展，始于建国前后对一切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没收。

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控制的具有买办性质、封建性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对此，毛泽东主席表示：

“蒋介石、宋楚瑜、恭康、陈可夫、陈立夫兄弟这‘四大家族’执政的 20 年里，手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10.000.000.000 和 20.000.000.000 美元，他们借此建立了对全国重要经济动脉的垄断控制。这种垄断资本与国家的政治力量结合起来，就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与外国帝国主义、国内旧的地主阶级和富农联系紧密，变成了买办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³

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不是靠增加生产，而是借助国家机器公开掠夺，通过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剥削劳动人民，排挤和吞噬中小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各种经济控制措施。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样，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官僚资本主义产生于抗日战争之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接管了日、德、意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达到了发展的顶峰。1948 年，官僚资本约占国民党控制区全部工业资本的 2/3。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国资委控制了全国 90% 的钢铁产量、33% 的煤炭产量、67% 的电力产量、45% 的水泥产量以及所有的石油和有色金属金属。官僚资本还控制着国家的轻工业。1947 年，仅中国纺织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就拥有全国 37.6% 的纱锭和 60% 的机械化织机。此外，官僚资本控制着大银行，所有的铁路、公路和航空线，44% 的海运吨位和十几家垄断贸易公司。

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说：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完整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门槛[.....]“⁴

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是如此。官僚资本不仅高度集中，而且与反动国家机器直接挂钩。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被摧毁和取代，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就可以在短时间内从买办性质的、封建性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通过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革命胜利后，在全国范围内对这些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没收。在很短的时间内，原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所有的工厂、矿山、铁路、航运、邮政、银行、商行等企业，全部转入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手中。然后控制了国家重要的经济动脉。

据统计，到 1949 年，国家没收了 2858 家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雇用了 75 万多名产业工人。这种没收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部门的空前增长。1949 年，社会主义国有工业企业占中国大工业总产值的 41.3%。国有部门还拥有该国 58% 的电力、68% 的煤炭产量、92% 的生铁、97% 的钢铁、68% 的水泥和 53% 的棉纱。此外，它还控制着全国所有的铁路、大部分的现代通讯和运输、绝大部分的银行业务和国内外贸易。

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不仅意味着将其资产合法地转为人民民主国家的资产，而且同时将其置于国家直接管理之下，使其能够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生产。这些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有自己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制度，具有双重性。这些制度起源于官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奴役和压迫工人的工具。因此，必须消除这些方面。他们还有一些与社会化大生产有关的方面，如生产过程知识、技术管理知识、会计知识等。这些可以部分地继承、保留和适应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部门的需要。但也有一些地方不合理，影响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他们需要改革。但这些制度的改革不同于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首先，必须对它们进行研究和透彻理解。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和存在的可能性，把不合理的制度换成合理的制度，把低技术操作改成高技术操作。一味地、无序地、无计划地进行改革，会使生产、流通和整个经济发生混乱。

因此，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采取的措施与接管国民党国家机关的措施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为了促进生产。这些企业得到了保存而不是被摧毁。也就是说，将这些技术组织和生产体系完整的老企业接管，纳入监管，逐步改革。

[...]领导和动员工人彻底废除官僚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用于压迫和奴役他们的管理制度的残余部分。其中一些是纺织业的封建残余，工人离开工厂时被搜查，煤矿的帮派老板被搜身，运输企业的承包商老板被搜身。此外，还采取措施清除企业中的潜伏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势力残余。

[...]

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人所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土改后农村经济状况与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合作政策

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的两条道路。

土地改革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国各解放区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目的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失地贫农，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动态变化，到 1952 年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给大约 3 亿农民提供了 700.000.000 亩（或 4600 万多公顷）的免费土地以及其他一些生产资料，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关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制度被废除了。富农部分富余土地被征用，经济实力被削弱；独立劳动的农民成为土地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农民不再向地主支付每年约 700 亿斤（3500 万吨）粮食的高额地租，开始将这部分劳动成果用于扩大生产和改善生活。生存现状。这激起了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当时这种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三、个体手工业和小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的特点是个体经营。

转型初期，手工业者数量众多。据 1954 年统计，全国从事个体手工业的人数约 2000 万人，产值约 93 亿元。其中，约有 800 万独立手工业者，产值约 68 亿元，1200 万农民兼业从事手工业生产。农民产值约 25 亿元。此外，还有另外两个从事手工艺的团体。前者在资本主义工厂工作，后者由那些生产手工艺品作为副业供自己使用的农民组成。它们都不能单独归入手工艺品的范畴。

个体手工业经济同个体农业一样，是以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但是，与后者相比，它又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

首先，个体农业虽然基本上是小商品生产，但也有一些自然经济的残余，而手工业是纯粹的商品经济，其生产完全是为了市场。此外，手工业者不得不购买他们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与个体劳动的农民相比，他们与市场、商业和信用机构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在旧中国，大量的手工业者处于商业资本的控制之下，商业资本为他们提供原料，销售他们的产品。即使在转型初期，手工业者仍然遭受着私营商业和工厂主的剥削。随着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实现，手工业者逐渐摆脱了对商业资本的依附。他们与社会主义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社会主义商业企业为他们提供原材料并销售他们的产品。

“当社会民主党学生与革命者和所有其他派别的有政治头脑的人决裂时，这绝不意味着一般学生和教育组织的决裂。相反，只有在一个完全明确的纲领的基础上，一个人才能而且应该在最广泛的学生群体中开阔他们的学术视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⁵

“革命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的有力武器。它在革命到来之前在思想上进行了准备，并且是革命期间革命总战线中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战线。”⁶

2. 摘自《更多关于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之间的差异》一书
外文出版社
北京 1963

编辑部
红旗

5. 国家与革命

陶里亚蒂同志的“体制改革理论”的“积极贡献”是什么？

陶里亚蒂和其他一些同志将他们“结构改革”的“基本路线”描述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他们将结构改革的论点描述为“当前形势下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

看来，陶里亚蒂等同志不仅要把“意大利道路”强加给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而且要强加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提议的意大利道路是当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通往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而且显然是唯一的这样一条道路。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大利的某些同志，自视甚高。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先向读者介绍一下他们提出的意大利道路和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或许会有用。

1、马列主义的最根本论点，就是要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否仍然完全有效？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讨论的主题”。⁷他们说，“很明显，我们纠正了这一立场，考虑到已经发生的变化以及仍在实现的变化过程中世界”。

2.“今天，做在俄国做过的事的问题不再交给意大利工人了。”陶里亚蒂同志在 1944 年 4 月表达了这一观点，并在他给印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一观点是“纲领性的”。

3. 意大利工人阶级可以“在宪法制度的范围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3]

4. 意大利宪法“赋予劳动力一个新的和卓越的地位”，并“允许并设想进行结构调整”。“为意大利民主赋予新的社会主义内容的斗争在我们的宪法中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5. „[...] 我们可以谈论彻底利用法律手段和议会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应赋予议会全部权力，使其不仅能够执行立法任务，还有指导和控制行政部门活动的职能 [...]”“他们谈到了“将议会权力有效扩展到经济领域”的需求。

6. „[...] 建设一个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与一个新的历史集团的形成密切相关，这个集团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将为改变社会结构而斗争，这将是知识和道德以及政治革命的承载者。”

7. „[...] 意大利社会中最落后和繁重的结构的破坏以及它们在民主和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转变的开始不能也不应该推迟到工人阶级及其盟友赢得权力的那一天 [...]”“

8、国有化经济，即国家垄断资本，在意大利可以“反对垄断”，可以“代表人民群众”，可以成为“反对垄断发展的更有效工具”。“打破和取消主要生产力的垄断所有制，并通过国有化将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是可能的。

9.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以“满足经济民主发展的需要”，可以转化为“打击、限制和打破大资本统治的工具”垄断集团”。

10. 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下，“计划和规划经济的概念，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特权”是可以接受的。工人阶级“以自身的团结力量，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自主权，参与计划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能把计划政策变成“满足人民和人民需要的手段”。民族集体”。

简而言之，陶里亚蒂和其他同志的意大利道路和结构改革相当于——在政治上，在保留资产阶级专政的同时，“逐步改变国家的内部平衡和结构”，从而“强加新阶级的崛起”它的领导”，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和议会的“合法”手段（至于什么是“新阶级”，他们的阐述一直是模棱两可的）；在经济上，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逐步通过“国有化”、“程序化”和“国家干预”来“限制”和“打破”垄断资本。换句话说，意大利有可能通过资产阶级专政而不经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陶里亚蒂和其他同志认为他们的想法是“对工人阶级革命学说马列主义的深化和发展的积极贡献”。不幸的是，他们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意；它们很旧很陈旧；它们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狠狠驳斥过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属于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时期。如果说陶里亚蒂和其他同志有任何“积极贡献”的话，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发展。他们把垄断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发展成了垄断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但这正是铁托集团早就提出来的，陶里亚蒂等同志在对铁托集团的所作所为和正在做的事情进行了“学习和深刻理解”之后，接手了。

将此与列宁主义进行比较

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前，能否过渡到实现社会主义，一直是马列主义者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争论的最根本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这两部我们耳熟能详的巨著中，全面而精辟地阐明了这个根本问题，捍卫和发展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彻底揭露和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

事实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改变国家内部平衡”等思想，都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批判的考茨基思想。陶里亚蒂同志说：“中国同志想吓唬我们，让我们想起考茨基，我们的政策与他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这是要吓唬陶里亚蒂同志他们吗？难道他们的政策同考茨基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吗？当他们这样做时，我们问他们是否会“允许我们提醒他们”重新仔细阅读《国家与革命》和列宁的其他作品。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注意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

列宁说：

“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恰恰在于后者找到了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形式；而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政权——并没有继承这种现成的关系。”

阶级社会的一切国家权力，都是为了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每一个社会经济制度，都必然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为其服务，为它的发展扫清障碍。

从历史上看，奴隶主、封建主和资产阶级都必须在政治上确立自己的统治阶级地位，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使自己的生产关系压倒一切，巩固和发展这些生产关系。生产关系。

区分剥削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点是，在三大剥削阶级——奴隶主、地主或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奴隶制、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存在于社会中，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社会上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原因很明显。新的私有制可以在旧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产生，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决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产生。

我们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与列宁主义比较一下。

与列宁主义相反，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以逐步形成，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不需要用取代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等人“意大利道路”和“结构改革论”的出发点。

谁是对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哪些“缺乏真实感”？是马列主义者，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们的思想纲领？

让我们看看意大利的现实。

意大利是一个拥有 5000 万人口的国家。据统计，和平时期的意大利政府官员有数十万，常备军有 40 万多人，宪兵近 8 万，警察约 10 万，各级法院 1200 多个，监狱近 1000 所；这不包括配备武装人员的秘密镇压机器。此外，在意大利还有美军基地和美军驻守。

陶里亚蒂等同志在提纲中大谈意大利的民主、宪法、议会等等，却没有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军队、宪兵、警察、法院、监狱。以及当今意大利的其他暴力工具。这些暴力工具保护谁，镇压谁？是保护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镇压垄断资本家，还是相反？谈到国家制度，马列主义者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让我们看看这些暴力工具在意大利是用来做什么的。这里有一些插图。

从 1948 年到 1950 年的三年时间里，意大利政府在镇压人民群众反对的过程中，打死打伤了三千多人，逮捕了九万多人。

1960 年 7 月，坦布罗尼政府镇压意大利劳动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打死 11 人，打伤 1000 人，逮捕 1000 人。

1962 年，所谓的中左翼范范尼政府成立后，随着政府镇压罢工或群众示威，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事件——5 月在切卡诺，7 月在都灵，8 月在巴里，10 月在米兰 11 月在罗马。仅在罗马事件中，就有数十人受伤，600 人被捕。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但它们是否不足以揭露意大利民主的真实面目？在一个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意大利，既公开又秘密地镇压人民，难道不能把意大利的民主说成是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即专政吗？

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吹嘘的意大利民主制度下，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是否有可能参与制定意大利政府的内外政策？如果你陶里亚蒂和其他同志认为可能的话，你会为意大利政府犯下的无数镇压人民的罪行负责吗？在北约等？你自然会说，你不能为意大利政府的这些反动的内外政策负责。但既然你声称自己参与了政策制定，为什么你无法对意大利政府的这些最基本的政策做出丝毫改变？

笼统地歌颂“民主”，而不区分民主的阶级性质，就是唱第二国际英雄和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唱死的曲子。今天那些自封为马列主义者的人，把这些陈旧的曲子说成是自己的新作，这不奇怪吗？

也许陶里亚蒂同志确实想同社会民主党区别开来。他认为，就“抽象论证”而言，人们可以承认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当前意大利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但“具体化”则是另一回事。在“具体论证”方面，他坚持认为“从目前的国家结构开始 [...] 通过实现宪法所设想的深刻改革，有可能 [...] 取得这样的结果，即改变目前的权力集团和为另一个集团创造条件，其中劳动阶级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将在其中承担他们应得的[.....]”的职能，从而使意大利“在民主与和平中走向社会主义”。如果将陶里亚蒂同志的这些含糊不清的话翻译成普通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就意味着意大利垄断资本家的国家机器的性质可以在意大利不发生人民革命的情况下逐渐改变。

陶里亚蒂同志的“具体论证”同他的“抽象论证”是矛盾的。他在“抽象论证”上更接近马列主义，但在“具体论证”上却与马列主义相去甚远。也许他认为这是避免“教条主义”的唯一方法！

当陶里亚蒂和其他同志根据他们的“具体论证”进行评估时，他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细微差别就消失了。

在某些人极力篡改马列主义者的国家论和革命论的今天，在现代修正主义者冒用列宁之名疯狂攻击列宁主义的今天，我们谨提请注意以下几点 1919 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两段：

“社会主义者不了解的，构成他们在理论问题上的短视，他们对资产阶级偏见的屈从和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背叛的主要事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当阶级斗争的内在严重加剧时对于那个社会，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之外别无选择。梦想第三条道路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悲歌。所有先进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过去五年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政治经济学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它揭示了在商品经济盛行的地方，资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的必然性，只能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阶级所取代。发展、繁殖、结合和加强，即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者的另一个理论和政治错误是他们未能理解，自从古代民主的雏形首次出现以来，随着一个统治阶级取代另一个统治阶级，其形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民主在古希腊的共和国、中世纪的城市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应用。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个权力从剥削的少数人转移到被剥削的多数人的案例——可以在旧的、资产阶级的、议会制的陈旧框架内发生，那纯属无稽之谈。民主，没有剧烈的变化，没有创造新的民主形式，没有体现民主应用新条件的新机构，等等。”

在这里我们看到，列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教导，根据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全部经验，根据十月革命的全部经验，得出这些旗帜鲜明的结论的。他认为，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旧框架内，国家政权不可能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不可能实现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 1919 年所阐述的这些具体真理，不是已经为每一个发生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经验所反复证实了吗？这个经验不也一再证实，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吗？

1957 年的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的莫斯科声明不是重申这是各国工人阶级通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工人阶级使用和平手段还是非和平手段，当然取决于“反动派对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反抗，取决于这些派在斗争的一个阶段或另一个阶段使用武力”为社会主义”。但是不管怎样，还是要打碎旧的资产阶级

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陶里亚蒂等同志不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或意大利社会的鲜活现实为出发点，而是从意大利现行宪法出发，主张意大利可以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框架内实现社会主义，-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他们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延伸”。难怪他们的“具体论证”与马列主义的具体真理相差如此之大。

最奇妙的宪法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宣称，“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要经过宪法所描述的新国家的建设（一个与现政权截然不同的国家）和新政府的加入。新的统治阶级对其领导层”。

在陶里亚蒂等同志看来，意大利的宪法确实是一部最了不起的宪法。

1. 共和国宪法是“自愿约束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民的统一契约[.....]”
2. 共和国宪法“设想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标志的基本改革”。
3. 共和国宪法“确认人民主权原则”。
4. 共和国宪法“宣布它[国家]‘以劳动为基础’”，并“赋予劳动力量一个新的和卓越的地位”。
5. 共和国宪法承认“工人有权参与国家的管理”。
6. 共和国宪法“确认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这些变革对于重建我们的社会和将其推向社会主义方向是必不可少的”。
7. 共和国宪法解决了“在民主法制范围内向社会主义进军的原则问题”。
8. 意大利人民“能够在完全接受和捍卫宪法契约的同时反对国家的阶级性质和阶级目标”。
9. 意大利工人阶级“可以在宪法体系的范围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
10. “对共和国宪法的尊重、捍卫和全面执行是党的全部政治纲领的中心。”

当然，我们不否认现行的意大利宪法包含一些崇高的措辞。但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怎么能把资产阶级宪法中的冠冕堂皇的话当成现实呢？

意大利现行宪法共有 139 条。但是，归根结底，其阶级性质在第 42 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该条规定“私有制受法律承认和保障”。就意大利现实而言，本条保护的是垄断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凭借这一规定，宪法满足了垄断资本家的要求，使他们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企图掩盖意大利宪法的实质，高谈阔论，只能是自欺欺人。

陶里亚蒂和其他同志说，意大利宪法“带有工人阶级存在的标志”，“确认人民主权原则”，“承认工人的某些新权利”。他们在谈这个原则和这些新权利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意大利宪法和其他资产阶级宪法比较一下再下结论呢？

应当指出，自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宣言》以来，几乎每部资产阶级宪法都有关于人民主权的規定，并非意大利宪法所特有。“主权属于人民”曾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君主“国家就是我”的格言对

立的革命口号。但是自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以来，这一条就成了资产阶级宪法中掩盖资产阶级专政本质的一句空话。

还应该指出的是，意大利宪法并不是唯一规定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宪法。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有这样的规定。但有些宪法在规定了某些公民自由和权利后，又直接另行规定限制或取消。正如马克思在谈到 1848 年的法国宪法时所说：“它的每一项规定都包含自己的对立面——完全自我否定。”还有其他宪法，在这些条款之后没有限制性或否定性规定，但有关资产阶级政府很容易实现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相同的目的。意大利宪法属于前一类；换句话说，这是一部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宪法，绝不能被描述为“根本上是社会主义的”。

列宁说：“法不合实，宪不实；法不实，则宪不实。在符合现实的地方，宪法就不是假的。“现行的意大利宪法具有这两个方面；它既是假的又不是假的。它在公开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等实质性问题上是不假的，在欺骗人民的冠冕堂皇的词句上是假的。在 1948 年 1 月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说：

“我们的政治甚至宪法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因为人们可以预见，进步的部门将依赖我们宪法宪章的一部分，而保守和反动的部门将在另一部分寻找抵抗工具，这之间会发生严重冲突。因此，如果只说“现在一切都写在宪法上”，那将是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让我们应用它所认可的，人们的所有愿望都会实现。那是错的。如果没有公民的意识、他们的力量和他们镇压一切反动企图的能力来捍卫宪法，那么任何宪法都不会被用来拯救自由。如果劳动群众有组织和自觉的力量不能领导整个国家沿着这条进步道路前进并粉碎反动的抵抗，任何宪法规范本身都不能保证民主和社会进步。

从陶里亚蒂同志 1948 年的这些话来看，他当时似乎还保留着某些马列主义者的观点，因为他承认意大利的政治和宪法前途未卜，意大利宪法具有两面性，可以既为保守的反动势力所用，也为进步的势力所用。陶里亚蒂同志当时认为，盲目相信意大利宪法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欺骗人民”。1955 年 1 月，陶里亚蒂同志在一次演讲中说：“很明显，我们的宪法中包含了一项纲领，从根本上来讲是社会主义的，这不仅是一项政治纲领，也是一项经济和社会纲领。”当时陶里亚蒂同志已经将意大利宪法视为“从根本上来讲是社会主义的”。

于是，1955 年的陶里亚蒂就出来反对 1948 年的陶里亚蒂了。

陶里亚蒂同志从此一落千丈，几乎把意大利宪法神化了。

1960 年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

“我们在宪法的基础上前进，对于所有问我们如果我们掌权会做什么的人，我们提醒他们宪法。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纲领性宣言中写下并重申，有可能在完全符合宪法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削弱垄断集团的权力，捍卫所有工人的利益免受经济和金融寡头的侵害，将这些寡头排除在权力之外，并使劳动阶级能够获得权力’。“

这就是说，陶里亚蒂同志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必须在资产阶级宪法下完全合法地行动并依靠它来“破坏垄断集团的权力”。

1962 年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等意大利共产党同志重申，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坚定的”。他们宣称，“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要经过宪法所描述的新国家的建设 [...] 以及新统治阶级对它的领导层的崛起”；这条道路意味着“根据宪法要求和实施国家改造，夺取国家内部新的权力地位，推进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意味着形成“一个能够在宪法合法性方面对意大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

社会和政治集团”。他们还提议“反对国家的阶级性质和阶级目标，同时充分接受和捍卫宪政契约，开展充分和明确的行动，推动国家沿着能够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步民主道路前进”。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要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宪法的框架内搞社会主义，完全忘记了意大利宪法虽然有一些花言巧语的条款，但垄断资本家只要觉得有必要，就可以废除宪法，只要他们控制了国家机器和所有武装部队，他们就会适时出现。

马列主义者既要揭露资产阶级宪法的虚伪性，又要利用宪法中的某些条款作为对付资产阶级的武器。在一般情况下，拒绝使用资产阶级宪法，尽可能地进行合法斗争是错误的，列宁称之为“左”倾幼稚病。而是号召共产党人和人民盲目相信资产阶级宪法，说资产阶级宪法可以给人民带来社会主义，尊重、捍卫和全面实行这样的宪法，“是关键”。“党的整个政治纲领”不仅是一种幼稚的疾病，而且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对资产阶级偏见的精神屈从。

当代“议会痴呆症”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某些同志承认，要实现社会主义就需要斗争，必须通过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把人民的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把主要的作用交给议会。

陶里亚蒂同志在描述现行意大利宪法是如何产生时说：“这是因为共产党人在 1946 年拒绝了通过拼命夺权来打破合法性的道路，相反选择了参与宪法的道路。制宪会议的工作。”

陶里亚蒂同志就是这样走上议会道路的，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将通过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多年来，陶里亚蒂和其他同志都强调了同一点：“今天，以民主甚至议会合法性形式向社会主义进军的可能性的论点已经以一般方式提出。[...] 这个提议 [...] 是我们在 1944-46 年提出的。”

“走议会道路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这里，我们想和陶里亚蒂等同志讨论一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可以通过议会形式来实现的问题。

问题一定要说清楚。我们一向认为，参加议会斗争是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应该采用的合法斗争方式之一。必要时拒绝利用议会斗争，而是玩弄革命、空谈革命，是所有马列主义者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坚持列宁在他的《左翼共产主义幼稚病》中阐述的整个理论。但有些人故意歪曲我们的观点。他们说我们否认一切议会斗争的必要性，我们否认革命发展有曲折。他们把这样的观点归于我们，即某个晴朗的早晨，各国人民的革命将突然到来。或者他们断言，正如陶里亚蒂同志在今年 1 月 10 日对我们文章的答复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意大利同志“仅限于说教并等待革命的伟大日子”。最近这种在讨论中歪曲对方论点的做法，无形中成了自封为“马列主义者”的人对付中共的惯用伎俩。

试问：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正确态度上，我们同陶里亚蒂同志等人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我们认为，包括现在的意大利议会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议会，都具有阶级性质，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摆设。正如列宁所说：“以任何议会制国家为例，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挪威等等——在这些国家，真正的‘国家’事务是在幕后进行的，由各部门、总理府进行和总参谋部。”“[...] [资产阶级] 民主越发达，资产阶级议会就越受证券交易所和银行家的支配。”

其次，我们赞成利用议会斗争，但反对散布幻想，反对“议会痴呆症”。又如列宁所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但他们无情地揭露了“议会痴呆症”，即认为议会斗争是唯一的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的信念”。

第三，我们是为了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平台，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溃烂，揭露资产阶级议会的舞弊行为。为了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进入议会；同时，这是它试图欺骗、腐蚀甚至收买某些工人代表和领袖的一种方法。因此，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斗争中必须高度警惕，必须时刻保持政治独立。

在刚才提到的三点上，陶里亚蒂等同志已经彻底抛弃了列宁主义者的立场。他们把议会看成是超阶级的，无端夸大资产阶级议会的作用，认为它是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陶里亚蒂和其他同志们已经对意大利议会念念不忘。

他们认为，只要有“诚实的选举法”，只要“在议会中形成符合人民意愿的多数”，就有可能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和“改变目前的关系”。生产，因此也是大财产制度”。

事情真的可以那样发生吗？

不，事情只能这样发生：只要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还存在，无产阶级及其可靠的盟友在正常情况下并根据资产阶级选举法赢得议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根本无法依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有时还占有许多席位。然而，在每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都使用各种措施来阻止共产党人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取消选举、解散议会、修改选举法或宪法，或者取缔共产党。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共产党在该国任何政党中拥有最多的普选票和议会代表权，但法国垄断资本家修改了选举法和宪法本身，剥夺了法国共产党的权力。它的许多席位。

工人阶级仅靠选举选票就能成为统治阶级吗？历史上没有被压迫阶级通过选举成为统治阶级的例子。资产阶级鼓吹很多议会民主和选举，但没有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仅仅通过投票就取代了封建领主成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更不可能通过选举成为统治阶级。正如列宁在他的《致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共产党人的问候》中所说：

“只有无赖或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的枷锁下，在雇佣奴隶制的枷锁下进行的选举中赢得多数，然后才能赢得政权。这是愚蠢或虚伪的高度；它正在用旧制度和旧权力代替投票，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历史确实告诉我们，当一个工人政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纲领，沦为资产阶级附庸，转变为资产阶级工具的政党时，资产阶级可能会允许其暂时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并组建政府。英国工党就是这种情况。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背叛了他们最初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之后也是如此。但是，这种事情只能维持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不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地位。英国工党自 1924 年以来已经执政三次，但帝国主义的英国仍然是帝国主义的英国，英国工人阶级和以前一样没有权力。我们要问陶里亚蒂同志，他是否想步英国工党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后尘。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宣布，必须赋予议会充分的立法权，以及指导和控制行政部门活动的权力。我们不知道谁会赋予议会某些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所渴望的权力。是资产阶级给的，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给的？事实上，资产阶级议会的权力是资产阶级赋予它的。它们的范围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其利益决定的。无论资产阶级赋予议会多少权力，议会永远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权力机关。资产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真正权力机关是资产阶级的官僚和军事机构，而不是它的议会。

如果共产党人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议会的多数票上，等待获得领导国家的权力，那么他们的道路和考茨基的议会道路有什么区别呢？考茨基说：“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一如既往，仍然是通过争取议会的多数，使议会成为政府的主人来夺取国家政权。”列宁批评考茨基的这条道路时说：“这是无非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

1956年3月，陶里亚蒂同志在谈到“利用法律手段和议会”时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在30年前既不可能也不正确，这将是纯粹的机会主义，正如我们在那时。”

凭什么说三十年前不可能也不正确的事情今天变成这样了？有什么根据说，当时纯粹的机会主义，现在一下子变成了纯粹的马列主义呢？陶里亚蒂同志的话，实际上是承认他和其他同志所走的道路，与过去机会主义者所走的道路是一样的。然而，当有人指出他们走的是这条议会道路时，陶里亚蒂同志改变了语气，他在1956年6月说：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议会道路，仅此而已。这是不对的。”他还说：“把这场斗争化为议会选举竞争，等待获得51%的席位，不仅头脑简单，而且是虚幻的。”陶里亚蒂同志辩称，他们所主张的不是不仅是“发挥作用的议会”，而且还是“伟大的民众运动”。

要求群众大运动是好事，马列主义者当然应该感到高兴。应当承认，今天意大利有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意大利共产党在这方面是有成就的。遗憾的是，陶里亚蒂同志只是在议会框架内看待群众运动。他认为，群众运动“可以在我们国家提出那些紧迫的要求，然后议会可以满足这些要求，人民力量在议会中赢得了足够多的代表”。

群众提出要求，议会满足群众的要求——这就是陶里亚蒂同志的群众运动公式。马列主义的基本战术原则是：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在议会斗争中也一样，要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统一运动的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并使当前运动与工人阶级斗争的全过程和最终目标相协调。忘记或违反这一原则就是陷入伯恩斯坦主义的泥潭，实际上是接受了“运动就是一切，目标什么都不是”的臭名昭著的公式。试问：陶里亚蒂同志关于群众运动的公式和伯恩斯坦的公式有什么区别呢？

国家垄断资本能否成为“反对垄断发展的更有效工具”？

1963年1月4日，意大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路易吉·隆戈同志在回复我们报纸《人民日报》的社论时写道：

“我们的第10次代表大会也有力地重申，在我们所谓的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中，一个坚定的观点是承认，在现有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即使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也有可能和必要达到清算垄断及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目的。”

这些同志坚持认为，通过采取他们制定的措施，可以改变意大利目前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改变意大利垄断资本家的“大财产制度”。

陶里亚蒂和其他同志制定的“结构改革”经济措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实现“一定程度的国有化的要求，规划的要求，国家干预的要求，以保证民主经济发展，等等”；以及“倾向于通过规划、整个生产部门的国有化等方式增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的运动。”

陶里亚蒂和其他同志可能会继续制定更多此类措施。

当然，他们有想怎么想怎么说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我们也不想干涉。但是，既然他们希望别人像他们一样思考和说话，我们就不得不继续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

让我们首先来看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问题。

国家从一开始就没有干预经济生活，不管它是奴隶主的国家、封建领主的国家还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这些阶级处于上升期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能采取一种形式，而当它们处于衰退期时，则可能采取另一种形式。在国家权力的阶级性质相同的不同国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撇开奴隶主或封建主的国家如何干预经济生活的问题不谈，我们只讨论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资产阶级国家无论是实行掠夺殖民地政策还是争夺世界霸权，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保护性关税政策，每一种政策都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保护本国利益而长期实行的。他们的资产阶级。这种干预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不是最近在意大利出现的新鲜事物。

但或许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不是资产阶级长期实行的这些政策，而主要是他们所说的国有化。

那么，让我们谈谈国有化。

实际上，从奴隶社会开始，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有不同类型的“国有化经济部门”。奴隶主国家有其国有化的经济部门，封建领主国家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国家自成立以来就拥有国有化的经济部门。因此，需要澄清的问题是每种情况下国有化的性质，以及哪个阶级进行的。

像陶里亚蒂同志这样的老共产党员，当然不会不知道恩格斯在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和科学》中所说的话：

“无论如何，无论有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代表——国家——最终都必须承担生产的指导。这种转变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体现在交流和通讯的重要机构——邮局、电报、铁路上。”

在此声明中，恩格斯添加了以下非常重要的几行：

“我说‘必须’。因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分配资料的增长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股份公司的管理形式，因此，当国家接管它们在经济上变得不可避免时，只有到那时——即使是今天的国家这会影响到这一点——是否有经济进步，实现了社会本身接管所有生产力的又一步。但是近来，自从俾斯麦支持工业企业的国有制以来，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社会主义，时不时地退化为事大主义，毫不费力地宣布所有国有制，甚至是俾斯麦式的，社会主义。当然，如果国家接管烟草业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肯定是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如果比利时国家出于非常普通的政治和财政原因，自己建造了它的主要铁路线；如果俾斯麦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为国家接管了普鲁士的主要线路，只是为了在战争中能够更好地控制它们，培养铁路员工作为政府的投票牛，尤其是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于议会投票的新收入来源——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社会主义措施。否则，皇家海事公司、皇家瓷器制造厂，甚至陆军的团裁缝店也将是社会主义机构，甚至像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统治时期的一条狡猾的狗严肃地提出的那样，由国家接管妓院的。”

恩格斯接着强调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国家所有制的性质。他说：

“但是，无论是转变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变为国家所有制，都不会消除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这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中是显而易见的。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支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条件以抵御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蚀而采取的组织。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机器，是资本家的国家，是国家总资本的理想化身。它越是接管生产力，它就越成为国家资本家，它剥削的公民就越多。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它被带到

了头脑中。但是，到了顶峰，它就会倒下。生产力的国家所有权不是冲突的解决方案，但隐藏在其中的是构成该解决方案要素的技术条件。”

恩格斯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正是垄断资本初现、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时期。垄断资本已经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他的论点是否已经站不住脚了？难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已经改变甚至消灭了“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本性”吗？难道说通过资本主义国有化或者其他方式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不再是资本主义了吗？或者也许这可以说是意大利，但不是其他国家？

那么，在这里，我们必须讨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在意大利。

资本集中导致垄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向普遍垄断进一步发展，而且从普遍垄断向国家垄断进一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 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家为了从战争中获取高额利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家垄断资本。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实际上已经或多或少地成为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力量。

与其他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基础比较薄弱。因此，意大利很早就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目的是集中资本力量，攫取最高利润，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扩大市场，重新瓜分殖民地。1914 年，意大利政府成立了 *Consorzio per Sovvenzione su Valore Industria*，为大银行和工业企业提供贷款和补贴。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时期，国家机关与垄断资本主义组织进一步融合。特别是在 1929-33 年的大危机期间，意大利政府以危机前的价格大量收购了许多倒闭的银行和其他企业的股份，将许多银行和企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组织了 *I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工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法西斯政权基础的意大利垄断资本，包括国家垄断资本，完好无损，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目前，国家垄断资本或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联合经营的企业约占意大利经济的 30%。

马列主义者应该从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中得出什么结论呢？在意大利，国有化企业即国家垄断资本能否“反对垄断”，能否成为“人民群众的表现”，成为“反对垄断发展的更有效工具”，就像陶里亚蒂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其他一些同志所说的那样？

任何马列主义者都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治权力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利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的集中和聚集，加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对中小企业的吞噬和对部分垄断资本集团的吞并，强化垄断资本参与国际竞争和扩张。它打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垄断”的幌子，打着国家的幌子，用不正当手段巧妙地将巨额利润转移到垄断集团的腰包。

国家垄断资本为垄断资本家服务的主要方式有：

- 1、利用国库的资金和人民缴纳的税款，保护资本家的投资风险，保证垄断集团的暴利。

例如，意大利最大的国有垄断组织 *I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Industriale* 为募集资金而发行的所有债券，都是由国家支付利息和保证本金。债券持有人通常获得高利率，每年高达 4.5% 至 8%。此外，他们在企业盈利时分红。

2. 通过立法和国家预算，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以有利于垄断资本主义组织的方式进行再分配，确保各种垄断集团获得巨额利润。

例如，1955 年，意大利政府将国家预算总额的大约三分之一分配给私人垄断集团采购和订购商品。

3. 通过买卖的替代形式，国家在某些情况下接管那些亏损或破产或国有化对特定垄断集团有利的企业，而在其他情况下将那些有利于私人垄断集团的企业出售给私人垄断集团。有利可图。

例如，据意大利经济学家吉诺·隆戈统计，1920 年至 1955 年间，意大利历届政府共支付了 1.647.000.000.000 里拉（按 1953 年价格计算）购买破产银行和企业的股份，a 总和等于 1955 年所有资本为 50.000.000 里拉或以上的意大利股份公司名义资本总额的 50% 以上。另一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从成立到 1958 年，仅 I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Industriale 就将盈利企业的股份回售给私人垄断组织，总价值达 491.000.000.000 里拉（按 1953 年价格计算）。

4、国家垄断资本利用国家权力，加剧了资本的集中和聚集，加速了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吞并。

例如，从 1948 年到 1958 年，控制着意大利经济命脉的十大垄断集团的名义资本总额翻了 15 倍。菲亚特公司将其名义资本增加了 25 倍，意大利水泥公司增加了 40 倍。意大利最大的十家公司虽然只占股份公司总数的 0.04%，但它们直接持有或控制了意大利私人持股资本总额的 64%。同期，倒闭的中小企业数量持续增加。

5. 在国际上，国家垄断资本利用国家名义和外交手段激烈争夺市场，成为意大利垄断资本扩大新殖民主义渗透的有用工具。

例如，仅在 1956-61 年期间，Ente Nazionale Idrocarburi 就获得了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朗、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勘探和开采石油资源、出售石油或建设管道和炼油厂的权利、埃塞俄比亚、苏丹、约旦、印度、南斯拉夫、奥地利、瑞士等。这样，它就为意大利垄断资本家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上述事实表明，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实际上是垄断资本家榨取巨额利润的两种相互支持的形式。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加剧了帝国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永远不能像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那样，“限制和瓦解垄断大集团的势力”，改变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

在意大利，有一些人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当代意大利资本主义不同于 50 年前的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们称当代意大利资本主义为“新资本主义”。他们坚持认为，在“新资本主义”下，或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诸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的马列主义原则已不复存在。使用。在他们看来，这种“新资本主义”显然可以通过“规划”、“技术进步”、“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等手段，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发挥解决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作用。”，并通过“国际联盟”。最早在意大利倡导和传播这些理论的是天主教运动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实际上，正是在这些所谓的理论中，陶里亚蒂等同志为他们的“体制改革理论”找到了新的依据。

Togliatti 和其他同志坚持认为“经济计划和编程的概念，曾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特权，如今被越来越广泛地讨论和接受”。

陶里亚蒂同志认为：（一）国民经济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地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有计划地发展；（二）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和规划特点在资本主义意大利是可以接受的。

马列主义者一直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采取政策，以某种方式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来调节国民经济。这个想法包含在上面引用恩格斯的段落中。在垄断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调节功能主要是为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尽管这种管制有时会牺牲某些垄断集团的利益，但它绝不会损害，反而代表了垄断资本家的整体利益。

这是列宁对这一点的精彩阐述。他说：

“[.....]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错误地断言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或类似的东西，这种说法最为普遍。当然，托拉斯从来没有产生过，现在没有产生，也不能产生完整的计划。但是，无论他们如何计划，无论资本主义大亨们如何预先计算出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量，无论他们如何系统地调节生产量，我们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之下——处于新阶段的资本主义，它是真的，但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仍然存在。”

但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些同志坚持认为，通过在垄断资本家统治下的意大利进行“计划”，可以解决意大利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包括“自由和自由问题”。工人阶级的解放”。这个奇迹怎么可能？陶里亚蒂同志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几乎所有大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面貌，是那个阶段——正如列宁所肯定的那样——超越这个阶段，要想继续前进，除了社会主义。但出于这种客观必然性，有必要进行有意识的运动。”

列宁有一句著名的话：“[.....]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从垄断发展到国家控制这一切都使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接近，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他也在其他地方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显然，列宁意味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临近[.....]，而不是作为支持容忍否定这种革命和努力使资本主义成为现实的论据。看起来更有吸引力，这是所有改革派都从事的职业”。陶里亚蒂同志大谈“结构改革”和“自觉运动”，完全是在用改良派的模棱两可的语言，回避马列主义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竭力使意大利的资本主义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记住伟大列宁的教导

从以上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体制改革论”，是对马列主义在国家和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不折不扣的全面修正。陶里亚蒂同志早在 1956 年就公开举起马列主义全面修改的旗帜。当年 6 月，他在意共中央全会上说：

“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是列宁，在发展这个理论时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能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机构必须被工人阶级打碎和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无产阶级国家机构，即由工人阶级自己领导的国家机构。这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本的立场。这是他们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采取的立场，是列宁特别发展起来的。这个立场今天仍然完全有效吗？这是一个讨论的主题。事实上，当我们确认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可以通过民主基础而且可以通过利用议会形式时，很明显我们纠正了这一立场，考虑到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仍在世界上实现的过程中。”

陶里亚蒂同志在这里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考虑以下事实。

在 1847 年写成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把无产阶级提高到统治阶级的地位，赢得民主的斗争”。列宁谈到这个陈述时说：“这里我们有一个关于国家主题的马克思主义最显着和最重要的想法的表述，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以巴黎公社命名。”

随后，马克思在总结 1848-51 时期的经验后，提出了粉碎旧国家机器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这里“问题得到了具体的处理，结论非常准确、明确、实际和显而易见：迄今为止发生的所有革命都完善了国家机器，而它必须被打破、粉碎。”列宁又说：“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和根本点。

根据 1848-51 年的经验，马克思得出结论，与以往的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仅是将官僚军事机器从一群人转移到另一群人。对于应该用什么来代替被砸坏的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随后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回答。原因，正如列宁所说，是因为在提出问题时，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建立在逻辑推理之上，而是严格地立足于历史经验的坚实基础上。对于这个具体的问题，1852 年以前的经验是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但是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把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它是“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必须用它来取代被粉碎的国家机器。“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问题，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粉碎，以及用什么来取代它，以及马克思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先回答了一个，再回答了另一个。陶里亚蒂同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有了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才认为无产阶级有必要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和考茨基一样，陶里亚蒂同志相信“有可能在不摧毁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夺取政权”。他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可以保留下来，无产阶级的目标可以通过使用现成的国家机器来实现。陶里亚蒂同志最好指出列宁在这一点上多次否定考茨基。列宁说：

“考茨基或者完全拒绝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或者他承认工人阶级可以接管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但他绝不会承认必须打碎它、粉碎它并用新的无产阶级机器取而代之。无论以何种方式‘解释’或‘解释’考茨基的论点，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和他投奔资产阶级的行为都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陶里亚蒂同志吹嘘他们的纲领是“马列主义的深化和发展”，那么必须指出，所谓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考茨基首先提出来的。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社会革命》中说：“不言而喻，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是达不到霸权的。革命本身是以一场长期而深入的斗争为前提的，随着这场斗争的进行，将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陶里亚蒂同志只是继承了他的衣钵。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他们各自的观点，就会发现，陶里亚蒂同志走在了考茨基前面——考茨基承认“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不会取得优势”，而陶里亚蒂同志则认为我们恰恰可以在“目前的条件下”取得优势。状况”。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意大利要走向社会主义，需要在伟大的意大利宪法下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同时形成“新的历史集团”，或“新的社会集团”。和政治领导力量”。他们坚持认为，是这个“新的历史集团”而不是意大利无产阶级才是意大利“思想和道德以及政治革命的承担者”。没有人知道这个“新的历史集团”到底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时说它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时又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本身就是“领导力量集团”。这样的集团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还是阶级联盟？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还是资产阶级的领导，还是其他阶级的领导？只有天知道！归根结底，他们这种天马行空的表述，其目的不过是要脱离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

陶里亚蒂同志的想法是：（一）不需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二）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因此，他否定了巴黎公社的经验。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反复阐述巴黎公社的经验，并始终坚持它对各国无产阶级具有普遍的好处。列宁并没有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同巴黎公社的经验分开，而是把它看作是巴黎公社经验的延续和发展。他在苏维埃中看到了“巴黎公社正在演变的国家类型”，并认为“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划时代的第一步[粉碎旧的国家机器]；苏联政府采取了第二步”。

陶里亚蒂同志否定巴黎公社的经验，必然是直接把自己的思想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断然否定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来各国人民革命的经验；因此，他将他所谓的意大利道路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道路对立起来。

陶里亚蒂同志说：“做在俄国所做的事情的问题不是交给意大利工人的。”这里我们找到了问题的实质。

1956年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宣言的要点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几年，通过在苏联取得胜利的方法进行的革命性夺权表明本身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又一次有了问题的本质。”

陶里亚蒂同志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经验时说，在中国人民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政治路线“与布尔什维克战略战术路线完全不相符”。在他们从三月到十月的革命过程中（1917年）。这是对中国革命史的歪曲。中国革命既然发生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就有了自己的特点。但是，正如毛泽东主席一再阐明的，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的原则，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一向认为，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当然也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关于国家和革命理论的最根本问题，即打碎旧军阀官僚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问题，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与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完全一致。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的著名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还有人说，陶里亚蒂同志说，中国革命的经验与十月革命的经验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根本“不相符”。但是这种歪曲怎么可能对陶里亚蒂等同志的体制改革理论有帮助呢？

这一理论是一种“和平过渡”理论，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在民主和平中向社会主义推进”的理论。他们的整个理论和整个纲领，都是在歌颂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平”，丝毫没有“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意思；只有阶级“和平”，根本没有社会“转型”。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它在革命实践中持续发展，个别的原理或结论必然被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新原理或结论所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可以被抛弃或修改。马列主义者的国家与革命论绝不是个别的原则或结论，而是马列主义者总结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根本原则。放弃或修改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完全背弃马列主义。

在这里，我们虚心地向陶里亚蒂同志提出一些真诚的建议。不要傲慢地宣称你不会做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做过的事情。谦虚一点，并记住伟大的列宁在1920年的教导：“[...]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所有国家都将不可避免地要执行俄罗斯已经执行的操作。”

是支持列宁提出并为伟大十月革命胜利所证实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还是反对它们——这就是一方面列宁主义者与一方面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追随者的根本区别。另一个。

“战争给交战国造成了难以言喻的灾难，同时极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垄断资本主义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能保持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⁸

3. 摘自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合集《列宁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反而激化了它的矛盾

普遍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

“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是自由竞争的先进进步力量，到20世纪初成长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是为了金融资本的更大集中，也是为了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⁹

„[...] 与此相对的，主要是英法集团，我们还有另外一批资本家，更加贪婪，更加掠夺，在资本主义的宴会席上座无虚席的时候来了，但是谁介绍了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新方法、改进的技术和优越的组织而斗争，这些斗争把旧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巨型托拉斯、辛迪加和卡特尔的资本主义。这个小组引入了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开端，将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与国家的巨大力量结合到一个单一的机制中，并将数千万人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单一组织。”¹⁰

“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20世纪，而战争所做的比25年来所做的还要多。国家对工业的控制在英国和德国都取得了进展。一般来说，垄断已经演变为国家垄断。客观情况表明，战争加速了资

本主义的发展，从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从垄断走向国家控制。这一切，都使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接近，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因此，战争的结果使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接近。“1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工人的军事监狱和资本家的乐园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无疑在战前就已经存在于较发达和先进的国家，由于战争，它已经以惊人的速度成熟起来。中小企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排挤和倒闭。资本集中化、国际化大踏步前进；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在一些国家，社会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管是迫于环境的力量引入的。一些国家正在引入普遍的劳动义务制。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国家对生产进行更大程度的垄断和控制的所有这些步骤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劳动人民的强化剥削和压迫的增加；反抗剥削者更加困难，反动势力和军人专制势力增长。同时，这些步骤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资本家的利润大幅增长，而其他所有阶级的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未来几十年的劳动人民被迫以支付数以亿计的战争贷款利息的形式向资本家致敬。“12

“帝国主义——银行资本的时代，巨大的资本主义垄断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清楚地表明了‘国家机器’的非凡加强及其官僚和军事机构的空前增长与在君主制国家和最自由的共和国家中加强对无产阶级的镇压措施有关。“13

“在德国，6600 万人的经济生活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心点。一个 66.000.000 的国家的国民经济就是从这个中心运行的。绝大多数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就是为了让“上层三万人”能够从战争中赚取数以亿计的利润，而为了让这些“最优秀和最高贵”的国家代表发财致富，数百万人在一片狼藉中死去。“14

“国家问题现在在理论上和实际政治中都变得特别重要。帝国主义战争极大地加速和加深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国家对劳动人民的可怕压迫越来越与强大的资本主义协会结合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可怕。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腹地——正在成为工人的军事囚犯监狱。”15

“美国和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方式是为工人（和部分农民）创造战时苦役条件，为银行家和资本家创造天堂。他们的监管包括将工人“挤压”到饥饿的地步，同时保证资本家（偷偷摸摸地，以反动官僚的方式）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16

“银行业巨头们似乎害怕国家垄断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偷走他们。然而，不言而喻，这种恐惧只不过是同一个办公室的两个部门经理之间竞争的表现。因为，一方面，委托给储蓄银行的数百万美元归根结底实际上是由这些银行资本巨头控制的，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垄断只是增加和保证某些行业中濒临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17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

“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战争异常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异常促进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是因为战争的恐怖引起了无产阶级的起义——除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成熟，否则任何起义都不能带来社会主义——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完全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门槛，历史阶梯上的一个梯级和称为社会主义的梯级之间没有中间梯级。“18

“为了使事情更清楚，让我们首先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例。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例子是什么。是德国。在这里，我们拥有现代大规模资本主义工程和计划组织的“最终决定权”，它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划

掉斜体字，用一个国家代替军国主义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但社会类型不同，阶级内容不同——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和你将拥有社会主义所需的全部条件。”¹⁹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继续是资本主义毋庸置疑，改良派称其为社会主义，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有对资本主义最新阶段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本质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变成垄断资本主义。后者必须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再是资本主义，现在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的错误论断十分普遍。当然，信托从未提供过，现在不提供，也不能提供完整的规划。但是，无论他们如何计划，无论资本主义大亨们如何预先计算出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量，无论他们如何系统地调节它，我们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之下——在它的新阶段，它是没错，但毫无疑问，仍然是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接近”，应该作为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接近、便利、可行性和紧迫性的论据，而不是作为容忍否定这种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据。使资本主义看起来更有吸引力的努力，这是所有改革者都在努力做的事情。”²⁰

“领导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不具备革命理论、历史知识和对实际运动的深刻理解，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主席

“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构成了目前整个国际形势的核心。整个 20 世纪，这个新的、最高的、最后的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完全形成。”²¹

“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毛泽东主席

官僚资本主义研究纲要
问题的陈述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代表这两个阶级的官僚资本家、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²²

一、资本与资本主义。

2.垄断资本与帝国主义。

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4.具有买办性质和封建性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想法

1. 半殖民主义、我们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的经济结构。

2. 经济演变概要。

现在的情况

1. 目前的法西斯政权沿着完全官僚主义的路线发展国家的冲动。

2.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

a) 农业中的地主路线。

b) 工业、商业和金融的官僚路线。

c) 意识形态上的官僚路线。

参考书目

VI 列宁:

“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现状和我们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

《再谈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何·卡·马利亚特吉:

“保卫马克思主义”

“关于秘鲁现实的七篇解释性文章”，第一篇论文

秘鲁共产党纲领

“反帝观点”

VA 切普拉科夫: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INP:

Documentos, Marcé del Pont。

全球发展计划，1971-1975。

刘易斯：

Planeación económica。

五、罗尔：

Esquema de la evolución económica。

1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 年。

2 毛泽东：“现状和我们的任务”，1947 年。

3 同上。

4V. I. 列宁：“迫在眉睫的灾难及其应对之道”，1917 年 10 月。

5 伏。I. 列宁：“革命青年的任务”，1903 年 9 月。

6 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1940 年 1 月。

7 陶里亚蒂，“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向印共中央委员会 1956 年 6 月会议的报告。

8 伏。I. 列宁：“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05-07”的后记，1917 年 9 月 28 日。

9V. I. 列宁：“世界政治的转折”，1917 年 1 月 31 日。

10V. I. 列宁：“战争与革命”，14.05.1917。

11V. I. 列宁：“现状报告”，24.04.1917。

12V. I. 列宁：“关于现状的决议”，03.05.1917。

13V. I.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年。

14V. I. 列宁：“涉及战争问题的原则”，1916 年 12 月。

15V. I.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版序言，1917 年 8 月。

16V. I. 列宁：“迫在眉睫的灾难和如何与之抗争”，1917 年 9 月 10 日-14 日。

17V. I. 列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 年 6 月。

18V. I. 列宁：“迫在眉睫的灾难和如何与之抗争”，1917 年 9 月 10 日-14 日。

19V. I. 列宁：“实物税”，21.04.1921。

20V. I.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年。

21V. I. 列宁：“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19.07.1920。

22 毛泽东：《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27.02.1957。

附录

1984 年 - 给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的两封信

给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

致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

秘鲁共产党（CPP）向委员会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并欢呼成功召开第二届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为形成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IM）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我们已经遵守并签署了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明确同意的声明。

同志们，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和世界革命的进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遭遇了艰难的挫折，但从中总结了丰富的教训，尤其是从挫折中总结出来的教训，这些挫折总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今天，很明显，它越来越进入一个强大的革命风暴的新时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这样的观点，我们共产党人作为 RIM 再次团结起来，奋勇前进，以继续——也必然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ICM）的光辉道路，它具体化为无敌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及其三大高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因此，我们坚信，以 RIM 为代表的对世界革命具有如此深远历史意义的复兴，是在“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永恒口号下诞生的，并将发展维护、捍卫和应用不朽的马列毛主义。

至于秘鲁的武装斗争；我们只是想强调，它在发起四年后继续胜利地燃烧，进一步推进人民游击队（PGA）的建设，在建设新国家的基础上以“加强新国家”为口号民主人民共和国！”，全都在党的领导下，在同秘鲁反动国家的武装力量和警察的斗争中取得了新的显着胜利，实现了武装斗争向全国其他地区的扩展为了通过发展高机动性来推广游击战。最重要的是要重申，我们党在马列毛主义的无敌旗帜下在秘鲁领导的武装斗争，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为世界革命服务，为世界革命而发展，现在我们更是如此坚持 RIM。

荣耀归于马列毛主义！

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万岁！

秘鲁，1984

中央委员会

秘鲁共产党

第二封信

战友们，

我们想报告两个问题：

1) 庆祝 5 月 1 日。

我们印制了海报，宣布 RIM 成立。这张海报曾经并将继续主要用于宣传和鼓动；它已分发给党组织、PGA 排、人民委员会（农村和小城镇的新国家政权形式）、工会和农民组织以及一般人民组织。大部分海报被送往农村，主要是对贫苦农民进行教育和动员；在城市中，它尤其集中在无产阶级和住在贫民窟的贫穷劳动群众以及大学生中。这场运动的中心是 RIM，它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的新世界统一；而对“打破枷锁！”和“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内容的阐释具有重要意义。

还印刷了 100.000 份带有指定标语的传单。[...] 本次传单运动的分发和发展是按照前面描述的思路进行的；然而，我们应该强调，由于工人集中在首都并且识字率较高，几乎 30% 的传单都是在那里分发的。

最后，我们还通过各种武装行动庆祝 5 月 1 日：悬挂横幅、发射涂有锤子和镰刀的红色气球、壁画活动、停电、骚扰、破坏、清算和缴获武器、没收收音机站广播消息、入侵、袭击警察哨所、夷平和伏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该国不同地区，这使得反动日报谈论“攻击浪潮”、“新的恐怖主义[原文如此]升级”，以及发布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头版标题：“恐怖分子[原文如此]在 5 月 1 日工作”。请记住，这些行动是在军事计划结束后进行的。

在这些行动中，我们要强调炸毁秘鲁北部 30 米长的输油管道，正如能源和矿业部长本人承认的那样，这是对反动国家的沉重打击。这一行动恰好在 5 月 1 日黎明时分进行，正如提到的大多数行动一样。我们还要强调，这些行动中最有共鸣的是在阿亚库乔地区和城市本身以及共和国的首都进行的。在党的队伍中，在 PGA 中，在人民学校中，特别是在囚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集中营中，也举行了庆祝活动。

悬挂带有锤子和镰刀的红色旗帜在我们的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在他们身上，他们看到了武装革命行进中的象征，看到了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雄心壮志的勇敢展现。我们将引用亲政府日报“快报”：

“同样在今天黎明的一次大胆行动中，颠覆者在广播电台‘Ayacucho’和‘Voice of Huamanga’的 35 米高天线上举起了两条带有锤子和镰刀符号的巨大红色横幅 [...] 阳光下，贫民窟的人们看到这些广播电台的金属塔上飘扬着五米长的横幅。尽管天线被包围并受到永久保护，但还是发生了这种情况。”

今年 5 月 1 日是我们人民战斗和革命成功的辉煌日子；作为 RIM 同意的全球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它具有更高的意义。RIM 的成立，对秘鲁无产阶级和人民，对革命者，特别是对马列毛主义的武装战斗人员和共产主义追随者，是一次振奋人心的伟大鼓舞，同时也是对反动派和反动派的沉重打击。选举机会主义，特别是修正主义。

对于我国工农劳动人民来说，RIM 的出现是一件大有前途的事情，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再次团结起来真是太好了”，“这是发展的保证”革命，“我们将自己组织起来并团结在一个国际中心，这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贡献”，或者正如 PGA 的战士和普通共产党员所说：“在同一面旗帜下一起前进，对我们所服务的世界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团结在马列毛主义之下是世界胜利的条件。”海报和传单受到政府工作人员（500.000 名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在无限期罢工中坚持了三个多星期的国家雇员）。在他们的罢工中，特别是在他们的抗议游行和与警察的对抗中，对 RIM 文件进行了鼓动。

总而言之，5 月 1 日是秘鲁无产阶级和人民成功的战斗庆典，连同正在进行的运动一起，使 RIM 扎根于我们人民中最底层和最具战斗力的阶级，在那些几乎没有或一无所有的人中这个世界除了需要建立一个新世界。

2) 关于新军事运动。

6月22日，我们开始了一场名为“开始大跃进！”的新军事行动，这是针对我们在这个国家发展的政治形势所进行的各种连续运动中的第一次，其中包括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的1985年大选。目前的运动正在发展成为“征服根据地”（即革命支持根据地）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具体化“加强人民委员会，发展支持根据地，推进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方向。“。

客观条件大体有利，革命形势继续发展；武装斗争更是如此。就我们的革命力量而言，它有了显着的壮大：党员特别是贫农的人数增加了，得到了加强和锻炼。PGA于1983年上半年组织起来，由于农民，特别是贫农的大量加入，其规模扩大了几倍；人民委员会数量大大增加，最重要的是，在行使国家职能方面取得了发展。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组织委员会已经成立，农村保卫人民革命阵线和城市保卫人民革命运动正在形成，以抵抗中心为轴心。最后，1983年见证了四年武装斗争中开展的15,000次武装行动中的一半以上。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年的抗战武装部队（1982年底进入抗击游击行动，在紧急状态区成立了一个政治军事委员会，现在包括13个省的部门Ayacucho、Huancavelica和Apurímac的一部分，在一名准将的命令下）在革命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卓有成效。

然而，反动国家通过它的代表，一直在吹嘘，就像他们通常在我们完成一项计划并进入新战役的准备期时所做的那样，我们被拒之门外，我们已经撤退了并且缩小了，因此根据他们的说法，我们在他们吹嘘对我们的打击下完全撤退了。结果，“开始大跃进！”运动让他们措手不及，目前我们正在推进我们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攻势[.....]无论是在广度上（此时我们在军事上积极全国24个省中的15个，在山区以及沿海和丛林高地），我们的武装斗争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我们正在对反动派、其武装部队和警察进行沉重打击，而且非常重要，我们正在收复我们失去的、迄今为止无法收复的地区，同时我们的行动正在扩展到新的地区。

斗争正在采取一种非常残酷的形式，随着反动派发起反攻，流血事件将会加剧；因此，迄今为止实施的镇压将在各个方面恶化。但是考虑到这个国家反动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和矛盾，尤其是客观条件和我们革命力量的发展，我们有能力和决心付出必要的代价，无论如何，推进武装革命，在我国坚定不移地决定建设已经开始建设的新国家，因为正如列宁所说：“没有国家权力，一切都是幻想。”

这是我们对秘鲁革命的承诺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对世界革命的承诺和责任，我们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我们为之服务并将为之服务[...]

带着共产主义的问候，

秘鲁，1984

中央部
中央委员会
秘鲁共产党

附录

1985年 - 给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的信

给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的信
致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

战友们，

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IM）成立一周年和今天庆祝国际无产阶级日之际，我们向你并通过你向运动的所有成员致以热烈而激进的问候，这两个真正的节日都是共产党人、阶级、革命者和世界被压迫者的战斗节日。

世界形势日益暴露出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的存在。被压迫和被剥削者呼唤彻底和真正的转变；简而言之，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那样，处于底层的人拒绝继续以旧方式生活，而处于顶层的人不能再以旧方式统治。所以大势是革命，因为只有革命才能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我们正是用这种观点及其矛盾来评价国际阶级斗争：深刻而持久的帝国主义危机加剧了人民群众，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人民群众所遭受的饥饿、无知、苦难、压迫和屠杀；帝国主义之间的勾结和争夺加剧，帝国主义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特别是为了解决美帝国主义和俄罗斯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霸权之争，勾结本国的反动集团，对人民群众发动非正义的战争，反民族反革命；险恶的战争准备与计划和战略和常规武器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新的、更具杀戮性的灾难威胁人类，而全球的落后地区变成了充满无休止的日常屠杀的战场；与此同时，一场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攻势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日益系统的迫害、歪曲和否定同时展开，其最险恶的表现是直接针对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马列毛主义。但是在帝国主义毁灭性的崩溃中，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被剥削群众正在崛起，工人阶级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被压迫民族在强大的解放运动中，革命者，忠于阶级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在风雨中继续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毅然前进的党派。

这是 RIM 正在崛起的全景，展开了三大旗帜——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采取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步骤，团结了忠于伟大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组织和战士，重组世界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的队伍的任务，那些坚定地坚持“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不朽口号的人的队伍已经准备好为世界革命服务，团结那些拒绝和打击戈尔巴乔夫、滕氏、霍查斯及其追随者的黏糊糊的修正主义，坚持、捍卫和运用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的第三阶段，毛泽东，今天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试金石，团结那些有理性的人因为存在就是共产主义可以照耀全球，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谁主张革命暴力，谁主张共产党人有组织的国际团结，谁就团结起来。它作为一个具有单一普遍和普遍利益的阶级。

这是 RIM 正在承担和执行的伟大任务，也是我们党所坚持的伟大任务，我们党确信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今天和以前一样准备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要求的义务。今天，秘鲁共产党（CPP）结束了五年的人民战争。在这五年中，它开展了大约 25,000 次武装行动，在这些行动中，它组建了一支人民游击队（PGA），这是支持新国家政权、新民主主义的支柱。它在我们人民中的方式。这场斗争的艰巨性以 10,000 人在战斗中阵亡或“失踪”为代价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出来。尽管如此，尽管反动武装加剧了这种种族灭绝，但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的工作已扩展到新的地区，并坚持我们开始的地区，因此我们正在开展“点燃篝火，传播火焰，发展群众斗争，主要是武装斗争，让镇压激励我们前进”。就这样，我国的人民战争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引下，继续顽强地燃烧、扩大、扎根并准备迎接更新更高的任务，为人民的解放而战，为人民服务。世界革命。因此，我们正在并将为 RIM 的任务做出贡献，越来越愿意并能够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帮助我们光荣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在全球盛行。

同志们，CPP 是 RIM 的一部分，很荣幸能成为 RIM 的一份子，很荣幸能在如此影响深远且具有历史意义的先锋战斗中服役，也很荣幸在我们运动的队伍中找到战友；此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再表示支持，党感到更加强大和壮大，它从非常杰出的兄弟共产党和组织，特别是我们扩大我们的 RIM 委员会（CoRIM）那里得到了支持革命性的感谢，感谢它持续的鼓励和支持。同志们，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我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和我们对世界革命及其今天的具体形式 RIM 的坚定承诺。

今天，在世界各地庆祝 5 月 1 日国际无产阶级日之际，我们感受到强大的工人和人民运动加强了我们的力量，这场运动再次开始以共产党人发起的雷鸣般的阶级斗争震撼全球，在运动的带领下，正打着马克思、列宁、毛不朽的旗帜奋勇向前。这重申了我们的承诺和我们的道路，作为人类通过革命走向共产主义的不可阻挡的前进的一部分。

5月1日万岁!

发展革命国际主义运动!

荣耀归于马列毛主义!

秘鲁，1985年5月

中央委员会
秘鲁共产党
